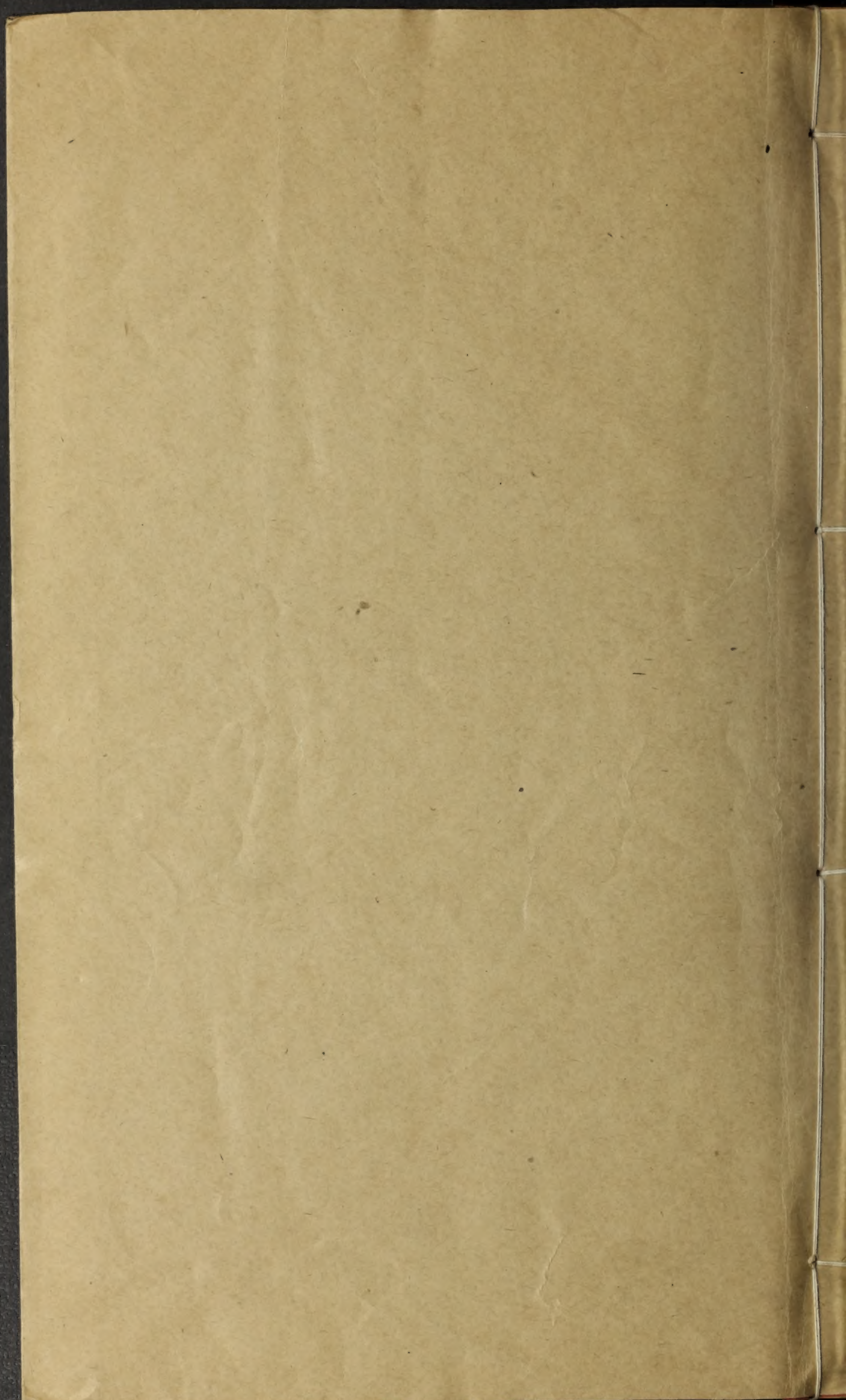


鄒平馬驌譔

繹史

姚孟起題





光緒十有五年

金匱浦氏重修



序

繹史百六十卷今靈陽令鄒平馬候所譔計爲部有五首曰太古部卷十次曰三代部卷二十又次曰春秋部卷七十又次曰戰國部卷五十合其末之十卷曰外錄部者共百六十卷而編成統名之曰繹史而因前侍御入寶喬公緘眎予屬爲其叙予啟而讀之幾兩月而業始卒乃喟然嘆曰嗚呼斯文之在天壤猶日月也歷終古而常新猶江河也逮尾閭而愈大設聞小生少見多怪動謂古今人不相及豈不謬哉試以秦後所稱經世大典言之自漢而後有畧漢以前無有也自晉而後有部晉以前無有也自唐而後有典自宋而後有目唐與宋以前無有也自元而後有考自明而後有補元與明以前無有也迄今而繹

史復出矣以一人攬百世之奇以十年窮三才之業試取漢署晉部唐典宋目元考明補與繹史相衡古今人果不相及否也予讀之善其獨勝古人者有四焉一曰體製之別創也編年之例肇自丘明荀氏而下莫之能易晉乘越絕楚檮杌無論已馬侯舉例發凡惟以事爲經而不襲夫系月系時之故其獨勝者一也一曰譜牒之咸具也年月之表起自司馬范曄而後莫之能述三國六朝五代無論已馬侯鱗次眉列兼以圖佐表而一洗夫有學無問之陋其獨勝者二也一曰紀述之靡舛也書以漢紀而上述犧年志繇宋名而汎取烏紀顧名思義究何居焉繹史則上遡太皞下訖亡秦紀事紀人總以首尾爲疆畔其獨勝者三也一曰論次之最覈也中壘著書僅有題署承旨作史

幷絕贅疣知人論世不太畧歟繹史則文成踰萬其旨盈千或奪或予遂以筆舌爲衮鉞其獨勝者四也至於萬千百國十有二代之間大而洪荒剖判之繇小而名物訓詁之譔與夫貞元運會之乘除皇帝王霸之興廢陰陽淑慝之消長禮樂兵刑之因革以迄日蝕星隕水流山峙之篇金生粟死仰驕俛替之說若內若外或事或文莫不網羅囊括於百六十卷之中控六籍呑百家駕九流跨四部辟之水然漢畧崑崙也晉部唐典宋目元考以迄明補龍門積石太史馬類也當吾世而繹史乃出其眞尾閭矣乎其眞尾閭矣乎或曰以經爲史可歟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綜爲經兩漢襲經而別爲史葢經卽史也或曰以子爲史可歟曰奚不可夫諸志史也而錯以經小學經也而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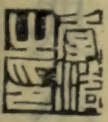
以子故子亦史也或曰以箋傳爲史以薈粹爲史可歟曰是則有間然如顏馬之註漢註史鄭杜之爲典爲志亦孰非與史相表裏者嗚呼以史爲史易以經爲史難以經爲史易以子爲史經以經爲史以子爲史猶易以箋傳爲史以薈粹爲史則尤難遠紹旁搜不知繹史所得視漢唐諸人孰多乎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書契以還屈指有幾兼時之興喪或殊則道之隆汙頓異此秦楚之際甫經烈焰而聖經賢傳累世而不復沿及東漢乃有欲發冢而求書者蓋深痛夫一炬之爲禍也或曰使祖龍之焰不噓以待馬候今日之搜討則繹史當更勝是又不然夫三古之世所稱文浮於質莫如周然仲尼觀史必適周而始得韓宣子季札觀易象觀樂必聘魯而始得而楚左史倚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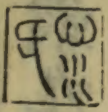
僅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世主遂詫以爲奇則九皇之初與七雄之末載籍之繁簡又可知也雖使秦之儒不坑書不燔聖經賢傳當亦未能遠過於今日矣且使先民作述纖悉無遺又安用後死者爲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軼之後而能從百世以下摘抉蒐獮使芒芒墜緒燦然復著於斯世與未燒無異乃見馬侯之有造於斯文不細耳予夙有汲古癖於史尤甚每有異同輒形論著然大抵史乘一家言耳自讀繹史然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之全因嘆世之才人魁士其神智意匠愈出而愈勝迴如江湖之走大地而日月之耀終古固非世代所能囿也乃世人猶往往操不相及之說是則蟪蛄芝菌之儔未足與之商春秋辨晦朔者其可一笑置之已矣予曩未識馬侯今以

喬公之命獲附名其間豈非幸邪第齒衰思落未能發明作者之旨趣且喬公文章理學有識其仰而獨以敘屬予予滋愧矣非特愧馬侯並愧喬公矣馬侯前理淮陰今作宰靈陽皆有冰蘗聲喬公數爲予言之學古有獲不其然乎第予猶有謁於馬侯者昔北地欲檗蔚宗而下益其褒貶弇州欲挈子長而上予之刪潤亦髣髴繹史之義而兩公之志皆未逮後人亦卒未有能成之者馬侯其有意乎倘能賈其餘勇自繹史外更取二十一朝之史事經文緯州次部居以爲後勁庶幾經國之大業俯垂來許上睨千古而無餘憾也哉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仲春上澣之吉年家治弟李淸頓首拜題

於濟甯齋





繹史目錄

鄒平馬驌宛斯譔

世系圖
年表

太古計十卷 卷一至卷十

卷一

開闢原始

卷二

皇王異說

卷三

太皞紀 女媧附

卷四
炎帝紀
卷五
黃帝紀
卷六
少皞紀
卷七
高陽紀
卷八
高辛紀
卷九

附唐紀

卷十

有虞紀

三代計二十卷 卷十一至卷三十

卷十一

禹平水土

卷十二

夏禹受禪 后啓附

卷十三

少康中興

卷十四
商湯滅夏
卷十五
伊尹輔太甲
卷十六
太戊盤庚之賢
卷十七
武丁中興
卷十八
周室始興
卷十九

文王受命

卷二十

武王克殷

卷二十一

周建諸侯

總載列國　太公封齊　周公封魯　召公封燕　康叔封衛　曹叔封曹　周章封吳　胡公封陳　東樓公封杞　箕子封朝鮮　微子封宋　蔡仲封蔡　唐叔封晉　熊繹封楚　附巴子之封

卷二十二

周公攝政

卷二十三周官表

周官之制上

立政　周官　天官冢宰　地官司徒
周官之制下
春官宗伯　夏官司馬　秋官司寇
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一
冠禮　昏禮　相見禮　鄉飲酒禮　燕禮
周禮之制二
鄉射禮　大射儀　投壺　聘禮　公食大夫禮
周禮之制三
覲禮　喪禮　虞禮　謚諱　奔喪　弔贈
周禮之制四

喪服　郊社羣祀　廟制　祭義

周禮之制五

特牲饋食禮　少牢饋禮　禮通論

周禮之制六

曲禮　內則　教學養老　王制　樂記

建國圖　制田圖　瑞玉圖　禮器圖

卷二十五

成康繼治

卷二十六

穆王命官訓刑

巡遊弁載　共王滅密附

卷二十七

宣王中興
卷二十八
列國傳世
魯 齊 燕 宋 衛 陳 蔡 曹 杞 晉 楚 吳 秦
卷二十九
鄭取虢鄶
卷三十
周室東遷
春秋計七十卷卷三十一至卷一百
卷三十一
魯隱公攝位

卷三十二
鄭莊公克段入許
卷三十三
衛州吁宣姜之亂
卷三十四
宋殤公閔公之弒
卷三十五
桓王伐鄭
卷三十六
魯文姜之亂
卷三十七

齊滅紀
卷三十八
鄭厲公篡國
卷三十九
曲沃幷晉
卷四十
魯慶父之亂
三桓始事
卷四十一
王子克子頽之亂
卷四十二

楚子伐滅諸國
武王侵伐諸國　文王滅鄧　文王滅息入蔡　文王之賢　成王之彊　成王滅弦黃夔　穆王滅江六蓼
卷四十三
衞懿公亡國
文公滅邢附
卷四十四
齊桓公霸業
桓公得國　管仲歸齊　桓公用管仲　桓公用諸臣總記管仲事功　管仲對問
齊桓公霸業二
桓公會盟征伐　別記事蹟異同　雜記
齊桓公霸業三

管子著書上
齊桓公霸業四
管子著書下
卷四十五
晉滅虞虢
卷四十六
魯人頌僖公
卷四十七
宋襄公圖霸
卷四十八
齊五子爭立

卷四十九
王子帶之亂
卷五十
鄭穆公之立
靈公之弒附
卷五十一
晉文公霸業上
驪姬之亂
晉文公霸業下
襄公繼霸附
卷五十二

衛元咺構訟
卷五十三
魯柳下惠之賢
卷五十四
秦穆公霸西戎
卷五十五
晉靈公之弒
卷五十六
陳夏氏之亂
卷五十七
楚莊王爭霸

穆王附
卷五十八
晉滅赤狄
長狄之亡附
卷五十九
晉齊靡笄之役
卷六十
秦晉爲成
卷六十一
晉楚鄢陵之戰
卷六十二

吳通上國
讓立附

卷六十三
王臣亂亡
周公閱　召戴公　毛伯衛　劉康公　周公楚　成肅公　王叔陳生　儋括　單獻公　單成公　原伯絞　甘悼公　鞏簡公

卷六十四
晉悼公復霸

卷六十五
宋子罕爲政

卷六十六

楚滅庸舒
卷六十七
衛孫甯廢立
卷六十八
魯與邾莒之怨
卷六十九
楚五令尹代政
卷七十
齊崔慶之亂
崔氏出奔　慶克之難　靈公滅萊　同圍齊　崔杼立莊公　莊公伐晉　崔杼弒莊公　崔杼慶封之敗
卷七十一

陳二慶之亂
蔡弒景侯附

卷七十二
諸侯弭兵

卷七十三
宋共姬之貞

卷七十四
子產相鄭
僖公之弒　子孔之亂　印段游吉之立　子產知冉明　入陳　未善事大國　駟良之爭　子產爲政　楚黑爭昏　罕朔出奔　簡公之喪　駟乞之立　子產之卒　附鄧析之誅　駟秦之敗

卷七十五

衛靈公之立
諸臣附
卷七十六
楚靈王之亂
卷七十七
晏子相齊上
晏子相齊下
卷七十八
晉失諸侯
卷七十九
陳氏專齊

陳佗之亂附

卷八十

三桓弱魯

仲遂殺適立庶　叔孫僑如之亂　季文子相魯　孟獻子之賢　季孫宿專政　臧紇出奔　叔孫豎牛之亂　季孫逐昭公　季孫斯專政　哀公孫越　悼公之衰

卷八十一

宋公族廢興

昭公之弑　桓族之亂　華向之亂　向魋之亂　大尹之亂

卷八十二

王子朝之亂

卷八十三

老子道教

關令尹喜　亢倉子　老萊子　楚狂接輿　文子以上並附

卷八十四

鄭滅許

卷八十五

晉滅肥鼓

陸渾附　代鮮虞附

卷八十六年譜附

孔子類記一

本生　觀周　適齊　用魯　歷聘　哀公問

孔子類記二

刪述上

孔子類記三

刪述下

孔子類記四

垂訓　遺事　多聞　外記　終記

卷八十七

晉卿廢興上

三卿世系考　趙氏之難　郤氏之亡　欒氏之亡
韓宣子爲政　祁氏羊舌氏之亡

晉卿廢興下

范氏中行氏之亡　趙簡子之賢　趙襄子之立　知
氏之亡

卷八十八

魯陪臣爻叛
卷八十九
吳入郢
卷九十
宋景公滅曹
子韋附
卷九十一
魯敬姜之賢
卷九十二
衛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卷九十三

楚惠王滅陳
卷九十四
楚白公之亂 市南宜僚附
卷九十五
孔門諸子言行一
孔門諸子言行二
孔門諸子言行三
孔門諸子言行四
卷九十六
越滅吳上

越滅吳下

卷九十七

王朝交會

平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敬王

卷九十八

小國交會

杞 滕 薛 宿 州 穀 鄧 曹 牟 葛 小
邾 蕭 鄫 郜 介 郯 鄅 戎 白狄

卷九十九

春秋雜記

郳 祀 朔閏 蒐狩 城築 災異

卷一百

春秋遺事

戰國計五十卷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五十

卷一百一

三卿分晉

魏文侯之賢　聶政刺韓傀　韓滅鄭竝附

卷一百二

田氏篡齊

卷一百三

楊朱墨翟之言上

楊朱墨翟之言下

墨者竝附

卷一百四
魯穆公用賢
鄒穆公附
卷一百五
吳起仕魏相楚
卷一百六
子思孟子言行
卷一百七
楚江乙昭奚恤之怨
卷一百八
齊威王彊國

卷一百九
魏惠王治國談兵
惠施相梁附
卷一百十
楚子發用兵
卷一百十一
申不害相韓
卷一百十二
列莊之學上
列莊之學下
卷一百十三



扁鵲文摯醫術
卷一百十四
鬼谷從横之術
卷一百十五
衛鞅變秦法
尸佼附
卷一百十六
齊田忌孫臏破魏
卷一百十七
楚威王破越
卷一百十八





蘇秦合從
卷一百十九
齊宣王好士
卷一百二十
張儀相秦連衡
公孫衍相魏、陳軫田需並從
卷一百二十一
靖郭君相齊
卷一百二十二
周分東西
卷一百二十三





秦并巴蜀
卷一百二十四
燕噲讓國之禍
卷一百二十五
衛嗣君之治
卷一百二十六
樗里疾甘茂相秦
卷一百二十七
趙武靈王胡服攻中山
李兌之亂附
卷一百二十八

鶡冠子之言
卷一百二十九
韓咎幾瑟爭立
卷一百三十
列國難同
卷一百三十一
楚懷王客死於秦
卷一百三十二
屈原流放
宋玉附
卷一百三十三





孟嘗君相齊
卷一百三十四
齊閔王滅宋
卷一百三十五
樂毅爲燕破齊
田單復齊
卷一百三十六
魏冉相秦
白起攻梁破楚
卷一百三十七
趙廉藺趙奢同位

卷一百三十八

范雎相秦

蔡澤附

卷一百三十九

秦白起長平破趙

卷一百四十

平原君相趙

公孫龍魏牟並附

卷一百四十一

魏信陵君之賢

孔斌相魏附



卷一百四十二
趙雄信君之寵
卷一百四十三
荀子著書上
荀子著書下
卷一百四十四
春申君相楚
卷一百四十五
列國遺事
卷一百四十六
呂不韋相秦上

呂不韋相秦下

卷一百四十七

韓非刑名之學上

韓非刑名之學下

卷一百四十八

秦并天下

卷一百四十九

秦始皇無道

卷一百五十

秦亡

外錄計十卷 卷一百五十一至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五十一 天象圖 分野圖

天官書

卷一百五十二 律呂圖

律呂通考

卷一百五十三 月令圖

月令

卷一百五十四

洪範五行傳上

洪範五行傳下

卷一百五十五 古初地圖 禹貢九州圖十二州附 商地圖 爾雅九州附 虞職方地圖 西周地圖 詩十五國風附 春秋地圖 戰國地圖先秦附 秦置郡縣圖 三代州域表

地理志

卷一百五十六

詩譜

卷一百五十七

食貨志

卷一百五十八 裁出瑞玉圖附六本之首

考工記

卷一百五十九 裁出禮器圖附六本之首

名物訓詁上

瑞贄 質文 五行 祥應 龜策 博奕 兵戎 刑法 容止

名物訓詁下

卷一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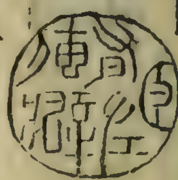
冠服 輿車 宮室 器用 飲食 草木 鳥獸
蟲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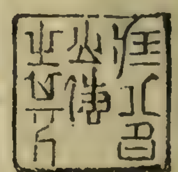
古今人表

繹史目錄

徵言

原夫載籍浩博貴約束以刈其煩羣言異同宜臚陳以觀其備驌少習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未能淹貫輒復遺忘頃於左氏春秋篤嗜成癖爰以敘事易編年（篇目一百各附以論）辯例圖譜悉出新裁讎正舊失數易稾而成書謬為同志所欣賞矣（辯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庸復推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已上事譔為繹史是分五部一曰太古





三皇五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秦亡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計十篇大凡一百六十篇篇爲一卷篇帙多者分爲上下或分爲四五用漢書五行志之法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開君臣之蹟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紀事雖止於秦末而采書實下及梁隋事則無徵不悉芟則有長必收除列在學官四子書不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士子丱角誦習故一槩不錄若夫五經竝麗陳常士或偏治其一不復旁

通抑且考校得失多所發明今盡取之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爾雅孝經大戴禮記國語戰國策鬻子老子列子莊子文子管子晏子荀子韓非子商子愼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鄧析子墨子呂氏春秋孫武子吳子三畧司馬法以上全書具在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錄或節鈔若屈原宋玉諸騷賦則取之楚辭文選等書傳疑而文極高古者亦復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風后握機經山海經周髀算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竹書紀年越絕書之類皆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秦遺書至夫莊列寓言事雖不信文亦奇矣眞贋錯雜者取其強半如鬼谷子尉繚子鶡冠子家語孔叢子之屬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或其書脫遺

而後人補竄又如管莊之書亦非盡出管莊之手附託全僞者僅存要略而巳如三墳六韜亢倉子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之類皆近代之人依名附託鑿空立論淺膚不倫姑存一二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爲采綴以觀異同史記漢書後漢書白虎通風俗通淮南子賈誼新書陸賈新語劉向說苑新序韓詩外傳春秋繁露王充論衡桓譚新論劉晝新論王符潛夫論徐幹中論顏氏家訓吳越春秋華陽國志王嘉拾遺記干寶搜神記任昉述異記東方朔神異經劉向列女傳張華博物志崔豹古今注揚雄法言桓寬鹽鐵論焦氏易林抱朴子許氏說文文心雕龍刀劍錄鼎錄十洲記高士傳列仙傳神仙傳列異傳錄異記異苑方言釋名文中子以上諸書去古未遠采取詳略不同自隋以後例槩不收若乃

全書闕軼其名僅見如黃帝內傳出軍訣泰壹雜子軒轅本記大禹岳瀆經師曠占歸藏尚書大傳太公金匱太公陰謀周春秋汲冢瑣語師春春秋少陽篇韓詩內傳元中記列士傳丹壺書衛波傳子思子公孫尼子申子尸子范子計然纏子隨巢子胡非子田俅子魯連子燕丹子王孫子闕子金樓子正部孝子傳三將錄劉向別錄氾勝之書喪服要記琴操琴清英古今樂錄此等或眞或僞今皆亡矣

緯讖諸號尤爲繁多七緯者易則乾鑿度稽覽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詩則含神霧推災度氾歷樞尚書則璇璣鈐考靈曜刑德考帝命驗運期授春秋則元命苞文耀鉤演孔圖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助佐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則援神契鉤命

訣以上並立名詭異而託諸孔子起自漢哀平之際皆附會也此外又有尚書中候春秋內事命歷序論語摘輔象撰考讖河圖握拒玉版挺輔佐括地象洛書靈準聽龍魚河圖遁甲開山圖論語隱義名目紛紜　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帙雖非全不能悉載

璧聊窺一斑　十三經注疏史記索隱正義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注王逸楚辭注酈道元水經注六臣文選注以及左國世說等注其旁證尚論存古最多至類書則杜氏通典白孔六帖初學記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獻通考鄭氏通志玉海說郛事類合璧天中記事文類聚錦繡萬花谷其引用古書名目今多未見或聯載數語或單存片言今皆收之　又

百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　即如左國公穀序事各別

是事同文異也麥丘邑人之祝或曰桓公或曰景公舟人溈鵠之對或爲晉平公或爲趙簡子是文同人異也劉向韓嬰等所記尤往往相亂至諸書用字不同悉依原本如公羊服脩穀梁作鍛脩無駭卒穀梁作侅齊人殲于遂公羊作瀸此類甚多周官法皆作灋三禮偏多作辯呂覽僅或作覲期或作旗莊子居或作姬此各書用字之異不可更也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事屢見而辭不同亦竝收之如楚莊王大鳥之喻介子推龍虵之歌皆四五見矣或謂事無甚異不必兼存者然如公穀二傳其不同在隻字之間將何者可廢且管韓著書亦多有一事兩載者古之人固有取乎爾也余積思十年業已譔集成書獨是僻處下邑學識固陋未免搜羅

有限疏漏貽譏仰祈

海內博雅君子或家傳鄴架或腹號經笥或遊通

都大邑曾見遺書或從館閣中祕鈔來副本幸郵

致以篇章及指示以名目即如世本一書後人不過轉相引用蓋必失之久矣至若皇甫謐世紀譙周古史考宋元人猶及見之豈今已亡且天下不知名之書必多矣至金石遺文今所習見不過考古圖博古圖諸銘及石鼓詩詛楚文岣嶁堯母叔孫敖季札等碑而已恐不及見者尤多與夫碎細小品若師曠禽經甯戚相牛朱仲相貝之流大凡有助此書者並求教益

倘獲一言之贈奚啻百朋之遺謚惠璐函罔私祕

枕無任鵠立以竢

鄒平後學馬驌拜手敬啓





繹史世系圖

司馬子長作史記有表無圖夫圖誠不可闕也古者左圖右史蓋史須繁文而後備著之爲圖則較若列眉矣後之人不善爲圖矣古人圖籍湮沒不傳惜哉驌纂繹史述太古以迄亡秦爲譜世系於簡端俾觀者考究焉若夫經制之詳疆理之濬天官地輿之形名物器數之式今昔異宜因革殊規非圖莫顯則各附諸篇之中敢曰得古人之精微庶幾里鼓南車之一助云爾

帝王傳授總圖一　太皞世系二　炎帝世系三　黃帝世系四　少皞世系五　高陽世系六　高辛世系七　陶唐世系八　有虞世系九　夏世系十　殷世系十一　周世系十二　魯世系十三　齊世系十四　晉世系十五　宋世系十六　衛世系十七　鄭世系十八　秦世系十九　楚世系二十　陳世系二十一　蔡世系二十二　曹世系二十三　杞世系二十四　吳世系二十五　越世系二十六　莒世系二十七　邾世系二十八　滕世系二十九　薛世系三十　許世系三十一　諸小國世系三十二　燕世系三十三　趙世系三十四　魏世系三十五　韓世系三十六　田齊世系三十七

帝王傳授總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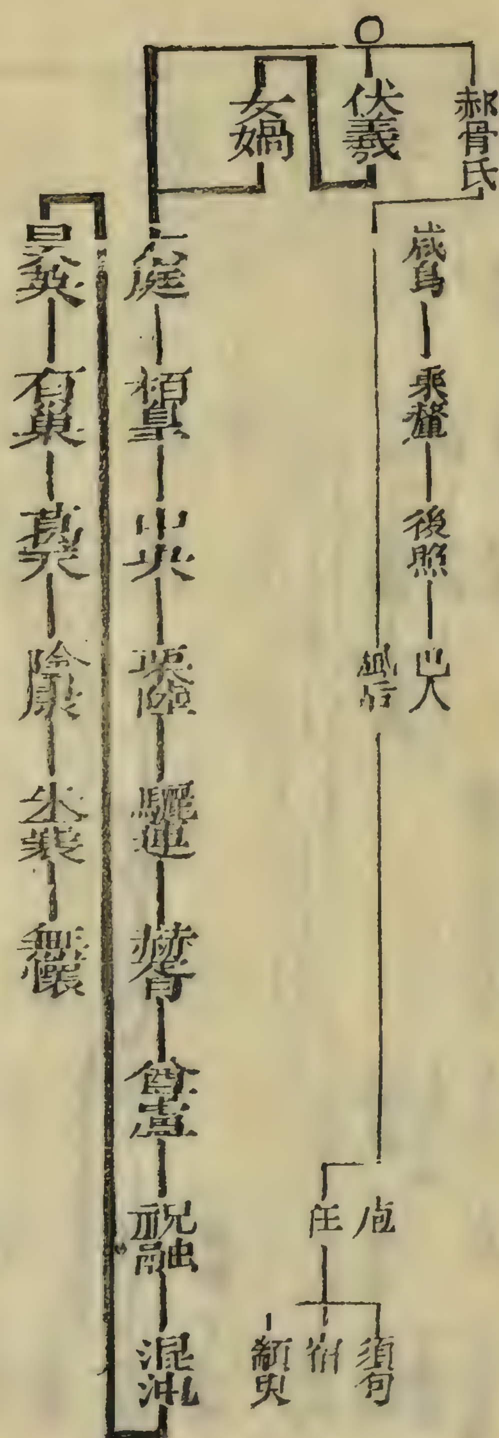
凡傳位例用大系傳世例用小系已下諸圖放此

伏羲
女媧
神農—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來—帝襄—帝榆罔
黃帝—昌意—顓頊
玄囂—蟜極—帝嚳
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瞽叟—帝舜
鯀—夏禹—傳十七王
帝嚳—帝摯
帝堯
契—十二世—成湯—傳二十八王
后稷—十五世—周武—傳三十五王

按司馬貞補史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自黃帝至舜[illegible]五王皆同族異號今
依以為圖然黃帝一宗有此異而帝舜不宜祖黃帝皆其支屬之疎也詳見本圖

太皞世系二

自大皞至周帝王世系十有一其支封後裔之國皆細書自魯至四齊列國世系二十有五其公子族屬皆細書各以其卿大夫附之



按帝王世紀自女媧氏至無懷氏皆襲庖羲之號今依以爲圖然漢書古今人表大庭以前有容成氏朱襄在葛天前而無祝融則與此不同路史謂大庭諸氏皆在伏羲前偽三墳以爲皆伏羲臣名尤不可從也

炎帝世系三　炎黄二帝皆少典氏後

○少典氏

神農—帝臨魁—帝承—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

柱—慶甲

節莖—克

戲器—祝融

伊耆—尹壽—伊耆　伊陟

孤竹—伯夷　中子　叔齊

鉅—封父

四岳—呂侯

炎龍—玄氏

赤狄—潞氏—甲氏

申侯—留吁

齊公　許男　甫侯

鐸辰　廧咎如

州　紀　向　姜戎

共工—術器—句龍　后土　噎鳴

條—信—夸父

垂

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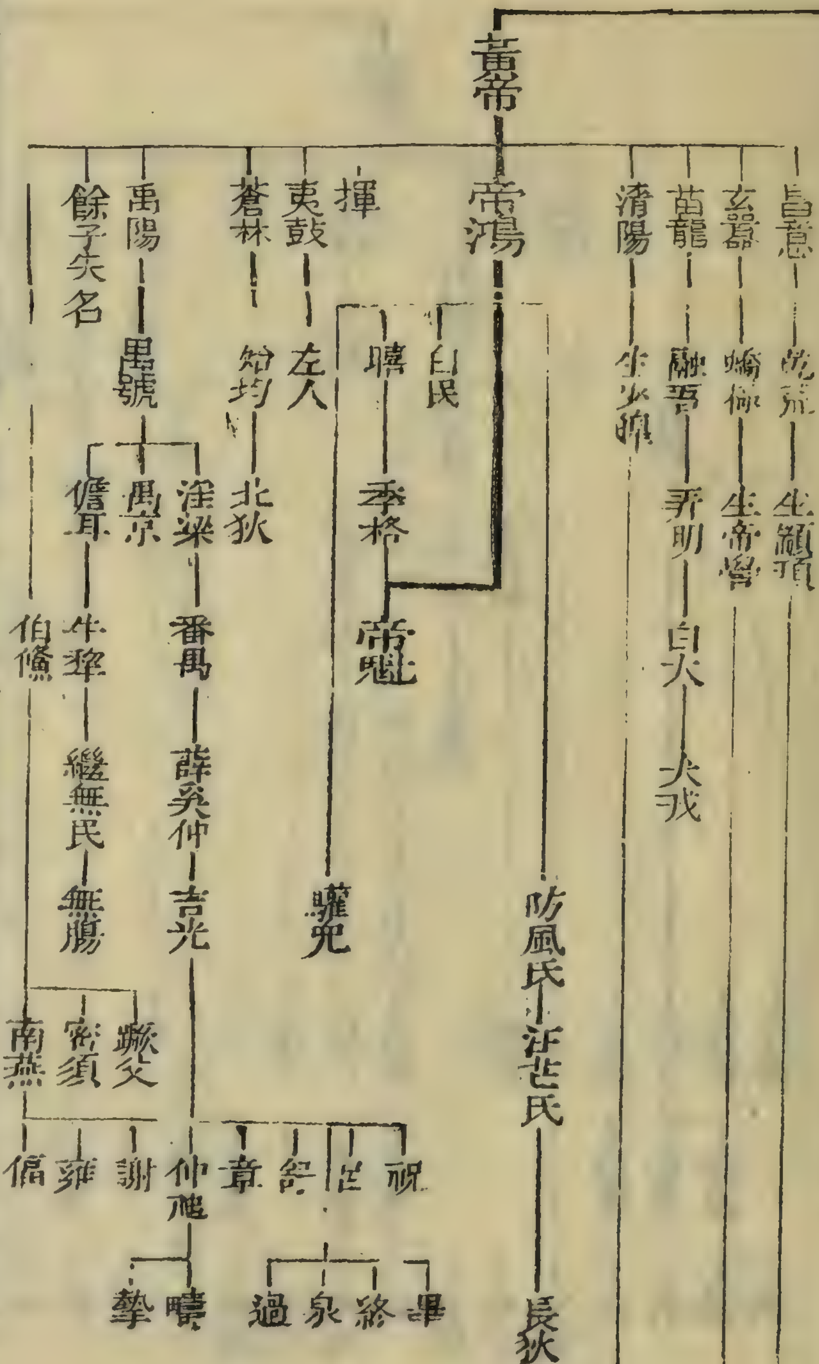
伯陵—鼓　延　殳

靈恝—氐人

譙周云伯夷掌四岳封呂非也按書帝咨四岳羲和伯夷自非一人章昭曰伯夷四岳之族或曰即噎鳴也

按通鑑外紀炎帝八世五百二十年皇甫謐帝王世紀帝承在帝臨之上路史分帝魁為二人帝來之後有帝節莖帝克帝戲帝器亦皆為君共十七帝今按路史列又帝承之處或作帝哀亦作帝居末帝榆罔漢律曆志云

黃帝世系圖



按杜預註帝鴻即黃帝也而路史云嗣立之帝是爲帝休緯書復有玄孫帝魁　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蔵任荀僖姞嬛依是也外紀云元妃嫘祖生昌意玄囂苗龍二妃女節生休及清三妃彤魚氏生揮及夷鼓四妃嫫母生蒼林禺陽餘子無考史記云嫘祖生子二曰玄囂是爲青陽二曰昌意帝王世紀云夷鼓一名蒼林漢書云黃帝之子清陽其子孫名摯是爲少皞所見各不同

少皞世系五

少皞

- 重 — 羲叔、羲仲
- 熙、修 — 昧 — 臺駘、允格
- 該 — 仲甄
- 般
- 倍伐 — 緡
- 大業 — 若木、大廉、恩成
- 其工

羲叔　羲仲　臺駘　允格

陰戎 — 蓐、沈、姒、黃

仲甄 — 莒 — 六、蓼

若木 — 費昌 — 費仲 — 季勝 — 造氏

大廉 — 孟戲 — 仲衍 — 中潏 — 蜚廉 — 惡來 — 秦

恩成 — 理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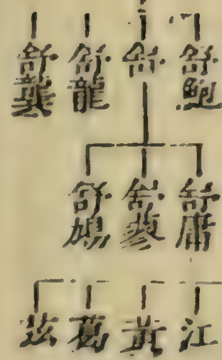
徐 — 徐偃王 — 淮夷

英氏

葉伯

郯子　邾子　梁伯

偃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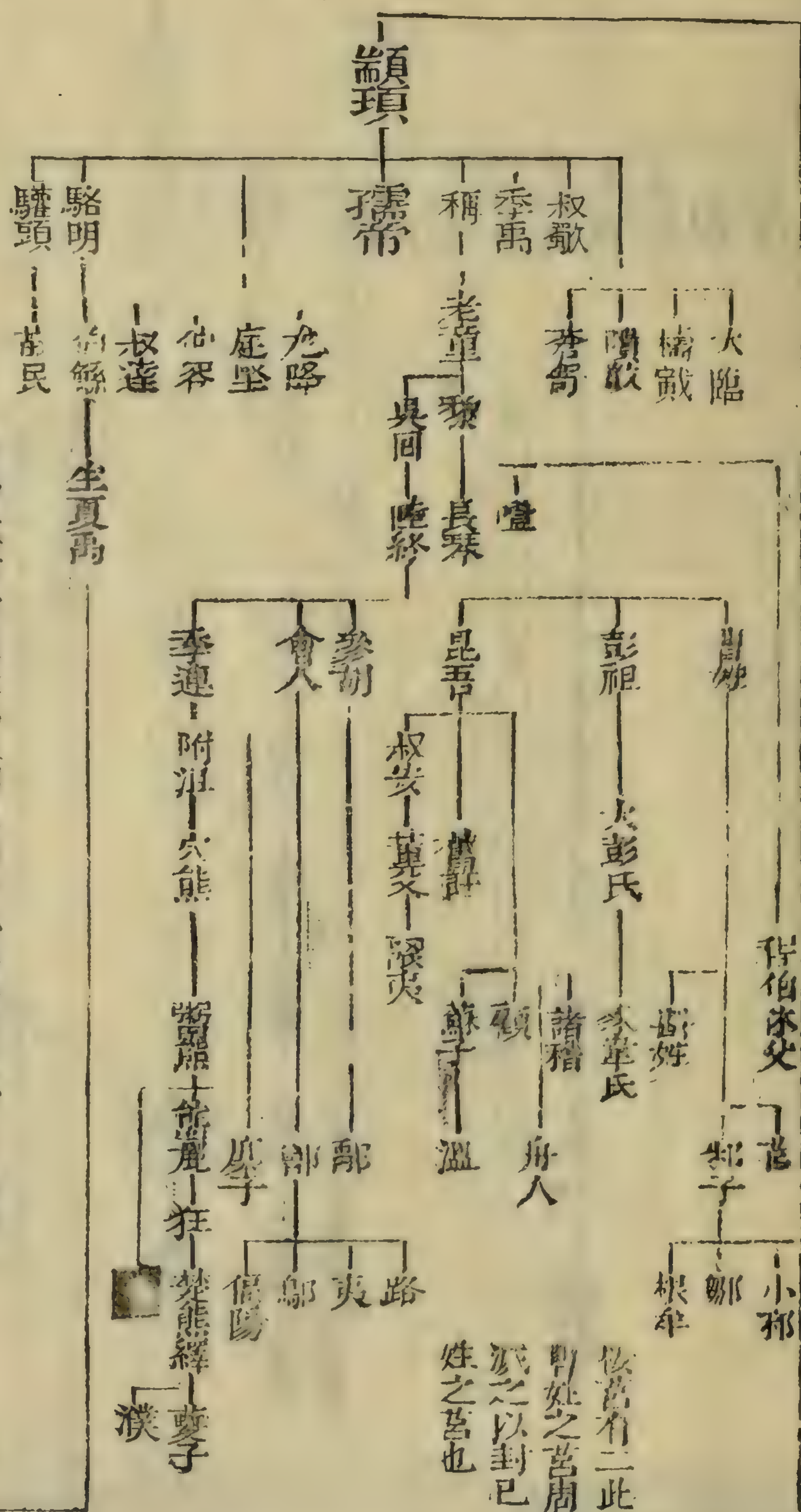
舒鮑　舒　舒龍　舒蓼

舒庸　舒鳩　舒蓼

江　黃　葛　弦

按少皞氏以金德王史記不序且少皞青陽與玄囂為二人史合為一亦誤也秦本紀以大業祖顓頊女修不采
是為[illegible]也其子伯翳即伯益也宗祖少皞夫顓頊其母家兩

高陽世系六



高陽八愷中有庭堅杜注即皋陶字此據臧孫不祀之言爲証也然皋陶即大業其祖少昊則路史辯其非一人似得之矣

按大戴記高陽生鯀史記因之漢書五世而生鯀蓋本古史取焉山海經又云駱明生鯀諸說不同世遠莫可定也

才子八愷杜注云高陽苗裔孔疏云二帝子孫至舜始用非必帝之親子故略言其苗裔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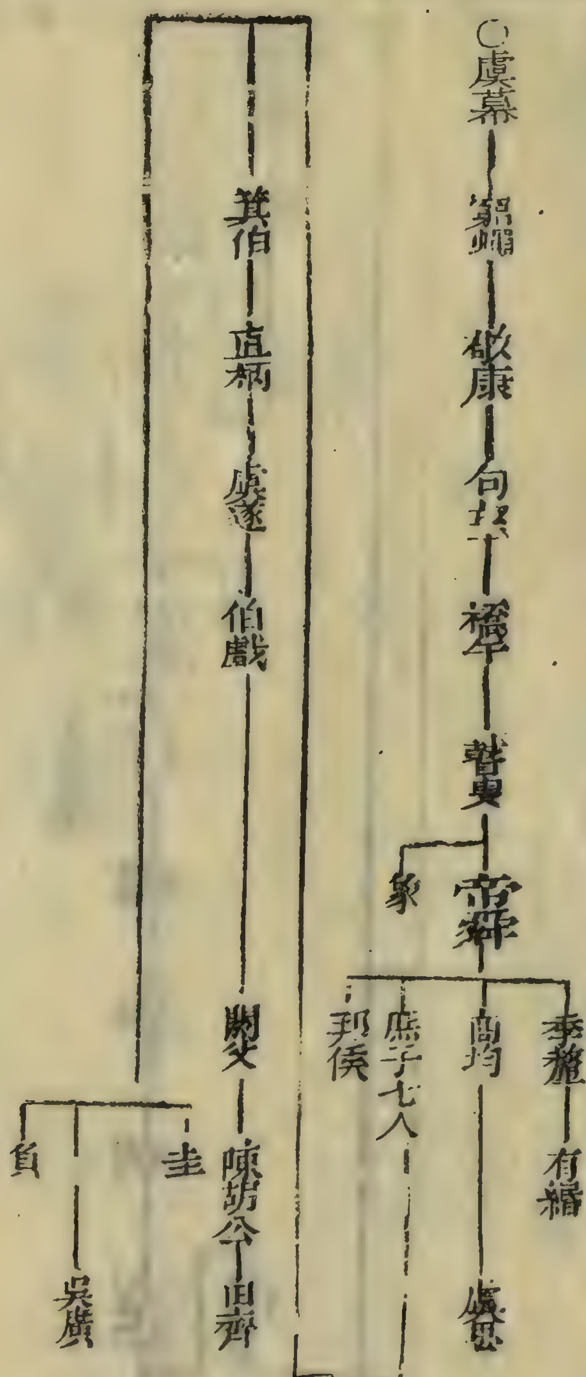
高辛世系十二　陶唐世系八

嚳堯父子繼立故同譜系

- 帝嚳
  - 閼伯
  - 晏龍 — 司幽
  - 司徒契 — 十三世至商湯
  - 后稷 — 三十餘世至周武王
  - 帝摯 — 玄枵 — 大彭 — 彭氏 — 狸姓
  - 帝堯
    - 丹朱
    - 庶子九人
    - 劉累 — 豕韋 — 唐 — 杜伯 — 杜伯 — 隰叔 — 范氏
      - 錡 — 劉氏
  - 伯奮
  - 仲堪
  - 叔獻 — 伶氏
  - 季仲
  - 伯虎
  - 仲熊 — 豐公 — 太公 — 漢帝
  - 叔豹
  - 季貍
  - 實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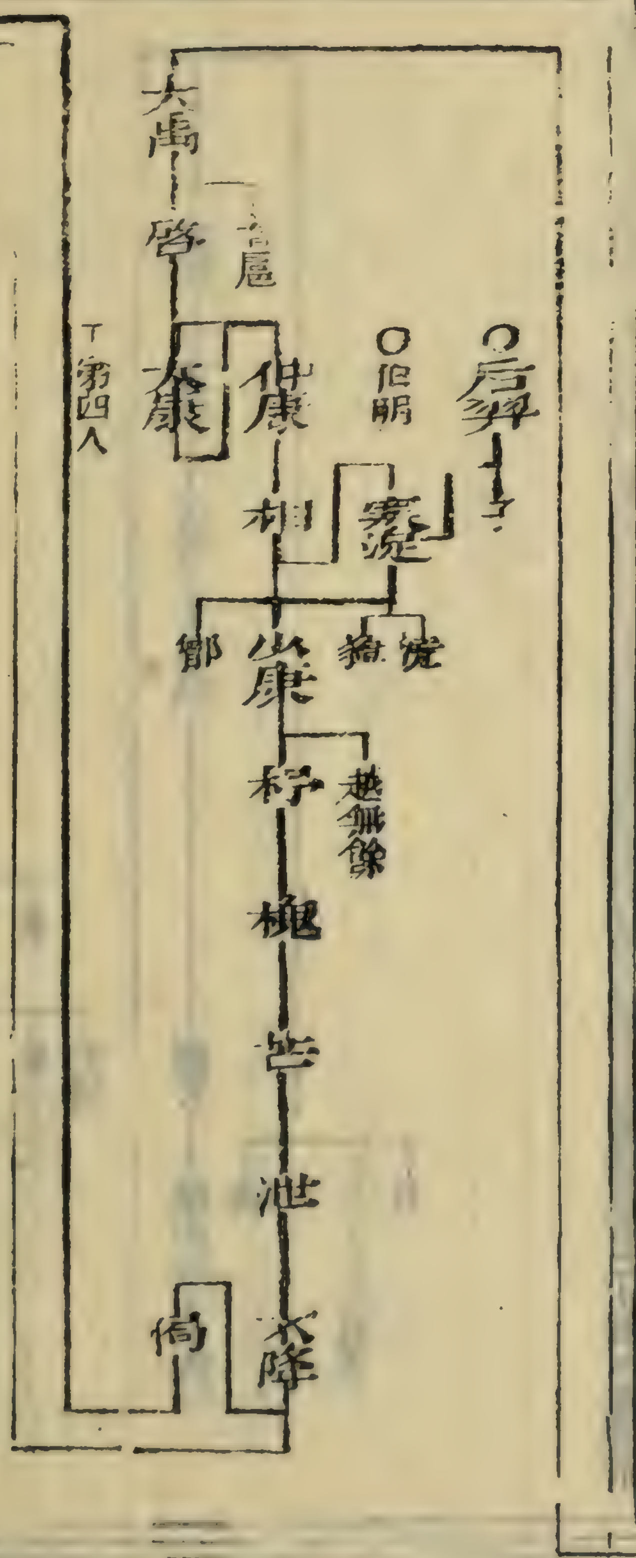
按高辛氏才子八元杜注云亦其苗裔言亦不必為帝之親子也本若舜舉八子去高辛之世未遠山海經云帝俊生戲戲生搖民俊者帝之名嚳者獻也拾遺記帝妃鄒屠氏生八子世謂之八英然則八元是帝親子也

有虞世系九



按史記舜亦黃帝苗裔為高陽六世孫則於堯為玄孫之屬路史辯其非以為舜出虞幕在五帝之中獨不祖黃帝國語云虞幕能聽協風與夏商周之祖並稱韋昭注幕即虞思非也若舜為宗親乃降在匹庶必待四岳之舉且亂姓瀆倫妻以二女先儒皆以為疑今從路史

夏世系十二



史人傳及有鬲邑路史云啓有五庶分封于御是爲五觀紀年云武觀以西河叛書稱太康之前五人仲康其一也宜如東觀知非封國也　史記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路史謂有扈啓之庶見世系二圖見於夏世杞繒見於周杞別有斟鄩斟灌也費似之何其自爲圖

殷世系十二

司徒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上甲微—報乙

報丙—主壬—主癸—成湯—太丁—太甲—沃丁—太戊—中丁

外丙

仲壬

太庚

小甲

雍己

外壬

河亶甲—祖乙

祖辛—祖丁—陽甲

沃甲—南庚

盤庚

小辛

小乙—武丁—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武乙—太丁—帝乙—紂—武庚

箕子

微仲

宋微子

孝己

宋侯

大人

鄣侯

按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是外丙仲壬皆以幼故不立此未詳孰是　史記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北殷者盤庚遷都自亳則宋今子魚之字耳史姓諸氏亦多缺略

周世系第十二

后稷—叔均（？）—不窋—鞠

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亞圉

雲都

組紺—諸盩—太王—季歷—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

泰伯

仲雍—季簡—叔達—周章

虞仲

虢仲

虢叔

伯邑考

管叔

周公—魯公

蔡叔—蔡侯

康叔—衛侯

霍叔

曹叔—曹伯

郕叔

冄季

郜子

雍公

唐叔

單伯

彤伯

凡伯

召公

邢侯

邘

茅

胙

邦

史記自后稷至武王十五世此歪不
國語之言也歷千有餘歲而止十五
世論者以爲不合事細按世本復有
[illegible]山海經行桀國

叔均令遂神人傳言夏氏不宜失官
[illegible]非也[illegible]書族不
[illegible]

豐侯 — 祭伯 — 謀父

郕叔武

毛叔鄭 — 懿公 — 毛班

原伯

畢公高

郇伯 — 召伯

○召公 — 燕伯

虢公長父 — 文公 — 忌父 — 林父

有父

共王 — 懿王

孝王

夷王 — 厲王 — 宣王 — 幽王 — 平王 — 洩父 — 桓王 — 莊王

鄭桓公

伯服

王子狐

王子克

周定公

凡伯

祭伯 — 祭公 — 祭叔

毛伯遷

畢萬

召穆公

○尹吉甫 — 伯奇

伯封 — 尹氏

信王
├ 王子虎 — 王叔桓公 — 陳生
惠王 — 襄王 — 頃王 — 匡王
├ 王札子
├ 劉康公 — 定公 — 獻公 — 文公 — 桓公
├ 儋季 — 括 — 翩
├ 太子晉 — 太子壽
定王 — 簡王 — 靈王 — 景王 — 悼王
敬王 — 元王
├ 佞夫
王子帶 — 甘成公 — 景公 — 簡公
├ 王孫滿
├ 悼公
├ 平公 — 桓公
├ 王子朝

單伯
襄公 — 頃公 — 靖公 — 獻公
├ 惡期
├ 成公 — 穆公 — 武公 — 平公

遷始祖別嫡為宗例
八子孫之子孫

宰周公
├ 三叉 — 周公閱
周公楚

成肅公 — 簡公 — 桓公

毛伯衛
├ 毛伯過
├ 毛得

原莊公 — 伯貫 — 襄公
├ 伯絞
├ 跪尋
├ 伯魯 — 原

召武公 — 昭公 — 桓公
├ 戴公 — 召襄 — 莊公 — 簡公

尹武公 — 言多 — 尹固

貞定王
- 哀王
- 思王
- 考王 — 威烈王 — 安王 — 烈王
  - 顯王 — 慎靚王 — 赧王
- 周桓公 — 威公 — 惠公 — 西周武公 — 其太子
  - 東周惠公 — 君傑
  - 文君
  - 中山武公 — 桓公
  - 麿子

史記云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桓公傳威公惠公又封其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是父子同謚也自是二周分治其名號史雖不載然諸書猶可考證也詳見本卷

漢書古今人表自周考王以下皆二字謚曰考哲王威烈王元安王夷烈王顯聖王慎靚王史記不用故司馬溫公因之亦止書考安烈顯而已

周建諸侯有土傳世者此圖上載始封之君不紀世系其食采寰內爲王卿士者悉著其世於此虢公出自王季周公毛氏原氏成氏出自文王周召之次子留相王室召亦同姓或云郇伯亦文王之子或曰非也凡伯祭伯周公之胤也單氏出自成王王叔氏出自僖王甘氏出自惠王劉氏出自頃王儋氏出自簡王尹氏未詳所出蓋異姓也

魯世系十三

周公—魯公—考公
- 煬公—幽公
- 魏公—厲公
- 獻公—眞公
  - 武公—懿公
    - 括—伯御
  - 孝公—惠公—隱公
  - 桓公—莊公

施父—施伯
慶父
叔牙
季友
公子益師
臧僖伯—哀伯—伯氏瓶
公子展—無駭
郈惠伯

子般
閔公
僖公—文公—子惡
- 視
- 宣公—成公—襄公
  - 子野
  - 昭公
  - 定公—哀公—悼公—元公—穆公
- 公衡

施孝叔
公子偃
公子鉏
公鍮班
公果
公賁
公衍
公爲
公子荊
孺子𩤹

叔肸—聲伯—叔老—叔弓—叔鞅—叔詣—叔還—叔青
叔輒

東門遂—歸父
子家羈

惠叔

公孫敖—孟文伯—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武伯—敬子

長子—子服它—孟椒—昭伯—景伯

懿伯

莒二子

羯

孺子秩

南宮說

公孫茲—叔孫莊叔—穆叔—昭子—成子—武叔—文子

宣伯

祂

孟丙—子

仲壬—子

叔仲惠伯—叔仲帶—叔仲小—叔仲志

無佚—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康子—昭子

公彌—公父穆伯—文伯

嫡男

公若—公之

公鳥—申

季寤

[illegible]侯

臧鑄

臧文仲—宣叔—武仲

臧爲—昭伯

臧賈—臧會—臧賓如—臧石

盜跖

展禽

展喜

郈成子—昭伯—宗

共公—康公—景公—平公—湣公—頃公

激公宜—孟輒—仲子

公族臧孫氏展氏郈氏出自孝公郈亦作厚亦作后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是爲三桓東門氏出自莊公子叔氏出自文公而三桓之别復有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父氏

齊世系十四

○太公—丁公—乙公—癸公—哀公
胡公—贄子
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
子高

僖公—襄公
桓公—子糾
無虧
孝公—子
昭公—舍
無知
夷仲年
子七八
慶克—慶佐
慶封—□舍
崔天—崔杼—崔明
崔成
崔彊

齊東郭氏按左傳又有東郭書東郭賈不知於僖何屬也其後至田齊時孟子出弔於東郭氏

侍臣

懿公—子□

子上—公子牙

子成

子角

惠公—頃公—靈公—莊公

靈公—景公—晏孺子

景公—遊子

景公—悼公—簡公

悼公—平公—宣公—康公

公子雍

公孫青

公孫捷—公子駒

公子欒—子雅—欒施—公子嘉

公子高—子尾—高彊—公子鉏

戴仲—陽朋—陽鉏—公子黔

高傒—莊子—高固—高厚—高止—高豎

高固—高無咎—高弱

高酀—高偃—高張—高無平

高偃—高發

○國懿仲—國歸父—國佐—國勝

國佐—國弱—國夏—國書

○管嚴仲—敬仲—管脩

○鮑敬叔—叔牙—鮑國—鮑牧

叔牙—鮑牽

○晏桓子—平仲—晏圉

晏氂

公族崔氏出自丁公東郭氏出自桓公見左傳命卿高氏出自文公見唐宰相表國氏亦姜姓不知所出也隰氏出自莊公見國語注慶氏出自桓公或云無虧之後欒氏高氏出自惠公是爲二惠其異姓則有管氏姬姓鮑氏姒姓俱見國語注晏氏不知所自出陳氏出自陳公子完亦曰田氏其後代有齊國別有圖

晉世系十五

○唐叔—晉侯—武侯—成侯—厲侯—靖侯—僖侯—獻侯—穆侯—文侯—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

獻侯—殤叔

穆侯—曲沃桓叔—莊伯—武公—獻公

靖侯—子欒—欒賓

哀侯—侯緡

桓叔—韓萬

獻公—奚齊

獻公—卓子

獻公—惠公—懷公

獻公—文公—襄公—靈公

文公—子四人—成公—景公—厲公

襄公—少子捷—惠伯—悼公—平公—昭公

惠伯—兄

惠伯—揚子

獻公—高梁伯—祁奚—祁午—祁盈

武公—伯僑—羊舌大夫—羊舌職—叔魚

羊舌職—叔向—楊食我

羊舌職—伯華—子容

羊舌職—叔虎

士蔿

獻公—太子申生

公族狐氏唐叔之子孫別在戎狄者也欒氏出自靖侯祁氏出自獻公羊舌氏出自武公見路史韓氏亦公族也說見後自獻公以下詛無畜

羣公子自是晉之公族鮮矣

大戎—狐突—狐毛—狐溱
狐突—狐偃—狐射姑

欒成—欒枝—欒盾—欒書—欒黶—欒盈
欒書—欒鍼

公子雍
公子樂

○胥臣—胥甲—胥克—胥童

○伯糾—伯宗—伯州犂—伯嚭

○先軫—先且居—先克
先且居—先縠

○郤叔虎—郤義—步揚—郤犨
蒲居—郤至
步毅
二子

郤芮—郤缺—郤克—郤錡

伯州犂奔楚伯嚭奔吳郤有郤宛亦其族也

晉卿十一族趙魏韓狐郤先郤欒范知中行也知中行同族荀氏趙魏韓之後三分晉國別有圖

○隰叔—士蔿—士缺—士會—士燮—士匄—士鞅—士吉射
士蔿—士縠
士缺—士渥濁—士弱—伯瑕—士彌牟
士會—士魴

○逝遨—荀首—知罃—知朔
知罃—知盈—知躒—知申—知瑤
知躒—徒吾
知申—宵
逝遨—荀林父—荀庚—中行偃—中行吳—中行寅
荀騅—程季—程鄭

○籍黶—司空頡—南里叔子—官伯—司徒公—少襄—大伯—糖季—籍偃—籍談—籍秦

○辛有—二子董氏—董狐—董安于

頃公—定公—出公
戴子—忌—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史記晉世家哀公名驕其父名忌其大父戴子名雍（?）公之少子也趙世家以為懿公年表又云哀公名忌懿公名驕並不與此
世本以戴子為桓子紀年以敬公為桓公而無靜公其年數亦各不同

宋世系十六

○微子 ― 適子 ― 腯

微仲 ― 宋公 ― 丁公 ― 湣公 / 煬公

湣公 ― 弗父何 ― 宋父周 ― 世子勝 ― 正考父 ― 孔父

厲公 ― 釐公 ― 惠公 ― 哀公 ― 戴公

史記云微子卒立其弟衍家語亦同然禮記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子子服伯子引此以爲況詳其文義則仲似微子之次子矣

戴公 ― 武公 ― 宣公 ― 殤公

武公 ― 穆公 ― 莊公 ― 閔公

莊公 ― 子游

公族華樂皇老爲戴族[illegible]桓族魚鱗

公子仲 ― 公孫師 ― 仲江 ― 仲幾 ― 仲佗 ― 子車

公子朝

公子成

公孫鄭 ― 向爲人 ― 向宜

公孫周

公子向 ― 訾守 ― 向戌 ― 向寧 ― 向羅

向戌 ― 司馬牛 / 向魋 / 向巢 / 子頎

公子魚 ― 公孫友 ― 魚府 / 魚石 / 向鱣 ― 向鄭

桓公 ― 襄公 ― 成公

成公 ― 君禦

成公 ― 太子

成公 ― 昭公 ― 子

孔叔

公孫鍾離

文公 ― 共公 ― 平公 ― 元公

公子卬

母弟須 ― 子靈

公子肥

褚師段 ― 石彄

太子痤

公子成

靈不緩

湯爲桓族傳又稱穆族不著其名

公子鱄—鱄罐—司徒文—子秦—鱄求

公子蕩—公孫壽—蕩意諸—蕩澤

老佐—蕩虺

皇鄖—非我

皇父充石—皇國父—華椁

皇野—伯

皇瑗—麇

皇緩

皇懷

公子說—華督—世子家—華御事—華元—華閱—皐比

華臣—華定—啓

秀老—華鄭—華

華合比

華椒—華耦—華弱—華亥—無慼

貴遂—華登

多僚

華貙

公子衎—碩甫—東甫—樂呂—樂喜—樂祁—溷—樂茷

樂輓—朱鉏

樂大心

樂舍

樂懼

季甫—樂豫

子儀伊

景公—啓

褍秦—孫周—昭公—悼公—休公—辟公—剔成

王偃

母弟辰

公子地

公族孔氏出自閔公世爲宋大夫自防叔以下爲魯人

木金父—皐夷—防叔—伯夏—郰叔紇—孟皮—孔蔑

仲尼—伯魚—子思—子上—子家—

子京—子高—子順—子魚

衛世系十七

○康叔─康伯 世本名髠 王孫牟也古史考作牟伯─考伯─嗣伯─𨗨伯─靖伯─貞伯─頃伯─僖侯

共伯餘
武公─莊公─桓公
孝伯
州吁
宣公
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
急子
壽子
昭伯
惠公─懿公
戴公
文公
齊子
成公
子適
穆公
定公─獻公─襄公
子展
子鮮
公叔成子
黑背─殤公
子角
北宮括─北宮遺
北宮佗─北宮喜
子儀
叔武
公子黔牟
惠孫─孫武仲─昭子─莊子─桓子─文子─孫林父
孫蒯
孫襄
季─甯跪─莊子─武子─甯相─惠子─甯喜
公叔發─公叔戍
公叔木
孟縶─公孟彄

靈公
- 公子郢—南文子
- 悼公—敬公—昭公—懷公
- 子青、子疾
- 莊公—出公
- 君起
- 般師
- 子適—慎公—聲公—成侯—平侯—嗣君—懷君—元君—君角

○世叔儀—世叔申—大叔疾、大叔遺

○史朝—史狗、史魚

○石碏—厚—駘仲—祁子

石稷—石買—石惡、石圃

○孔達—成子—孔羈—文子—孔悝

公族孫氏甯氏出自武公見世本北宮氏出自成公公叔氏出自獻公 公孟氏出自襄公南氏出自靈公別族有不氏
孔氏史氏世叔氏孔氏姞姓其餘無考



鄭世系十八

桓公—武公—莊公

叔段—公孫滑—公父定叔

莊公：厲公、昭公、子亹、子儀、諸子十七人、弟語

子儀—一子

厲公—文公—穆公

文公：子華、子臧、子士、子瑕、俞彌

弟語—子人九

穆公：靈公、襄公、子游、子良、子印、子豐、子國、子駟、子孔

靈公—成公—僖公—簡公

襄公—悼公

成公：子駹—孫知；子如—孫叔

繻—公孫？

子孔：子展—子皮—罕虎—罕達；公孫鉏—罕朔

子駟：公孫黑—印；子西—駟帶—駟偃—絲；駟乞—駟歂—駟弘

子國—子產—國參

子豐—伯石—豐施；豐卷

子游—公孫蠆—游販—良；游吉—子大叔—游速

子良—子耳—伯有—良止

子印—印叚—印段—印癸

定公—獻公—聲公—哀公

共公

幽公

繻公

康公

駟子陽

子孔—公孫洩—孔張

子然—子革—然丹

士子孔—子良

子羽—羽頡

穆公十三子靈襄嗣位其十一人爲大夫公子喜孫子然士子孔之子出二其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是爲七穆外有羽氏非卿故不在七穆之中

秦世系十九

○惡來—女防—旁皋—大几—大駱—子成

非子—秦侯—公伯—秦仲—莊公 四子

世父

襄公 少子

文公—靜公—寧公—出子

武公—白

德公—宣公—子九人

成公—子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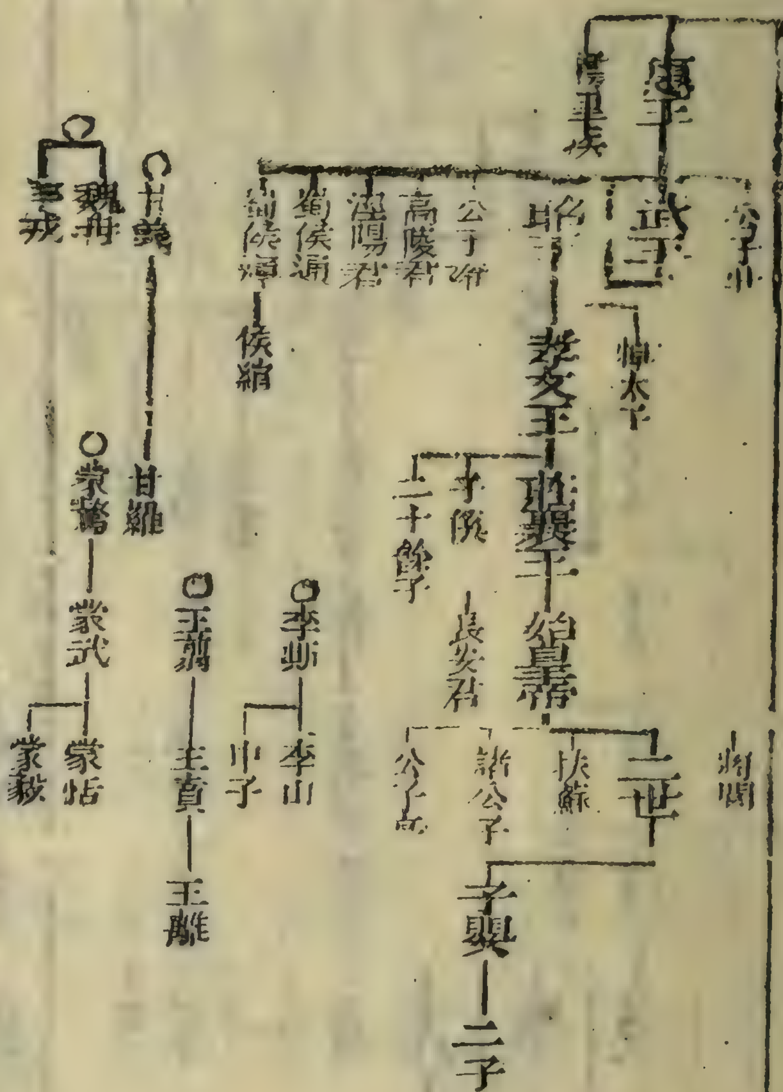
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 后子

子四十人 公子摯 子弘

哀公—夷公—惠公—悼公—厲共公—躁公

懷公—昭子—靈公—獻公—孝公

簡公—惠公—出公



按史記於始皇本紀之末附載秦紀其名號多有異同寧公作憲公哀公作畢公厲共公作剌龔公靈公作肅靈公自稱王以下皆二字謚曰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其云肅靈公乃簡公誤也世本簡公之後次敬公次惠公多一世出公作少主叙秦世系圖於列國之中者何不予秦以正統也紀秦亡於戰國之末者何亦不予秦以正統也

楚世系二十

熊繹—熊艾—熊䵣—熊勝 熊楊—熊渠—熊摯紅 無康 熊延—熊勇 熊嚴—熊霜 仲雪 叔堪—蚡冒 季紃—熊徇—熊咢—若敖

霄敖—蚡冒 武王—文王—堵敖 成王—穆王—莊王—共王—康王—郟敖 平夏 幕 靈王 子比 平王 太子建 白公勝 王孫燕 王子 子午 王子 棄疾

鬬伯比—子文—般—克黃—弃疾—韋龜—成然—鬬辛 巢 懷
子良—越椒—苗賁黃
鬬廉—班—克
成得臣—大心—成虎 成嘉
薳章—薳臣—薳賈—薳啟疆—薳罷—薳掩
太子祿 公子元 熊敢

楚同姓鬬氏成氏出自若敖或曰成得臣即伯比子也薳氏亦

稱爲氏出自蚡冒而國語云季紃既立遠氏將起叔熊立之叔熊叔堪也季紃徇也則遠氏前已有矣屈氏出自武王陽氏出自穆王沈氏㠯氏出自莊王漢徙楚之昭屈景懷於關中四姓皆楚族也別有潘氏申叔氏伍氏而伍員奔吳託子豐於齊爲王孫氏

屈瑕—屈重—屈完—屈蕩—屈到—屈建—屈生
屈御寇—屈朱
○潘崇—潘尫—潘黨—潘子臣
○伍參—伍舉—伍奢—伍尚
伍員—伍豐
伍鳴
○申叔時—叔跪—叔豫—申無宇—申亥

子午
子南—去疾
子囊—子常—朝
沈尹戌—葉公
后臧
陽匄—令終
陽完
昭王—惠王
子閭—子良
子期—公孫寬
子西—公孫寧

簡王—聲王—悼王—肅王
宣王—威王—懷王—襄王—考烈王—幽王
哀王
負芻
子蘭
義帝
莊蹻—昭陽
屈匄
伯庸—屈原

秦漢之際項羽立義帝此等六國後不成君例不大書

陳世系二十二

胡公—申公—孝公—慎公—幽公—僖公—武公
相公

世家愼公當周厲王時歷二百五十年周十世陳止五世疑有遺脫

夷公
平公—文公—桓公
陳佗—厲公—公子完
太子免
莊公
宣公—穆公—共公—靈公—成公—哀公
太子御寇
子夏—御叔—夏徵舒—惠子—御寇—夏齧
公子招　公子黃　公子過
悼師—公子留
公子勝

楚靈王滅陳平王復之陳中絕五年

惠公—懷公—閔公

按左傳五父即陳佗蹂即厲也記云蔡人殺五父立佗爲厲公又殺厲公立躍爲利公此史氏之誤也公子完入齊爲陳氏其後代齊別有公夏氏出自宣公有轅氏袁氏或是一族唐宰相表云出自申公

蔡世系二十二

蔡叔度 — 蔡仲 — 蔡伯 — 宮侯 — 厲侯 — 武侯（世家云武侯當厲王時亦必有遺脫） — 夷侯 — 釐侯

共侯 — 戴侯 — 宣公 — 桓公

宣公 — 哀侯 — 穆公 — 莊公 — 公子燮

莊公 — 文公 — 景公 — 靈侯 — 隱太子

莊公 — 公子履

楚靈王滅蔡平王復之蔡中絕二年

平侯 — 蔡侯朱

悼侯 — 公子乾

昭侯 — 成侯 — 聲侯 — 元侯 — 侯齊

昭侯 — 公子[illegible]

蔡叔以殷畔失侯其子胡復封是爲蔡仲史記以隱太子爲昌侯之子亦馬遷之疎也

曹世系二十三

曹叔 — 太伯 — 仲君 — 宮伯 — 孝伯

孝伯 — 夷伯
孝伯 — 幽伯
孝伯 — 戴伯 — 惠伯 — 石甫

惠伯 — 繆公 — 桓公 — 莊公

羈

僖公 — 昭公 — 共公 — 文公 — 宣公

宣公 — 太子
宣公 — 成公 — 武公 — 平公 — 悼公
宣公 — 子臧 — 公孫會

武公 — 聲公
武公 — 隱公

靖公 — 伯陽

史記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其文不明或以繆公為惠伯弟也春秋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杜氏云羈先君已葬不稱爵微弱不能自定也曹羈已立為君矣今從成公殺太子自立杜氏云成公子臧昔宣公庶子史記言宣公卒弟成公立非也春秋平公隱公不見於經傳世本但云悼公卒弟靖公立史記所稱二公之名當別有所據

杞世系二十四

○東樓公－西樓公－題公－謀娶公（史世家四世謀娶公當周厲王時必有誤 父子相及在位各五六十年無是理也）－武公－靖公

共公－惠公
- 惠公－成公
- 惠公－桓公
  - 桓公－孝公
  - 桓公－文公
  - 桓公－平公－悼公
    - 悼公－隱公
    - 悼公－僖公－閔公
      - 僖公－哀公
      - 閔公－出公－簡公

按世本共公生惠公惠公生成公及桓公史記云共公卒子德公立德公卒弟桓公立既脫一世而謚號又不同故知世家於小國尤多舛誤

吳世系二十五 虞世系附

太伯

仲雍—季簡—叔達—周章（吳越春秋云周章子熊熊子遂史爲一人）—熊遂—柯相—彊鳩夷—餘橋疑吾—柯盧—周繇—屈羽—夷吾—禽處—轉—頗高—句卑—去齊—壽夢

虞仲—虞公

虞叔

壽夢—諸樊、餘祭、夷昧、季札、蹶由

諸樊—闔廬、夫槩

夫槩—堂谿氏

闔廬—夫差、終纍、子山

夫差—太子友、王子姑曹、王子地、慶忌

夷昧—王僚、掩餘、燭庸

王僚—慶忌

史記云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之弟爲虞仲列爲諸侯吳句卑時晉滅中國之虞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余讀春秋古文乃知虞與句吳兄弟也

左傳夫差子有公子慶忌呂氏春秋王僚子慶忌相去最近不宜二王之子同名諸子雜說未可盡信

越世系二十六

○無餘 歷千餘歲

左傳太子適郢即鼫與也紀年又作鹿郢按紀年越絕書所載越君名號與史皆不合語音轉訛莫可考究矣呂覽有越王授王子搜疑亦一人未詳何代國語云芉姓夔越當是楚之支封別有一越非史謂越非大禹之後非也

無壬—無瞫—夫譚—允常

句踐—鼫與—不壽—王翁—王翳—王之侯—無彊

諸族子

閩越王無諸

東海王搖

莒世系二十七

○兹輿 …… 莒子

莒犂

兹丕公—紀公—渠丘公—犂比公—著丘公—郊公—莒狂

太子僕

展輿

共公

公子意恢

莒祖少昊世本云己姓譜云嬴姓傳言穆伯奔莒從己氏其爲己姓明矣兹輿至十一世至兹平公

邾世系二十八

小邾世系附

邾俠—非—成—車輔—將新—訾父—夷父—夏父

夷父—郳父—顏爽—連

訾父—叔術—盱

儀父—子瑣—文公—定公—宣公—悼公—莊公—隱公—桓公

文公—蘧篨

隱公—何

黑肱

犁來—小邾子—穆公—小邾子

穆公—郳甲

敫—鳴—音—羽—訓—簡—䄵—虒—畀—整

恆—求—友—顏路—顏淵

鄒穆公

二邾出自陸終第五子曹姓也周初封俠于邾其後至夷父顏又封其少子于郳即小邾也入春秋以附庸從以王命進爵為子邾至戰國改號鄒路史云邾并于魯鄒滅于楚非一國也未詳孰是顏氏據隨志去夷父顏之孫友之子也不知其所本所稱鳴與翁名見左氏傳者年世又不相直顏氏孔門八人亦不能盡詳其系也

滕世系二十九

○叔繡

滕侯 — 宣公 — 昭公 — 文公 — 成公 — 悼公 — 頃公 — 隱公

定公 — 文公

滕人春秋稱侯後降稱子至戰國有文公與孟子同時趙岐注云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後滅于宋紀年云於越滅滕

薛世系三十

○奚仲

仲虺

薛侯 — 薛伯 — 獻公 — 襄公 — 君比 — 惠公

薛故國也夏奚仲始封殷為仲虺歷二代或封或絕至周復建也入春秋稱侯後降稱伯史記云滕薛騶小不足齒列故世家不論然滕薛邾莒許其名號爵姓多見于春秋今采其可知者著于圖

許世系三十一

○文叔——[illegible]

莊公

穆公—僖公—昭公—靈公—悼公—男斯—元公—公結

　　　　　　　　　　　　　　　　　—世子止

世譜云文叔封許十一世莊公始見春秋然前穆王時已有許男矣定公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斯歸其後復有元公或曰蓋楚復封之或曰元公即斯也

諸小國世系三十二

紀侯

紀季

○鄫子—世子巫　　○唐惠侯—成公　　○胡子髡—子豹

○虢叔—虢公醜　　○蕭叔—冏叔　　○戎蠻子嘉—子赤

○郕伯—朱儒

○鄧侯吾離—祁侯　　○沈子揖—子逞—子嘉

春秋小國有兩世可見者如此若子右他如南燕仲父介葛盧巢伯萊共公穀伯綏頓子牂舒子平徐子章羽潞子嬰兒肥子緜皐鼓子鳶鞮戎子駒支無終子嘉父之屬止一世名見經傳又如邢侯宿男須句子邿子郊子鄅子譚子偪陽子滑伯蔿侯費伯息侯黎侯隨侯賴子弦子溱子公孫子夔子宗子舒鳩子鍾吾子巴子麋子陸渾子白狄子蠻戎男僅存其爵號不可得而譜也長狄緣斯其後僑如兄弟四人以非君國有土者比始闕之

燕世系三十三

○召公—惠侯—釐侯

頃侯—哀侯—鄭侯—繆侯—宣侯—桓侯—莊公—襄公—桓公—宣公

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簡公—獻公

孝公—成公—湣公—僖公—桓公—文公—易王—王噲—昭王—惠王

公子職

武成王—孝王—王喜—太子丹

○樂羊—樂毅—樂間—樂叔

樂乘

樂瑕公

樂臣公

燕在春秋稱北燕以別姞姓之南燕小國也在七國亦獨小弱其君之名屬史不能紀唯昭王父子有名耳春秋亦納北燕伯款是爲簡公乃與史表惠公之世相值公子職之名見於趙世家而燕記無之其謚法之同者則有三惠二僖二宣三桓二文皆莫可考究

趙世系三十四

○季勝—孟增—衡父—造父—奄父

叔帶……公明—共孟

趙夙—趙穿—趙旃—趙勝—邯鄲午

成季—趙同、宣子、趙括、趙嬰齊

宣子—趙朔—文子—趙成、趙獲

簡子—諸子、伯魯、襄子、桓子

伯魯—代成君—獻子—烈侯

桓子—子

襄子—子五人

烈侯—武公—子朝

敬侯—成侯—肅侯—武靈王

成侯—公子勝—公子緤、安陽君

武靈王—平陽君、公子章、惠文王、平原君

孝成王—太子、代王嘉

悼襄王—長安君、廬陵君、王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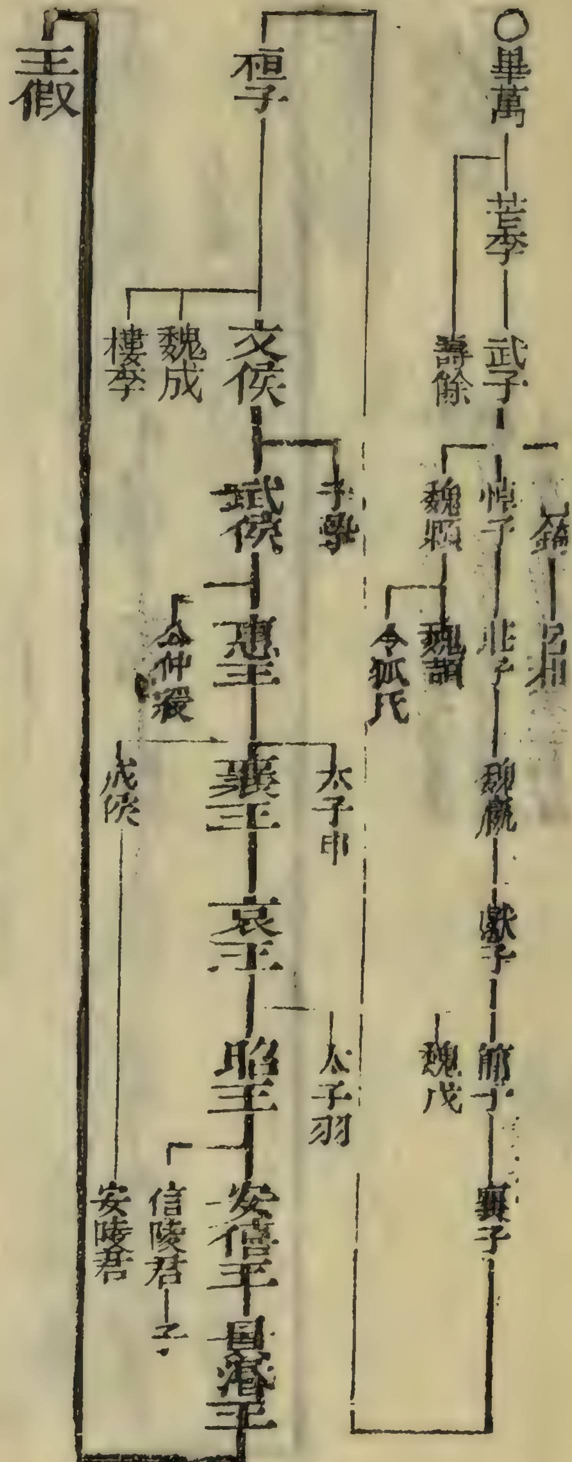
○趙王歇

張耳立趙後歇爲趙王項羽徙爲代王其後陳餘復徙爲趙王也

○趙奢—趙括

史記云自叔帶以下五世至趙夙生共孟共孟生衰世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國語注云衰公明少子夙之季弟也今參考爲圖按趙本季勝之後戰國有公子勝平原君亦名勝春秋有趙括奢之子亦名括

魏世系三十五



○魏王咎

魏豹

史記云魏豹者故魏諸公子魏王咎從弟也其兄咎故魏時封甯陵君

按魏世系諸書最爲互異其見於春秋及左氏傳者武子名犫莊子名絳獻子名舒襄子名曼多世本武子作武仲州史記莊子作昭十世本曼多作多史記作侈世本文侯名斯史記名都世本無悼子魏哀王紀年惠成王之下書今王即襄王也亦無哀王史記無芒季簡子而桓子爲襄子之孫文侯亦桓子之孫今兼存其名以備考

韓世系三十六

○韓萬—賕伯—韓簡—武子—獻子—宣子—韓須—簡子—莊子—康子

獻子—無忌—韓襄

宣子—叔禽
宣子—叔椒
宣子—子羽

簡子—韓固

武子—景侯—列侯—文侯—哀侯—懿侯—昭侯—宣惠王—襄王—釐王—桓惠王—王安

景侯—韓傀

襄王—太子嬰—伯嬰

襄王—幾瑟

○韓王成

韓王信

項梁立韓成為王故韓之諸公子橫陽君也漢立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孽孫也唐宰相表云韓王信幾瑟之子

按世本及左傳韓萬者曲沃桓叔之子也即晉之同姓支庶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宣子拜曰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史記曰周之同姓事晉又曰武子後三世至獻子皆失考

田齊世系三十七

- ○敬仲
  - 穉孟
    - 湣孟
      - 文子
        - 桓子
          - 武子
          - 僖子
            - 芒子
            - 廩丘子
            - 惠子
            - 穆子
            - 簡子
            - 成子
              - 襄子
                - 莊子
                  - 悼子
                    - 太公
                      - 侯剡
                        - 桓公
                          - 威王
                            - 宣王
                              - 閔王
                                - 襄王
                                  - 王建
                                    - 濟北王安
                                  - 田假
                            - 田嬰
                              - 孟嘗君
                                - 諸子
                              - 四十餘子
                            - 鄒師
                      - 子喜
              - 七十餘男
            - 陳瓘
            - [illegible]子
            - 宣子
            - 子士
          - [illegible]壽
  - 穰苴

史稱穰苴田完苗裔爲齊景公將而戰國策云閔王時執政二說不同

- ○齊王儋
  - 膠東王市
- 田榮
  - 田廣
- 田橫
- 山都

史記無悼子及侯剡今依紀年補之按莊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有齊國則紀年之說爲是矣

秦漢間王三齊者王建之弟假其孽孫安宗族田儋儋子市儋之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又有族人田都

繹史世系圖

繹史年表

邃古三皇其文邈矣緯書所稱起自九皇下逮獲麟之年分爲十紀曰九頭曰五龍曰攝提曰合雒曰連通曰叙命曰循蜚曰因提曰禪通曰疏仡有宋羅長源氏號稱博雅謂得丹壺之書叙命已上姓數可知循蜚已下氏號可稽其廣搜旁采用意良勤矣顧參諸皇甫謐譙周諸家所論尤多牴牾尠得而詳究也驌譜繹史唯據周官外史之所掌本尼父繫易之所述斷自庖犧氏始三皇以來紀世共和以後紀年

帝王名號

太皞庖羲氏

風姓繼燧人氏有天下都陳在位一百十年或云一百十五年或云一百六十四年

女媧氏

庖羲女弟在位一百三十年或云自女媧至無懷合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

太庭氏

帝王世紀云以下十五世皆襲庖羲氏之號

栢皇氏

古侯國

共工氏霸有九州而不王女媧氏戰滅之

中央氏
或云中央氏之後有卷須氏

栗陸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祝融氏

混沌氏

昊英氏

有巢氏 按燧人氏以前已有有巢氏

葛天氏 或云在朱襄氏後

陰康氏

朱襄氏

無懷氏

一說大庭氏至無懷氏皆在庖羲氏以前

炎帝神農氏

姜姓都陳在位一百二十年或云一百四十五年

帝承

一說在帝臨後在位六年或云六十年

少典氏　古諸侯國炎黃二帝皆其子

夙沙氏　其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帝臨
一作帝臨魁在位六十年或云八十年

帝明
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
在位四十五年

帝來
一作帝釐在位四十八年

帝哀
一作帝克又作帝襄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罔

一作帝參盧在位八年黃帝滅之

黃帝有熊氏

公孫姓或姬姓都彭城在位一百年

史記三代世表自此始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玄囂或云即少昊氏非

昌意生顓頊

少皞金天氏

黃帝子都曲阜在位一百年或云八十四年

史記云不居帝位

或云昌意生乾荒

乾荒生顓頊

玄囂生蟜極

蟜極生帝嚳

帝顓頊高陽氏

黃帝孫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或云九十八年

顓頊生窮蟬或云系出虞幕

顓頊生伯鯀

帝嚳高辛氏

黃帝曾孫都亳在位七十五年或云六十三年

帝嚳生帝摯及帝堯

窮蟬生敬康

敬康生句望

或云顓項生駱明

駱明生鯀

帝嚳生契

帝嚳生棄

蚩尤氏 黃帝戮于涿鹿禽之

爽鳩氏 少昊氏官始國于齊者

九黎

帝摯

帝嚳子旣立不明在位九年廢

帝堯陶唐氏

帝嚳子諸侯共立之都平陽在位九十八年或云一百年

帝舜有虞氏

黃帝裔孫姚姓或云出虞幕五帝之中獨不祖黃帝都蒲坂在位四十八年或云五十年

夏后帝禹

黃帝玄孫姒姓都安邑在位八年

帝啓

在位九年或云十六年

句芒生橋牛

橋牛生瞽叟

瞽叟生帝舜

伯鯀生帝禹

契爲堯司徒始封商

契生昭明

棄爲堯后稷始封邰

呂 申 炎帝之後爲堯四岳封呂或封申

有苗氏 負固不服命禹徂征

丹朱 封堯子朱

有庳 封象

季荊 國于荊者

有虞 封舜子均

英 六 皋陶之後

[illegible]封

防風氏 會稽之會後至誅之

有扈氏 啓伐之

五觀 傳曰夏有觀扈

帝太康
畋于洛表后羿距之在位二十九年紀年云四年

帝仲康
太康弟在位十三年紀年云四年

帝相
在位二十八年后羿逐之而代其位後爲寒浞所弒

有窮后羿逐帝相僭位八年寒浞殺之
寒浞殺羿自立又弒帝相夏統中絕四十三年帝少康滅

帝少康
中興在位二十二年

昭明生相土
相土生昌若
昌若生曹圉
曹圉生冥

棄生不窋
或云棄生台璽台璽生叔均世爲農官

羲和　日食廢職
胤侯　掌六師征羲和

昆吾氏　爲侯伯
有仍　少康生處
有鬲氏　靡奔之
斟灌氏　斟鄩氏　二國夏之同姓爲寒浞子澆所滅
過　戈　浞之二子處之
有虞氏　以二姚妻少康
越　少康封其少子無餘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史記作予在位十七年	世本作芬在位二十六年或云四十四年	一作荒在位十八年或云五十八年	在位十六年或云二十五年	在位五十九年
冥生振		振生上甲微	微生報丁	報丁生報乙
	九夷來御 九種帝槐時			

帝扃	帝廑	帝孔甲	帝皐	帝發
不降弟在位二十一年或云十八年	在位二十年或云八年	不降子在位二十一年或云九年	在位十一年或云三年	在位十九年或云七年世本曰帝皐生發及履癸
	報乙生報丙		報丙生主壬	主壬生主癸
	一說自后稷歷數世至不窋	不窋生鞠		

帝履癸
是爲桀無道成湯伐之放南巢
在位五十二年或云三十一年
史記曰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殷王成湯
契十三世孫子姓伐
夏都亳在位十三年

外丙
湯太子太丁未立卒立
其弟外丙在位二年

仲壬
外丙弟在
位四年

太甲
太丁子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悔過迎
復位在位三十三年或云十二年稱太宗

主癸生
天乙是
爲成湯

𦰡生公
劉

公劉娩
國于豳
生慶節

葛伯　昆吾　溫
韋　顧　三㚇　皆
成湯所伐國

氐　羌　成湯時來
享來王
逄伯陵　成湯時國
于齊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在位二十九年或云十九年	沃丁弟在位二十五年或云五年	史本紀云太庚子世表云太庚弟在位十七年殷衰諸侯不至	小甲弟在位十二年	雍巳弟在位七十五年稱中宗
慶節生皇僕		皇僕生差弗		差弗生毀隃

中丁
或作仲丁徙都囂在位十一年或云九年

外壬
中丁弟在位十五年或云十年

河亶甲
外壬弟徙都相在位九年

祖乙
徙都耿又徙都邢在位十九年

祖辛
在位十六年或云十四年

毀隃生邳侁　傳曰商有
公非　邳侁

公非生高圉

大彭氏
豕韋氏　皆商時侯伯在中衰之世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祖辛弟世本作開甲在位二十五年或云五年	祖辛子在位三十二年或云九年	沃甲子在位二十五年或云六年	祖丁子在位七年或云四年	陽甲弟徙都亳在位二十八年
	高圉生亞圉一云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圉高圉生侯牟侯牟生亞圉			

帝	在位	世系	事
小辛	盤庚弟在位二十一年或云三年	亞圉生祖紺史作公祖類一云雲都生祖紺雲都者亞圉弟	
小乙	小辛弟在位二十八年或云十年		
武丁	得傅說作相在位五十九年稱高宗		荊楚　鬼方　皆高宗所伐
祖庚	在位七年或云十一年		
祖甲	祖庚弟淫刑殷道衰在位十六年或云三十三年	祖紺生太王亶父遷岐始改號周一云	獯鬻　周太王事之不得免遷岐避之

廩辛
一作馮辛在位六年或云四年

庚丁
廩辛弟徙都河北在位三十一年或云八年

武乙
慢神震死在位四年或云三十五年

文丁
史記作太丁紀年云文丁殺季歷在位三年或云十三年

帝乙
殷益衰在位三十七年或云九年

而卻生諸盩詘盩生太三

太王生王季歷

王季生文王昌都豐

密 崇 耆 邘 皆文王所伐國

虞 芮 二國質成于文王

薄姑氏 國于齊

文王生黎 武王伐之
武王發庸 蜀 羌 髳
微 盧 彭 濮
八國皆從武王伐紂者

紂辛
即紂淫虐無道居西王伐滅之
在位三十三年或云五十二年
史記曰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發
后稷十五世孫姬姓滅殷
代之都鎬京在位七年

成王誦
周公攝政管叔以殷畔年之
七年致政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釗
在位二十六年成康
之際刑錯四十年

昭王瑕
在位五十二年南
巡不返不赴諱之

晉 曹 蔡 楚 吳 魯 燕 越 齊 陳 杞 宋 衛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唐叔 叔振 叔度 熊繹 周章 周公 召公奭 將太公 胡公 東樓 微子 康叔
虞武 鐸文 文王 其父 太伯 旦文 奭周 故國 尚文 滿舜 公夏 啓殷 紂文
王子 王子 子叛 鬻熊 仲雍 王子 同姓 武師後 後 紂庶王子
廢 文王之曾 兄
師 孫

晉侯太伯蔡仲
燮 神 胡復 封
齊公九世
伯禽至耶
在位
侯
四十
六年
蔡伯熊文熊遂考公
四年
荒
丁公山公
伋 鳳睍
微仲衍微子啓王孫伯
子弟
年
宋公考伯
稽

穆王滿	恭王伊扈	懿王堅	孝王方	夷王燮
征犬戎荒服不至在位五十五年	滅密在位十二年	周衰詩人作刺在位二十五年	懿王弟在位十五年	懿王子在位十六年
			秦 初封非子附庸	伯翳之後
武侯仲君 寧族丁		成侯宮伯 服人侯		厲侯孝伯 福雲
	亶伯		厲侯	
熊䵣	熊勝	熊煬	熊渠	熊摯 紅
	何和	鳩彊 夷	徐橋 發吾	柯盧
煬公 熙考公弟 六年	幽公宰十四年 弟濆殺之	魏公濆五十年	厲公擢三十七年	獻公具 厲公弟 三十二年
乙公得		癸公慈母	哀公不辰 周夷王烹之	胡公靜 哀公弟 徙薄姑
相公西塞 皋羊公 市公弟		孝公突中 公子		慎公圉戎
		題公 共		
嗣伯	丁公甲 慶 世本作摯伯	滑公 靖伯	煬公熙 貞伯 滑 世本作箕伯 厲公 煬公弟 殺之	項侯 路夷王始命為侯

厲王胡

在位三十七年遇亂流于彘

庚申以後編年列國止記其元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自此始

共和 元年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

史記曰周召共政

二年

三年

四年

秦侯公伯

熊延紅弟

周繇

獻公山哀公弟徙臨淄

謀娶公

厲公鮒祀湣公子

秦仲四年

晉靖侯宜臼十八年

曹夷伯喜二十四年

蔡武侯二十二年

楚熊勇七年

吳至魯成公時始見春秋

魯慎公濞十五年

燕惠侯二十四年

越至魯定公時始見春秋

齊武公壽十年

陳幽公寧十四年

宋僖公舉元年

衛僖侯十四年

晉僖侯司徒元年

甲子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曹幽伯彊元年	
蔡夷侯元年				
楚熊嚴元年				

年	記事
十年	
十一年	陳僖公孝元年
十二年	宋惠公覸元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宣王即位共和罷

甲戌 宣王靖

元年 命尹吉甫伐獫狁

二年 命方叔征荊蠻召虎征淮夷

三年

四年

五年

秦仲爲周大夫誅西戎

弟蘇殺幽伯代立

曹戴伯蘇元年

楚熊霜元年

魯武公敖元年

燕僖侯元年

齊厲公無忌元年

六年 大旱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伐戎死之	秦莊公元年			
晉獻公黹元年				
	楚熊衍元年			

甲申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不藉千畝			
王命廢太子活立戲		魯懿公戲元年		
	胡公子攻殺厲公	齊文公赤元年		
				共伯未立宰史夫卯殺之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晉穆侯費元年一作弗生			取齊女爲夫人
			蔡僖侯所事元年	
衛武公和元年				

甲午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封母弟友于鄭是爲鄭桓公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鄭 初封 桓公元年			
		伐條 生太子仇		
括子伯御弒懿公自立	稱伯御元年			
				齊成公說元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
有馬化爲人				
				戰于千畝生成師
	楚熊咢元年			
	宋大公元年	宋莊公元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王誅魯侯伯御立孝公有羊化爲狐			
		曹惠公伯兕元年		
	孝公稱元年懿公弟			
			齊莊公購元年	
		陳武公靈元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伐姜戎敗績于千畝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楚若敖熊儀元年		
		燕頃侯元年		

甲寅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穆侯卒弟殤叔自立	晉殤叔元年	

四十六年	幽王涅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三川震	王取褒姒雙三川竭岐山崩	
	太子仇殺殤叔自立	晉文侯仇元年		
		陳夷公說元年		

甲子五年
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

六年

七年

八年
鄭伯爲王司徒

九年

秦襄公九年

陳夔公元年

綱鑑 年表

十年

十一年 王爲犬戎所殺諸侯救周立太子宜臼東遷于洛邑

犬戎殺桓公

以兵救周送平王錫王始命爲諸侯

平王宜臼

元年 東都洛邑王室卑諸侯彊大

鄭武公掘突元年

二年

三年

魯惠公弗湟元年

甲戌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伐戎至岐死	秦文公元年		
				楚霄敖熊坎元年
	燕哀侯元年		燕鄭侯元年	
		宋武公司空元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徙居汧渭之閒				
		石甫立弟武殺之	曹穆公武元年	
	蔡共侯興元年		蔡戴侯元年	

年	事
甲申下四年	楚蚡冒元年；衛莊公揚元年
十五年	作鄜時；曹桓公終生元年
十六年	
十七年	陳文公圉元年
十八年	初有史以記事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大敗戎師取岐西之地		
			蔡宮侯措父元年	
		杞武公元年		

甲午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鄭莊公寤生元年
作陳寶祠	初有三族刑			
		晉昭侯元年封成師曲沃是為桓叔		
			陳桓公元年	
宋宣公力元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潘父弑昭侯納成師不克晉孝侯元年	
	蚡冒卒弟通殺其子自立楚武王通元年			
	妾子州吁有寵好兵			

甲戌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衞祖公宗元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曲沃桓叔卒子莊伯立			
					燕穆侯元年
			齊僖公祿父元年		
				宣公卒命弟和立	宋穆公和元年

甲寅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曲沃伯殺孝侯晉人立郤	晉鄂侯郤元年
				惠公卒長庶子息姑攝位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桓王林 元年	二年
春秋託始於此 魯十二公紀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日食 周鄭交	元年	二年
鄭莊公二十二年	段	伐衛	取周麥禾		
秦文公四十四年					
晉鄂侯二年					曲沃伐晉 翼侯奔北 哀侯
曹桓公三十五年					
蔡宣公二十八年					
楚武王十九年					
魯隱公息姑元年	年	二年 夫人子氏薨	三年 君氏卒	四年	五年 矢魚 子彄
燕穆公七年					
齊僖公九年					
陳桓公二十三年					
杞武公二十九年					
宋穆公七年			公命立與夷 子馮奔鄭	宋殤公與夷元年 宣公子	
衛桓公十二年				州吁弒公自立	衛宣晉 年 州

甲子

三年 僖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寧公元年	徙居平陽	
鄭[illegible]僖元元年	曲沃莊伯卒武公稱立			
			蔡桓侯封人元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易鄭許田	九年 大雨震電雨雪	十年
取[illegible]長葛				

十二年	十一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鄭易許周出秋入
晉小子侯元年	曲沃獲哀侯			
		蔡鄭會鄧始懼楚		
四年	三年	二年取宋部出	魯桓公允元年隱公弟	翬請殺桓公不許周弒公
		燕宣公元年		
		宋莊公馮元年督弒殤公		

甲戌 十三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王伐鄭敗于繻葛				
	太子忽救齊			
				秦出公元年
		曲沃殺小子侯	晉侯緡元年	
	侵隨使請王號周不許		僭號自稱王	伐鄭
五年	六年子同生	七年	八年	九年
	山戎伐齊			
陳佗殺太子免自立	陳厲公躍元年蔡人殺佗			
				杞靖公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公卒忽立宋執祭仲立突鄭厲公突元年			
納芮伯萬于芮				三父殺出公立[illegible]
	曹莊公射姑元年			
	鄖隨絞州蓼伐楚敗績	伐絞敗之	伐羅敗于羅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大水	十四年
			陳莊公林元年	
	太子急及弟壽爭死		衞惠公朔元年	

甲申二十三年	莊王佗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四年周公欲立子克王殺之
祭仲立忽公奔櫟	鄭昭公忽元年	二年高渠彌弑公立亹	鄭子亹元年齊	鄭子儀元年史作子嬰
秦武公元年				
		蔡季自陳歸	蔡哀侯太舞元年一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及夫人如齊薨	十莊公同元年夫人孫齊
燕桓公元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遷紀三邑
	公奔齊黔牟立	衛黔牟元年		

五年		二年		陳宣公杵臼元年
六年 葬桓王		三年	紀季以酅入齊	宋閔公捷元年
十年	伐隨卒于師	四年 燕莊公元年	滅紀	
八年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	五年		
九年	伐申過鄧	六年 螟		惠公復入黔牟奔周

甲午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楚伐蔡	
			伐蔡以蔡侯歸	
七年星隕如雨大水	八年	九年納齊子糾不克	十年敗齊于長勺	十一年
	無知弒公自立	齊桓公小白元年殺無知	滅譚	王姬歸齊
			遷宿	大水

十五年	僖王胡齊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鄭厲公復入		
				始以人殉葬
				曲沃并晉周命為晉君
		滅息入蔡		滅鄧
十二年	十三年會齊于柯反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會北杏滅遂	會鄄	復會鄄始霸	同盟于幽
		杞共公元年		
宋萬弒閔公立子游	宋桓公御說元年閔公弟			

甲辰五年	惠王閬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取陳后	五大夫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鄭虢周殺子頹納王
秦德公武公元公碣年武三十公弟九年徙雍卒		秦宣公元年		
	晉獻公詭諸元年			
		哀侯死于楚	蔡穆公肸元年	
	巴人伐楚	敗巴伐黃卒	楚堵敖囏元年	
十七年	十八年追戎于濟西	十九年夫人如莒	二十年夫人如莒	二十一年夫人薨
齊人殲于遂		伐魯	大災伐戎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惠后生子帶				
鄭文公踕元年				
作密畤				
伐戎得未姬有寵	去富子		殺羣公子	始城絳都之
		曹僖公赤元年史名夷		
弟頵弒熊艱自立名惲	楚成王惲元年			
二十二年如齊納幣	二十三年如齊觀社	二十四年姜氏至大水	二十五年大水	二十六年伐戎
陳公子完來奔田氏始此				
杞惠公元年史無惠公				
				衛懿公赤元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叔公執樊仲皮	十二年	十一年	
		侵許		
秦成公元年				
		申生重耳夷吾皆出居外	重姬生奚齊如生卓子	
	殺子元[illegible]子文爲令尹			
三十一年三勝築臺	三十年	二十九年有蜚	二十八年太無麥禾	二十七年
戎伐燕				
伐戎救燕使修召公政	降彰		伐衛救鄭	同盟于幽陳鄭服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棄其師		
			秦穆公任好元年	
	作二軍賜趙夙耿畢萬魏			師滅下陽
	曹昭公班元年			
			荊始書勞伐鄭	
三十二年慶父殺子般	魯閔公開元年季子張歸	二年慶父弒公	魯僖公申元年齊殺哀姜	二年冬不雨
	救邢	遷陽	遷邢于夷儀[illegible][illegible]	城衛楚丘盟貫服江黃
		狄殺懿公戴公申立而卒	衛文公燬元年	遷楚丘

甲子三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閏月王崩不發喪懼叔帶故
		會首止逃歸不盟		
		任用百里奚蹇叔		
	殺申生	滅虞虢重耳奔狄	夷吾奔梁	
	屈完盟齊師	滅弦	伐許	
		史記云吳句卑時晉滅虞		
三年春夏不雨六月雨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燕襄公元年				
會陽穀	侵蔡伐楚屈完來盟	會首止	伐鄭救許	伐鄭盟甯母
			杞成公元年	

二十五年 春盟洮定襄王位發喪冬告喪	襄王鄭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叔帶召戎伐王奔[illegible]
乞盟于洮				
伐狄	里克殺奚齊卓子立夷吾	晉惠公夷吾元年		
曹共公襄元年				
				滅黃

八年	九年	十年冬大雨雪	十一年	十二年
盟洮謀王室	會葵丘天子賜胙	伐北戎		管仲平戎于王
		宋襄公茲父元年		

甲戌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齊徵諸侯戍周	
		戰韓秦獲原獲公子晉侯薛既而釋之		
	沙鹿崩			子圉質子秦
		蔡莊公甲午元年		
		伐徐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震夷伯之廟	十六年	十七年師滅項
會鹹		盟牡丘救徐伐厲	會淮	公卒五子爭國無虧立
陳穆公欵卒杞元年				
	遷緣陵			
			隕石五六鷁退飛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叔詹自齊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入滑		
	取梁			
				子逃歸
		伐隨	執宋公以伐宋	敗宋子泓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西宮災	二十一年大旱伐邾	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
齊孝公昭元年殺無虧				
	盟于齊修桓公之好			
伐齊立孝公而還狄伐衛	執滕子齊鄫子用之		盟鹿上會盂楚子執公狄侵衛	戰于泓敗績公傷股

甲申 十五年	十六年 王奔氾叔帶居溫	十七年 晉納王王入殺叔帶	十八年	十九年
	納晉重耳			
子圉立為懷公	晉文公重耳元年殺懷公	納王	宋服	
伐陳		圍陳納頓子	伐宋伐齊滅夔	圍宋
二十二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會洮	二十六年盟向以楚伐齊	二十七年
伐宋圍緡			伐魯	孝公卒弟潘殺公子自立
杞成公以上不見經冤年	杞桓公始容元年			朝會不共魯人杞
公以泓敗卒	宋成公王臣元年平楚		倍楚服晉	
		滅邢	衛成公鄭元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王狩河陽諸侯朝王	王子虎盟翟泉			
		圍鄭盟而還		
城濮晉伐敗楚曹執盟踐公畀土會宋人溫	盟子翟泉	圍鄭	作五軍	
敗績于城濮殺得臣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雨雹介葛盧來	三十年	三十一年分曹田	三十二年
齊昭公潘元年				
	陳共公朔元年			
晉救宋				
公出奔元咺立瑕會晉		公入殺咺及瑕	遷帝丘	侯[illegible]盟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甲午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鄭穆公大元年				
殽鄧濒渭胥敗我于殺			伐晉晉不出遂霸西戎	益國開地王使召公賀
晉襄公太元年敗秦于殺		彭衙敗秦伐秦	伐沈伐楚救江	伐秦
	太子商臣弒王	楚穆王商臣元年		滅江
三十三年	魯文公興元年	二年不雨躋僖公	三年	四年
			雨螽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頃王壬臣 元年 毛伯求金于魯
	穆公卒以三良殉	秦康公罃元年令狐敗績		
	公卒逆雍于秦趙盾爲政	晉靈公夷皋元年會扈		救鄭
滅六				伐鄭
五年	六年	七年會扈後至	八年螽	九年地震
				狄侵齊
		禦殺太子自立宋人殺之	宋昭公杵臼元年	

甲辰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伐晉		河曲戰河曲秦師遁		
				同盟于新城
曹文公壽元年				
會于厥貉	伐麇	圍巢		楚莊王旅元年
十年不雨	十一年敗長狄于鹹	十二年	十二年不雨	十四年
	狄侵齊			公卒子舍立商人弒舍
				陳靈公平國元年
狄侵宋				
			狄侵衛	

匡王班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秦共公稻元年
會扈受齊賂		伐宋會扈		侵崇伐鄭
	蔡文公申元年			
	滅庸			
十五年	十六年疾四不視朔	十七年	十八年仲遂殺適立庶	魯宣公倭元年公皇卑
齊懿公商人元年			邴歜閻職弒公	齊惠公元元年
	襄夫人使弒公立弟鮑	宋文公鮑元年		伐鄭

	六年	定王瑜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逆后于齊
	獲宋華元		鄭靈公夷元年歸生弒公	鄭襄公堅元年	
				秦桓公元年	
	公殺趙盾不免穿弒公	晉成公黑臀元年			侵陳
		伐陸渾至雒問鼎	滅若敖氏伐鄭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螽
		赤狄侵齊	赤狄侵齊		
		圍曹華元自鄭逃歸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會梁壞	殺秦諜六日蘇郤缺爲政	會扈伐陳	晉景公孺元年林父爲政	會狄欑函
	伐陳滅舒蓼	伐鄭		盟辰陵殺夏徵舒入陳
七年	八年	九年取根牟	十年大水饑	十一年
	燕宣公元年			
伐萊		伐萊	[illegible]	齊頃公無野元年伐莒
		[illegible]治	夏徵舒弑君	陳成公午元年
			衛穆公遬元年	

甲子十年

楚敗
我于
郯盟
清丘

圍鄭
戰邲
敗晉
滅蕭

十二
年

伐陳

十一年

殺先
縠

伐宋

十三
年益

伐莒

十二年

伐鄭

圍宋

十四
年

殺孔
達

十三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
伯

伐晉宣
敗子狄潞公廬
輔氏氏元年

平宋

十五
年益
初稅
畝蝝
生

及楚
平

十四年
成周宣榭火

滅甲
氏晉
吁士
會爲
政

十六
年大
有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敗于茅戎	十八年	十九年
				伐許
郤克爲政			伐齊戰子鞌	始作六軍伐鄭
			伐齊	
	蔡景侯固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令尹子重救齊盟于蜀	
十七年	十八年公薨逐東門氏	魯成公黑肱元年作丘甲	二年伐齊取汶陽田	三年新宮災
四國大夫來聘婦人笑之			四國來伐戰于鞌敗績	朝晉
			伐齊	宋共公固元年衛定公臧元年史文取

周	記事
甲戌 二十年	伐許 ／ 書 [illegible]政 ／ 四年 城鄆
二十一年	鄭悼公費元年 姬楚訟 ／ 梁山崩 盟蟲牢 ／ 吳周章十四世至壽夢 ／ 五年 大水 ／ 燕昭公元年
簡王夷 元年	遷于新田 ／ 伐鄭 ／ 吳壽夢元年始稱王 ／ 六年 立武宮 取鄟 侵宋 ／ 使來
二年	鄭成公睔元年 悼公弟 ／ 救鄭 盟馬陵 ／ 伐鄭 ／ 通上國 伐郯 入州來 ／ 七年
三年 名伯賜魯侯命	侵蔡 殺趙同趙括 ／ 八年 歸齊汶陽田 ／ 聘魯伯姬

年

晉執公圍討

盟蒲執鄭伯伐鄭

伐莒入鄆

五年

立繻爲君鄭殺之公歸

公疾立子州蒲公卒

六年

晉厲公州蒲元年

七年周公楚奔晉

敗狄于交剛

八年

晉伐我敗我于麻隧

會諸侯伐秦

九年

十年如晉晉留公送葬

齊靈公環元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卌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蔡景公元年			
曹成公負芻元年	同盟晉執丁戚公歸執曹京師伯子滅奔宋	敗楚歸國鄢陵侖抄隨	殺三郤欒中行執公	晉悼公周元年韓厥為政
	伐鄭會鍾遷許離子葉	鄢陵敗績殺子反	滅舒庸	
十四年夫人至自齊	十五年	十六年雨木冰	十七年	十八年
				燕武公元年
				殺國佐
	殺蕩山魚石奔楚 衛獻公衎元年	宋平公成元年		魚石叛入彭越

十四年	靈王泄心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伐宋	鄭僖公髠頑元年		
圍宋彭城誅魚石	會戚城虎牢	盟鄬淖	魏絳和戎	會戚戍陳救陳
		子辛爲令尹伐吳		子囊爲令尹伐陳
				會晉道盟于戚
魯襄公元年四歲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圍頓	陳哀公溺元年
晉誅魚石				

甲午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王叔伯輿爭政單靖公爲卿士
	子駟弒僖公	鄭簡公嘉元年		子孔作亂殺三卿
	知罃爲政會鄬	會邢丘	伐鄭盟于戲	會吳于柤滅偪陽伐鄭
		伐鄭	伐鄭	伐宋救鄭
				會柤
六年	七年蠢	八	九年公冠于衛	十年
滅萊				
	會鄬逃歸			
[illegible]桓七十年史十七年	杞孝公匄元年			
			災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求后于齊			逆王后
晉三駕鄭服晉楚執良霄				
伐晉				
伐鄭盟亳北伐鄭會蕭魚		荀偃為帥復三軍	會吳于向十三國伐秦	
	伐宋		楚康王昭元年伐吳敗	子庚為令尹
		吳諸樊元年	會向	
十一年作三軍三桓將	十二年如晉	十三年敗郜	十四年	十五年
				伐魯圍成始貳晉
			孫甯逐獻公立公孫剽	衛殤公剽元年史名狄

甲辰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伐許			子產為卿	
晉平公彪元年會湨梁		率諸侯同圍齊大破之	士匄為政伐齊聞喪還	盟澶淵齊成
		公卒于師	曹武公勝元年	
				殺公子燮子履奔楚
		伐鄭	伐鄭	
十六年地震齊伐我	十七年齊伐我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燕文公元年	
伐魯	伐魯圍桃又伐圍防	諸侯同圍齊	廢太子光立牙光殺牙	齊莊公光元年公弟黃奔楚盟澶淵
	伐曹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穀洛鬭	齊人城郟	
	晉徵鄭子產對			入陳
欒盈奔楚會商任	欒盈奔齊會沙隨	欒盈入曲沃作亂殺之	會夷儀	趙武爲政盟重丘
子南爲令尹	薳馮爲令尹		伐吳	屈建爲令尹滅舒鳩
				伐楚門于巢卒
二十一年如晉	二十二年孔子生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大水飢	二十五年
				燕懿公元年
		伐衛遂伐晉襲莒	伐莒	崔杼弒君立其弟杵臼
		殺二慶黃歸自楚		
			杞文公益元年	
				獻公入夷儀

甲寅二十五年	[illegible]年	二十七年	景王貴 元年 王殺弟佞夫	二年
		朝楚		殺良霄子產爲政
	盟于宋弭兵	諸侯[illegible]朝以弭兵故	城杞	會澶淵宋災故
		朝晉		世子般弑君自立
	盟于宋弭兵		楚郟敖元年	
吳餘祭元年			閽殺餘祭季札出聘列國	吳夷眛元年史作餘眛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無冰公如楚	二十九年公在楚	三十
		朝晉	燕惠公元年	
齊景公杵臼元年	崔杼自殺慶封專政	慶封奔吳 朝晉	高止奔燕	
		朝晉朝楚		
		朝晉	晉合諸侯城杞	
	向戌合諸侯弭兵	朝楚		災伯姬卒于火
獻公復入殺殤公	[illegible]獻公三十一年殺甯喜			衛襄公惡元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如晉毀館垣		殺公孫黑		作丘賦
	后子奔晉			
	會虢荀吳敗狄	韓起爲政		
蔡靈侯般元年				
	令尹圍弒君自立更名虔	楚靈王虔元年共王子		會申執徐子伐吳滅賴
三十一年薨子野毀而卒	[illegible]昭公裯元年伐莒	取鄆二年如晉至河復	三年大雨雹	四年大雨雹取鄫
			伯款奔齊左傳作簡公	
			晏嬰如晉	
如楚				

甲子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鑄刑書			
	秦東公元年			
伐吳		築章華臺	滅陳	遷許城父
五年舍中軍如晉	六年	七年公如楚	八年	九年
	左傳齊納簡公不克	燕悼公元年暨齊平		
越始見春秋書人				
	史記齊納燕惠公			
		弟招殺世子偃師	楚滅陳	陳災
		杞平公鬱元年		
			衛靈公元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原伯絞奔郊成景之族殺甘悼公		
		如晉朝嗣君	鄭定公寧元年	
	晉昭公夷元年會厥憖	伐鮮虞	盟平丘	
	楚滅蔡執太子有用之		蔡平公廬元年復國	
	滅紫黃奔洪若之	伐徐次于乾谿	王自殺弃疾立復陳蔡	楚平王居元年卽弃疾
			滅州來	
十年三家伐莒	十一年	十二年如晉至河復	十三年平丘不與盟	十四年
		左傳齊納伯欵于陽		燕共公元年
逐二惠陳氏始大		如晉		
			陳惠公吳元年復國	
	宋元公佐元年			
		如晉		

年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甲戌十八年太子壽卒穆后崩				曹平公須元年		太子建取秦女好王納之		十五年公如晉						
十九年			六卿彊公室卑			誘殺戎蠻子	吳王僚元年	十六年			伐徐盟蒲隧			
二十年有星孛于大辰			晉頃公去疾元年伐陸渾				公子光伐楚敗	十七年郯子來朝						
二十一年毛得殺毛過鑄大錢	鄭災							十八年				陳災		宋災衛災四國同日災
二十二年				曹悼公午元年		太子建守城父		十九年地震	燕平公元年		伐莒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敬王丐 元年	二年
	鑄無射	王子朝作亂王猛立而卒是爲悼王晉立敬王	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地震	子朝入鄔
子產卒				
	蔡侯朱元年奔楚	蔡悼侯東國元年		蔡昭侯申元年
殺伍奢子胥奔吳建奔宋			與吳戰敗于雞父	
伍子胥來子光客之			敗七國之師于雞父	滅巢
二十年	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復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地震如晉疾復	二十四年
華向奔陳	華向自陳入叛	華向奔楚		
盜殺孟縶				

甲申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王入成周尹氏名毛以子朝奔楚			
				鄭獻公蠆元年
會黃父		會扈	滅祁羊舌氏魏舒為政	
		朝宋宋囚之弟野立	曹聲公野元年	
		楚昭王軫元年		
		子光使專諸刺王自立	吳王闔廬元年	
二十五年伐季孫敗出奔	二十六年居鄆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如晉次乾侯	二十九年鄆潰
取鄆	孛星見			
杞悼公成元年				
	宋景公欒元年史名頭曼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諸侯城成周		盜殺鞏簡公
	晉定公午元年	城成周		
		平公之弟通弑君自立	曹隱公通元年	
			楚胡之	
				伐吳
滅徐		伐越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	魯定公宋元年立煬宮	二年雉門兩觀災復作
		吳始來伐		

甲午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使殺子朝于楚	子朝餘黨作亂王奔晉	晉納王
			滅許	
		救楚		
范鞅為政	盟名陵侵楚			納王
	弟露弑公自立	曹靖公露元年		
自楚歸如晉請伐楚	請吳伐楚入郢			
	吳入郢昭王出巳	秦師救吳去郢王復國	徙都鄀	
	伐楚入郢伍員鞭平王墓			
三年如晉至河復	四年	五年陽虎執季桓子	六年	七年
			燕簡公元年	
		越入吳		
				齊鄭盟于鹹侵衛盟沙
		陳懷公柳元年		
	杞隱公乞立弟遂弑之	杞僖公遂元年		
				盟沙

十八年
盟曲濮
侵鄭衛
八年陽虎入陽關叛
伐魯懷公死于吳
盟曲濮

十九年
曹伯陽元年
九年陽虎奔齊
陳閔公越元年

二十年
鄭聲公勝元年鄭益弱
秦惠公元年彗星見
圍衛
十年會齊夾谷孔子相
會夾谷歸魯侵地晏子存
寵向齊衛鼂弟鄭舍長樂安甫大心弃弟辰樂大心入蕭叛

二十一年
十一年及鄭平

二十二年
十二年墮三都孔子行

二十三年	趙鞅伐范氏中行氏				十三年齊歸女樂孔子行	越允常卒句踐立			伐曹孔子來祿之如陳
二十四年不尚歸脤于魯			滅頓	伐越傷指卒	十四年	越王句踐元年吳伐我		孔子來畏于匡反衛	太子蒯聵出奔宋
二十五年			滅胡	吳王夫差元年	十五年				
二十六年	圍范中行于潮歌		圍蔡	入越越行成使陳	魯哀公蔣元年伐邾	行成于吳	伐晉救邯鄲		伐晉
二十七年	戰鐵敗鄭	遷州來殺子駟			二年伐邾				公卒孫輒立蒯聵入戚

三十八年 殺萇弘	三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秦悼公元年			
	執戎蠻子	趙鞅逐范中行氏		
	大夫共殺昭侯	蔡成侯元年		
			救陳卒于城父	楚惠王章元年
			伐陳	
三年地震桓僖宮災	四年亳社災	五年	六年	七年會吳于鄫以邾子益來
燕獻公元年紀年無獻公				
		嬖妾子荼立孽公子乔	齊君荼元年田乞弑之	齊悼公陽生元年
			吳伐我	
				圍曹
衛出公輒元年圍戚				

甲寅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宋滅曹曹叔不祀		侵齊		
	伐陳	伐陳		
		伐齊救陳	伐齊戰艾陵還殺伍員	會槖皐
八年吳伐我歸邾子	九年	十年伐齊	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	十二年用田賦
		齊人弑悼公以說吳	齊簡公壬元年	
	杞閔公維元年			
滅曹以曹伯陽歸		伐鄭		伐鄭

四十二年	四十一年	四十年	三十九年	三十八年
				取宋師
		趙鞅伐衛		會吳子黃池使衛
滅陳殺陳閔公	白公勝作亂死			伐陳
				會黃池爭長越入吳
十七年盟蒙	十六年孔子卒年七十三	十五年齊歸成	十四年獲麟春秋絕筆	十三年彗星孛東方
敗吳于笠澤				入吳吳行成
盟蒙		齊平公驁元年政由田氏	田常弒簡公立其弟驁	
楚滅陳胡公不祀				
		熒惑守心公修政星退	向魋入曹叛奔衛	
晉伐衛公出奔齊立公子起執師	衛莊公蒯聵元年	蒯聵入公出奔		

甲子四十三年	史記六國表始此 四十四年 史表以是年為元王元年	元王仁 元年	二年	三年
	秦厲共公元年	蜀人來賂		
	史表列魏韓趙而删晉非也按三卿求命宜統于晉	趙簡子卒次子無恤立是爲襄子知伯瑤伐鄭	晉出公錯元年世本名鑿趙襄子滅代	
	伐東夷報越			
				越滅吳夫差縊太伯不祀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越人始來	二十二年
	侵楚以誤吳	圍吳吳行成不許		滅吳周命爲伯稱霸王
田常殺鮑晏公族割齊地爲封邑		會橐丘	越人來齊魯邾盟頓	
衛君起元年出公復入	衛出公後元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貞定王介 元年
楚人來賂	義渠來賂	彗星見		
知伯瑤伐齊	伐齊取廩丘		知伯瑤城宅陽	知伯伐鄭
	蔡聲侯產元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知越	二十五年公至自越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公孫于越
	執郯子立何		越魯宋納衛出公不克	越魯盟平陽
				田常救鄭
		杞哀公閼路元年		
			大尹立啓六卿逐啓立得	宋昭公得元年史名特
		公奔宋	衛悼公黚元年出公季父	

甲戌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彗星見				晉楚來賂
	地震		知伯圍鄭趙襄子甚知伯	河絕于扈
魯悼公寧元年三桓勝				
			燕孝公元年	
			越鹿與元年	
		世家悼五年卒與表異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鄭哀公易元年				
	塹阿旁伐大荔取其王城			
				四卿分范中行地出公奔齊史表是年趙簡子卒
				越不壽元年
	杞出公敕元年			

十二年

[illegible]伯出公[illegible][illegible]齊知伯[illegible]諸戰昭公曾孫驕[illegible][illegible]襄衞

十三年

晉取我武城 晉哀元年年表名忌 蔡元侯元年

田常死子盤代世本作班

十四年

鄭弒哀公立弟丑

知伯爲室美攻趙氏襄子奔晉陽

齊宣公積元年表名就匝

十五年

鄭共公丑元年

史表懿公名驕世家無懿公知伯韓魏圍晉陽急

十六年

韓魏趙共滅知伯三分其地趙伐狄

田盤使宗人盡爲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知開奔秦紀年晉出公二十三年奔楚敬公立	左熊紀年蔵公長歲元年史無南鄭撤公			知寬奔秦
		蔡侯齊元年		
			燕成公載元年	
			子翁立迎女于秦	越王翁元年
			杞簡公元年	
	史表是年昭公立誤			
		衛敬公弗元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日食星晝見
			伐義渠執其君	
楚滅蔡蔡叔不祀				
滅蔡		滅杞與秦平東侵廣地至泗		
		楚滅杞夏禹不祀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王崩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弟叔襲殺之自立是為思王少弟嵬殺叔自立	考王嵬 元年 封弟揭于河南是為西周桓公	二年	三年
蔡躁公元年	南鄭反			
		紀年魏文侯初立史作周威烈王二年		晉幽公柳元年
	紀年田莊子卒悼子立史記世本無悼子			

甲辰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六月雨雪 日月食		彗星見
良朝韓魏趙獨有經西戎				
				燕閔公元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義渠伐至涇陽		秦懷公元年
		紀年云是年敬公卒幽公立		桃杏冬實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			
		魯元公嘉元年		
	衛昭公糾元年屬于三晉			

十五年

西周君封少子班于鞏是爲東周

威烈王元年

懷公弑大臣共立[illegible]孫

趙襄子卒立伯魯孫浣襄子弟桓子嘉逐浣自立

公子亹弑君自立

衛懷公亹元年

二年

鄭幽公已年

秦靈公元年

魏文侯斯元年

韓武子啓章俱是年

趙人逆立獻子浣

[illegible]晉[illegible]子楚丘

三年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鄭繻作上下時 公駘祭黃帝炎 元年帝				
				秦魏戰少 家
		盜殺幽公 魏斯誅亂 者立其子 止	晉烈公止 元年魏城 少梁韓都 平陽趙城 泫氏	
				越滅 郯

甲子九年	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 魏復城少梁		
十年	趙氏城平邑		
十一年	補龐城城籍姑	田居思伐晉趙氏圍平邑	公孫頹弒懷公自立
十二年	秦簡公元年 中山武公初立		衛慎公頹元年敬公孫
十三年	晉敗秦于鄭下 河崩壅龍門厎柱	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十四年

魏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十五年

郕王田白伐魯取一

騶元城

年

十六年

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

田汾晦晉趙氏

晉將韓與取平

邑田莊子卒子

和代立

十七年

初令吏帶劍

魏伐秦築臨晉元里

是年韓虔

趙籍立

魯穆公顯元年世本作衍

十八年

鄭城郪洛城重泉

京

初租禾

魏擊宋伐中山伐秦

王節還築

洛陰合陽

韓伐鄭

公儀休相

悼禮凡役

伐魯取郕

甲戌十九年

韓取負黍

魏斯受經子夏友田子方過段干木廬必式

楚聲王當元年

魯鄭伐衛西城成

衛取毋丘

二十年

魏以吳起守西河西門豹爲鄴令李悝守上地

二十一年

魏以魏成相趙以公仲連相

田會以廩丘反

二十二年

齊康公貸元年

通鑑自此始

二十三年 九鼎震初命晉卿魏趙韓氏爲諸侯

鄭繻公二十年

秦簡公十二年

韓景侯虔六年

晉烈公十七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楚聲王五年

魯穆公七年

燕閔公三十一年

越王翳九年

趙烈侯籍六年

齊康公二年

宋悼公購由元年

衛慎公十二年

三十四年

盜殺聲王

燕僖公莊元年

安王驕

元年

伐秦至陽狐

楚悼王類元年

二年

鄭圍陽翟

太子罃生

三晉來伐至桑丘

三年

王子定奔晉

秦惠公元年

韓烈侯取元年

虢山崩壅河

歸榆關于鄭

趙武侯元年

四年

殺相駟子陽

圍鄭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騶子陽之徒弑君	鄭康公乙元年		
		伐諸繇		
聶政刺殺韓相傀			救魯取鄭負黍	
				伐鄭城酸棗
				伐韓取負黍
			齊取我最	
			伐魯取最	
		宋休公田元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伐韓宜陽取六邑			
晉孝公傾元年				
			敗齊于平陸	
	田和遷康公海上食一城史表在和元年	取魏襄陽	田和與魏楚衛會濁澤求爲諸侯王許之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命齊卿田和為諸侯			
		韓伐我取陽城		
取蜀南鄭	秦出公元年	庶長改迎立獻公殺出公	秦獻公師隰元年靈公子	城櫟陽
	韓文侯元奇	伐鄭伐宋		
文侯兵起來奔豕吳以為相起以請齊死	魏武侯擊元年襲趙邯鄲	城安邑王垣		敗趙子兔臺
	趙敬侯章元年子朝作亂			
	田齊太公和元年		齊桓公午元年紀年云侯剡立十年午弒之	
		韓伐執公尋釋之		

年											
二十年 日食書晦											
二十一年		孝公生				王卒貴戚大臣役吳起射中王尸太子臧誅之					
二十二年						肅王臧元年				伐燕取桑丘三晉伐我至桑丘	
二十三年										襲衛不克康公卒于海上姜氏不祀	
二十四年										齊威王因齊元年三晉伐我至靈丘	

甲辰二十五年	三十六年	烈王喜元年	二年	三年
		韓滅鄭鄭不祀		
			縣楪陽	
晉靖公俱酒元年	韓哀韓魏分晉侯元趙分地年分晉地晉地唐叔不祀	滅鄭自陽翟徙都之自此韓亦號鄭		
	魯共公奮元年			
				敗齊林狐營
		越王之侯元年		
與中山戰	分晉地與中山戰			
		紀年云田午弑其君剡史記無君剡	趙成侯種元年	
				魯入陽關晉伐鱄陵

四年	五年	六年 齊侯來朝	七年	顯王扁 元年
			大疫伐魏	櫟陽雨金
	韓嚴弒其君	韓懿侯元年		
敗趙北藺	武侯卒魏取我祭子罃公暘仲緩爭國	魏惠王罃元年紀年作惠成王	韓趙乘亂來伐敗我于濁澤圍安邑	齊取我觀
			楚宣王良夫元年	
燕桓公元年				
伐衛取都鄙二十七		伐齊于魏敗我懷	伐魏	侵齊至長城
		朝周天下賢之		伐魏取觀趙伐我至長垣
宋辟公元年或云名辟兵 衛聲公訓元年			宋剔成元年	

甲寅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賀秦	
			敗晉石門天子賀	
	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伐宋取儀臺		

年						
七年	與魏戰少梁	魏敗我與秦戰于澮大少梁秦雨三月虜太子		魏敗我于澮		
八年	秦孝公渠梁元年下令求賢衛鞅來	衛鞅入秦	燕文公元年			衛成侯遫元年或名不逝
九年	天子致胙					
十年	衛鞅議變秦法	星晝墜有聲				
十一年	韓昭侯元年				鄒忌以鼓琴見王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與魏會杜平	取魏少梁	
宋取我與趙會 黃池魏鄗 取我宋	魯衛宋鄭來朝 按鄭即韓也	侵宋黃池宋復取之	與秦戰元里秦取少梁伐趙闉邯鄲	伐東周齊敗我取陵觀桂陵廩丘
				魯康公屯元年
	越王無疆元年與燕會河與齊會平陸宋會平陸 會趙于會平陸		魏圍我邯鄲	魏拔我邯鄲
封鄒忌成侯紀年是年桓公卒威王立		與魏會田于郊		敗魏于桂陵田忌將孫臏爲師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衛鞅爲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伐魏取固陽	取小邑爲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		初爲賦
	申不害相國治兵强			如秦
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歸趙邯鄲			
		成侯卒公子緤爭國不勝奔韓	趙肅侯語元年	

甲戌三十二年

公子范襲州鄖敗死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既號為侯服屬三晉

三十五年

魯景公偃元年

三十六年

天子致伯

三十一年	三十年	二十九年	二十八年	二十七年
				秦率諸侯來朝
孝公卒商君反誅		衛鞅伐魏誘虜公子卬封鞅爲商君	馬生人	諸侯畢賀會于逢澤朝天子
		秦衛鞅虜公子卬	齊敗我于馬陵虜太子申殺龐涓	中山君爲相
二年	楚威王商元年			
			孫臏敗魏于馬陵	史記是年齊宣王立非

甲申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列國稱王竝紀年
秦惠文王駟元年楚韓趙蜀人來	二年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三年王冠拔韓宜陽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五年犀首為大良造張儀為客卿	
申不害			作高門屈宜臼曰君不出此門	高門成昭侯卒	
	孟子來與王言仁義		三十七年會徐州相王史作襄王元年	三十八年	
三年	四年		六年圍齊于徐州滅越盡取吳故地	七年	
			蘇秦始來介從		
			楚越越分散朝于楚	蘇秦說趙合從相六國為從約長	
	與魏會河南	與魏會甄	四十五年會徐州諸侯相王	四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六年犀首欺齊魏共伐趙	七年義渠內亂庶長操定之	八年魏入河西少梁地	九年取魏汾陰皮氏降焦	十年取魏蒲陽張儀相
韓宣惠王元年				
三十九年伐趙	四十年	四十一年與秦少梁秦圍焦曲沃	四十二年與秦會應	四十三年獻上郡以和秦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魏敗我陘山	楚懷王槐元年
燕易王元年齊取我十城復得之蘇秦去趙從約解				
齊宣王辟疆元年與秦魏伐趙伐燕取十城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宋君偃元年國稱號康

甲午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十一年義渠君爲臣歸魏焦曲沃	十二年初臘會龍門	十三年初稱王	十四年更稱元年取魏陝	二年張儀會齊楚于齧桑
		魏敗我韓鼂		十年初稱王
四十四三年年	四十五三年年	四十六四年年	四十七五年年	四十八六年年
				敗魏襄陵
			蘇秦弃城亂齊	十年初稱王
		趙武靈王雍元年		諸侯皆稱王趙獨不肯令國人稱君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史作閔王元年非
			衞嗣君元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慎靚王定 元年	二年	三年
三年張儀出相魏	四年	五年王北遊戎地至河上	六年	七年五國共擊秦至函谷不勝而還
十一年	十二年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繆留諫	十三年	十四年秦擊我取鄢	十五年擊秦
四十九年張儀來相秦取曲沃平周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魏襄王嗣元年秦畢秦史作哀王元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城廣陵	十一年擊秦
十一年與韓會區鼠	十二年取韓女爲夫人	燕王噲元年	二年	三年蟹擊秦
十一年	十二年封田嬰于薛貝任閔王 三年	十三年蘇秦刺死	十四年	十五年擊秦
				宋稱王與齊楚魏之師
		頁先號爲君		

甲辰四年	五年	六年	赧王延元年	二年
八年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九年滅蜀	十年	十一年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十二年公子繇通封蜀
十六年秦敗我修魚得申差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秦拔我曲沃走犀首于岸門	六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張儀來相詐楚絕齊
		魯平公叔元年		
四年	五年讓國子子之		國內亂齊伐我王噲死齊醢子之	
與韓魏擊秦	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十一年趙亦稱王	十二年	十三年秦拔我藺虜趙莊
十六年取趙魏于觀津	十七年	十八年稷下學士數百人	十九年伐燕取之	齊閔王地元年史作十一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虜屈匄敗楚藍田	十四年蜀相殺蜀侯張儀連橫未報命王薨	秦武王蕩元年張儀去相魏誅蜀相壯	二年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	三年使甘茂伐韓
二十二年	韓襄王倉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與秦會臨晉
七年	八年	九年張儀來相	十年張儀死	十一年與秦會應
十七年秦敗我將屈匄	十八年張儀至囚之賂鄭袖免因以連橫說王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燕人立公子平築宮求賢樂毅等來	燕昭王平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納孟姚生子何	十七年	十八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甲寅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四年拔韓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王舉鼎薨	秦昭王稷元年擊魏皮氏復與韓武遂	二年魏冉誅亂爲相封穰侯彗星見	三年	四年彗星見救楚楚使子横來質
五年秦拔我宜陽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秦取武遂
十二年太子朝秦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秦來迎婦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齊韓魏來伐秦救三國去太子横質秦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九年王初胡服	二十年	二十一年攻中山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三年
五年
十年
十七年會秦王太子橫出臨晉復歸與我蒲坂
二十七年
十年
二十四年
十二年

十四年日食晝晦
六年與齊韓魏敗楚于重丘殺唐眛
十一年伐楚
十八年伐楚
二十八年敗于重丘唐眛死
十一年
二十五年
十三年伐楚

十五年
七年破楚師斬首三萬殺景缺魏冉相
十二年
十九年
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十二年
二十六年
十四年楚太子來

十六年
八年取楚八城楚王來畱之
十三年
二十年
三十年楚王入秦畱八名太子于齊立之
十三年
二十七年平傳國太子何自號主父
十五年孟嘗君入秦

十七年
九年取楚十六城斬首五萬
十四年
二十一年
楚頃襄王橫元年
十四年趙惠文王何元年弟勝[illegible]封平原君
十六年齊韓魏共擊秦孟嘗佐歸田齊

甲子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十年	十一年彗星見齊韓魏趙宋同伐秦	十二年樓緩免相魏冉為丞相	十三年	十四年白起敗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十五年	十六年	韓僖王咎元年	二年	三年敗于伊闕秦虜公孫喜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魏昭王遫元年秦擊我襄城	二年與秦戰觧不利	三年敗于伊闕
二年懷王亡秦走趙不納秦追之以歸	三年懷王死于秦	四年	五年	六年與秦和親
	魯湣公賈元年史作文公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年	三年主父出代至西河	四年主父滅中山李兌殺主父	五年	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四邢幼王	二十一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十五年魏冉免相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客卿錯伐魏取城大小六十一	十九年爲西帝尋去帝號復爲王
四年	五年秦拔我宛城	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七年	八年
四年	五年	六年與秦河東四百里芒卯以詐重	七年	八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七年迎婦于秦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秦拔我枉陽一作棣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爲東帝二日去之復爲王

甲戌二十八年	二十年	九年	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城	十二年	二十五年	十二年	三十七年
二十九年	二十一年	十年	十年秦伐河內獻安邑予秦	十三年	二十六年	十三年	二十八年齊滅齊與楚魏宋微共伐宋滅子不之宋王死祀子溫
三十年	二十二年蒙武擊齊	十一年	十一年	十四年	二十七年樂毅謀伐齊	十四年	二十九年秦拔我列城五
三十一年	二十三年與燕三晉擊齊共破齊	十二年擊齊濟西	十二年擊齊濟西	十五年取齊淮北	二十八年毅將五國擊齊獨入臨淄	十五年擊齊取昔陽	三十年五國共擊我王走莒楚淖齒來相殺閔王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三十二年	二十四年	十三年	十三年秦兵至大梁	十六年	二十九年	十六年藺相如完璧歸趙	齊襄王法章元年立在莒

三十三年	二十五年	十四年	十四年大水	十七年	三十年	十七年秦拔我兩城	二年	衛懷君元年
三十四年	二十六年魏冉復爲丞相	十五年	十五年	十八年	三十一年	十八年秦拔石城	三年	
三十五年	二十七年白起敗趙軍斬首三萬地動壞城	十六年	十六年	十九年秦擊我與秦漢北上庸地	三十二年	十九年秦敗我軍	四年	
三十六年	二十八年白起取楚鄢鄧西陵	十七年	十七年	二十年	三十三年王薨以騎劫代樂毅	二十年會秦澠池藺相如從	五年田單盡復故地王入臨淄孟嘗君死齊魏共滅薛	
三十七年	二十九年白起拔楚郢燒夷陵至竟陵置南郡	十八年	十八年	二十一年秦拔我郢王走都于陳	燕惠王元年	二十一年	六年	

甲申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三十年白起爲武安君置黔中郡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伐魏斬首四萬攻魏走芒卯入北地	三十三年伐魏斬首四萬得二縣	三十四年白起破魏軍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五萬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暴鳶救魏爲秦取走開封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十九年	魏安釐王圉元年封無忌信陵君	二年秦伐我圍大梁韓溫以和	三年復倍秦秦伐我	四年秦敗我于華陽以南陽和秦
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	二十三年王收東地兵取江南十五邑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魯頃公讎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秦敗我取觀津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三十五年韓桓惠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范雎亡入秦以為客卿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秦拔我懷城
二十七年太子完質秦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七年	燕武成王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趙奢救閼與大敗秦兵	三十年	三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廢太后逐穰侯華陽涇陽君以范雎為相	四十二年秦拔趙三城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秦拔我城汾旁	十年秦擊我太行
十年	十一年秦拔我邢丘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太子在秦亡歸即位封黃歇為春申君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趙孝成王丹元年平原君相	二年	三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田單拔燕中陽王薨子建年少國事決于君王后	齊王建元年	二年

五十三年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五十六年	五十七年
四十五年白起伐韓野王上黨道絕	四十六年王之南鄭	四十七年白起破趙長平阬降卒四十萬人	四十八年武安君兵罷應侯有隙王陵伐趙	四十九年使王齕代將圍趙邯鄲
十一年上黨守馮亭以地降趙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孔斌相魏九月去	十九年信陵君矯晉鄙軍救趙
楚考烈王完元年春申君相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春申君救趙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四年韓馮亭以上黨降發兵取之	五年使廉頗拒秦于長平	六年使趙括代將秦大破我于長平	七年	八年魯仲連不帝秦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甲辰五十八年
五十年白起賜死王齕攻邯鄲不拔新中
十六年
二十年信陵君破秦軍邯鄲圍解趙
十六年
燕孝王元年
九年魏信陵君破秦存趙鄭伊趙都去
八年
五十九年赧王卒秦滅西周遷其君于𢠸狐
五十一年攻韓趙攻西周得獻邑三十六
十七年
二十一年
七年
二年
十年韓魏楚救新中秦兵罷
九年
五十二年王稽弃市蔡澤說應侯代其相位
十八年
二十二年
八年荀卿爲蘭陵令曾于莒
楚遷三年
十一年
十年
五十三年朝秦
十九年
二十三年舉國聽秦令
九年
燕王喜元年
十二年
十一年
五十四年
二十年
二十四年鉅陽
十年遷都
二年
十三年
十二年

五十五年
三十一年殺衛懷君立其弟
三十五
十一年
三年
十四年
十三年
衛元君元年

五十六年王薨韓王衰弔年入弔于秦
三十二
二十六
十二年
四年趙破我軍殺栗腹
平原君卒廉頗破燕軍
十五年
十四年

秦孝文王元年卽位三日薨
二十三
二十七
十三年楚滅魯遷其君爲家人周公不祀
五年
十六年
十五年

秦滅東周遷其君于陽人聚兩周俱亡周不祀

秦莊襄王楚元年滅東周呂不韋相封文信侯
年秦取成皋置三川郡
二十四
二十八
十四年
六年
十七年
十六年君王后

二年蒙驁伐趙取三十七城
二十五年
二十九
十五年春申君徙封于吳
七年
十八年
十七年

三年王齕擊趙上黨置太原郡五國却我驚取還
二十六年
三十年信陵君率五國兵敗秦河外
十六年

秦始皇帝政元年取趙晉陽作鄭國渠
二十七年
三十一年
十七年

二年
二十八年
三十二年
十八年

三年大飢蒙驁取韓十二城
二十九年
三十三年
十九年

四年伐魏蝗疫
三十年
三十四年信陵君縱酒卒
二十年

八年
十九年秦取我上黨
十八年

九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年
二十一年取魏繁陽王薨廉頗奔魏
二十年

十一年趙取我武遂方城
趙悼襄王偃元年李牧將匈奴不近邊
二十一年

十二年
二年
二十二年

五年驁取魏酸棗十二城置東郡	六年五國伐秦至函谷兵擊之皆敗走	七年彗星見夏太后薨	八年封嫪毐長信侯	九年嫪毐反誅而族之彗星再見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伐秦敗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韓王安元年
魏景閔王增元年	二年伐秦敗秦拔我朝歌	三年秦取我汲	四年趙與我鄴	五年秦拔我垣蒲陽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春申君伐秦為從約長敗歸徙都于壽春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李園殺春申君
十三年劇辛死于趙亡卒二萬人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三年龐煖敗燕師殺其將劇辛	四年伐秦敗	五年	六年	七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伐秦敗秦拔濮陽徙野王			

甲子

十年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
二年
六年
楚幽王悍元年
十八年
八年
二十八年

十一年王翦桓齮伐趙取鄴閼與取九城
三年
七年
二年
十九年
九年廢太子嘉立[illegible]子遷
二十九年

十二年助魏擊楚呂不韋遷蜀自殺
四年
八年擊楚
三年
二十年
趙王遷元年
三十年

十三年桓齮伐趙殺扈輒斬首十萬遷李牧敗
五年
九年
四年
二十一年
二年李牧敗取秦兵封武安君
三十一年

十四年韓王請為臣李斯譖殺韓非
六年請臣于秦
十年
五年
二十二年
三年秦拔我宜安
三十二年

十五年伐趙取狼孟番鄭遇李牧而還
七年
十一年
六年
二十三四年李牧卻秦平太子丹質秦軍亡歸
三十三年

十六年
八年獻南陽予秦
十二年
七年
二十四五年地大動
三十四年

十七年內史騰滅韓得韓王安置潁川郡
九年秦
十三年
八年
二十五六年
三十五年

十八年王翦伐趙兵下井陘
十四年
九年
二十六七年秦反間殺李牧以趙蔥顏聚將
三十六年

十九年王翦滅趙得趙王遷王如邯鄲新鄭進兵臨燕
十五年
十年幽王卒弟哀王郝立庶兄負芻殺之
二十七八年秦滅趙故太子嘉自立為代王
三十七年

二十年燕使荆軻魏王假楚王負芻元年三十代王嘉三十八年
刺王不中益發兵元年
就王翦擊燕遂圍
薊
命太子元年
丹使荆
軻刺秦
王

二十一年拔薊燕二年
王走遼東進復攻
之王使李信伐楚
二年秦取我十三十九二年
城
年王保
遼東斬
丹首獻
秦
三十九年

二十二年王賁引三年秦三年
河灌大梁滅魏王
李信兵敗王使王假降秦
翦復伐楚
殺之
三十年三年
四十年

二十三年翦擊破楚軍殺四年悉兵拒秦三十一四年
其將項燕
不勝項燕死
年
四十一年

二十四年滅楚
五年秦虜王滇三十二五年
務滅楚
年
四十二年

二十五年王賁攻遼東得燕王喜還兵攻代得代王嘉

三十三年秦滅燕

六年秦滅代

四十三年齊君王后時四十餘年不受兵后卒后勝受秦金勸建朝秦

二十六年王賁攻齊得齊王建初併天下自號為皇帝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為鐘鐻徙天下豪傑于咸陽十二萬戶

四十四年王賁攻齊下建朝秦遷于共

二十七年作信宮治馳道

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封泰山南遊琅邪道徐市入海求神仙過彭城使人沒水求九鼎巡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由武關入

二十九年東遊張良令人以鐵椎擊之誤中副車郡縣大索十日登之罘琅邪由上黨入

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徵行遇盜關中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年之碣石巡北邊由上郡入使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

三十三年南戍五嶺北築長城

三十四年下令燒詩書

三十五年除直道作阿房宮誅諸生四百六十人皆阬之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于上郡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南遊雲夢上會稽北至琅邪之罘西至平原津病崩于沙丘趙高與李斯謀詐立少子胡亥更以書賜扶蘇蒙恬死

秦二世胡亥元年東巡郡縣自碣石至會稽還復作阿房陳勝吳廣起兵于陳號張楚郡縣皆反廢衛君角為庶人

二年章邯追楚兵至河趙高譖殺李斯夷三族高為丞相

秦廢君角康叔不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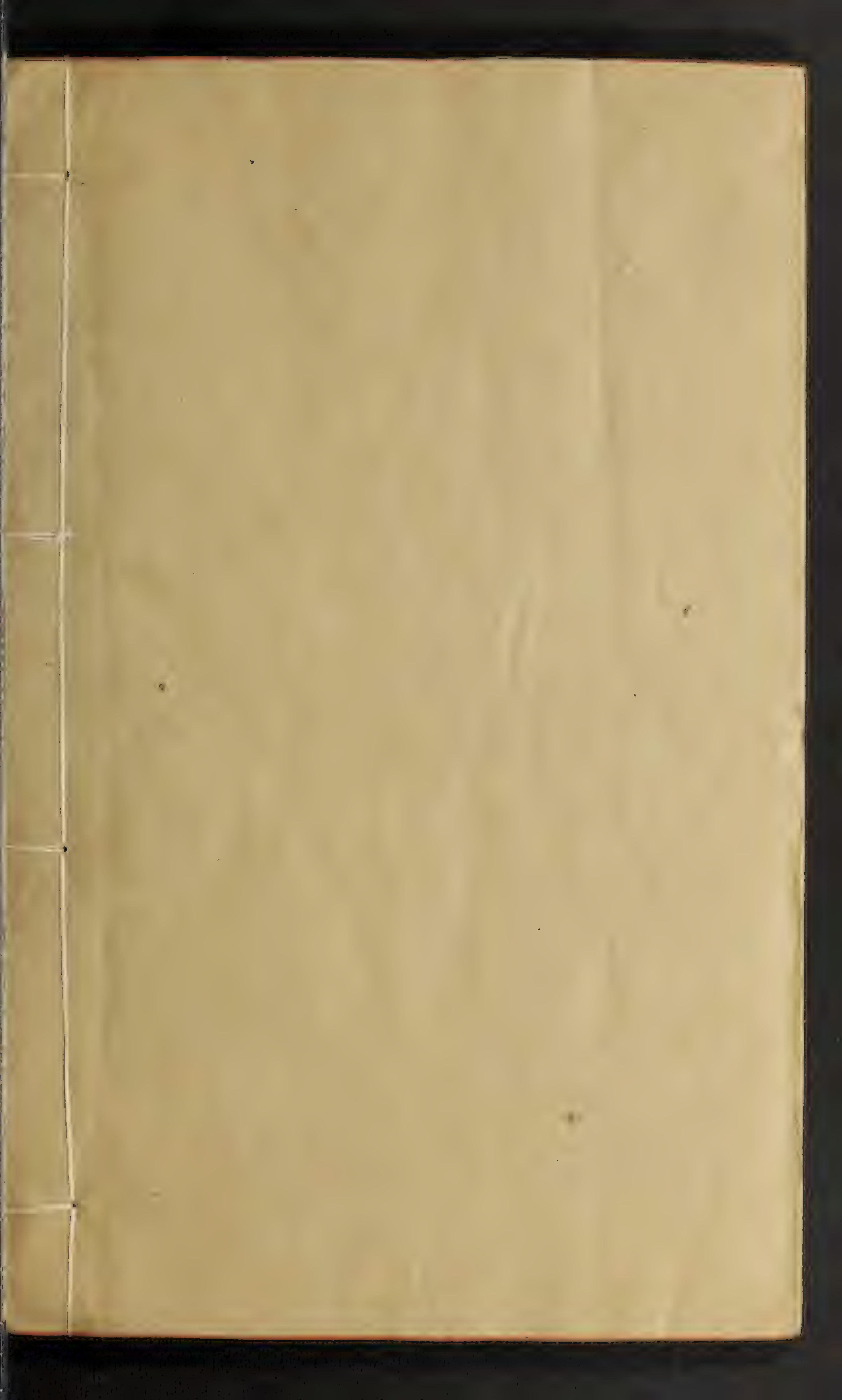
甲午

三年趙高作亂二世自殺兄子子嬰立殺高夷三族沛公入秦子嬰出降為項羽所殺秦亡

自庖羲氏至周赧王一百十四世自共和元年庚申至秦二世三年甲午六百三十五年

繹史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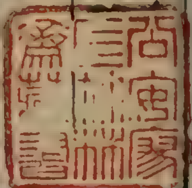






繹史卷一

太古第一



開闢原始

[列子]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白虎通]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illegible]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為精濁者為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

子仲剖判分離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二書本列子之說同噴清氣未升濁氣未沈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爲太始太始者元胎之前也太始之數一一爲太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遊神動而靈故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大古大古者生民之始也○此說與前倒異蓋僞書假出近世尤不可憑

淮南子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五運歷年記 元氣濛鴻萌芽茲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人也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里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石精髓爲珠玉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甿

述異記 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古說喜爲晴怒爲陰吳楚間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今南海有盤古氏墓亘三百餘里俗云後人追葬盤古之魂也

三五曆記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盤古氏名起自雜書恍惚之論荒唐之說耳作史者目爲三才首君何異說夢

眞源賦 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皆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

萬五千六百年

始學篇 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遁甲開山圖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三五曆記歲起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號天皇○洞冥記云一姓十三人

易通卦驗 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德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河圖括地象天皇九翼提名旋復

春秋保乾圖 天皇於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

始學篇 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遁甲開山圖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

春秋命歷序 天皇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

淮南子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天皇地皇稱為二靈是泰古二皇也注謂伏羲神農者非

【始學篇】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遁甲開山圖】人皇生於刑馬山提地之國【春秋命歷序】人皇氏駕六蜚鹿政三百歲【尚書璇璣鈐】人皇氏九頭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分九州

【文子】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階級尊卑名號自君吏民於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考之其不備也○秦博士稱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卽人皇也亦號九皇

【春秋元命苞】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卽人皇氏厭倦塵事乃授錄於五姓【洞源圖】人皇 二曰五龍紀【春秋命歷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洞源圖】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 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 四曰合雒紀○四姓 五曰連通紀○六姓 六曰敘命紀○四姓 七曰循蜚紀○鉅靈氏以下二十二氏【遁甲開山圖】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與元氣齊生爲九元眞母 八曰因提紀○十三氏 冊

陰康皇次四世蜀山氏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几蘧一世狶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八世是爲因提之紀

九曰禪通紀 丹壺書倉頡一世柏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驪連十一世赫蘇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世凡八十八世是爲禪通之紀○又伏羲神農共爲十八氏

十曰疏仡紀 ○自黃帝以訖於周[illegible]下世學設人皇以來至魯哀公十有四年積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曰九頭五龍攝提合雒連通序命修蜚因提禪通流訖○此字有不同蓋轉訛耳

三墳太古之人皆壽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鳥獸蟲魚草木之實而男女構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雒紀生子三世合雒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謂之敘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羣居連通從强而行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强弱相迫欲相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治故號提挺氏提挺氏生子三十五世通

紀七十二姓故號通姓氏○此與元命苞所說稍異 子思子東戶氏之熙載也 紀號也遺羨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者餘糧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丹壺書凡讙氏之御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天下之人惟知母不知父鶉居鷇飲而不求名譽盡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裹以風化而已命之曰知生之民○莊子稱冉相氏渾沌氏狶韋氏鶡冠子稱成鳩氏命歷序稱黃神氏狂神氏辰放氏離光氏洛書稱次民氏及諸雜書所稱諸氏多矣惟有巢燧人功德在民似非烏有者流今錄於左

始學篇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 三墳有巢氏生太古之先偉人居巢穴積鳥獸之肉聚草木之實天下九頭咸歸有巢始君也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遁甲開山圖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古史考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鼈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說號曰燧人 拾遺記遂明國有大樹名遂木屈盤萬頃後世有聖人遊日月之外至於其國有鳥啄樹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 三墳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食鑽木取火天下生靈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壽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

尸子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說文磔禳祀除癘殃也古者燧人禜子所造

論語摘輔象燧人四佐明由驍升紋必育受稅俗成博受古諸隕丘受延嬉燧人出天四佐出世易通卦驗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虙羲作易作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以繫于命之瑞故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陽子居之言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三復斯言而知稽古之難信者論者之無徵也夫二子者生當周季去古未遠而已歎古初之莫紀矧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亦迂誕哉夫物必有所自始事必有所由起乾坤定位萬彙繁滋民生總總氣稟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爲之主者由是君道立

矣第文字未與史官未設伊耆之政教約束固甚簡略也孰能默識傳述俾歷世罔或失墜然則盤古以上謂無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謂盡可指數乎吾亦弗敢信也人壽之不齊今猶古矣黃帝在位百年繼此者唐帝殷宗越周文考多歷年所顧不數見也何獨洪濛之辟皆身歷運會抑堯舜齊舉朱均不移武周並生管蔡用畔高陽高辛氏之子有才有不才矣安得九頭五龍德皆神異分理寰區無或殂落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哉信如十紀之說名不雅馴薦紳之所難言即所稱二百二十六萬餘年分為十紀則紀約二十餘萬年因提六十八世禪通九十餘世世當得三千年而一姓或止二三世則是享年有永祚世為不長也疏仡始黃

帝以訖獲麟不過二千年耳方之以前修短不倫忽焉與曾史春秋同時絕筆何其舛與太古未嘗無君也泰山梁父之形兆垠堮仲尼不能盡識與夫管莊之所稱道戎夫之所訓戒倚相之所能讀或在書契以前或經孔子刪棄是皆無與於政治固贅於問學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妄信諸子讖緯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尚論者斷自庖犧氏可矣

繹史卷二　　太古第二

皇王異說

爾雅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白虎通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名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尚書刑德考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獨斷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帝王世紀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溢

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樂稽耀嘉 德象天地爲帝仁義所生爲王

風俗通 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布剛上合皇極其施光明指天晝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 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

春秋繁露 德備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

獨斷 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白虎通 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上接稱天子明以爵事天

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

【說文】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木董子說【春秋考文曜】王者往也神所輸向人所樂歸　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

【淮南子】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無私蠉飛蝡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贏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敍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

衡準繩審平輕重足以治其境内矣【禮斗威儀】帝者得其根核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新論】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

【風俗通】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殺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黠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孝經鉤命訣】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騖

【管子】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呂氏春秋】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霸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彊焉

【獨斷】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

虞夏殷周稱王

潛夫論世傳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諸說見後

尚書大傳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白虎通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

禮含文嘉 三皇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

春秋運斗樞 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

白虎通 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淸以

高遠優遊博衍衆聖之宗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

風俗通 黄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

三王

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意已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也殷者中也爲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

至也【風俗通】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〇五帝無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於天下無爲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自然自然者猶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三皇五帝人之恒言也尚書序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故黃帝以上爲三皇少昊以下爲五帝五帝既沒三王繼統三王世衰五霸遞興是以論世者必稱三五其來久矣太史公作五帝本紀首黃帝而無少昊氏說者曰少昊不居帝

位蓐鳥師以理西方信然則月令何以列少昊爲金行之帝郯子自述其祖何得言繼黃帝而立也自遷之書用遂令言三皇者欲備其數而不得則紛然聚訟或曰燧人或曰女媧或曰祝融矣夫遷之所本者帝繫與世本也然而帝繫世本或出於周末采錄固有不可依據者舜祖虞幕見於左氏國語者明甚而脫漏失紀是豈可盡信乎且遷之所記往往乖刺疑談合重黎而爲一是楚有二祖也齊爲四岳之裔又爲伯翳之後是齊亦有二祖也以伯翳爲皐陶之子秦趙方輿何臧孫有不祀之歎伯翳佐禹治水以馴服鳥獸即書所謂益作朕虞孟子所謂使益掌火者矣史於本紀既兩岐其名於世家又分爲二人何其謬邪故益之爲翳亦猶昊之爲皡

伏羲之爲宓戲嚳之爲佶紂之爲受與夫契之爲禼垂之爲倕皐陶之爲咎繇仲虺之爲偏或爲罍或爲讙伯冏之爲䍐君牙之爲雅古文之通用類然皆謂之二人可乎周官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今三皇之書泯𨶒五帝僅存二典易敘庖羲氏以來略舉之而不悉俾後世無所折衷無怪乎人人異端牴牾更僕未可閒也伯夷之作秩宗虞書載之而以爲四岳姜姓之祖庭堅高陽氏之才子也而以爲咎繇之字放勳重華文命各言其德業也而以爲堯舜禹之名堯舜名也而謚法載之若此者其皆信乎共工氏與女媧爭任知刑以霸九域而列子云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是已有兩共工矣其作亂於帝嚳之世重黎誅之而不盡與振滔洪水舜流幽洲

者又有兩共工也燧人之前有有巢氏昊英之後又有有巢氏而皆教民居神通之帝爲倉頡黃帝之史爲倉頡而皆造書契帝堯之時有羿夏后太康之時有羿而皆以善射名若此者其盡然乎信如世紀所稱女媧祝融皆襲庖犧氏之號而竝稱三皇是一姓而再皇也據鄒子五德之運五行相生以承其位也燧人祝融皆以火德王而與炎帝竝稱皇是以火濟火也皇者美大之名帝者克配上帝王者貫通三才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皇神化而莫違帝高居而不冒王天下所歸往天祐之民戴之其德同也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成其時不同也而功同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曰作曰

述或革或因其政不同也而道同天覆地載四時運行寒暑代謝以成歲功其爲成物均也日月照臨金水內景火外景聖德光照旁及四海其爲明一也饑者思食渴者思飲寒者就暄暍者趨陰其欲不同而皆得所欲也故皇帝王皆有天下者之通號也是以三皇以來皆曰王天下而夏殷之主猶然以帝稱傳曰今之王古之帝也是豈有高下隆汙之殊哉故諸侯不得稱王稱王者僭也自徐偃吳楚始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主尊無二上故諸侯不得相推爲王相推者亂也自徐州之役始也既列國皆稱王矣復以王爲不足而相尊以帝若此者悖也自秦昭齊閔始也王者天子之稱霸者諸侯之號未有兼稱霸王者而兼稱之陋也自項籍爲

之也書曰皇帝清問下民古之稱帝以皇者皇帝猶皇王也
言大君也而云古有泰皇因去泰著皇采帝號而合稱之以
爲有天下者之尊名自秦政始也古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
男未有以王命其臣者而功臣子弟皆得以封王自漢高始
也

太皡紀 女媧附

〔帝王世紀〕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跡出于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三墳〕伏犧氏燧人子也因風而生故風姓〔詩含神霧〕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孝經鉤命決〕華胥履跡怪生皇犧〔潛夫論〕伏羲其相日角世號太皞〔春秋合誠圖〕伏羲長九尺一寸望之廣視之專〔孝經援神契〕伏羲大目山準日角而連珠衡〔白虎通〕伏羲祿衡連珠惟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

〔拾遺記〕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聞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開闢於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為陵成谷世歷

推移難可紀算比於聖德有踰前皇

帝王世紀 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都陳（遁甲開山圖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仇夷山四面絕立太昊之治也）

漢書 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

拾遺記 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於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皇

白虎通 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韋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

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天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新語　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先聖蓋指伏羲）

拾遺記　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而正六宗於時未有書契規天爲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易稽覽圖　天地開闢五緯各在其方至伏羲氏乃合故曆以爲元　易坤靈圖　伏羲立九部而民易理）

易乾鑿度　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禮含文嘉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宋符瑞志宓犧氏龍圖書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包犧氏開五易曰象崇山天皇始畫八卦三墳龍馬負圖蓋分五易通卦驗伏羲方牙精作易無書以畫事

易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羲氏易有畫無文所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者也諸家言重卦者或曰神農或曰文王皆非

尸子 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 春秋内事 伏羲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爻應氣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

管子 虙戯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

古史考 庖犧氏作卦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漢書 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 帝王世紀 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犧氏是爲犧皇 拾遺記 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宓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

尸子 宓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 古史考 伏羲氏作網 潛夫論 結繩爲網以漁 世本 芒氏作羅○伏羲臣

古史考 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拾遺記 始嫁娶以修人道

【孝經鉤命訣】伏羲樂曰立基一云扶來亦曰立本

【世本】庖羲氏作瑟五十絃瑟潔也使人清潔於心淳一於行 [illegible] 伏羲氏作瑟造駕辯之曲

【史記】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正義曰太帝謂太昊伏羲氏

【拾遺記】禮義文物於茲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爲瑟均土爲塤禮樂於是興矣 【包】【考】羲皇造布

【潛夫論】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宋符瑞志】有景龍之瑞 【闕】 狄文燦約伏羲作易名官

【三墳】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治金成器教民炮食易九頭爲九牧因尊事爲禮儀因龍出而紀官

因鳳來而作樂命降龍氏倡率萬民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置城郭天下之民號曰天皇太昊伏羲有庖升龍氏本通姓氏之後也○三墳既以伏羲為燧人之子矣又以朱襄為飛龍氏昊英為潛龍氏又上相共工下相栢皇及栗陸赫胥昆連葛天陰康大庭混沌諸氏皆伏羲之臣而女媧為帝后此其最妄謬者不錄其辭

論語摘輔象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為中職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六佐出世河圖挺輔佐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文子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詳後

春秋命歷序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

史記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師古謂泰帝即太昊伏羲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

帝王世紀庖犧氏在位一百一十年崩葬南郡○外紀一百一十五年

山海經太皞生咸鳥

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爲巴人

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爲女皇楚辭注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風俗通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黃土爲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絙泥中舉以爲人故富貴賢知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引絙人也○荒唐

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

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昔方州以下文子以稱伏羲氏 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嘤喋苛事也

[風俗通]女媧禱祠神祈而為女媒因置昏姻[世本]謂作笙女媧作簧[圖讚]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歸藏]昔女媧筮張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山海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廣栗之野橫道而處

[帝王世紀]其末有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歸藏]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楚辭注康回共工氏之名

漢書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閒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班氏世經言以共工氏在戲農之閒記言女媧末年共工氏戰而不勝觸不周之山大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鍊治石不以補天然列子所稱共工氏怒觸不周山與顓頊爭爲帝非女媧時事也　國語注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

管子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此後稱王共說異

帝王世紀女媧氏沒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皆襲庖犧之號○大庭以下諸氏漢書古今人表俱在伏羲以後莊子敘在伏羲之前史記封禪書無懷氏亦在伏羲前故路史謂皆伏羲以前君號也惟近世僞三墳山以爲皆伏羲之臣此繫之寔說南軒易爲信之　尚書大傳大庭氏王天下五鳳並異　易緯

說註
樂曰樂緯

呂氏春秋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

○陰康原作陶唐下文有帝堯故知此爲陰康之訛

渾淪未判曚昧未分天地混其體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淸濁乃陳二儀立而陰陽交夫合拓而萬彙萌舉萬物之紛賾變動已併包於太極之中非

遞相生而轉相有也蓋自開闢以來易在天地之閒類叢蘊
未宣以待聖人之興起焉唯伏羲氏爲能德洽上下故天地
垂文河洛獻象於是仰觀俯察因自然之象數法自然之變
化則象作易以通神明類萬物而參贊位育之能事畢矣故
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參伍以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錯綜
以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雖其時有畫無文爻卽在書契之中
也逮其後文王周公繫之孔子贊之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
易之道大矣今世之稱伏羲者皆在史策不過作甲歷制嫁
娶造琴瑟教佃漁數事而已蓋天地民物之理已備於六十
四卦之中聖人猶留不盡之藏以俟後聖之制作不然爻象
具陳何以衣裳棟宇舟楫弧矢諸事猶須炎黃以下之取象

也哉嗚呼至矣

炎帝紀

【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爲少妃遊華陽有神龍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有聖德【春秋元命苞】少典妃安登遊于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好耕是爲神農【潛夫論】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春秋命歷序】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駕六龍出地輔號皇神農【水經注】神農既誕九井自穿汲一井則衆水動

【春秋元命苞】神農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般戲之事

【潛夫論】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帝王世紀】繼無懷氏後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于陳又徙魯又曰魁隗氏又曰連山氏又曰列山氏【宋符瑞志】炎帝行聖德致

大火之瑞

白虎通 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于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周書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耒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 世本倕作耒耜○神農臣 禮含文嘉神農就田作耒耜天應以嘉穀地應以醴泉

新語 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

淮南子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溼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管子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周書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孝經援神契神農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尸子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神農夫負婦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與旦也

文子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後漢書注引呂氏春秋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太玄經神農多耕被服純青

管子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本草經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鑿井出泉五味煎煑

口別生熟後乃食咀男女異利子識其父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邪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述異記〕太原神釜岡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中有千年龍腦〔搜神記〕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病者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博物志〕神農經曰上藥養命謂五石之鍊形六芝之延年也 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下藥治病謂大黃除實當

歸止痛夭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病之所以止當其藥應以病也違其藥失其應即怨天尤人設鬼神矣

【春秋命歷序】神農始立地形甄度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春秋元命苞】神農世怪義生白阜圖地形脈道

【帝王世紀】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煑海鹽○或云在帝魁之世【漢書】太壹兵法一篇 神農兵法一篇

【漢書】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

【孝經鉤命訣】神農樂曰下謀一名扶持

【說文】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新論】神農氏爲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琴清英】昔神農造琴以定神齊婬僻去邪欲反天眞者也

【潛夫論】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

三墳　人皇神農氏政典　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冠敎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修文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皐氏歸氣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四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

昏而壽道正常過政反僻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譏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百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備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遊妻不淫師不怠教不失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莫方自佳

淮南子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

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尸子］神農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神農氏求雨書］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者舞之戊己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暴之暴之如此不雨神仙積薪擊鼓而焚之 ［拾遺記］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圓丘以祀朝日飾瑤階以揖夜光太乙九天之[illegible][illegible]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

[illegible]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磷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革[illegible]樸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援峻鍛之劍以為器峻鍛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采羽可以織綵也

【莊子】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為侯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　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於天〇互與氐同

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在位百二十年崩葬長沙凡八世帝承帝臨帝明帝直帝來帝哀帝榆罔○外紀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帝臨魁八十年帝承六十年帝明四十九年帝宜四十五年帝來四十八年帝裏四十二年帝榆罔五十五年前編因之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　尸子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

稽古農皇生而神異少知稼穡起自少典乃登帝位當其為帝也禪與代與所不可知至其功被生民澤及萬世迄于今載在祀典誠沒世而不可泯也民食肉衣毛則有毒傷難給之害為之粒食以養之揉鑿耒耜利教農桑夫耕婦織即免於饑寒而享豐年樂利之休矣民有疾病夭札而無以療之則其生不遂為之類草嘗藥察其平毒溫寒之性以為醫方則民無沴戾災疢而登於仁壽之域矣衣食備而不通工易事則未免於匱乏積滯之患為日中之市聚其商賈平其物

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財貨通流厚生利用無不得其欲矣當其時補遂伐而武功昭夙沙歸而文德著法不煩而民服形不勞而功成風雨時佈五穀蕃登政醇民僕天地和同化被四極遐邇承風一百四十年間雖其政治不少概見意必有所以不疾而速無爲而成者不然三皇皆至德而帝獨以神稱何謂也哉傳十有六帝或曰八帝或曰七十世黃帝始起而代之其後世則在顓頊時爲土正堯時爲四岳商爲阿衡周爲太師其分封則齊呂申許州紀路洛血食數千載不絕猗與盛哉神農之明德遠矣

黃帝紀

史記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帝王世紀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于壽丘長于姬水有聖德受國于有熊名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 河圖握矩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胷文曰黃帝子 孝經鉤命訣附寶出降大靈生帝軒 拾遺記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昊樞以戊巳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五行書云以戊子日生 白虎通黃帝龍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

鬻子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今本無

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

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帝王世紀】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神農氏後世德衰非指炎帝之身也班固云炎帝以火德王有謚云帝榆罔者是

【新書】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史記引作同父母弟國語云少典生炎帝黃帝成而異德用師以相濟也賈誼書蓋本此然炎帝傳數世至炎帝榆罔而已安猶有兄弟與黃帝行戰此說未詳【歸藏】黃帝與炎帝爭國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史稱炎帝于阪泉擒蚩尤于涿鹿本兩事也而諸書多言戰炎帝涿鹿之野當是舛誤或云蚩尤亦自號炎帝

【史記】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篇[illegible]與天勢蚩尤二【[illegible]】蚩尤作治

帝王世紀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周書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此說炎帝命蚩尤居少昊而蚩尤攻逐炎帝黃帝乃執蚩尤殺之復別命少昊也第古書殘闕難考矣

龍魚河圖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

獸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服　○補　文引與史注小異

〔兵法〕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黃帝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九天玄女授帝以三宮五音陰陽之略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于中冀　〔玄女〕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術士伍胥問之對曰是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帝亦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帝爲蒼色角音此雖重也請以戰居帝曰爲之若何曰請攻三日城必下乃設五旗五車已具四面攻之三日城果下

〔歸藏〕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作棡鼓之曲十章一曰雷震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奪志八曰熊羆哮咆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　奇杖九命涸雷木虎捲威丈立兵

〔黃帝內傳〕黃帝伐蚩尤玄女爲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

車速震二千八百里山海經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玄女為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

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

決通溝瀆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

拾遺記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尺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

鹽鐵論　軒轅戰涿鹿殺兩皞蚩尤而爲帝

黃帝內傳　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維之功

拾遺記　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名族後分爲鄒氏屠氏　山海經　蚩尤所棄其桎梏是謂楓木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皇覽　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史記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呂氏春秋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春秋演孔圖黃帝之將興黃雲升于堂春秋考異郵黃帝將興有黃雀赤頭立日旁帝占曰黃者土精赤者火熒爲者賞顯今當立大功乎春秋合誠圖黃帝德冠帝位

萬機論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民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養寇邪今取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遞震于師於是遂師營壘以滅四帝向令黃帝若不龍驤虎變而與俗同道則其民臣亦嫁於四帝矣

史記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

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帝王世紀〕黃帝都于涿鹿　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師為營衛〔古史考〕黃帝作弩〔世本〕揮作弓夷牟作矢〔古今注〕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劉向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黃帝內傳〕玄女請帝製角二十四以警衆請帝鑄鉦鐃以擬蛩之聲〔漢書〕兵陰陽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風后握奇經〕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陳陳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

烏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大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曰握機或言首十九字風后經以下太公傳也

論語摘輔象 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州選舉翼

佐帝德○力墨畫卽力牧

[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

[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爲李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尸子]子貢問於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春秋內事]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外紀云風后明乎天道管子稱蚩尤者疑誤[漢書]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

[史記]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衆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杜預曰

黃帝受命有雲瑞故百官師長皆以雲名爲號縉雲氏其一官也 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 漢書道家力牧二十二篇 兵陰陽封胡五篇風后十三卷圖二卷力牧十五篇鵊冶子一篇圖一卷鬼容區三卷圖一卷地典六篇○注俱云黃帝之臣 雜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黃帝史

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 論語撰考讖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

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史記】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通鑑外紀】軒轅考定曆紀吹玉律正璇衡【世本】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曆隸首作數○皆黃帝臣名【黃帝內傳】黃帝升為天子地獻草木進耕種之利因之以廣耕種【世本】雍父作舂○黃帝臣【古史考】黃帝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　黃帝作釜甑

【三墳】地皇軒轅氏政典　皇曰嗟爾天師庶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政典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義禽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曲斜凹凸必有形遠近高下長

短疾緩必有制寒暑燥溼風雨逆順必有時金木水火土石羽毛必有濟布帛桑麻觔角齒革必有用百工器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備賢賢以備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備禮禮以制情情以敦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歸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以終壽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職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賢智爾咨爾行無掩大賢以掄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簡恭爾惟念

哉皇曰大封西正爾分干戈刑法爾掌爾平皇曰大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皇曰天師俌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終身於休

○文理淺謬不必辯如士農工商衍爲八字卽僞極陋矣乃其所命五官旣非史記所稱復與管子錯謬

〔新語〕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鳥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白虎通〕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暑此宮室之始也〔黃帝內傳〕帝旣斬蚩尤因立臺榭無屋曰臺有屋曰榭○外紀云帝作合宮祀上帝布政教

〔管子〕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

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據此黄帝臣蚩尤矣河圖云黄帝伏蚩尤使主兵是也 黄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

古史考 黄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畧加牛禹時奚仲加馬西本該作服牛共鼓貨狄作舟○俱黄帝臣

拾遺記 軒轅變乘桴以造舟楫

漢書 黄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得

百里之國萬區【帝王世紀】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黄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神州之内分爲九州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

【史記】置左右太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論語讖】軒知地列九牧倡教【拾遺記】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爲九德之臣誥令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然沈榆之香舂雜寶爲屑以沈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易林】黄帝出遊駕龍乘鳳東上太山南遊齊魯邦國咸喜

獲寶鼎迎日推筴　黄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僊登于天　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太山封

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　黄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

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史載方士說多妄

〔論衡〕倉頡四目為黃帝史

〔淮南子〕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史皇產而能書〔一本〕史皇作畫○外紀曰或云倉頡名頡創文字在伏羲以前或云黃帝命倉頡為左史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孝經援神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協通矣〔衛恒書勢〕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則〔河圖玉版〕倉頡為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春秋元命苞〕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十載都於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此說倉頡帝號非史臣矣

〔拾遺記〕軒轅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世本〕黃帝作旃冕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

於則作序履 〇俱黃帝臣

呂氏春秋 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易是類謀 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 世本 伶倫造磬 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〇史作太帝注謂伏羲也

管子 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

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

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

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呂氏春秋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 漢書 道家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　小說家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七略 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鼎名曰銘　黃帝巾几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黃帝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好

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鍊謂之聖人中篇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下篇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愚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

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陰符四百餘言世傳黃帝書古也義蘊無所不包或謂其法之鼻祖或謂道德之樞紐諸子百氏悉在環域之中矣

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新書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管子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

尸子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宋符瑞志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韓詩外傳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鱗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明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

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應瑒有作鳳賦

帝王世紀黃帝齋於中宮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啄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或鳴於庭其飲食也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音如簫笙春秋合誠圖黃帝遊玄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

鳳凰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 [春秋緯]黃帝坐玄扈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玉始之文

[河圖中篇]帝軒提象配永修機麒麟在囿鸞鳳來儀 [河圖挺輔佐]黃帝修德立義天下乃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籙圖 [文心雕龍]籙圖曰潬潬鳴鳴棼棼雉雉萬物盡化○或作與物俱化此籙圖中文也 [宋符瑞志]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帝以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除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 [尚書中候]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

[說文]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栢 [宋符瑞志]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帝王世紀]黃帝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漢書]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

內經素問 四氣調神大論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淸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飱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

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天氣淸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槀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

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兵不亦晚乎

五常政大論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

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脈其數七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脩其氣平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土其政安靜其候溽蒸其令溼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應長夏其蟲倮其畜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其數五審平

之紀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類金其政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其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氣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腎其畏溼其主二陰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色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其數六故生而勿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化氣迺揚長氣自平收令迺早涼雨時降風雲竝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斂

其用聚其動緛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藏肝其果棗李其實核殼
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畜犬雞其蟲毛介其主霧露
淒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
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其甘蟲邪傷肝
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飂肅殺則炎赫沸騰眚於三所謂復也其
主飛蠹蛆雉迺為雷霆伏明之紀是謂勝長長氣不宣藏氣反
布收氣自政化令迺衡寒清數舉暑令迺薄承化物生生而不
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其用暴其
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實絡濡其穀豆稻其
味苦鹹其色玄丹其畜馬彘其蟲羽鱗其主冰雪霜寒其聲徵
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邪

傷心也凝慘凓冽則暴雨霖霪眚於九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沉黅淫雨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迺愆收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其氣散其用靜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飄怒振發其聲宮角其病留滿否塞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飧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眚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迺用生政迺辱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迺後生氣迺揚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鏗禁瞀厥其發欬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

蟲介羽其主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嚏欬鼽衄從火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眚於七其主鱗伏彘鼠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迺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動堅止其發燥槁其藏腎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色黅玄其畜彘牛其蟲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聲羽宮其病痿厥兼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癃閟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眚於一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發生之紀是謂啓敕土疏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

氣迺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迺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蟲羽鱗其物脈濡其病笑瘧瘡瘍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

斂而收氣後也暴烈其政藏氣迺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煙埃朦鬱見於厚土大雨時行溼氣迺用燥政迺辟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并稸其德柔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黅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藏脾腎其蟲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洽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動暴折瘍疰其德霧露蕭飋其變肅殺凋零其穀稻黍其畜雞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經手太

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蟲介羽其物殼絡其病喘喝胸憑仰息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黅其味鹹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藏腎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故曰不恒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恒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東南方

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湊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帝曰其於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汚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

氣天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行欬嚏鼽衄鼻窒瘡瘍寒熱胕腫風行于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迺眚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暴熱至土迺暑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子稿流水不冰蟄蟲迺見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迺眚寒清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

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迺復霜不時降
善忘甚則心痛土迺潤水豐衍寒客至沉陰化溼氣變物水飲
內稸中滿不食皮𤸷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胕腫身後癰厥陰司
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迺眚土用革體重肌
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火縱其暴地迺
暑大熱消爍赤沃下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
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衄鼻窒
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地迺燥槁淒滄數至脇痛
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太陰司天溼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
埃冒雲雨胷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脽
痛動轉不便也厥逆地迺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

地裂冰堅少腹痛時害於食乘金則止水增味迺鹹行水減也
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歧伯曰六氣五類有
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
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
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
育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在泉倮蟲育鱗蟲不成
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
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介蟲育毛蟲耗
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諸
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己
勝天氣制勝己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

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也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溼不同其化也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蒼丹陽明在泉溼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溼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黅秬厥陰在泉淸毒

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蒼赤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甘其氣熱其治甘鹹其穀黅秬化淳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袪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

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夭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天元紀大論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余

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紀綱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天爲寒在地爲水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朞日非獨主時也

帝曰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帝曰上下相名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朞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眞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

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溼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

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上古文字簡略而世傳素問一書灝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奥博語多至道其亦綏和孳篇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大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理臻無上而行文復如神龍其卷舒變化莫測端倪東坡取此爲廣成子書直可兼晁諸子矣 一春秋合誠圖黃帝請問太一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五丁道乃可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

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列子黃帝升於具茨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華之蓋建日月之旗驂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登路謂容成子曰吾將釣於一壑棲於一丘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

爲知言

泰壹雜子黃帝謁峨眉見天眞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旣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萃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敎善敎以政俗從俗以毓質祟質以恢行勤行以典

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敘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眞一定矣子以蕞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設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失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路史引集仙錄稍竄其語以爲黃帝告禹之言中段語同僞三墳意彼剽竊此文也按漢書術數雜占各有黃帝雜子書

【抱朴子】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蔭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授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到峨嵋山見天皇眞人於玉堂　黃帝生而能言役

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滑子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歧雷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 ○類書引多訛字今以原本校正

黃帝內經 帝既與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則鏡始於軒轅矣

軒轅本紀 帝巡恒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通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令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宋符瑞志 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海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爲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

春秋合誠圖 黃帝先致白虎白狐諸神物乃下

莊子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拾遺記 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蕖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甯

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蕖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列仙傳】甯封子黃帝時人也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故謂之甯封子焉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輒愈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治乃鍼其脣下口中以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波告而求治一旦龍負皇而去【遁甲開山圖】釋北有陽石山有神龍池黃帝遣雲陽先生養龍於此帝王歷代養龍之處國有水旱不時祀池請雨【論衡】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害惡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莊子逸篇】游鳧問於雄黃曰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耳

【列子】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

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

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玄囂青陽諸書皆爲兩人說見下卷

帝王世紀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按國語夷鼓蒼林是二人漢書古今人表彤魚氏生夷鼓嫫母生蒼林不得如謐所說史云嫘祖生青陽謐云女節生青陽所見亦異也

呂氏春秋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列女傳】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藝文引【軒轅本紀】云
醜女號嫫母使訓宮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
神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以
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史記】黃帝崩葬橋山【帝王世紀】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皇覽】黃帝冢在上郡橋山 黃帝采首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漢書】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鼎錄】金華山黃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中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眞金作鼎百神率伏【古今注】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群臣援龍髯髯墮而生草曰龍鬚【帝王世紀】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 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博物志】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紀年】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徹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皇覽】好道者言黃帝乘龍升雲登朝霞上至列闕倒影經過天宮 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史不紀少昊氏說見下卷

山海經黃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䝞處東海是爲海神　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穀　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　有繼無民任姓無骨子食氣魚　又有無腸之國是任姓無繼子食魚　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　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外紀云黃帝子二十有五其得姓者十四人別爲十二姓曰祁己滕箴任荀嬉姞嬛衣二姬二酉也及有虞氏有天下封帝後爲侯伯者十有九焉　春秋命歷序黃帝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

炎帝之末世參盧是謂榆罔政務束急諸侯攜貳蚩尤氏是始作亂爲甲兵以暴虐天下延及平民寇賊姦宄榆罔弗能正也而益侵陵諸侯諸侯皆畔爰歸黃帝黃帝少典國君之子也生而神靈修德政政習用干戈戰炎帝于阪泉禽蚩尤于涿鹿四征弗庭罔不率服諸侯尊之遂王天下蓋自太古以來以武功定天下黃帝其首稱也世之言黃帝多怪誕不經謂馴擾猛獸以戰炎帝夫猛獸惡可馴邪書曰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意或軍帥武勇之號如後世之虎牙驍騎者而列
子以爲猛獸有人心是妄也言蚩尤者則曰銅頭鐵額八肱
八趾興雲吐霧以迷軍士天遣玄女與魃始克制伏之彼蚩
尤姜姓之諸侯非異類也亦惟恃其彊暴乘炎帝之衰阻兵
稱亂如後世之竊據僭號者抑或詭異其名以愚百姓如後
世之黃巾赤眉執左道以惑衆者黃帝修德撫民以仁易暴
湯武之事足以徵矣奚必徵召鬼神而後克濟哉黃帝既有
天下設三公六相以爲輔乃造律呂正歷數作舟車通貨幣
制書契奏咸池文明大備端冕垂裳而天下治矣享國百年
而崩百姓謳思歷世猶不輟焉逮秦漢之際方士者流始託
爲神仙之説以蠱惑當世之人主謂帝得祕文內訣名致天

神徧歷名山訪眞證道長生度世騎龍上升舉一切迂怪之談悉附會之黃帝故備論其事俾讀史者知所去取焉

繹史卷五

太古第五

少皞紀

漢書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河圖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　宋符瑞志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　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金天氏

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嫺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

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峯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暘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帝子聖母而有桑中之戲清歌七言乃見軒皇之世乎子年之妄極矣

帝王世紀少昊帝是爲玄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公羊疏云傳八代記少昊十一而冠）

古史考少昊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或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

少皞　少昊之樂曰九淵

漢書 世經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

宋符瑞志 登帝位有鳳凰之瑞○杜氏左傳注云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以立秋來立冬去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春來冬去故爲司事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拾遺記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狀作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也亦因以爲姓末代爲龍丘氏蛇丘氏

尸子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下照窮桑

田俅子少昊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赤燕一羽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

帝王世紀在位百年而崩○外紀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　綱目或曰名清不居帝位號鳥師居曲阜以鳥紀官　春秋命歷序少昊傳八世　山海經少昊生倍伐倍伐處緡淵　少昊生般般是始爲弓矢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

史記本紀曰黃帝之子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不

得在位是不然青陽與玄囂皆黃帝之子非一人也青陽即少昊氏也少昊之居西方蓋有蚩尤旣滅之時其登帝位也乃在黃帝升遐之後何以明之周書曰帝執蚩尤殺之于曰冀乃命少昊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質即少昊之名摯是也摯有盛德嗣位爲帝都于曲阜曲阜非西方也明矣終年曰少昊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是又不然命官天子之事也方少昊之宅西所任者侯伯之職所司者一方之治及其立爲帝也鳳鳥適至始因之以紀官使少昊而終於西方將已亦在雲師雲名之列又何由鳩雉扈農設官備物哉周書所稱亦未可盡據矣右史考曰宗師太昊之道故曰少昊是又不然少昊其初立國之名也猶堯

之為唐舜之為虞三代之為夏商周皆先有其號及有天下因而不改豈其黃帝之子作述一堂乃近舍軒后之法遠修戲皇之道哉問者曰少昊之為帝信矣然則五帝德何以不載曰帝德因宰我之問而及之也少昊纘緒承家德協黃帝是以宰我未問孔子亦不言非謂其不帝也然則繫辭何以不序曰易序伏羲氏以來制作之君少昊顓頊帝嚳皆無所制作故統言黃帝堯舜略不備舉非謂其皆不帝也史見玄囂之降處江水也則以為青陽不帝紀年見少昊之以鳥名官也則以為師鳥師居西方世紀是少昊為金行之帝也則以為玄囂自江水登帝位是皆恍忽不得其實故備論焉以為五帝之首

繹史卷六　　太古第六

繹史卷七　　太古第七

高陽紀

大戴禮記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山海經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顓頊○韓流或作乾荒

帝王世紀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詩含神霧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宋符瑞志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白虎通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潛夫論赤帝顓頊其相駢幹○新論作駢骭拾遺記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叟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爲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

呂氏春秋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鬻子　昔者帝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帝王世紀　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徙商丘

漢書　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迺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

古史考　顓帝以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

帝嚳人爲歷宗也

呂氏春秋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王世紀命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　樂緯顓頊之樂曰五莖）

新書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愼一日其此已也

淮南子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

[史記]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屬[眞誥]顓頊父君埘水之鄉頊身陶七河之津是爲玄帝也伏爲靈以信順監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周旋八冥謂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鎮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埽塋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拾遺記]顓頊居位奇祥衆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揮四方之靈羣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爲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含英之樂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溯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溟海之北有勒髮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玄駒千疋帝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博物志]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蒙雙民[拾遺記]園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闇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帝王世紀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歲在鶉火而崩葬之東郡頓丘廣陽里皇覽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大荒之中河水之間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鴟久文貝離瑜鸞鳥凰鳥大物小物有青鳥琅鳥玄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衛於山

史記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春秋命歷序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或云傳廿世

大戴禮記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於鬼方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籛是爲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姓昆吾者衞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史記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吳回吳回生陸終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　[風俗通]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嬇孕而三年不育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　[山海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　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若人名曰吳回奇左是無右臂　[世本]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論語疏引　[神仙傳]彭祖者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王令采女問道於彭祖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金丹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枯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恐不度世乃去不知所之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流沙之國西見之○亦多不具錄　[列仙傳]彭祖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　[易林]彭祖九子據德不殆南山松栢長受嘉福　[楚辭注]彭鏗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也○莊子注云杖晚而唾遠　[山海經]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　有人為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　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　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　有國曰中輻顓頊之子食黍　有叔歜國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　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按驩兜苗民傳不言父子亦非高陽之後此疑脫誤　[搜神記]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為小鬼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儺以驅疫鬼

顓頊黃帝之孫而少昊氏之兄弟之子也據史則嗣黃帝而立

據世紀則繼少昊而立必矣一代既不可泯則世紀爲可信乎然史之失在於輕信而多疎世紀之失在於牽合而附會顓頊之佐黃帝與黃帝之論顓頊見於鬻子呂覽皆近古之書也世紀牽於二十登位之說則謂其生於金天末年十年而佐少昊知以鬻子未可信將二十治天下之言亦竝可廢胡爲兩岐其說吾不能爲之解也最難知者帝王之諸系最無徵者上世之年紀史敘昌意於玄囂之下何由知其爲黃帝之嫡昌意降處若水亦猶帝摯嗣位堯受唐封封建之來久矣何由知其德之劣史自三代以上止表其世共和以下始紀其年年固有不可强知也必以顓頊爲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則不得不就二十而曲爲之說此皇甫氏之蔽

也然則顓頊之年果若何曰是固不可知也抑嘗考之黃帝在位已百年矣少昊嗣之未必復有八十四年之久或者顓頊及見黃帝由此登庸任治其治天下悉知不在軒昊之時舜禹之功成於唐世奚必二十而登帝位哉帝之有天下也其道則緣乎黃帝其功則在乎爲善而去惡其德靜淵疏通其治象天任地其法男女有別命官以民事而五正咸得其職平九黎之亂命重黎絕地天通神人無復雜糅民用安生休祥滋至化被四海莫不砥屬以斗杓建寅爲歷元四時以正五星聚室萬物應和後世法而行之久無差遜也作承雲之樂陰陽以調用享上帝負乎水土運之終五帝德之極載在傳記者歷歷可考如此至其登位之蚤踐阼年之多寡始

闕疑焉

高辛紀

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於顓頊爲族子

大戴禮記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白虎通帝嚳雖商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 春秋元命苞帝嚳戴干是謂清明○新論作戴肩帝王紀云嚳生無聞焉）

帝王世紀帝嚳高辛氏姬姓也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夋齡齔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登帝位都亳

管子昔者帝嚳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新書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尚書璇璣鈐帝嚳以上朴略有篆難傳

帝王世紀 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史記 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

漢書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

史記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潛夫論帝嚳代顓頊氏其號高辛厥質神靈德行祇肅迎送日月順天之則能敘三辰以周民作樂六英

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鐘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

苓塍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帝王世紀帝樂六莖以康帝德宋符瑞志使鼓人拊鞞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樂緯帝嚳之樂曰六英

玄中記高辛時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犬封氏搜神記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醫為挑治出頂蟲大如繭婦人置於瓠籬覆之以盤俄化為犬因名盤瓠時戎吳強盛數侵邊境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闕王診視之即是戎吳少女聞之啓曰盤瓠為國除害此天命使然不可以女子而負約於天下從之盤瓠將女上南山入谷止於石室之中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後母歸以語王王遣使迎諸男女衣服褊褳言語侏儷飲食蹲踞好山惡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故世稱赤髀橫裙盤瓠子孫拾遺記有丹丘之國獻碼碯甕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廚也碼碯石類也南方者為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盂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

世本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訾陬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大戴禮記陳酆作陳隆訾陬作陬訾帝王世紀又作娵訾

史記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

帝王世紀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春秋命歷序帝嚳傳十世　皇覽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　山海經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帝嚳名夋山海經稱帝俊是也然亦有非帝嚳者未詳其說　拾遺記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之八神亦謂八翌翌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翼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

史記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帝堯

帝王世紀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勛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禪乃封摯於高辛○綱目前編云摯荒淫無度諸侯廢之而推尊堯爲天子按帝摯或崩或禪或廢諸說各不同也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顓頊之族子也生而神靈嗣高陽氏爲天子其嗣天子者以賢立也五帝之世以公天下爲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高辛高陽咸起支封又必試以官職佐高陽十五而佐黃帝高辛亦十五而佐高陽詢事考言乃登大位故曰五帝官天下官天下者以天下爲公器惟賢是擇近不嫌於傳子黃帝

少昊是已外不妨於異姓堯舜是已少昊之後無足嗣帝位者而顓頊有至德顓頊之後無足嗣帝位者而嚳有至德有至德者登大位皆以其賢也非以其親也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聰明祗肅普施利物順天取地節用愛民德化四訖享國七十年帝摯嗣立未久而崩而陶唐氏作矣然竊有疑焉記稱帝嚳四妃之子以嫡也則莫如立后稷以賢則堯稷契皆其人也不立嫡與賢而立摯豈嚳無知子之明有愛憎之私乎非所以論嚳也或稱摯荒淫諸侯廢之或稱唐侯盛德摯微弱而禪焉若是則堯有利天下之心諸侯擅廢立之權尤非所以論堯也史記本紀但曰摯立不善崩而已所謂不善者德不類邪政不理邪民不從邪抑如書所謂有疾弗豫

傳所謂弱足不良者邪荒淫微弱皆後世揣摩之言摯之賢不肖未可以臆度也意者帝嚳之子摯最居長當如世紀所說旣而享年不永兄終弟及外紀曰帝堯年十六即天子位然則帝嚳之崩堯方七歲故不立堯而立摯殆以此與

繹史卷九　　太古第九

陶唐紀

大戴禮記帝嚳産放勲是爲帝堯

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勲鳥庭荷勝眉有八采豐下銳上或從母姓伊氏

春秋合誠圖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長大形象大帝常有黃雲覆蓋之蔑食不饑年二十寄伊長孺家無夫出觀三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有娠而生堯　宋符瑞志慶都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采[illegible]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　尚書緯赤龍負圖出慶都讀之云赤受天運其下圖人衣赤衣鬢髮尺餘長七尺二寸兌下豐上足履翼星題曰赤帝起成天下寶　其光出白塊隗翼火之精有神龍首出於常羊慶都交之生伊堯不與凡等龍顏日角[illegible]八彩[illegible]自侯伯游於玄河龍龜負銜按鈐援執然後受命　淮南子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　春秋元命苞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　尚書大傳堯八眉八者如八字也

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而上之故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記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淮南子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為百姓力征強陵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毇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舉天下而

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　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䠂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釋重負然【圖】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六韜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斲茅茨徧庭不翦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

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論衡】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山海經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春秋文曜鉤】唐堯卽位羲和立象儀【尸子】造歷數者羲和子也

【古今注】堯設誹謗之木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鄧析子】堯置敢諫之鼓【淮南子】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illegible]【呂氏春秋】堯有欲諫之鼓[illegible]

文啟球之歌三王立誹謗之木文選注天進善之旌堯立之五逵之道誹謗木堯作之橋梁版所以書政治之愆失 淮南子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呂氏春秋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帝王世紀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淮南子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山海經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持盾一曰戈 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其狀如龍首食人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窫窳帝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 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楚辭注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諸說荒誕

呂氏春秋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

百獸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帝王世紀】堯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古今樂錄】神人暢帝堯所作堯郊天地祭神座上有響誨堯曰水方至爲害命子救之堯乃作歌曰清廟穆兮承予宗百寮肅兮于寢堂醊禱進福求年豐有穆在兼被予爲宗在玄中欽若昊天德不隆承命任禹爲中宮

【新書】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疆於行而簡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管子】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

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　昔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入也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　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堯七十載始舉舜

高士傳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莊子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述異記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堯爲仁君一日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凰止於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指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箑莆生廚景星耀於天甘露降於地是爲

十瑞

尚書中候 堯卽政七十載德政淸平比隆伏羲鳳皇巢於阿閣驩林景星出翼軫朱草生郊嘉禾滋連甘露潤液醴泉出山 宋符瑞志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郊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說文 萐莆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 宋符瑞志 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

田俅子 堯為天子蓂莢生於庭為帝成曆 宋符瑞志 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曆莢

堯時有獬豸緝其毛為帝帳

博物志 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拾遺記 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鶵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秖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能為害飴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埽灑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

貝嶓山有木名猗桑黄椹以爲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爲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爲黼黻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敘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沈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鸐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古鑄諸鼎器皆圖象其形銘贊至今不絶

說苑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毆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韓詩外傳 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尚書刑德考 益爲司馬禹爲司徒禹爲司空三公象三能矣

春秋元命苞 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遺馬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覩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皋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舜以始繇故立皋

陶爲大理　白虎通皋陶鳥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文子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荀子皋陶之狀色如削瓜　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世本伯夷作刑垂作鐘無句作磬

淮南子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文子同

新語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

之於海大小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來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撓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鍛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皐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

呂氏春秋 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 漢書小說家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帝王世紀 堯乃以尹壽許由爲師

莊子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闕〕

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呂子〕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坐於華殿之上面兩闕之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惟屏之內雲然而雲生於牖雖面兩闕無異乎雀鷇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於過綠之家是以余安即其所以安樂〔韓非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莊子〕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以[illegible]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

而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
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爾奚來爲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
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
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
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　補我　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虀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
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
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
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
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
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
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
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莊生之奇縱而寓言無稽如此毛嬙
麗姬之類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
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
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齧缺問道
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
居汝瞳焉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
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
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而逃去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巔【水經注】箕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古今樂錄】許由者古之貞固之士也以清節聞於堯堯乃遣使禪爲天子由喟然歎曰匹夫結志固如磐石採山飲河所以養性非以貪天下也堯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普日月運照靡不覩遊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盼顧河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居此之處傲堯君【古史考】許由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

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堯讓由辭其人其事與猶有無之閒譙周以爲有其人無其事本揚子也【莊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符子】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謫謫焉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爲也於是牽犢而去○莊子不言巢父則巢父又後人增設【列仙傳】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形體生毛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一方回者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爲宦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丸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大戴禮記】帝堯娶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博物志】堯作圍棋以教丹朱

【帝王世紀】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葬於濟陰之城陽西北是爲穀林

【墨子】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

以緘之既氾而後哭滿埳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

呂氏春秋 堯葬于穀林通樹之 皇覽 堯冢在濟陰城陽 山海經 狄山帝堯葬於陽帝嚳葬於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視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鵙久視肉虖交 帝堯帝嚳帝舜葬於岳山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支青華玄實

書曰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堯之初政也歷數之起尚矣庖犧氏畫八卦以應氣候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黃帝迎日推策造律呂作甲子定閏餘少昊命鳥師以司分至啓閉顓頊建孟春以爲曆元及堯即位懼前法之未備歲久之差移也始爲曆象之法察日星均四時順民情驗物理而疇人分職之事必諄切告誡之可謂至愼至詳矣且帝之所以首重其事者何也人君代天理民非敬天無以圖治非憲天無以出治非奉天無以成治帝惟以兢業欽若之心

懔乎居兆民之上以天道為君道是以百工允釐庶績咸熙行之五十餘年休祥竝臻童叟歌謠治之極也極治之後曾有一亂顒帝以欽明之德致時雍之化亂胡由生天降洪水下民昏墊胤子不肖鯀績無成凡此者皆天也而在朝舊臣不過共驩之等夷帝是以憂惶咨詢務得可以巽位之聖人然後明揚師錫舉舜而薦之天焉凡此者亦皆天也而說者曰四凶在朝堯不能去元愷在野堯不能用此非堯之不能也當舜未登庸之時共驩諸臣類有僝功任事之才凶蹟未著聖人何為無罪而行誅抑帝所汲汲咨求者得舜而授之以政既得舜矣考績黜陟之典悉以委之所去所舉猶是以帝堯之心為心而堯何庸有事哉惟時禹皋稷契咸奏碩功

元愷之流因才授職羣人斯得野無遺賢於是舜之德莫非堯之德羣下之功莫非堯之功矣今之言至治者必推唐虞之際而不知堯舜之時乃能轉亂以為治又能因亂以成治也二十八載之後堯之與天下宜若相忘矣一旦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則堯之於百姓與舜之所以事堯者不概見哉是以吾夫子上下千載刪書斷自帝堯始而贊之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言則天也合和萬國命官分職地平天成烝民乃粒言成功也制作明備禮樂具舉聲教四達萬世作則言文章也用以德越前聖道開白王其稱大也宜哉或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使堯無憂天下之心以徒讓為事而

後可譬予太史公之言曰堯之於舜岳牧咸薦乃試之以位典職數十年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讓由云乎哉

繹史卷十　　太古第十

有虞紀

[史記]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大戴禮僑作蟜望作芒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中無句望一世

[帝王世紀]帝舜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

[宋書符瑞志]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　[眞源賦]舜字仲華　[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　[illegible]有八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　[白虎通]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乃元命苞立景作滋涼　[淮南子]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春秋繁露]舜形體大上而圓首長於天文純於孝慈　[荀子]堯舜參牟子

[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

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

[越絕書]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舜求為變心易志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

[帝王世紀]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年二十始以孝聞

[抱朴子]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

[琴操]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

[史記]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搜神記]虞舜耕於歷山得玉曆於河濟之嶽舜知天命在已體道不倦

[尚書大傳]舜耕於歷山夢眉與髮等

[尸子]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

[墨子]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

[公孫尼子]舜牧牛於潢陽

堯舉之以爲天子尸子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或作東不訾秦不虛又有靈甫曰七人

而友益陶於河濱而友禹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魯連子舜耕於歷山

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世紀舜始遷於負夏販於頓丘債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南正

淮南子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韓非子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

集解引王渭曰令當作今

韓非之排舜

乃躬親句未完據前文下當脫處苦二字

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矛楯之喻辯矣利口佞可是教惡人佞者

尸子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反

心鏡鑑舜之耕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

越絕書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為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為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

劉向列子傳舜父夜臥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雞口銜米以食己言雞為子孫視之乃鳳凰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年羅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舜過前紙之目霍然開

宜源賦舜耕於平陽中父認之乃識其目目以光明

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

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書序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新論　堯之知舜不違桑陰）

【史記】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大戴禮記　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　列女傳　有虞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　尸子　有虞氏身有南

畝妻有桑田〔淮南子〕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呂氏春秋〕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諸子雜記多妄

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列女傳〕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二女曰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通史〕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宋符瑞志〕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塡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論衡〕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叟與象謀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堯聞徵用○蘇子古史云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豈有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前編謂孟子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真事迹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按論衡以焚廩揜井事在舜未逢堯時蓋近之矣

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萬章稱舜在牀琴史復謂象居舜宮鼓其琴此之小文

能免

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今文無此二十八字合上堯典爲一篇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史記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

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杜元凱之八愷即垂益禹皐陶之倫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渾敦謂驩兜窮奇謂共工檮杌謂鯀正義亦云饕餮謂三苗也然則四凶之誅不盡在舜受終于文祖之後矣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論衡】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既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列女傳】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謀于二女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

【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書序】舜在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史記 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正義引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又云舜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皆好事者爲之

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文中子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尚書璿璣鈐帝堯煩炳除輿可觀百載曰車曰斬曰冠曰冕作此車服以賜有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書記四罪於攝位之末前編云作書者紀舜二十八年之間所刑者四人而已若果季年之事禹已成功而猶罪鯀人情之必不然者

【史記】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 下後　○雜書稱鯀共工作亂刪載

【韓非子】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爲帝得地之道者爲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爲三公以堯爲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

【周書】鯀作城

【博物志】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

浮入南海爲三苗國

【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尸子】堯問於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

【莊子】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

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諸子記堯舜問答之言未足據信【呂氏春秋】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劉子】舜攝天子有拔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

【史記】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宋符瑞志】堯[illegible]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雒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

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受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於洛禮畢退俟至於下昃赤光起玄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於壇其書言當禪禹舜遂讓禹【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帝堯率舜等游于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舜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春秋元命苞】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赤玉爲匣在【尚書合成圖】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其章曰天賜帝符璽五字【春秋運斗樞】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三十人集發藏大龍【尚書中候】堯率羣臣東沈璧于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止壇又沈璧于河黑龜出赤文題修壇河洛擇月辛日昧明禮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背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錄興亡之數○緯讖雜說河洛之事複穢駁襍

【琴清英】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

○禮記疏曰南風孝子之詩辭以教天下之孝

【尸子】帝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學圃萃】作南風操曰反彼三山兮商岳嵯峨大

降五老兮迎我來歌有黃龍兮自出於河負圖書兮赤蛇綠沙柔圖灑識兮閔天八嗟嗟擊石拊韶兮淪幽洞微鳥獸蹌蹌兮鳳皇來儀凱風自南兮喟其增悲○南風詩亦見家語雖附記猶存古意琴操談鄙斯為下矣

史記　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

書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史記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

宋均注樂圖　舜形與黃帝八字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　竹書紀年　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

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漢書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禼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

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
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
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
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
率服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
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
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
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
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
帝舜之功　皐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皐陶相與語帝

前皐陶述其謀○伯夷當作伯益

書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

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

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
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書序皐陶矢厥謨禹成厥
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風俗通皐陶謨虞始造律 尚書大傳唐虞象刑犯墨者
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論衡觟䚦者一
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
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皐陶敬羊起坐視之
尚書大傳維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
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
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䡅哉其
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
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
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
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

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舞齊落歌曰縵縵幷論八音四會歸格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簇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音天音也八聲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史記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呂氏春秋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三絃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春秋繁露舜時民樂其昭堯之

業也故韶韶者昭也

【書】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宋書符瑞志】舜即帝位蓂莢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洛書靈准聽】舜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滋【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車出有垂緌【尚書太傳】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尚書帝命驗】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益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

【淮南子】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禮記注】鸞車有虞氏之車也有鸞和之飾

【管子】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民始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淫惡不服而天下化之【淮南子】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古史考】舜作瓦棺土堲【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俱亡

新書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爲忠必服之

尸子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財其治天下見人有善則如已有善見人有惡則如已有惡此有虞氏之盛德也帝王世紀舜立誹謗之木　新語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邪淫之欲絕琦瑋之情

韓詩外傳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

呂氏春秋 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
徙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
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
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
損也時使然也 尸子 舜之陶也不能利其巷南面而治天下則蠻夷蒙福

尸子 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調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
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亦滿焉螻蟻之穴
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

書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庸作歌
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高士傳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北面師之及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皐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予立於宇宙之開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秋收斂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淸泠之淵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

也〔尸子〕渪長子八歲舜讓以天下　〔莊子〕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列子同　〔尸子〕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拾遺記〕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爲衣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爲墳羣獸爲之掘丸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爲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斷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摶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涌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圜室以充祭祀昔黃帝代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爲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

〔帝王世紀〕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呂氏春秋〕舜有子九人　〔山海經〕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使四鳥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使作下民百巧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帝舜生戲戲生搖民　有𢧵民之國帝舜生無淫降𢧵處是爲巫𢧵民巫𢧵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

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三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殯以瓦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為零陵謂之紀市　[皇覽]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　[論衡]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　赤水之中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服之不死帶者身軀輕故仙人方回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墨子]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呂氏春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　[述異記]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臺下有望陵祠常舜南巡葬於九疑民思之立祠曰望陵祠

[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檀弓　[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水經注]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匹]夫而有天下自舜始也堯知其子之不肖以為授賢則大

下利授子則丹朱利而天下病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故授舜而不疑至公也舜在側陋以純孝格親立德升聞岳牧咸薦使之主事而事治使之主祭而鬼神享謳歌訟獄雖欲避之而不能也至德也當是時俊乂登朝化洽四海賡歌喜起揖讓廟堂之上有更姓之名而無改物之實故唐虞猶一家也非甚盛德而能若此乎據史記所敘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羣從玄孫屬也先儒非之曰以堯舜爲同族則二女之妻爲瀆亂彝倫舜爲父母所惡屢瀕於死耕稼陶漁必待四岳之薦而後用則不得謂之九族既睦故路史考據國語以爲舜之系出於虞幕五帝之中獨不祖黃帝其說甚備可謂信而有徵矣余因是而反

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即顓頊亦不當祖黃帝既顓頊不祖黃帝則夏后氏亦不當祖黃帝矣曷言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夏禹能平水土商契能和合五教周棄能播殖穀蔬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帥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果如世本所言黃帝至堯五世至舜則九世顓頊至禹三世至舜則七世何舜獨年代之數而堯禹年代之曠邪蓋世本一書出於周末采記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史記用之而不知察也周歷千餘年

而十五世論者皆知其疎矣堯禹之祖能必其不疎乎少昊之爲帝史且遺之矣諸世代之微者能必其不遺乎雖然世代之疎漏則有之矣至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空增設再加以虞幕而幕又未必即顓頊之子窮蟬之父也若是則舜之世代與堯禹益相懸絕矣何能同時授受余故知前代之世次必有遺脫也抑嘗考之漢書曰黃帝之子清陽其子孫名摯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是少昊氏乃黃帝之後裔而非其子也國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昊氏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王去黃帝中間曠隔何得爲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山海經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韓流韓流生顓頊韓流或作乾荒按山海經所載古

帝子孫率多簡略安知乾荒之外不更有所遺乎且顓頊與帝嚳亦未必親相接承也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興將帝嚳上至黃帝又不止三世而已矣古者帝王一代之興必建立名號至如世及相承則因之而不改故太皞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神農八世皆以炎帝稱何獨黃帝之後伯仲子孫遞相授受必世世殊稱易運而列爲五帝也哉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此雖緯讖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遷史之疎濟諸說之窮似未可盡棄也又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則鯀非顓頊之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傳稱高陽氏之才子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者卽爲

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高辛八子豈其堯之諸弟邪

蓋二氏之族黨猶言顔氏有八賢也故杜氏注云皆其苗裔

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舉是嚳堯亦非父子相承或高辛氏

歷世既久及摯而衰堯始起而代之是堯之上世史亦有遺

脫矣若此則唐虞夏后之世代可以相値卽曰堯舜同出於

黃帝固已曠代疏絕猶魯之與宋秦之與趙也傳曰黃帝之

子二十五人同姓者二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男女相及以生

民也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

也若如魯宋秦趙久爲異姓則宗則堯亦何嫌於二女之嬪

虞而又何必疑於舜之降在匹庶堯不能親睦也哉至於禘

郊祖宗之制則禮有明文矣大傳曰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況神不歆非類禮不祭非鬼有虞氏之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也其於報親紹堯之義兩不相違不必攻戴記之失而曲折言之固已暢然矣不然疑舜之祖將並疑高陽夏后氏之祖夫豈史遷同族異號之說茫然無所原本而肆爲妄謬以待後人之摘發哉惜乎諸儒疑統系之舛而未及察世代之疎仁山金氏發其端而未究其所以然也

禹平水土

大戴禮記 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爲禹　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 世本鯀取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

史記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爲人臣

漢書 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 山海經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史言顓頊生鯀漢書言五世生鯀山海經謂黃帝駱明其說異也

吳越春秋 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

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隨巢子禹產於崑石遁甲開山圖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帝知其功如古大禹知水源乃賜號禹

帝王世紀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父鯀妻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拆而生禹於石坳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鈎鈐胷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西羌夷人也宋符瑞志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尚書帝命驗禹白帝精以星感修己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禹母之名諸書不同論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淮南子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尚書帝命驗有人大口兩耳參漏足文履已首戴鈎鈐胷懷玉斗分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

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前編堯六十一載洪水浴四岳舉鯀俾乂

[史記]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毁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

[越絶書]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楚辭注]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　堯長放鯀於羽山絶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述異記]堯使鯀治水不勝其任遂誅鯀于羽山化爲黃能入于羽泉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拾遺記]堯命夏

鮌治水九載無績鮌自沈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鮌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踰翼則神龍而爲馭行徧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

歸藏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

山海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定九州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

史記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易緯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庭拜治水土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綱爲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減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

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

尚書刑德放 禹長於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圖故堯以爲司空

帝王世紀 禹其父旣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夢自洗於河而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

法言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尚書大傳 禹其跳其跳者踦也

鹽鐵論 禹璧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吳越春秋 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

然流愚

尸子 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阜高陵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闚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禹長頸烏喙面貌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好學而已

闕子 兩祖女完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裂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今本無

呂氏春秋 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揩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

彊之所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禹入裸國裸入衣出因也

墨子　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邸嘑池之竇洒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爲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爲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越與南夷之民○疑有脫誤　歷辭注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爲良田

淮南子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

湖闢伊闕導廛澗平流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山海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於九土其所歍所尼即爲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一事兩載之奇文變幻不厭叠出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河圖括地象】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山海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濡不給扢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簡服生焉

【尸子】禹理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

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淮南子禹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　博物志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水經注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　尚書中候禹觀於濁河而授綠字

吳越春秋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

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

岣嶁碑文

此南宋人所僞造見宦游紀聞——民國中學教科書之中國歷史附載此文信爲禹績致有部竟爲審定不能刪去可謂無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碑文〕承帝曰咨翊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宏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析心罔弗辰往來平定華嶽大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按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顛 〔湘中記〕衡山有玉牒禹案其文治水遂登衡山如陣雲沿湘千里九向九背逈不復見 〔荆州記〕禹登南嶽而祭之獲金簡玉字之書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 〔吕氏樂錄〕襄陵操禹治洪水上會稽山顛而作此歌曰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咨三過吾門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 〔遁甲開山圖〕禹開委宛山得赤珠如月碧珠如月長一尺二寸○宛委在會稽一名玉笥山按禹未嘗兩至會稽其至越會計非治水時也蓋傳疑矣

〔吳越春秋〕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論衡〕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

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　使太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暘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昆崙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

淮南子　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

呂氏春秋　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

古岳瀆經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章商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巫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乃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山妖石怪奔號聚繞以幾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之淮陰之龜山足下淮水安流○岳瀆經當逸亡不多見據此文亦奇矣集仙錄云禹見雲華夫人其後鑿淮渦之神無支祁於龜山也

拾遺記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

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人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今本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

【抱朴子】禹乘二龍郭支爲馭

【楚辭注】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

【拾遺記】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

【禮含文嘉】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

【宋符瑞志】玉女天賜妾也

【拾遺記】南尋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河汭

【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

于河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

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
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
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
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
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
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
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

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

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
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
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
入于海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
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
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
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
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
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

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史記]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爲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於海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漯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酓絲浮於汶通於濟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藝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狄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臮魚其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二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艸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島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荊及衡陽維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雲土夢爲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維箘簬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於江沱涔於漢踰于雒至於南河荊河維豫州伊雒瀍澗既入於河滎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錫貢磬錯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維梁州岷嶓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維雍州弱水

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
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浮於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
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
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負尾道
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道九川弱水至於合
黎餘波入於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
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
東流為漢又東為蒼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汶
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滙東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
為濟入于河泆為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
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栞旅九川滌原九
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
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
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
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
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
下於是太平治○史載禹貢多增損變易其文　帝王世紀禹治水畢天錫玄珪西戎渠搜國
服禹之德獻其珍裘　宋符瑞志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　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
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　趹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
於國則來禹治水而至　十洲記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蹻車度弱水而到鍾山祠上帝於北阿
歸大功於九天○前編禹受命治水在帝堯七十二載禹告成功在帝堯八十載即舜攝位

之入載

呂氏春秋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知之

新書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

史記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嬴姓宜祖少昊氏帝顓

頊其母家耳史但舉其母氏而遺其祖亦誤○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據此則伯益即八愷中之隤敳與伯翳爲二人矣

山海經 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饑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郭璞圖讚狌狌似猴走立行伏櫂木挺力少辛明目蜚廉迅足豈食斯肉　爰有奇樹產自招搖厥華流光上映垂霄佩之不惑潛有靈標　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吠狗其名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圖讚彗星橫天鯨魚死浪鴸鳴於邑賢士見放厥理至微言之無況　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

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圖讚】華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肥遺爲物與災合契鼓翼陽山以表亢厲桑林旣禱倏忽潛逝　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華山冢也其祠之禮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犧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　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䍃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蟜淵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圖讚】比翼之鳥似鳧青赤雖云一形氣同體隔延頸離鳥翻飛合翮　崟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

是生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為良堅粟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自峚山以至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閒盡澤也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韻語奇古 圖讚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 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崑崙其

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諸毗槐鬼離侖居之鷹鸇之所宅也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見則其邑有兵○雜敘山川鬼神事物迫湊曲折生動　圖讚槐江之山英招是主巡遊四海撫翼雲儛實惟帝囿有謂玄圃　榣作靈樹爰生若木重根增駕流光旁燭食之靈化榮名仙錄　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有木焉其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有草焉名曰蕡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葱食之已勞

圖讚 安得沙棠制為龍舟汎彼滄海眇然遐遊聊以逍遙任波去留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開明西有鳳凰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不死樹鳳凰鸞鳥皆戴瞂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聖木曼兌一曰挺木牙交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蜼豹鳥秩樹於表池樹木誦鳥鶽視肉

圖讚 崑崙之陽鴻鷺之阿爰有嘉穀號曰木禾匪植匪藝自然靈播 文

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玉玗琪方以類叢翠葉倚菱丹柯玲瓏玉光爭煥彩艷火龍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

圖讚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虛北

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琁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

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萬物莫不有焉

天山多金玉有神焉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

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圖讚質則混沌神則旁通自然靈
照聽不以聰强爲之名曰惟帝江　泑山神蓐收居
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
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　青要之山實惟帝
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僕纍
蒲盧䰠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鐻
其鳴如鳴玉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
鳥焉名曰鴢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有草焉其
狀如葌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名曰荀草服之美人色
圖讚鴢鳥似鳧翠羽朱目既麗其形亦奇其肉婦女是食子孫繁育
荀草赤實厥狀如菅婦人服之練色易顏夏姬是豔厥媚三還　洞庭之山其上
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
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

九江之閒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鳥【圖讚】厥苞橘櫾奇者維甘朱實金鮮葉蒨翠藍靈均是詠以爲美嘆帝之二女爰宅洞庭游化五江惚恍窈冥號曰夫人是維湘靈

豐山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常遊清泠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爲敗有九鐘焉是知霜鳴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圖讚】清泠之淵在乎山頂耕父是遊流光灑景黜首祀祟以弭災眚　嶢崩極堣麟鬪日薄九鐘將鳴凌霜乃落氣之相應觸感而作

有壽麻之國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有一女子方跪進杯食有文馬縞身赤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千歲【圖讚】金精朱鬣龍行駿跱拾節鴻鶩塵不及起是謂吉量釋聖攜里　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䳲北方曰䳲來之風曰狻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閒

析古制字

出沒司其短長　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圖讚】怪獸五彩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爲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圖讚】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爲期厥大如何屈生是疑　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其纓如羅其實如欒其木如蓲其名曰建木【圖讚】爰有建木黃實紫柯皮如蛇纓葉有素羅絕蔭弱水義人則過○山海經所有怪物太史公以爲不經不敢言之然其書奇古上世遺文略存數則以備一家【漢書】山海經十三篇

【說文】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蛧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

【漢書】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史記】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拾遺記】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爲陰鼎以雄金爲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沒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墨子】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

鑄之〔鼎〕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知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知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書傳皆言禹鑄九鼎墨子云夏后開開即啓也前編因之亦好奇之過

【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前編在堯八十一載　闕 物志堯別九州舜爲十二

帝堯在位萬邦時雍越六十載而有洪水之患此天行之運抑聖人不能違乎帝用憂之命鯀俾乂九載無成於是舉舜輔治舜乃殛鯀於羽山是始命禹治水纘成厥功爰暨益稷焚山濬導河濟決江淮濬畎澮治溝洫定田賦八年而奏績地平天成四海乂安功施於三代世稱堯有九年之水其當湯湯方割鯀績弗成之日乎夫洪水之害急矣鯀至九載無功然後廢之何也傳曰禹能修鯀之功蓋九年之間鯀之所

經營捍禦者非盡無功但不能成功耳方僉之舉鯀也方命
圮族帝固明知之但是時舜禹未升諸臣之才未有如鯀者
故命之以欽而遣之鯀若能用帝之欽而濟之以才水患之
平何必九載夫惟自恃其才違棄帝命功既有緒自任益專
咈矣衆議訖潰於成此其所以敗也故鯀之治水也障之禹
之治水也導之障之則隨高堙庳不知幾費民力非不暫愈
及有潰決爲患滋深禹則順而導之因水之性相地之宜濬
之以利其流分之以殺其勢注海注江行所無事而功成矣
是鯀之敗專與水爭地禹之成能以地讓水其事正相反也
然則何以謂之修鯀之功方當泛濫之時鯀務多爲隄防以
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爲隄防

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寧獨治水哉禹不惟克勤于邦功濟天下且以蓋前人之愆其大孝尤不可及也已其始也乘四載隨山刋木焚蔽鳥獸且以相度大勢知水患所由起則與益共其事然後酌其緩急因其高下首自冀都次及兗青而終於梁雍決川以距海濬畎澮以距川播奏艱食則與稷共其事禹惟以不矜不伐之德孜孜勤勞三聖協心用襄厥成八年之內不但疏瀹決排而已也畫疆制井任土作貢分封胙土弼五服以至五千聲教訖於四海八年而垂萬世之功故曰禹之明德遠矣功成於唐虞之際而禹貢一篇則夏史之所追書也敘爲夏書之首所以昭王業所由起於斯義有竊取焉至

如山海志怪太史公所不敢言然諸子類多稱述後世所有
奇詭靈異往往指爲禹蹟號曰神禹豈有由乎

繹史卷十一

三代第一

夏禹受禪 后啓附

吳越春秋 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史記 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河圖握拒記 帝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

尚書大傳 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春食孤子乃浡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謋然乃作大唐之歌歌者二年昭然乃知乎王也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

八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變垂于萬世之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循通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玉海引宋書符瑞志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宋志所載慶雲之歌與大傳同

書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
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
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
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
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

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

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尚書大傳】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龜孽雞禍下體生於上之痾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

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介蟲之孽犬禍口舌之痾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荼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倮蟲之孽羊禍目痾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豕禍耳痾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牛禍心腹之痾黃眚黃祥金木水火沴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霿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蛇蟲之孽馬禍下人伐上之痾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五月視六七月言八九月聽十十一月思心十二月與正

月王極凡六沴之作歲月日之朝則王后受之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月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禦貌於喬忿言於訖衆視於忽似聽於怵攸思心於有尤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其祀禮曰格祀日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玉海引洛書為府鄭氏曰王謂禹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

宋符瑞志 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邵子經世是年復九州

書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

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前編征有苗在舜三十五載

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右洞庭之陂左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呂氏春秋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大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因方歸之闢地以王　墨子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

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鄉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

史記 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姒氏吳越春秋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　孫子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　宋衷瑞志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　詩含神霧大禹之興黑風會紀　春秋演孔圖文命之候玄龍御雲

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淮南子 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

呂氏春秋 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

通漻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春秋元命苞】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　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鬻子】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簨虡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猶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予得施子黯得季子甯得然子湛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尚書中候】文命盛德俊乂在官則瑞草生郊醴泉出山

史記 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

說文 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大呂

淮南子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博物志 處士東鬼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敵戰城郭蓋禹始也

新書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

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邪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帝王世紀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

荀子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

說苑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吳越春秋禹南到計於茅括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也○此言哭罪人在治水時與說苑異

莊子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

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無落吾事佁佁乎耕而不顧[尸子]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逃不能爲君之勞矣[世本]禹作宮室　禹時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古今注]伺風鳥夏禹所作也[漢書]雜家大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師古曰命古禹字[述異記]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　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吳越春秋]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國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博物志]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紀年]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秋八月帝陟于會稽

史記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越絕書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槨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堦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

州土也塡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爲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水經注】會稽山上有禹廟昔大禹東巡崩於會稽因葬其地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山東有井深不見底即禹穴也

【墨子】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呂氏春秋】禹葬于會稽不變人徒【淮南子】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史記】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世本】禹娶塗山氏女名女媧○大戴禮記作女憍氏

【吳越春秋】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列女傳〕塗山氏長女夏禹娶以爲妃既生啓辛壬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楚辭注〕禹以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隨巢子〕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荒誕

〔史記〕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

【吳越春秋】啓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絶【紀年】帝啓元年癸亥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書】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淮南子】有扈氏爲義而亡【蘇轍古史】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爲君益卒不得立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卿以伐之也　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與有扈之時制於其牀上擊而殺之

【呂氏春秋】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

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相宜作啓其事亦典

【越絕書】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紀年】益干啓位啓殺之○此好事者爲之也【山海經】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刀劍錄】夏后啓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爲星辰背記山川日月【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注】九辯九歌啓所作樂也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山海荒唐此爲近正【紀年】夏后開舞九招【歸藏】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爲九歌【紀年】十一年放王季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十六年陟○注云武觀即五觀也觀國今頓丘衛縣○前編后啓九歲崩

昔者堯老舜攝自文祖受終以後堯無事焉及舜即位三十三載命禹總師總師亦攝位也既而有苗弗率帝命徂征于

羽敷德是舜猶行天子事也若此者與堯異其故何邪曰堯舜之禪讓其心則同其時勢則異也何也堯之禪舜創舉也前此未有也舜在畎畝之中登試任職三年即欲遜以帝位舜不受然後命之攝方是時也堯唯恐天下之戴舜不專而欲天下之忘己也唯恐其不速故巡守賞罰諸大政悉委之舜而已不與焉逮後施澤既久堯乃殂落若其受攝之時則猶未久耳舜之與禹則同事帝堯者也禹平水土其施功於民最切天下之戴禹猶之乎戴舜以之禪授則帝堯之前事可循矣舜何必遽忘百姓哉今有人於此爲其子得一慈母而慮其子之不相依也則已從而避之今有人於此其子於慈母既相依矣猶之依已也則已又從而顧之是故或避或

顧兩父之心一也堯舜之子民亦一也詎有異哉商均之不肖未必如朱之傲虐嚚訟然舜以其德不若禹終不以天下私其子猶復躬勤民事南巡蒼梧舜之不能恝然於百姓有如此者若夫禹益之事則與此異矣有夏之受命方新嗣子之敬承又賢天眷正殷不可移也而況益德未洽禹遂以崩天下之人舍啓其曷歸哉而或者曰帝堯禪舜共鯀不服夏禹傳子有扈以叛豈當時人情狃於習見或借以稱亂乎然考甘誓之辭不過數其威侮怠棄之罪用是恭奉天討明正賞罰而鈞臺大饗復有塗山之會烈焉恢業承家綿祚四百三代守成之主斷以夏啓爲首稱矣

少康中興

史記　夏后帝啓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紀年　帝太康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楚辭注　夏王太康不遵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作於閭巷）

書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

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綱目四年帝陟○路史云太康在位十九歲失政又十歲而死通鑑前編因之

史記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爲帝中康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綱目帝仲康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胤侯帥師征羲和

書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紀年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前編仲康十三歲崩經世曰相繼立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與紀年異

後漢書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紀年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丘征淮夷 二年征風夷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 路史發揮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芳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

命武羅伯植芳藥於後苑武羅伯諫曰帝乃崇厥德怪草奇木不擇遠廢嘗宜食爲車之荐馬帝不從於是作諫羿乃伐樹爲琴以進帝帝名之名曰條谷帝弭聽於音樂不聽政事爲羿所逐居於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牙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

帝王世紀 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於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丘依同姓諸侯斟尋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於田獸棄其良臣武羅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伯明后以讒棄之而羿以爲己相寒浞殺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窮門浞遂代夏立爲帝

山海經 曰河伯化爲白龍游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 羿獵射日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爲 羿要與雒水神宓妃交歡 帝王世紀 羿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 楚辭 天問羿

夏衰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爲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食其家以爲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羿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爲萬民憂患[張衡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隨巢子]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殘其身以此爲禍而淫於禍 [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 九年相居於斟灌

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及豷貢多力能陸地行舟使奡帥師滅斟灌斟尋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封豷於戈恃其詐力不恤事初奡之殺帝相也妃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初夏之貴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尋二國餘燼殺寒浞立少康滅奡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遂亡

[紀年]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有鬲 丙寅年夏世子少康生 乙酉年少康自有仍奔虞 甲戌年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康使女艾伐澆殺澆 乙巳年伯子杼帥師滅戈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楚辭注]浞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爲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顚隕而墜地 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作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

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潛夫論[illegible]）才力絶衆壓其勇武而卒以亡○按[illegible]

史記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羿浞之亂[illegible]而澆滅夏統中絶四十年而後少康興史直云相崩少康立疎略之甚）

後漢書　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舞樂（紀年帝少康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世本少康作秫酒　少康作箕帚）

吳越春秋　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史記　帝少康崩子帝予立（紀年帝杼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十七年陟）

注或作帝予一门伯杼杼能師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　世本季佇作甲　帝予崩子帝槐立紀年帝芬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三十六年作圜土　四十四年陟○前編二十六歲崩　帝槐崩子帝芒立紀年帝芒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賓于河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　五十八年陟　帝芒崩子帝泄立紀年帝泄元年辛未帝即位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黃夷　後漢書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紀年二十五年陟○前編十六歲崩　帝泄崩子帝不降立紀年帝不降元年己亥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五十九年遜位于帝扃注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帝不降崩弟帝扃立紀年帝扃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　十八年陟○前編二十一歲崩　帝扃崩子帝廑立紀年帝廑元年己未帝即位居西河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其年陟○前編二十一歲崩　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

羿浞之亂史不具載故少康之中興夏紀泯闕猶幸傳記所稱可得而述焉太康之失國或曰元年或曰十有九年五子作歌唯哀宗社之不保痛故府之淪亡歸責於君而無怨羿之辭者以為棄國違民亂由上作於羿何尤是可謂忠厚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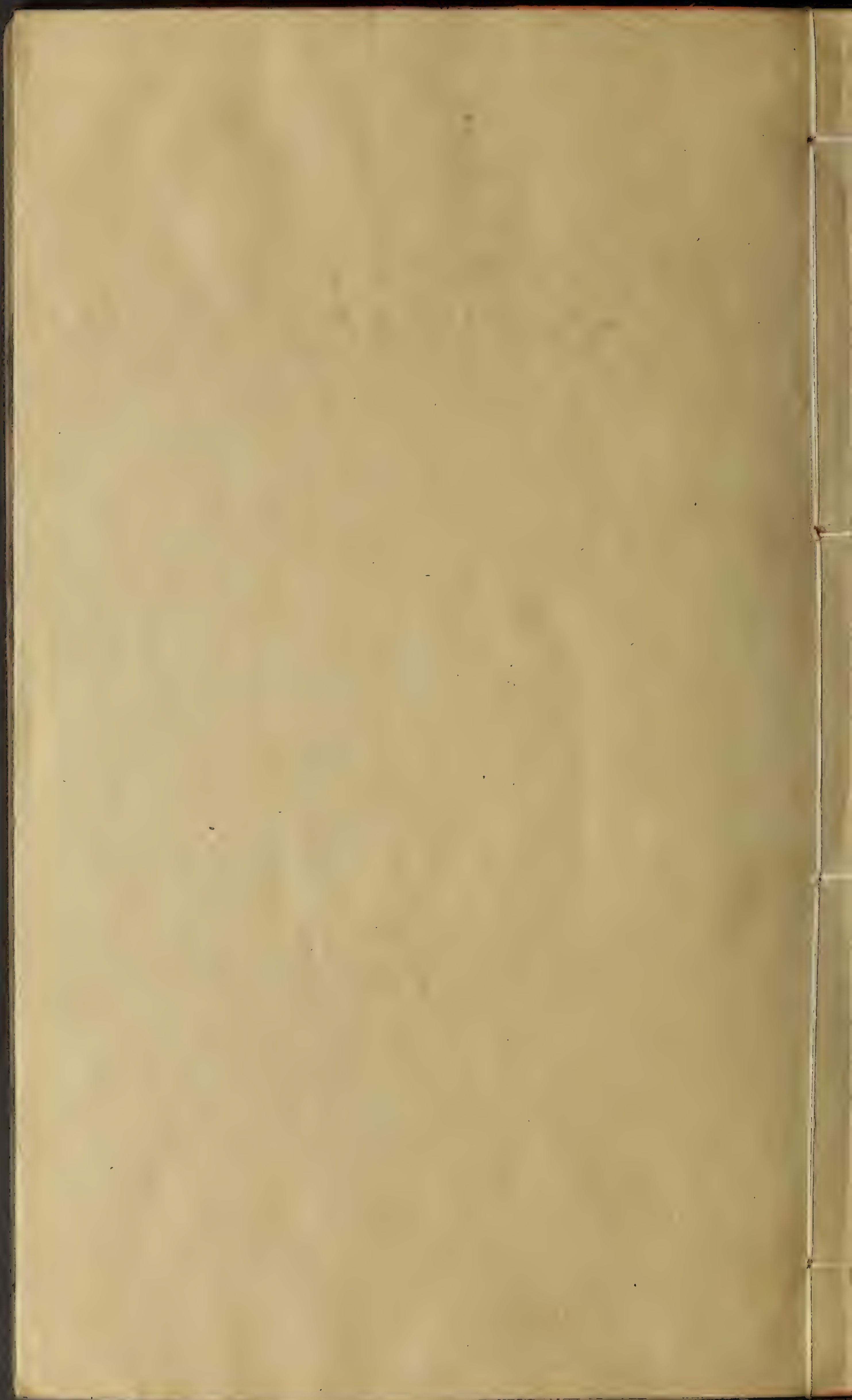
平怨而不怒者哉舊都雖失天命未改自河以南猶夏之天下也故太康越在南服尚能立國斟鄩以傳仲康仲康即五子之一也向者追述祖訓引君罪己是宜爲君哉書稱肇位四海則自冀方一區外靡不來享來王矣胤侯命掌六師則八柄九伐無不操自一人矣羲和顛覆沈湎放羿之德以爲德棄司脅從乘羿之亂以爲亂且國遷以來王命所塞止有羿耳羲和守天官而廢時棄職將令正朔不須於天子諸侯不稟於王朝失統亂紀端自此始故出師致討必明正其罪而係已拒命猶其細焉者矣羿亦未可驟圖先圖其類羿者自此威克允濟元老壯猶功業未可量也享年不永志弗克終帝相嗣之亦能討伐畎夷七年致其來賓然有窮內亂未聞

過而問焉豈其師老外攘東略則西晉而治羿反疎乎寒浞奮其詐力二子濟惡於是滅二斟弒帝相夏后之統至是遂中絕焉少康以先君遺腹之子在繈緥之中有夏孤臣靡託身於鬲蓋未嘗一日忘夏也經營謀慮以至四十年之久終能滅賊立君復禹之績歷艱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悔誠有夏之貞臣矣而少康實當元凶竊國澆豷彊梁之日乃能戒備奔逃保身除害依帝舜之哲胤一成一旅卒用以興豈非間出之英辟哉後世若安史之繼亂唐帝猶存新莽之移祚漢宗尚盛未有年歷四紀社稷爲墟一君一臣崎嶇險阻之閒以開創爲中興如是其光顯也離騷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虞人之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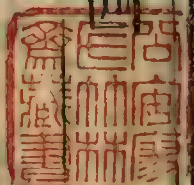
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此羿之所以亡也離騷又曰澆身被於强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此浞之所以敗也彼二凶以淫欲絶世少康以困竆復國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有伯靡以爲臣有季杼以爲子有仍鬲斟虞先後以爲輔佐撫黎賢於播越收餘燼之旣亡禹之明德遠矣夏后之澤未宜殄滅然岌岌乎絶而後續顛而後起少康之功業所由不可及哉







繹史卷十四　　　　三代第四



商湯滅夏

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列女傳簡狄有娀氏之長女也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取而吞之遂生契焉古史考契生堯世舜始舉之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附禮緯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昌宋書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有玄鳥銜卵而墜之簡狄得而吞之遂孕胷剖而生契

【史記】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論衡】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

【詩】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長發一二章

【史記】契卒子昭明立【世本】昭明居砥石　昭明卒子相土立【世本】相土作乘馬　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宋衷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殷人祖契而郊冥也　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紀年】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山海經】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索隱】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白虎通】殷之尚質

故直以生日名子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帝王世紀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下銳上晳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臂四肘洛書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珠庭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白虎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尚書大傳湯半體枯金樓子成湯母感象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史記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

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刀劍錄】孔甲九年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列仙傳】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

【史記】孔甲崩子帝皐立○紀年作帝昊　帝皐崩子帝發立【紀年】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諸夷入舞　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淮南子】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帝王世紀】帝桀淫虐有才力手能搏虎

【列女傳】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

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爲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﨟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爲樂造瓊臺瑤室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饜○國語云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楚辭注】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河圖始開圖】孔甲見逢氏抱小女妹喜說之以爲太子履癸妃【帝王世紀】妹喜好聞裂繒之聲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以人駕車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視其驚【紀年】后桀命扁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女無子焉斲其名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嬉氏以與伊尹交遂以夏亡○據此則元妃妹嬉非桀所寵【尸子】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禍天下厚矣【鬻子】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博物志】桀作瓦屋

【史記】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二篇俱亡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

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篇亡○史敘湯征葛伯在用伊尹之前然已載伊尹之言矣余仍由六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傳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越絕書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此復似葛事

史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伊尹名摯阿衡者其官也史說誤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

楚辭注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爲婚姻從有莘氏乞得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

墨子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

列女傳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妬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

荀子伊尹之狀面無須麋

帝王世紀 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我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新語 伊尹負鼎佩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親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

韓非子 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親習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 楚辭注 湯初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知其賢乃以備輔翼承疑用其謀也 鶡冠子 伊尹酒保立爲世師

呂氏春秋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𦝫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

鰌六足有珠百碧雀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焦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

而只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
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
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先設珍異而曲終奏雅楚辭注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
魯連子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
史記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
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楚辭注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爲相宋書符瑞志伊摯將應湯命
夢乘船過日月之旁劉向別錄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索隱曰九主名稱甚奇不知所憑據耳易坤靈圖湯臣伊尹振鳥陵
墨子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
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
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
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

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史記]伊尹去湯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女鳩女方○篇亡

[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尚書大傳]夏人飲

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伊尹居而閑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覺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薄湯之都也　新序桀自謂天父

淮南子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

墨子湯封於亳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

新序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

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呂覽云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學紓新書云今之人修緒大紀云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名之囚於重泉夏臺

帝王世紀 夏桀無道皐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于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同日供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據言囚湯使非也使字衍

史記 迺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

楚辭注 桀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尤之不審也

尚書大傳 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

太公金匱 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種泉嫌於死湯乃行賂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芧

歸藏 桀筮伐有唐枚于熒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

貍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呂氏春秋 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於商

韓詩外傳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

符子 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爲樂臣觀君之冠非冕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其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不亡龍逢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乎○桀用炮烙未聞

博物志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塡此宮谷又爲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及在上耆老相與諫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尚書帝命驗夏桀無道殺伐龍逢絕滅皇圖壞亂歷紀殘賊天下賢人遁逃淫色嬖易不事祖宗桀失其玉鏡用其噬虎論語陰嬉讖庚子之日金板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日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注后桀也偷苟且自恣也玉斗者渾儀金椎言國之寶

太公金匱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于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朞年岑山崩爲大澤

淮南子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

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當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墝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蓐而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西姥折勝黃神嘯吟飛鳥鎩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蓍策日施

尚書中候夏桀無道地吐黃霧　隨巢子夏桀德衰伏淵潮　述異記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周武謂周公曰桀為不道走山泣石　搜神記夏桀之時厲山亡　紀年瞿山崩聆墜災　博物志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

日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帝王世紀〕兩日鬬蝕鬼呼於國桀醉不寤〔述異記〕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墨子〕逮至乎夏王桀天有誥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閒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

〔呂氏春秋〕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尸子〕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管子〕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

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　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陰謀殘詐何得以誣罔湯尹之事伐乎

【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呂氏春秋

桀為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逄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

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為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為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鄣如夏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饗商○湯值淵

旱以伐夏故前編書大旱自此伐桀之年起良是[尚書中候]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雒降三分璧黃龍雙躍出濟于壇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宋書符瑞志]湯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舐之[尚書璇璣鈐]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春秋演孔圖]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光獻朝其終白虎在野　天命於湯白雲入房[illegible]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臣鐵得大牛之瑞[禮斗威儀]白鳩成湯時來至

[書]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

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篇亡

【史記】夏桀爲虐政淫亂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淮南子】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

【帝王世紀】湯來伐桀以乙卯日戰于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列女傳同

呂氏春秋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

山海經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山海經何以載及湯事其爲後人附益明矣

周書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

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郼郼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卽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於從○闕疑有訛字

【史記】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書序】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俱亡、【前漢書】

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詩商頌長發大禘也

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

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
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
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
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
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
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
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

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仲虺】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史記］湯歸至於泰卷陶中壘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誥辭與尚書絕異）咎單作明居（［書序］咎單作明居○篇亡）後至周封於杞也（○索隱曰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

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

莊子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爲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

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盧水○諸書通作務光史記稱許由務光義至高行事不少槪見疑未必有其人也【韓非子】湯以伐桀而恐天下言己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於河○肆言誣聖非可謂無忌憚者矣【列仙傳】務光自沈于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遂投浮梁山後遊尚父山○尤誕

【越絕書】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史記】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呂氏春秋】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

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帝王世紀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其德

管子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大紀云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遍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

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荀子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呂氏春秋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

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𨟖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諸書多言七年則此云五年者誤也帝王世紀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淮南子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尸子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爲牲禱于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按以身爲牲之說前編不取

淮南子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

呂氏春秋殷湯即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春秋元命苞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

韓詩外傳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淮南子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鬻子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蠉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周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

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䵫鮫瞂利劒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産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韱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湯曰善【博物志】奇肱民善爲拭扛以殺百禽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至吹其車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視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返而其國去玉門關四萬里

【說苑】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

之夫三君之舉賢皆與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皐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天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

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强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

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漢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 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

【新書】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細福可必細菑可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

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蘖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故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說苑自也之也俱作他而無致道者以下 漢書小說家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依託

呂氏春秋 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其吏請

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經史惟稱太戊時桑穀生於朝而呂覽韓詩皆云湯時生之說苑又兩記於太戊武丁之世其事皆相類殆多舛誤

[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絕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京房易傳]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

[歸藏]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有求則得有喜將至　良人得其玉君子得其棗　有鳧鴛鴦有鴈鷫鷞　鼎有黃耳利取鱣鯉　瞿有瞿有觚宵梁爲酒鐏於兩壺兩羭飲之三日然後穌士有澤我取其魚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　有白雲出自蒼梧入於大梁　上有高臺下有鹽池若以賈市其富如河海○唐禮大史掌三易近師以歸藏爲殷易之名也其繇辭諸書引用多古質錄之以存二代遺文

[皇覽]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

[詩]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烝嘗湯孫之將[詩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詩序]烈祖祀中宗也○朱子曰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亦祭成湯之詩耳○按那烈祖二詩章法同其稱烈祖湯孫亦同則俱爲祀成湯之詩無疑

天生民而樹之君俾司牧之古昔帝王禪繼不同神農以上不可得而聞已黃帝革命實用干戈謂堯以前盡禪讓與則鴻軒後之世及可數也謂禪授昉於堯舜則五帝官天下又何以稱焉竊謂聖人之興因乎時會順天應人古今一揆五帝聖君代出顓頊起於族屬姚姒拔自側微揖遜而天下治

矣夏后傳子禹之德及民者遠十年有永雖有中主享國保世其後孔甲淫亂夏政始衰傳及桀癸昏暴縱恣任威信讒陵轢諸侯武傷百姓而天下始離畔矣湯之代夏政也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有慙德何也曰始湯未有取天下之心無取心而得之湯之慙湯之所以爲聖乎自司徒敷教功業著於唐虞賜姓胙土作基於商詩稱相土烈烈記稱其勤水官世有明德天所祚也湯之篤生當夏后之末造天命固有攸屬矣初征自葛而四海歸心民情既有攸繫矣湯方幣聘伊尹於畎畝之中舉而進之於桀桀不能用尹既醜夏復歸于亳湯以事桀爲心故尹亦以湯之心爲心五就五去冀幸君之一悟政之一改也若是則夏不亡商不興民免塗

於湯守臣節又何憾焉及其不可訓諫語以遷善則不從告以危亡則不聽啞然而笑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矣伊尹曰是不可以救矣吾其舍此而歸爾湯亦曰是必割正不可以須矣吾惟取此以救吾民爾故湯之事桀四海歸心而不貳身拘重泉而無懟遲之二十年桀已耄矣諫臣誅戮讒邪日昌葺顧昆吾之屬播惡助虐而不可止是始出師鳴條爲南巢之放豈非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取之然湯猶以爲慙此聖人之用心異乎後世之利天下者矣至夫千金陰謀往覘夏諸子之雜說無足深辯惟是義師弔伐而亳衆有不恤之怨者何也蓋自亳衆觀之知商邑之安不知夏民之危知己之有穡事不知夏民之在水火中也常人狃於便安聖

心公於天下故陳師誓衆喻以天命民心動以賞罰威勸一
戰而弔伐之義申兵已輯民已安矣號曰武湯不亦宜乎

繹史卷十四

伊尹輔太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紀年]外丙名勝二年陟　仲壬名庸四年陟　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書序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是無外丙仲壬之年也邵子經世亦無二君之年程子曰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未知是否

[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

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〇後二篇亡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據太甲居桐即在元年史三年字皆誤【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沈約曰蓋誤以攝政爲元年

【書】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說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闕里］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記］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襃帝太甲稱太宗［刀劍錄］殷太甲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前編云太甲十七年甲子［紀年］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書】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書序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記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紀年沃丁名絢元年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

帝王世紀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大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孔氏曰以三公禮葬（書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篇亡）

書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公孫丑曰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昔伊尹佐湯以有天下經營締造之艱難也親見夏所以亡商所以興嗣王不令丕

基將覆故使之去深宮而親近墓居高悽愴以發其哀慕之
思歠粥服衰以消其驕溢之氣久之怨艾自悔夫是以克終
允德焉第桐宮之放事屬創聞其志誠公而其名則弗順元
聖忠愛出自至誠不得已而爲之既而冕服奉歸復政厥辟
主臣一心綱祚永世然後伊尹之志天下後世無不共見矣
人臣有其志而無其德且不可效伊尹之事苟無其志而懷
覬覦以窺神器當主少危疑之際操弄國柄如莽操懿裕輩
借伊尹爲口實此篡奪之患不絕於史策孟子固已灼見而
遏絕之矣抑嘗考羅泌之論曰周公之抱沖子太甲之居桐
皆在諒陰時也古者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
年滕之父兄曰吾先君莫之行魯先君亦莫之行則此禮之

廢已久太甲之事宜後世弗及知也元祀十二月王始居陰
百官聽於冢宰此喪之常紀非攝也嗣王不明故因其諒陰
處之於桐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辭抗世子之謂云爾非廢
也三年奉歸于亳是起復之時爾非再立也廢立之說蓋起
於漢霍光將廢昌邑告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有之昔伊
尹廢太甲以安社稷後世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
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以延年循俗無稽
之言使後世信之以爲伊尹嘗擅廢立矣考太甲三篇曷嘗
有廢立之一言哉前有伊訓以始事後有咸有一德以終義
且其復甲也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至矣
及其告歸也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亦將因以爲利哉故

曰廢立之說本無其事惟概以舜禹君臣之義則有愧爾羅
氏之言如此竊以爲伊尹之在當日於志無愧則於義亦無
愧方唐虞夏后之世君明臣良奚由用放三聖授受安事征
誅尹之事商也伐暴君以救民輔闇主以允德匹夫不內於
溝中厥后克俾爲堯舜適如其莘野之所樂見諸親身而止
因時會以變通舜禹君臣之義易地皆然又何愧哉故有假
禪受以爲篡奪者非堯舜之過也有託征誅以行叛亂者非
湯武之過也有擅廢立以危社稷者亦非伊尹之過也

繹史卷十五　　三代第五

太戊盤庚之賢

史記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 紀年 小庚名辨五年陟 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 ○世表小甲太庚弟 紀年 小甲名高元年丁巳十七年陟 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紀年 雍己名伷十二年陟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 紀年 太戊名密元年丙戌○前編元年甲辰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書序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篇俱亡

帝王世紀 桑穀共生于朝太戊問于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史記 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隞仲丁書闕不具（紀年 仲丁名莊九年陟）（書序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篇亡）（後漢書 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有餘年）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紀年 外壬名發元年邳人姺人叛 十年陟）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河亶甲居相河亶甲時殷復衰（書序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篇亡）（紀年 河亶甲名整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 九年陟）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祖乙遷于邢（書序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篇亡）（紀年 祖乙名滕元年己巳自相遷于耿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十九年陟○史 巫咸宜作巫賢）祖乙崩子帝祖辛立（紀年 祖辛名旦十四年陟）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

為帝沃甲〔紀年〕開甲名踰 五年陟 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為
帝祖丁〔紀年〕祖丁名新 九年陟 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庚
〔紀年〕南庚名更 三年遷于奄 六年陟 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
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
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紀年〕陽甲名和 四年陟 帝陽甲崩弟盤庚立
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
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
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
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
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紀年〕盤庚名旬元年丙寅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〇前編庚子盤
庚元祀遷都于殷改國號曰殷按紀年近代人僞作因
非汲冢原本而所載殷王之名及年數不知何據也

書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

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

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
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汝萬民乃不生生曁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曁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
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亂政同位具乃
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
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
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

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帝王世紀 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

遷於殷○鄭康成云祖乙居耿以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金仁山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爾

史記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紀年小辛名頌三年陟○索隱云此以盤庚崩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殷商之時代有令辟史稱雍己立殷道衰太戊復興故稱中宗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復興陽甲之時殷又衰盤庚遷都殷道復興小辛立殷復衰武丁復興廟號高宗傳帝甲淫亂復衰帝乙益衰至紂而亡朕衰輙興是之謂作故曰賢聖之君六七作六七云者湯也太甲也太戊也祖乙也盤庚也武丁也而帝甲一君史以爲淫亂書又以爲保惠者也書稱無逸之主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而不及盤庚庚不

幸而享國未久也君奭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太甲有保衡太戊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有巫賢武丁有甘盤而亦不及盤庚庚不幸而無賢佐也故自賢賢也用賢亦賢也太戊有桑穀之妖蓋初政有闕焉感伊陟之言側身修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商人作頌以祀之廟號中宗由太戊見妖而懼又有陟扈巫咸羣賢以輔之也至於盤庚則極難矣自仲丁以來諸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且祖乙圮耿至陽甲君民奢侈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庚欲遷都于殷亳復湯故居而世家大族各有黨與嗜利忘患胥動浮言以蠱惑百姓百姓咨怨盤庚於此不挾尊高之威無震怒迫急之意反覆開諭藹然溫厚之言淪浹肺腑臣民咸悅浮

言息行怨解涉河治亳復胥湯政豈不善哉昔湯之興也八遷而後都亳以七十里王天下此本根之地弗可去也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若囂若相若耿若邢皆際河數遭水患爲政者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自盤庚遷殷以來不獨民免厥居而理以祖制參以新民化行黨消傳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其後世去殷遷沬國內衰弊比至於亡百姓猶思盤庚之政於戲可謂賢矣



繹史卷十六

三代第六



武丁中興

史記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紀年小乙名斂十年陟○前編二十八祀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紀年武丁名昭元年丁未命卿士甘盤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水經注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荀子傅說之狀身如植鰭韓非子傅說轉鬻

帝王世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當有傅我

而說民者哉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劉子】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拾遺記】傅說賃為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蕪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此炸誤伊尹之事何無稽之甚

【書】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

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
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
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
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
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
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
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
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

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王曰
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
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
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
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
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書序】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序意未盡

【說苑】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問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尚書大傳】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懼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劉向云高宗承商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異○按桑穀見於太戊時矣豈又復見於武丁之時事語相類其姓誤必矣

【書】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後篇亡

【史記】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尚書大傳】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於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古今注】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詩】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

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詩序】殷武祀高宗也【易既濟】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枚易勸德也○朱子疑鬼方卽荊楚也【帝王世紀】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

【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前編據此以爲高宗肜日祖庚祭高宗也【紀年】祖庚名曜十一年陟

【禮記】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

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喪服四制

【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詩序】玄鳥祀高宗也

【史記】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 【紀年】祖甲名載元年丁巳二十三年陟○書無逸稱祖甲爲廸哲之主而史謂其淫亂必史之誤也國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蓋採此爲言耳 帝甲崩子帝廩辛立 【紀年】馮辛名先四年陟○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俱作馮辛 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為帝庚丁 【紀年】庚丁名囂八年陟 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

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
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閒暴雷武乙
震死綱目武乙名瞿三十五年八雷震死子帝文丁立綱目文丁名託十三年崩帝文丁崩子帝乙
立綱目帝乙名羨九年崩
盤庚沒而殷衰及武丁之爲太子也舊勞於外具明哲之資
即位之初甘盤爲相王居亮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免
喪而猶弗言是時甘盤告老歸政以高宗之賢可以言而不
言敬畏愼重必求聖佐以隆殷道至誠所動夢得良弼總百
官資斅學用能興起禮樂嘉靖殷邦朝諸侯而有天下也王
惟傅說之相業比於阿衡故武丁之君德光於烈祖商人尊
而高之是謂高宗書載說命以紀其始易繫鬼方以志其功

詩錄玄鳥殷武以歌咏稱頌其德蓋商自中葉衰微戎狄交
侵荆楚之梗化尤甚高宗奮伐有截勲莫隆焉豈楚俗家爲
巫祝神民雜糅是所謂鬼方者邪抑獯鬻方爲西北患古公
猶遷都避之是即高宗所伐而詩易各載其事與非高宗修
德行政剛以用師則不能三年勝此勞故旣濟之九三高宗
以之非傅說彖而能剛貞固不撓則不能三年終此役故未
濟之九四傅說以之用以表極商邑肇域四海成中興之業
而祔享祖廟也詎不宜哉若夫惑後妻而殺孝己豐昵廟而
致雉雊豈耄荒之年亦有失德乎然彤日之篇據書序以爲
祖己爲高宗作也史記以爲爲祖庚作也目君而稱廟號果
若追書之辭寧知非祖庚繹於高宗而有此祥乎史必別有

所考而又牽於書序故兩存之而無所去云

宋史卷十七　三代第七

周室始興

史記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吳越春秋棄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

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　春秋元命苞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

詩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

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詩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詩作於後王之世而所述者后稷之功德故錄於此以證其事餘倣此

史記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 **山海經** 西南黑水之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 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帝王世紀** 后稷納姞氏生不窋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窋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又歐陽公洪容齋羅長源皆辯其非

吳越春秋 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

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漢書】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十餘世是

【詩】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詩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

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史記]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世本]公劉慶節皇僕差弗偽揄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盩亶父[漢書]雲都亞圉弟[紀年]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宋忠云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

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莊子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吳越春秋　古公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

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琴苑要錄 岐山操周太王之所作也曰狄戎侵兮土地遷移邦邑適於岐山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兮予命遺斯

詩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

其喙矣【詩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皇矣前二章【列女傳】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

【史記】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論衡】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韓詩外傳】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

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西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北堂二三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

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

詩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皇矣三章四章

後漢書 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

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　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　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周室以仁厚始基開國承家世有令德歷夏商千有餘載王業始成祚年八百本固者其枝茂原深者其流長也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際播時百穀受封有邰功誠偉矣使其世嗣農官守土保邦俾無廢先人之業宜足以報其厚德矣顧不數傳而不窋失官竄於戎翟公劉際夏桀之虐直交遭獯鬻之侷轉徙播遷如是其艱難也曰非罹憂患無以啓賢聖非積累無以基崇高史稱公劉修后稷之業生聚再繁邦家再盛周

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思其德當其相宜取材行有資而本有積可想其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篤公劉之所以列於大雅也務勤耕桑占天時察物候可想其重農力本孝慈忠愛之俗焉七月之所以錄於豳風也傳曰厲山氏有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蓋商有天下變置社稷以周棄之功多廢柱立棄以報有德而豳侯亦承公劉新造之國肇業而安者十有餘世逮殷衰而狄人內訌豳於是不遑寧處矣方獯鬻之來侵也太王曰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吾不忍以所用養害所養遂杖策而去之夫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土土之所以為土者以有人也棄人與土寧必其有以立吾國者惟太王弗欲以土地之故殘

民於鋒鏑國之存亡不討焉於是豳人相帥負老攜幼而從之遂居於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旁國亦多歸之其民五倍詩所謂爰契我龜愴其式廓者也惟時太王之少子季歷生昌實有聖瑞太王曰興吾世者其在昌乎長子泰伯及弟仲雍望風知指相率而逃荆蠻泰伯讓國於季歷季歷傳文王文王傳武王終有天下是所讓者國而所以讓者天下也故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傳曰太王有翦商之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說詩者可謂以文害辭矣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謂太王避狄遷岐百姓歸其仁周家代商之業實始基於此云爾文王猶勤服事之節豈太王遽有圖商之志且是時受辛未作商命未改太王方棄國於可禦之狄

乃欲取天下於未亂之商豈不厚誣哉至如泰伯不過一亡
公子採藥荆蠻而人心歸之遂啓吳國假令因岐山之舊邦
他日商周之際寧不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則謂之以天下
讓也其誰曰不然

繹史卷十八　　三代第八

文王受命

【列女傳】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必過人矣

【宋書符瑞志】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　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

【白虎通】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

【春秋元命苞】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　文王龍顏柔肩望羊　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

【雒書靈準聽】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春秋合誠圖】蒼帝之為人望之

疏說之專而長九尺一寸

詩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明二章三章

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文王世子元無子已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孝大矣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則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若君有過怡聲以諫君有所愛雖小物必嚴敬是以孝成於身道洽天下

史記 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墨子 文王封於岐周絶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　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天屑臨文王慈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閒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有脫誤

呂氏春秋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列女傳太姒者有㜪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

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管叔周公之兄也此說大紀云昌爲世子娶於有莘氏曰太姒太姒不妒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而風化之所以大興也

詩 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大明四五六章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

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
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
士【詩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
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
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
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
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朱子以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為大序其餘首尾為本篇之小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羽詵

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云在父母家一句未安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詩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詩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朱子曰此序首句非是金仁山曰按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此事於兔罝之詩最爲脗合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詩序〕芣苢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列女傳宋人之女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襭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韓詩內傳芣苢傷夫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韓詩內傳漢廣說人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韓詩內傳汝墳辭家也 薛君章句王室如燬雖則如燬赬赤也燬烈火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祿仕 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夫鳳皇不罹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反於枯澤鳥獸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

乃作詩曰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能匡夫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闕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可刪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

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詩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詩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illegible]】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江有

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詩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詩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詩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魯詩】傳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illegible]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禮記注】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

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朱子曰至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以爲房中之樂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使天下後世皆得以取法焉　[周傳]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　太姒將歸尊而賦葛覃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兎罝　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小臣恭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詩傳近世僞作然采集舊說多有合者

[史記]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荀子]閎夭之狀面無見膚　[鬻子]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意林引　[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盡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　[漢書]道家鬻子二十二篇辛甲二十九篇　小說家鬻子說十九篇　[帝王世紀]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爻爲西伯

[新書]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

瞑瞑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瞑瞑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鬻子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　政曰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見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

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敎施令爲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爲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爲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地闢而萬物生萬物生而人爲政焉無不能生而無殺也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人化而爲善獸化而爲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有焉然後有地有地然後有别有别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教有教然後有道有道然後有理有理然後有數日有冥有旦有晝

有夜然後以爲數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四者皆陳以爲數治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若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王選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

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今鬻子書篇名次第殘缺非全書也子書莫先於此

列子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粥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此所以列於道家也諸書鬻粥二字通

史記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據史記微子蓋紂異母庶兄

史記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論衡紂力能索鐵申鉤撫梁易柱帝王世紀紂倒曳九牛撫梁易柱荀子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新書紂自謂天王

周書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於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爵以明等極極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順政政以內□□自邇邇彌興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在□□分微在明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哀樂以知慧內外以知人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得其所好則善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大遭其所惡則哀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以事上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犯法無以事上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以可去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若不□力何以求之力爭則

力政力政則無讓無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若不樂乃所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不次則奪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役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竟非衆不尅衆非和不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無樂非人無哀非人人是以衆人衆賞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多則乏乏則無醜教乃不至是以民主明醜以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治治之初廣初哉治化則順是故無順非厲長幼成而生曰順極　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羅匡成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大馴鐘絶服美義淫阜畜約制餘子務藝宮

室城郭修爲備供有嘉粢於是曰滿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唯鐘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攝凡美不修餘子務穡於是糺秩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書不早羣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征當商旅以救窮之閭隨卿下鬻墊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稱樂企不滿壑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俾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男守疆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祭以薄資禮無樂宮不幃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冢宰制國用大司徒荒政成周規模已略具於此矣

【禮記】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

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義【紀年】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

【史記】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紀年】帝辛九祀伐有蘇獲妲己以歸○前編在八祀【列女傳】妲己㜪幸於紂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　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釋名】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存也【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爲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荒誕之說　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

顧廣圻云懼當作懽

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紀年百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竹譜洪園殷紂竹箭園也淮南子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殺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天下同心而苦之帝王世紀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人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論衡紂沈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新序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列女傳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帝王世紀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爲戲笑論語比考讖殷惑妲己玉馬走○宋均注玉馬喻賢臣奔去也

韓非子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史記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

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鬻子】紂熊蹯不熟而殺庖人【世本】紂爲玉牀

【韓非子】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潛夫論】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乃大喜以爲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僞俯而泣曰君之年卽耆邪明既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爲惡妲己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

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唯恐紂之聞也

[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帝王世紀]紂既囚文王文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按易正義伏羲制卦文王卦辭周公爻辭孔子十翼非文王始益爲六十四也史記誤　[繹史]文王在

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易 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師貞丈人吉无咎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履虎尾不咥人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大有元亨　謙亨君子有終　豫利建侯行師　隨元亨利貞无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

有凶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噬嗑亨利用獄　賁亨小利
有攸往　剝不利有攸往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
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
攸往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
實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離
利貞亨畜牝牛吉○右上篇　咸亨利貞取女吉　恒亨无咎利貞利
有攸往　遯亨小利貞　大壯利貞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
日三接　明夷利艱貞　家人利女貞　睽小事吉　蹇利西
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
攸往夙吉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
用享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

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姤女壯勿用取女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鼎元吉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漸女歸吉利貞　歸妹貞凶无攸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旅小亨旅貞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亨利貞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節亨苦節不可貞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未

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右下篇

[史記]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古今樂錄]文王囚於羑里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之屬往見文王文王爲瞷右目者言紂之好色桁拊其腹者言欲得其寶也蹀躞若云足者使迅疾也於是周流求之以獻紂[六韜]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駮身朱鬣目如黃金項下雞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今本無[淮南子]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西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小說家之妄談[琴操]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駮身朱鬣雞目者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呂氏春秋 昔者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雜說之近是者

新書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撒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撒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

史記 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

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

【呂氏春秋】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韓非子】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譏文又復誣孔其曰千里亦謬

【越絕書】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史云陰修德行善諸家稱智稱爭皆非文王之心也

【韓非子】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巳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

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聚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而亂其心○抵牾

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

旐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草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

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出車勞還率也　杕杜勞還役也○大紀曰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紂乃召昌釋之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大喜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爲西方諸侯伯朱子曰此未必文王之詩

周書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岠嶮伐夷幷小奪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助其囊武之閒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

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咸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奇謀制勝成武王業盛矣然而非文王事也

史記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

載與俱歸立爲師【水經注】磻谿中有玆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𦡀遺跡猶存是有磻谿之稱也【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史注引【列仙傳】太公涓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跽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臼其跗觸石若路季連曰釣本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乎涉蓬萊釣王海推岸投綸五百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朝耳果得大鯉有兵鈐在其中【列仙傳】呂尙冀州人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遼東三十年西適隱於南山釣於卞谿三年不獲魚或曰可以止矣尙曰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鈐在腹中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宋書符瑞志】文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尙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尙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尙出遊見赤人自雒出授尙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楚辭注】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爲太師【鼎錄】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對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

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

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好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辭理俱淺

史記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

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易林】太公避紂七十隱處卒逢文王爲王室輔【古史考】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說苑】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治【鹽鐵論】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楚辭注】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尚書大傳】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爲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爲朋友望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羑里○太公出處自史遷已不能定矣宜諸說之紛紛也　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後世之爲權謀者託之太公耳非太公本色也【漢書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潛夫論文王游畋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左右不諏羣臣遂載反歸委之以政用能造用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己以得呂尚抱朴子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　新論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韓詩外傳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既異族之人也以爲故邪卽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邪卽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搜神記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是毀其德也文王覺召太公問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乃令太公爲大司馬○博物志云西海神女嫁於東海神道陵凡言神怪者多附會太公其來久矣

六韜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

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游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而求名言無欲而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

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以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非當時語

詩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緜九章

【史記】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也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史於西伯崩後重敘此文其稱蓋者疑辭耳文王實無稱王改元之事也正義曰若文王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云大勳未集也禮記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退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據此文乃是追王為王也【易緯】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illegible]皆妄說

【呂氏春秋】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

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尚書帝命驗 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止于昌戶民踰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 尚書中候 季秋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昌拜稽首受最曰姬昌蒼赤子 墨子 赤烏銜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 琴操 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為岐侯躬修道德執行仁義百姓親附是時紂為無道刳胎斮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運諸侯瓦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鸞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按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一本末有二句云興我之業望來羊兮 易通卦驗 文王得赤烏而霸 春秋元命苞 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宋符瑞志 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焉○諸子雜識所載禎瑞牴牾

史記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尚書大傳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大傳與史記年不同當從史記但史以祖伊告紂之言載伐耆之下者非也詳見下卷

詩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

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皇矣五章六章言文王伐密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七章八章言文王伐崇詩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說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

氏滅之也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虛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武王晉文公事相類

【周書】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怠墮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愼問

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
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饔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
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衆無敢有違
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惰什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
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
藏不粥糴糶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
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為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
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畱戍城不畱□足以守
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
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遊
旅無使滯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

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無播蔬無食種以數度多少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紀年 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〇前編云按逸周書稱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此文王所以都豐與

詩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〇文王有聲前四章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詩]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民之歸周久矣非至此始附也 [新書]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鱉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煴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脈淳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螫猛蚄之虫密毒山不蓄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易乾][度]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禮疏引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新序]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枯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呂覽同 [新書]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槀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

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其背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此說荒誕 [淮南子]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

[詩]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詩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詩說]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曰序大誤 [詩說]旱麓詠歎文王之德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

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詩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

見知則說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鄭譜俱文王之詩朱
子云燕禮工歌鹿鳴三詩鄉飲酒用樂亦然學記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
之樂矣　【詩緯】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
絃諷諫　【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按此以鹿鳴爲刺衰世其說大異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

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詩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魚麗之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說者因此以鹿鳴等九篇屬之文王而魚麗屬之武王其實未必然也常棣之序既言閔管蔡失道矣何得又屬之文王說見本篇

【周書】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於美栝柱茅茨爲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

石不可穀樹之葛藟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故凡土地之閒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以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而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從

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强勝人人强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典籍奇古至兵强王霸之論則列國人之謀略也

六韜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

人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壍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

菅勝㲉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六韜偽書故不多錄

說苑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莊子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寓言非實

[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

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呂氏春秋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文王之篇蓋周有天下之後追述文德以見天命所由集王業所由隆謂詠文王時詩則非矣朱子曰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　禮稽命徵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云蓋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

文王之爲西伯舊矣紂十三年乃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受命云者一

受殷命而征諸侯一受天命而典周室蓋天眷有德命之夫豈介在微茫以文王之至聖受辛之至愚雖文王小心服事無失臣節然而殷命已遷天意民心俱歸於有周矣故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茲受命之實也明年虞芮質成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遂作豐邑立靈臺建辟雍踰年而崩蓋自羑里之出至是九年矣當是時國有三仁猶奉殷命之長也故其言曰父雖無道子不敢不孝君雖無道臣不敢不忠率畔國以事紂守臣禮以終身誠所謂至德哉而說者以為西伯於受命之年稱王改元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武王立不改元居喪二年伐紂泰誓稱十有三年者因文王之年也吁何其言之妄耶詩書

所稱文王皆後世追述之辭武王追王三王實在牧野既事之後且元年者人君即位之始年也古未有一君而再元者若文王之中年不宜改元而改武王之初年宜改元而不改不幾於秦漢之蔽惑五季之簡陋乎故泰誓所稱即武王十三年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即位九年祭文王之墓於畢然後觀兵盟津而伯夷列傳復有父死不葬之說進退無據俾後世俗儒不本經而信傳記以厚誣聖人紛紛異端之說所由來矣

武王克殷

[新書]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尚書中候]文王廢伯邑考立發為太子曰修我度遵德紀後恒稱太子發[論衡]武王望陽[白虎通]武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春秋元命苞]武王駢齒是謂剛強取象參房逐命誅害以從天心[宋符瑞志]大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閒化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並拜吉夢

[禮記]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衣冠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文王問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

王九十三而終○文王世子○夢齡之妄說見下

史記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說苑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

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婬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

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如何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眞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眞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毁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新書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

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治陳仁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偫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管子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

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幾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柰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柰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

師應之也將旣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大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爲必然也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旣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

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出師命將與王戡亂之規模豈不亦似哉然文不類西周正殷將軍之語僞作自露其跗耳故六韜之書僅取一二三策而已

武王問太公曰士高下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惡口舌爲衆所憎夜臥早起此妻子之將知人饑渴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此十萬之將知天文悉地理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主軍中之事不聞君命○此段見意林

說苑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威武之戰以卑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陳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

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精簡勝六韜萬言當是倘父本書〔抱朴子〕太公曰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奇俊語〔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為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四方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眾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所用出入○質樸殊存古義

〔三略〕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眾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

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强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强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强其國必亡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大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

心鑑曰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己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

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幷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厲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

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淸能淨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讖曰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

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軍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强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强弱察其

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為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諠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

强弱相虜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軍讖曰善善不進惡
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强大比周
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佞臣在
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
已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已同稽留行
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
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
故主察異言乃覩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遯主任舊齒萬事乃
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
溢

中略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
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

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伯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于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

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詭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畧爲衰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衆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原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于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

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駮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主祕焉

下畧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彊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

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德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

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
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
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
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
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
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
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淸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
者尊貪鄙者富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
化行而衆惡消淸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
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淸白之士修其禮致
節義之士修其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

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于後世聖主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奸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

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于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〇三畧本太公所作黃石公以授張子房者史稱良游下邳圯上有老父出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

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通鑑前編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史本紀稱武王觀兵[illegible]矣而伯夷列傳又有父死不葬之說此皆非實也且文王有受命改元之誕說者遂謂武王嗣立不改元即上接文王之年而泰誓稱十一年者畢喪伐紂也此等妄說皆不可信歐陽氏辯之詳矣　論衡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尚書璇璣鈐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八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肯無足題從欲紂如魚乃誅　宋均注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為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倉兕誓郁白魚化烏皆河內女子僞泰誓也史遷信之由其未見古文泰誓故耳

書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

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尚書］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前編曰黎者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者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爲戡黎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文王紂賜弓矢斧鉞使專征伐若崇若密須若阮若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乎故諸儒皆以爲武王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武王之未伐商襲爵猶故也傳記武王伐紂曰西伯軍至洧水又曰西伯將焉之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傳記者自自來矣［論衡］紂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述異記］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兔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帝王世紀］殷紂時六月雪或雨赤血鬼哭山鳴［墨子］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武王踐功夢見三神子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illegible]］有女子化爲丈夫嶢山崩或羊見二日竝出

［太公金匱］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

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尸子 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

楚辭注 雷開佞臣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淮南子 紂爲無道左強在側

史記 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書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書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論衡】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說異

【史記】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

亡【索隱】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淫　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古今樂錄】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爲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爲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爲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爲操【正義】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胥餘箕子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據此比干之死在箕子爲奴之後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

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〇據此箕子為奴在比干死後史何自相牴牾邪

韓詩外傳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中論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春秋繁露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極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雕文刻鏤之觀盡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旄之飾窮白黑

之鏡深刑妄殺以陵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之意賞俟賜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刳孕婦見其化斮朝涉之足察其拇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〇字有脫誤

帝王世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

水經注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斮脛而視髓

楚辭注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

墨子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虐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

拾遺記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與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侯滅其烽燧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象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

祟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楚辭注】紂爲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

【呂氏春秋】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於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太公金匱】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非時而至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淮南子】武王陰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呂氏春秋】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

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　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呰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

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

史記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晉書傳異曰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猶曰殷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金仁山曰諸賢尚在猶足維繫人心道民望既絕無復可爲矣故伐之

周書　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知禮則行禮義順

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彊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成以民生民民以度左右手□□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十五□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闔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佐必□伯必勤卒必力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畱畱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元忠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危言不

干德曰正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

史記 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

六韜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眞正聲也萬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彊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說苑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

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則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

史記 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 論衡 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尸子 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聽 六韜 武王伐紂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祐周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今本無 古今注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

韓詩外傳 武王伐紂到於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

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雨輜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今本無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隊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

蹈難之賞而後無適北之刑白刃不噬拔而天下得矣

荀子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壞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

博物志 武王伐殷舍於幾逢大風焉率輿三百乘甲三千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戰於牧野

【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右武成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凶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

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
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
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

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說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諸家多係之十一年朱子係之十三年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

聲用變亂正聲怡説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偽泰誓之文其辭旨亦與古文相出入

淮南子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隋遺錄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呂氏春秋　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

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呂氏春秋】

【書】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此武成文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擧白羽右揮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

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華陽國志]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獨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樂稽耀嘉]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武成

[詩]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大明首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七章八章 詩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淮南子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戈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 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今本無 論衡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是何等謀邪而以厚誣太公

史記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尙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

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顚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

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此亦逸周書也周書文小異并錄於左以備考

[周書]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商辛奔內登於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懸諸太白適二女之所乃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乃出場于厥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

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儒者多不信武王斬紂之事然見於諸家之說尤多備錄于後

帝王世紀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也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是以

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周師逄肅之容殷民喜覓之望俱爲照如生

【周書】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大智玉琰琁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墨子】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手禽費中惡來衆畔百走武王大犇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繫之赤環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

【淮南子】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太白之旗

【古今注】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立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

【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然也○言又過甚

【新書】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位舉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

躄其胥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〇據此武王不斬紂

淮南子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〇據此紂亦不死而拘

史記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〇按孟子戮飛廉於海隅也

呂氏春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

信此毀之所以已也已以此告王矣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新序同

[六韜]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而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對曰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大妖三十六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餧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以信者爲不信以誣者爲眞以忠者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以小人爲上以佞辯爲相以女子爲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臺日夜無已喜爲酒池肉丘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身制禮令無禮儀無聖人無賢士無衡概無斗斛無尺寸無錙銖有罪赦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能盡○御覽引

[書]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說服○武成文

[尚書大傳]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

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附錄】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胥餘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

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說苑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

呂氏春秋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困窮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為諸

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　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爲禽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避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

【史記】今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索隱曰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世以德薄不及古帝始貶號爲王故本紀皆帝而後總曰三王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絶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

【越絶書】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　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姙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

乃朔天下與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賑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書 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賓饗禱之于軍乃班

史記 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嘯堂集古錄武王封比干墓作銅盤銘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於焉是保

周書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執夫惡臣百人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

新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記滅殷分俘諸國并其禽也殘缺錯簡多所不詳然數之多疑皆失實

商蓋江聲從作商奄以形近而誤

韓非子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未詳其事或是滅武庚時 太公金匱 武王伐紂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問卜者占云祟在周丁侯恐懼乃遣使者請武王請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歸爲太師尚父謂使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已來降比使者歸子之君得瘉矣使者辭去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及至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俚而刳

書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武成文

呂氏春秋 然後濟於河西歸報於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

淮南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持久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胥而載之木解其劒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雜霸之術不可據爲太公語

太公金匱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民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

其實農得其田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
行選賢自代上下各得其所

周書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于殷政告周公旦曰嗚呼殷
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聞之文考來
遠賓廉近者道別其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營邑制
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
以寬復亡解辱削赦□重皆有數此謂行風乃立縣鄙商旅曰
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闢開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
十里有舍遠旅來至關人易資舍其委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
行逆來振乏救窮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民有欲畜發
令以國為邑以邑為鄉以鄉為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五戶為

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合閭立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六畜有輦室屋既完民乃歸之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禮樂立小人以教用兵立鄉社以習容春和獄耕耘以習遷行教學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山林藪澤以因其□工匠役工以政其材商賈趣市以合其用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物以通其器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無窮之則此謂和德若有不言乃改其凶

陂滿道路蓁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榮葉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揖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此謂仁德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幷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旣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五德旣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

乃伻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王政叢鑑已具周官六篇規模

書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周書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征伐歸獸不成語按史記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禮記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稷

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
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
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大傳
周書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辛亥薦俘殷
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
治庶國籥人九終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
列升維告殷罪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壬子王服袞衣矢琰
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
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
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
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時四月既

夕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子小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武王在祀大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沖子斷牛六斷羊二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用小牲羊犬豕於百神水土于誓社曰惟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之字惰殘　考矣

墨子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附註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徙以為天下太社）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

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機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戶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劍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听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

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劒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前編云踐阼旣王之後按諸銘或賦或比或遠或近或一二語或長言之俱見古雅

太公金匱武王曰吾隨師尙父之言因以書銘隨身自誡書冠曰龍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劒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磑磑無爲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太平御覽引武

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後必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後漢書注引【太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後漢書注引　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頃民極則敗○御覽引按金匱陰謀諸銘淺膚纖巧不及大戴所載遠矣此直贗之尤者

【太公金匱】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愼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愼終與始完如金城○意林引　但[?]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文選注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太史公雜取傳記以爲伯夷列傳謂夷齊至周而文王死武王伐紂以遷就父死不葬之說其實不然武王立九年而觀兵十三年而滅殷意夷齊歸文王久矣其後武王伐殷諫不聽乃去周而餓死爾載籍缺亡不可得而考矣彼莊子呂覽之言何足爲信[春秋首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論語疏引[風俗通]姓墨胎氏

[汲冢書]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邸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爲曰爲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爲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爲天下周之天下

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此復近信

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列士傳孤竹君甍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叔齊不受乃讓與異母弟伯僚夷齊皆如周值文王甍武王伐紂夷齊不從遂去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時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

呂氏春秋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

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爲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爲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莊子畧同莊生放誕誣聖彼呂覽從而信之然此段文亦奇

論語讖伯夷叔齊義遜讓渠

莊子若伯夷

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韓非書云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按周初官無將軍之名其言妄也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 ○此亦異聞

【呂氏春秋】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作為大武 【荀子】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

【淮南子】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

禮記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敎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樂記

[詩]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詩序]武奏大武也○春秋傳以此爲大武首章朱子謂篇內已有武王之諡非武王時作矣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詩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春秋傳以爲武三章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詩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春秋傳以爲武六章朱子云其謂武王時作亦誤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文王有聲後四章【詩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朱子云此篇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附註】周德既隆草木茂盛以堪爲宮室因名蒿宮既有天下遂都于鎬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詩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書】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

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書序】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述異記】東海畔有孤竹焉斬而復生中有筍周武王時孤竹之國獻瑞筍一株

【詩】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韓詩薛君傳】溥言振之振奮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詩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舊說以魚麗以下屬武王嘉魚以下屬成王朱子辯其非是詳見集傳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詩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舊說武王時詩朱子云時世不可知

讀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讀泰誓牧誓之辭知周之所以興序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黎者殷圻內國也昔文王受命征伐四方之國自關河以東未有事焉況圻內乎武王

嗣爲西伯亦猶然服事之心遲至九年然後觀兵孟津猶以
爲天命未可還歸去之戡黎其在茲時乎傳稱紂有黎之蒐
則黎紂之黨也戡黎以警紂示以剝牀及膚之勢而紂不悟
祖伊情迫語峻明告以阽危而莫之省也殷尚可以不亡乎
三仁皆戚臣也屢諫不聽誠不忍見家國之傾覆宗廟之不
血食心煩慮亂莫知適從徘徊去處之閒有甚於痛哭流涕
者紂方恣睢自賢罔有悛心殷之亡尚可以待乎於時微子
去矣箕子比干囚且死矣天下之人迫於水火之深熱望我
后之來蘇武王於此灼見天命民心之歸已不可辭也曰予
弗順天厥罪惟鈞紂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則天心
弗忍取殘救民之責武王又安所讓哉是故文武之心一也

文事武伐其道同也觀天與人而已矣問者曰克殷者周也當其事勢已迫祖伊之告何獨責紂而不咎周微子箕子又何獨歎殷之必亡而不謀所以禦周曰木之顚也本自撥牆之踣也基自壞周蓋輔本而扶基者非覆木扫基者也紂之無道億兆離心久矣文武不與八百諸侯孰非伺隙而乘之者惟文王率天下以事殷武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後從事則殷紂數十年之天下周實延之商之臣子於周何尤哉紂若不死武王爲民請命亦放廢之而已未必遽推刃於其頸旣而紂已自焚遂封武庚以奉其先祀周之於殷可不謂仁之至義之盡與問者曰立國象賢所以永世微子之去抱祭器以奔周蘇子古史固畧其說矣傳又稱武王克商微子面

紂銜璧衰經輿櫬武王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周之滅殷微子已歸周矣舍微立庚俾後有三監之畔武於此爲失明乎曰微子歸周之說非實也孔子曰微子去之初不言其何之按史殷本紀微子數諫不入與太師少師謀而去其後比干剖箕子囚二師乃持其祭器奔周二師不言何名而周本紀則以爲疵與彊也是當日葢有持器以歸周者而非微子矣至宋世家則又謂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造于軍門遷之自爲牴牾如此詎可信邪夫微子之去其自靖審矣度紂終不可諫諫必不我聽身爲懿親固不欲爲茍去姑遜避於荒野君或感悟箕子比干庶可借以施其匡救即其自靖之言觀之惓惓忠愛恐一旦溘先朝露則無以歉我先王惟是各盡

其所自獻未暇計及身之禍福顧忍以重器適他人乎若夫面縛銜璧楚臣權辭以導其君是又未可據也況入殷之後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徧舉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遯荒未之獲也迨武庚既叛而誅始封微子於宋賓王家以備三恪然後微子於此義固不可辭爾方紂之昏狂箕子比干其強諫一也比干適逢其怒而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而囚而後世之說者以為箕子不死欲傳道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姑以不死傳道且豫知武王之訪已留身以待之此其妄謬不經無足深辯又或謂比干諫而剖心生於亂世不能以智自免故三仁之中比干為下噫聖賢之所為以一身為萬世法若殷之三仁不幸而遭亂世其忠君愛國之心無不同而生死

去就之義或各異後之人見其迹不見其心又從而誣罔以資口實其亦未取孔子之言而重思之乎

繹史卷二十　　三代第十

繹史卷二十一　　三代第十一

周建諸侯

史記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亡　呂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韓詩外傳既反商未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禮記與韓詩同）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

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

荀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

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
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
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
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衞君是爲衞
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
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皆
就國無爲天子吏者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
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
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
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
後爲衞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舜之後周武王封

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大紀曰武王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備三恪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爲上公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皆爲相周封

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爲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季載於𨛫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又封諸叔於郇於雍於原於邰於豐號仲號叔爲文王卿士仲封於西號叔封於東虢初泰伯仲雍奔荊楚遂爲國自號句吳泰伯無仲雍嗣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爲虞仲封[illegible]吳之裔茲輿於莒封祀帝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雖滑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班宗彝作分器。此述武王封建之國最爲詳備【已上[illegible]】

【[illegible]列國】

【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爲大國。說苑鄭桓公就封事同【鹽鐵論】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彊國

據王集解本校正

其事說使太公
此述則前文疑重
處重複可删

韓非子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第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第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

王先慎集解以也下
議為衍文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

𥋤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春秋繁露】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史記】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已上太公封齊

【史記】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孝篤仁異於

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〇語詳攝政篇

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說苑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

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荀子　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寛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寛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而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

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矣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顔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呂氏春秋 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弗利也

尚書大傳 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請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

而遽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說苑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史記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

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已上周公封魯】

【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韓詩外傳】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吾以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

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說苑】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樂動聲儀】召伯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美之

【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列女傳】申人之女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有淫慾之行者焉○此說行露詩異【韓詩外傳】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論衡】召公年百八十

【四王召公封燕】

書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
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
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
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
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
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
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

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告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

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稱朕弟寡兄其為武王命康叔之書無疑前儒論之詳矣蓋篇首錯簡洛誥之文故作序者誤以為成王之書耳書序之不可言如此史記以下襲誤承訛謂武王時康叔尚幼故不得封而本紀言武王克殷衛康叔封布茲又自相矛盾今從諸

儒以康誥酒誥二篇定爲武王之書而梓材一篇別爲治洛命侯邦之文復從仁山金氏之說也

史記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也若以康誥等篇在成王時則不可

賈子 昔者魯周公命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辠無有無辠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愼焉

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 右康叔封衛

史記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于曹

史記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吳越春秋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符子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世本吳孰哉居藩離○宋衷云孰哉仲雍字也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

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已上周章封虞

史記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按左傳虞閼父爲周武王陶正其子胡公武王配以元女大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史失不載已上胡公封陳

史記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絶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已上東樓公封杞

史記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
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
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
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
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
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

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
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
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
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
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書序）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尚書大傳］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後漢書］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前書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水經注］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已上箕子封朝鮮］

史記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論語曰微子去之殷未亡時微子已去矣面縛之説乃楚人以詒莊王受鄭伯之降耳未可爲信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旣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書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
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
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
惟休無替朕命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
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
夷　[詩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〇[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蔪蔪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〇史云其子也事同人異必有一誤[illegible]

[史記]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
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
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〇稱以爲卿士蓋仕周非仕魯也史說疑誤

〔書〕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書序〕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illegible]上蔡〕〔仲封[illegible]〕

〔史記〕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

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呂氏春秋]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說苑亦云周公按左傳命以唐誥之武王之子復有邗應晉三國也[illegible]

[史記]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

附畀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諸書亡言鬻子見文王年已九十而鬻子書有康叔守殷賈誼書言成王見於鬻子壽何長也史云鬻熊蚤卒而成王之所封乃其曾孫也事顛乖異姑闕之以俟考

已上熊繹封楚

華陽國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詩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犧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

已上巴子之封

封建肇於三皇至五帝而制備歷夏洎商爰周郅隆其法尤密矣武王之有天下也大封公侯於天下班舜分器作之屏翰以衛王室同姓兄弟之國五十有五而異姓勤勞以次畢封褒錄前帝苗裔立有虞夏商之後以備三恪其制則列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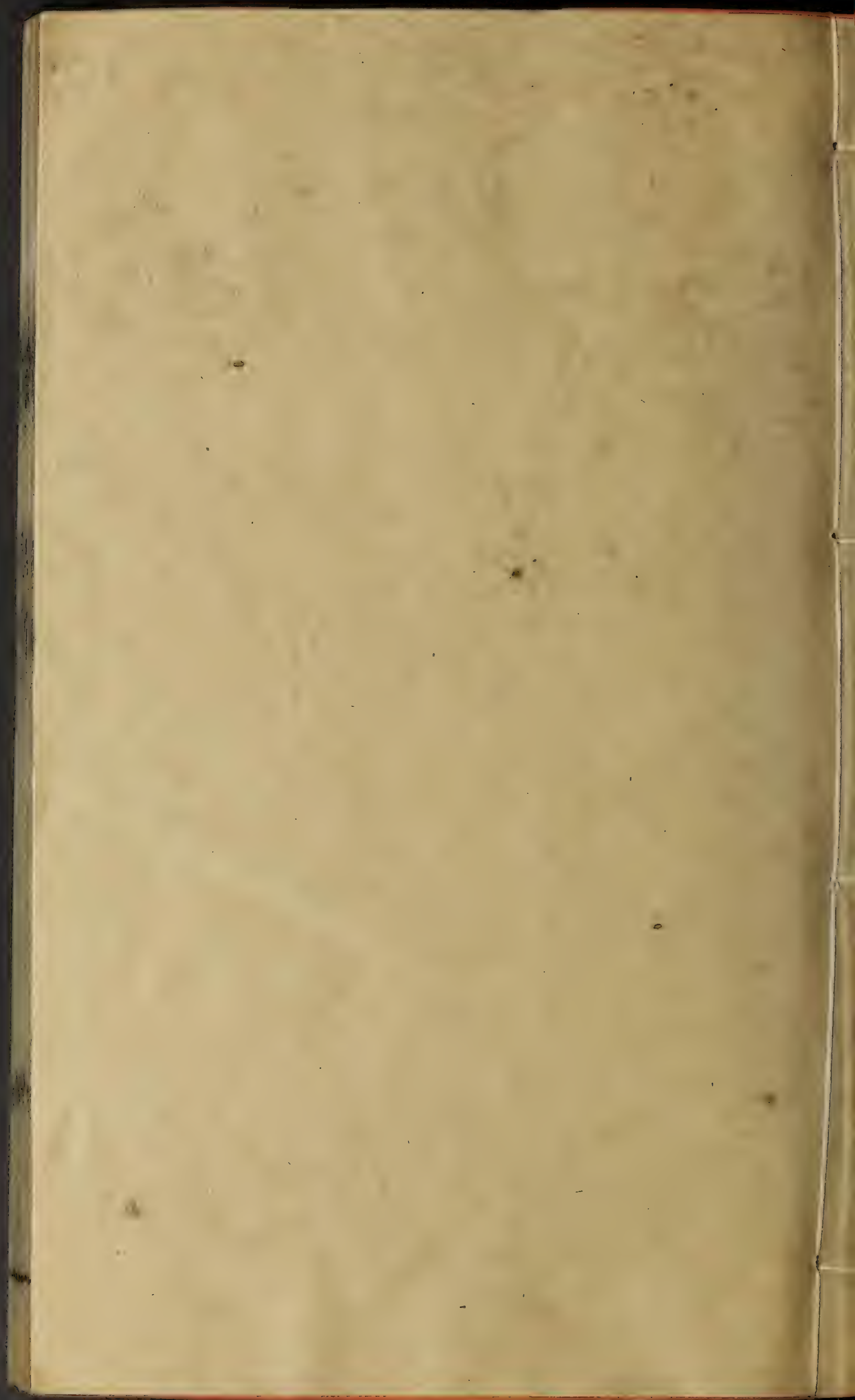
惟五分土惟三其宗盟則同姓爲先異姓爲後强幹弱枝犬牙交錯至矣哉周詳長慮誠久安之模已春秋之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太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邘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有罪無後諸皆分茅食土在外爲國在內爲采內爲公卿外爲牧伯見於詩書傳記者歷可考也傳稱武王克殷有天下分建諸侯又言文武成康並建母弟以蕃屏周蓋周之列國雖歷世分封而原其創業始基則歸功武王焉以文武之締造經營周公之撥亂反正馴及成康重熙累洽列侯羣辟星羅碁布於九州之中扞衛牧圉內外寧安可不謂至善邪迨後

上失其制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
瀆而王官方伯黷貨莫能征討浸淫不振以至於亡故人皆
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以封建故而不知其所以
長世者正以封建故也驪山之禍賴秦伯以復存東遷晉鄭
是依春秋盟會以尊王室迨至七國紛爭周弱極矣猶以為
共主而不敢取嚮使周不建國夷厲已失之矣何必赧哉秦
幷天下謂已之以侯得也又忿六國之難取也於是罷侯置
守功臣子孫尺地蔑有自以為得矣未幾劉季起於匹夫奚
必待土乃王哉漢懲秦敝亦欲法三代之封建高帝面牆擇
立失宜割地罔制大國連數郡三庶孽瓜分天下之半尾大
抗衡後世又從而削之以致叛逆誅絕三代之法蕩然無餘

矣如以諸侯爲難制不若郡縣之易安也何三代建國不出匹夫横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並起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未至遽亡莽卓盜漢天下之牧守無敢議者及李亡命呼號草澤之間斗筲穿窬移國桂柱之際甚矣郡縣不足恃而封建爲可久也語云馬蚿至死不僵以輔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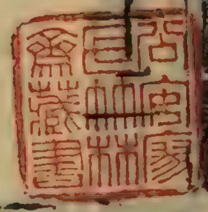




周公攝政

[史記]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紀年]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帝王世紀]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按漢書地理志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之謂之三監其說異[周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

[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新書】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罯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是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史記】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紀年】武王年五十四○據禮記夢齡之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後此復有唐叔虞矣未可遽信

【禮記】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
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
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
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
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
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
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
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
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

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〇文王世子

【新書】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　天子之意者也常立

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是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

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
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
退節度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瞻視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
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
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
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
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
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
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譙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
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
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饑而饞暑而暍寒而嗽

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倘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拆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史記]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名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書]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
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
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
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
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
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
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
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

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
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
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
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
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
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

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大紀以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克亂之後前編從之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

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大戴禮記】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古史考】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

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〇書稱居東避流言也罪人斯得者始知流言管蔡為之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是也史於此敘述未明而孔氏以居東為東征尤非

越絕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

詩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

八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詩序伐柯美周大夫刺朝廷之不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易

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用六利永貞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无首凶　小畜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六
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
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九
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
人爲于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九二包荒用馮
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
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
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
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
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
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
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
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謙初六謙謙
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
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

用行師征邑國　豫初六鳴豫吉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上
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六五貞疾恒
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
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
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
咎厲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
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臨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
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
六敦臨吉无咎　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

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九何校滅耳凶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

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无妄初九无妄往吉
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
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大畜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說輹九三
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
豶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　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
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
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
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
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

涉滅頂凶无咎　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右上篇　咸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恆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恆凶　遯初六遯尾厲

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九三係遯有疾厲
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
无不利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
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
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
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
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
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
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
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
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

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蹇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解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其解吉有孚于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升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六五貞吉升階上六冥　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困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
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井初
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
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冽寒
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六二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
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
革面征凶居貞吉　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
不食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黃
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震初九震來虩虩後

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上六敦艮吉

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鴻漸于陵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
羊无血无攸利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
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
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
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
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咷喪牛于易凶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
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
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

喪其資斧貞凶　兌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

勿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未濟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右下篇○綱目前編云或曰周公居東取易爻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按文王囚羑里有卦辭周公居東有爻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然乎故載於此

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

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
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
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
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
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
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
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
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
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
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

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序稱周公遭變故先儒以爲在東時所作或云豳之舊詩而周公陳之

書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韓詩說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蔺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引

【書】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越絕書】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書稱居東二年此云迴還一年則一字當誤

詩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詩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詩傳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尚書大傳 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 詩傳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 書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　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三叔譖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舟○詩傳所說多與毛鄭不同其尤異者以邶鄘屬之管霍也

史記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

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

說苑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韓詩外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

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
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

書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

不遠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若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

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
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
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
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
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
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
若茲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
竝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
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
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
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

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書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

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史記】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書序】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歸禾嘉禾篇皆亡史云唐叔序云康叔必有一誤 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史無周公居東及迎歸事而敘鴟鴞之詩於定亂之後皆其舛謬

【詩】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

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朱子云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　薛君章句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壟上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史記〕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政將蒲姑篇俱亡史敍踐奄於周公歸政之後子傳亦云成王即政淮奄又叛也前編不以爲然書於東征之後今從之　隨王世紀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

書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

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

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
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
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
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
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
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

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書序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前編云多方欲稱王所自奄多士告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敘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

史記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隨巢子 夷羊在牧飛拾滿野

周書 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

○史注引與今本異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　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迥也使我有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大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書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書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召洛二誥相為終始者故當合而紀之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此召誥文前編謂以王命為告誥命庶殷即多士之書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卽今梓材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我聞曰上

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

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右周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此召誥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

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段錯簡在康誥之首蔡氏以爲洛誥之序前編定爲梓材之序曰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
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
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
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
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
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
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
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

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之書本出伏生而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安國考定以爲成王命康叔後人多疑之吳氏謂自王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今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語金仁山氏斷其爲召誥所稱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敘錯簡在康誥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無不脗合前編論之詳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其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此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敎汝于棐民彝汝乃
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
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
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此洛誥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
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洛誥成王在洛留公而歸周之辭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成王在周命寧公而公復之之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載之辭也洛誥一篇紀敘散亂當有闕文錯簡○晉書束晳傳云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

【周書】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及將致政

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常復格藻棁移旅盈舂常畫內階玄陛提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見周書以今本考訂

帝王世紀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

尚書大傳　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尸子　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為天子七年

荀子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說苑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宮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

臣不能存君矣

呂氏春秋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邪

白虎通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弱主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宋符瑞志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蓂莢生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於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鹽鐵論周公時天下太平丘陵高下皆熟

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史記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

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作此以誡成王○周公奔楚經與無聞蓋詩人誤說金縢之事史不能擇也多士亦非誡王之書史引無逸多士之文復相參亂今删之按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大史公何自相違謬也於彼不應云作無佚於此不當云作多士

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書序〕周公作無逸○大紀在十一年

淮南子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

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荀子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

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日卿有天下曰君臣易位猶未免諸子之見

尸子　周公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

鬻子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呂氏春秋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史記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

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得也○史敘風雷之變於此由司馬遷不見古文尚書也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王葬于畢告周公作將亳姑○其篇亡

禮記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
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
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
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
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
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
蒲勺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
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宮之廟武世
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
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明堂位○此篇僞言魯用天子禮樂先儒以爲多誣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

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祭統

武王滅殷七年而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攝位以聽政處危疑而不辭未遑爲身計也既而四國流言公居東以辟之天誘其衷成王感悟迎歸爰始東征以靖殷亂向使當日王疑不釋周公不歸東山之斧不破殷孽之氛不除骨肉之難作疆場之變起周室尚可問乎議者以武周滅殷而封武庚其謀爲不審命監而使三叔其智爲不足噫此以成敗論事非武周之心也周之弔民伐罪惡惡止其身而已不欲絕其

世也故立武庚以存殷祀倘以爲可疑而置之是殷祀不得存也於是分殷故都爲三監監之固殷制也而所使又吾之昆弟懿親倘以其將畔而疑之孰不可疑者是殷祀猶不得存也惟武周以仁義立武庚故以誠信使三叔不幸沖子嗣位周公居內攝政管叔乃從而閒之君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吾非嗣王之叔父乎此管叔之不肖也而武庚實嗾之播流言以惎王室武庚瞯其內難以爲殷緒可乘而復三叔可閒而用此武庚之愚也而管叔實藉之同惡相濟訛言煽惑淮夷徐奄羣起而附之矣當其叛也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殷必且激其頑民以中興恢復之名而資三監爲羽翼管叔意在撼周必且惑其國人以除惡君側之說而借武庚

爲聲援淮夷徐奄又意在取魯必且外張聲勢以[illegible]
造之邦而倚武庚三監爲犄角相挺而起以亂助亂同歸於
亂周而已當是時周禍烈矣邦君御事懷艱大之疑王宮君
室謀自守之計若然將棄東國於不問養寇資敵患莫大焉
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是以周公大誥決策東征匪龜卜之是
恃也亦惟釋羣疑而作忠勇之氣期於殄賊而已矣惟時魯
公誓師征淮以離四國之黨而康叔守邦於衛史稱其扞祿
父之難四國所以不能長驅西指旋就誅滅者安知非康叔
牽制之力哉抑大誥之書言殷亂而不及管蔡何也不忍言
也不忍言而卒誅之何也爲王室也象欲殺舜止於亂家舜
得而全之管叔以殷畔至於亂國周公不得而全之故黜殷

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公義之不得以私親掩是周公之不幸也亂既平矣周室復寧於是營洛作都以成武王之意三塗嶽鄙之間居天下土中以爲四方朝貢道里均也遷殷庶於新邑使之丕作趨事而誥告之辭不勝其諄切焉以微子紹殷後而封于宋宋故亳都亦商之舊國也成王周公方且坦然命之而不疑卒奉桑林以克永世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抑又考之書載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雖所誥不同大抵爲殷人作也讀泰誓武成見周之取殷甚易及讀八誥又見周之安殷甚難豈其紂虐方熾民迫於膏火故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乃徐思殷王之世澤而不能忘乎若是則周之頑民

殷之義士即再四申諭華而未必華心周之隱憂正未已也
然考殷周之際實有不盡然者殷自武乙再徙河北國尤衰
弊者四五十年至紂立又三十年乃決潰而變其斃周則世
德日積仁聲日著殷則惡德日增虐政日聞故殷之天下非
周取之也殷棄而周得之也當時殷之良民未嘗不服田力
穡安居說服而頑囂梗化者特喧呶酗酒逋逃姦宄之流未
服厥辜者耳加以紂所寵任豪室巨族怨周之不已用也借
復殷之名鼓倡浮言羣不逞從而和之故曰頑民頑固難化
之名也周不忍輕殺必欲使之變移歸心而後止不憚反覆
誥戒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周公之東征也黜殷踐奄三年
然後定歸而治官營洛誥告庶殷蓋日不遑暇焉若其遭變

辟位陳七月之詩致政歸老進無逸之訓忠愛勤勞歷常變
初終如一日也故周家之業文王經之武王定之成王成之
而先後輔翼之則周公也化洽政洽卜世靈長非公其孰與
歸

周官之制上

史記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前編立政係成王四年周官係成王六年金仁山曰按立政之書前儒謂周公告君之絶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真也六紀係於四年是爲得之又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觀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周禮之篇端皆曰惟王建國則書成於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

書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

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在昔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

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
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
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
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
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
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
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
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
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

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周官 闕 公作立政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

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庬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天官冢宰一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以八

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
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
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
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
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
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
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
八曰禮賓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
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
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

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
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
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
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
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
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
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
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
民九曰藪以富得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

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
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于官府而建
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
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
賓客之治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
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眂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
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
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
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眂治朝則贊聽治眂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歲終則令百
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

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

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

曰廉辨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

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戒羣

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內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𢿰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

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

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裁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

饔之事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𩝐人掌以時𩝐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𩝐者掌其政令凡𩝐征入于玉府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脯腊凡乾肉之事○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醫中士二人○疾醫中士八人○瘍醫下士八人○獸醫下士四人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

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食醫掌
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眂春時羹
齊眂夏時醬齊眂秋時飲齊眂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
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
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
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
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
五色眂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
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瘍醫掌
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

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

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凌人掌冰

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氷夏頒氷掌事秋刷○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𪌉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𥳍菹鴈醢筍

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宮人掌王之六寢

之脩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大府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

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十人○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人

人○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二十人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

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職内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材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

共虎侯能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氊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

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豎掌外內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四人奚八人○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

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

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

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經亦如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地官司徒二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

大司徒卿一人 小司徒中大夫二人 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

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埶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

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

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養萬民一
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
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
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
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
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
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
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頒職事十有二于邦
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
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
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
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
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祀五帝奉牛牲羞
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
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
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于
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歲終
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

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

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灋以時

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

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鄉老闕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

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

里以贊鄉大夫之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婚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

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稾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

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

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

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

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

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

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

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

皆教之凡小祭祀不興舞○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牛人中士

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牧人掌

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二人史四人胥人徒六十人○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

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

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

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

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

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

賣儥之事　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

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

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

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

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

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𡟰惡爲之等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

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山虞每大山中士四

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角人下士一人府一人徒八人○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掌炭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

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

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摶十摶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〇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〇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

之物以時歛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槀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

示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祿

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稾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繹史卷二十三

繹史卷二十三

周官之制下

春官宗伯三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 小宗伯中大夫二人 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
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
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
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
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
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
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
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
禮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
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靑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

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人掌祼器凡祭祀

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
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
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鬯
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
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
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

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

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

一就以頫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

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

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

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

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

屬焉若其中之室以守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大司樂中大夫二人　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

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

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鎭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

聲鼙舞及徵師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敎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硍正聲緩

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
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
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
樂之鐘磬凡祭祀奏縵樂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
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
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掌鼙鼓縵樂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
教祴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
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鎛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
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
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韎師掌

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〇

大卜下大夫二人　卜師上士四人　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

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
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〇卜人闕〇龜
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
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
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
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
卜師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
故以眂吉凶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
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簭人掌三
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

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〇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一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〇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〇司巫中士

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𢷎一曰䭫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褎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瞽令

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

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

而請〇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〇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〇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〇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〇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〇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

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者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

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内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𧜵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𧜵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𧜵革飾駹車雚蔽然𧜵髤飾漆車藩蔽豻𧜵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任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

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夏官司馬四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 小司馬中大夫二人 軍司馬下大夫四人 輿司馬上士八人 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

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告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

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

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
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
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
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
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
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
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
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

卒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
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
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
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
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
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
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
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
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文有闕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

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

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
焉○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
十人○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
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
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
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
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
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
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
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掌疆

闕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

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環人掌致

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

縣壺以序聚㯟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

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

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

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以射灋

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

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

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

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方相氏狂夫四人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

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方相氏掌蒙熊
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
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隷僕下士二人府一
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
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
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
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
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
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
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

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

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稾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

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

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槀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戎右中大夫二人○齊右下大夫二人○道右上士二人○大馭中大夫二人○戎僕中大夫二人○齊僕下大夫二人○道僕上士十有二人○田僕上士十有二人○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于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

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
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
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
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
祭兩軹祭軓乃飲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
和為節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
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齊僕掌馭
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
逆之節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灋儀如齊車掌貳
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
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

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飾驅逆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于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廏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

牆則翦闔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馬亦如之○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

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

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

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撣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撣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家司馬亦如之

秋官司寇五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

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

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

宰貳之以制國用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

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

其濼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濼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

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

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

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

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㜲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

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罪隸百有二十人○蠻隸百有二十人○閩隸百有二十人○夷隸百有二十人○貉隸百有二十人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閩

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

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于民者

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
酒謹酒禁川游者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司烜氏
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
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
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脩閭氏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有二人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
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
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脩閭氏掌
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

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

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

射之　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

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

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

各以其所貴寶為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
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
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
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
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
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
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
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
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
相之禮以詔儀客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

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

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

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

再獻王巡狩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
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
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
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
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
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
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
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
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
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

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㯝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

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掌察闕　掌貨賄有闕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禮記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

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
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司空執度度
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
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
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修其敎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
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

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别度量數制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

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王制○王制之作不盡合于周官先儒以爲夏殷之禮亦臆說耳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

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燕義○即夏官諸子職也以燕禮有庶子故陳其所掌目明建官之義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

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

也職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文王世子○

詳庶子之官貴宗親族之義可補周官之缺貫

周禮之制上

曲禮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

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〇曲禮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

大家不訾重器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
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
道舊故不戲色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
言語〇少儀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
也既學之患弗得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
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
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〇雜記　四郊多壘
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爲人臣
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

不三世不服其藥○曲禮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
訟而無調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
之役○少儀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焉○雜記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
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
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軍有
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檀弓　大夫士出入君
門由闑右不踐閾○曲禮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
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玉藻　凡
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命之
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
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玉藻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

於君前有誅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
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君子行禮不
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
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
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
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
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
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
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
后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
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君

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受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曲禮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玉藻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

名滅同姓名曲禮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
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郊特牲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曲禮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
師役曰罷少儀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
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雜記 天子搢珽
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
無所不讓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
竹本象可也見于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
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
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

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玉藻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王制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曲禮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少儀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無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

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
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
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
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深衣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
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運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
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
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
門襲裘不入公門　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帛爲褶　唯君有
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
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

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博二寸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玉藻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雜記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屈
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
男子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赤錦也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
面見先生從人而入○玉藻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少儀　古
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
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
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
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

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玉藻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曲禮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

然端行頣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中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〇玉藻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〇曲禮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〇少儀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檀弓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曲禮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取俎進俎不坐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少儀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公庭不言婦女　公事不私議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

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君命大夫與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

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
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曲禮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
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
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
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
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少儀　弔喪弗能賻不
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
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

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侍坐於先生先生

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名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〇曲禮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犆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〇少儀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於

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〇曲禮　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〇少儀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〇曲禮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〇玉藻　侍食於長

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曲禮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為口容客自徹辭焉

則止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〇少儀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

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曲禮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黍稰穛

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酏漿水醷濫

酒清白

羞糗餌粉酏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韰三牲用藙和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

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
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
軒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
實諸醯以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
膳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
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
曰淳熬　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炮取豚
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組之塗之以謹塗炮之
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
豕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
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

之肉必脥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皾柔其肉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　爲熬捶之去其皾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糁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內則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少儀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

之庶人齕之○曲禮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少儀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曲禮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己也○郊特牲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凡獻于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己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玉藻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

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
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
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
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
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
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
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
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
之容○曲禮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
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
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

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臣則左之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少儀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檀弓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玉藻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

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曲禮　路馬死埋之以帷○檀弓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劒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

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少儀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玉藻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

三卜筮不相襲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曲禮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玉藻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少儀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祭義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〇王制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〇曲禮

內則

禮記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
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
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
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
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
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
欲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
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甘旨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
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床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
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
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

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嚔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〇內則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此孝子之行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槪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曲禮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飮焉口澤之氣存焉爾○玉藻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文王世子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曲禮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內則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曲禮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

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竝命不敢竝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內則〉　夫婦居於內凶

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檀弓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內則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曲禮　禮始謹於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

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帨于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

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擇日冢子以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

事閽史閽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閽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內則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曲禮

大戴禮記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取於墬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　古之王者太子及生固舉之禮使士負之有司參夙興端冕見之南郊見之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故自爲赤子時教固以行矣○保傅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

之未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有所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

衣裘帛舞大夏敦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二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內則

大戴禮記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弟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令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習於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保傅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內則　婦

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少儀

教學養老

禮記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

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

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

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文王世子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

學半其此之謂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

謏

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
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
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
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
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
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
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
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
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佔畢
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

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

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記○學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

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齊衰爲喪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

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王制○內則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其餘文同無少而無父以下　凡養老五帝憲

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內則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

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

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〇祭義

王制

禮記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

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

外曰采曰流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

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
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
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
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
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
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天子之縣
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
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
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
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
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

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八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〇王制

樂記

禮記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

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

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

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

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竝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

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

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敎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

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

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

著萬物之理是故淸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淸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敎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

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靑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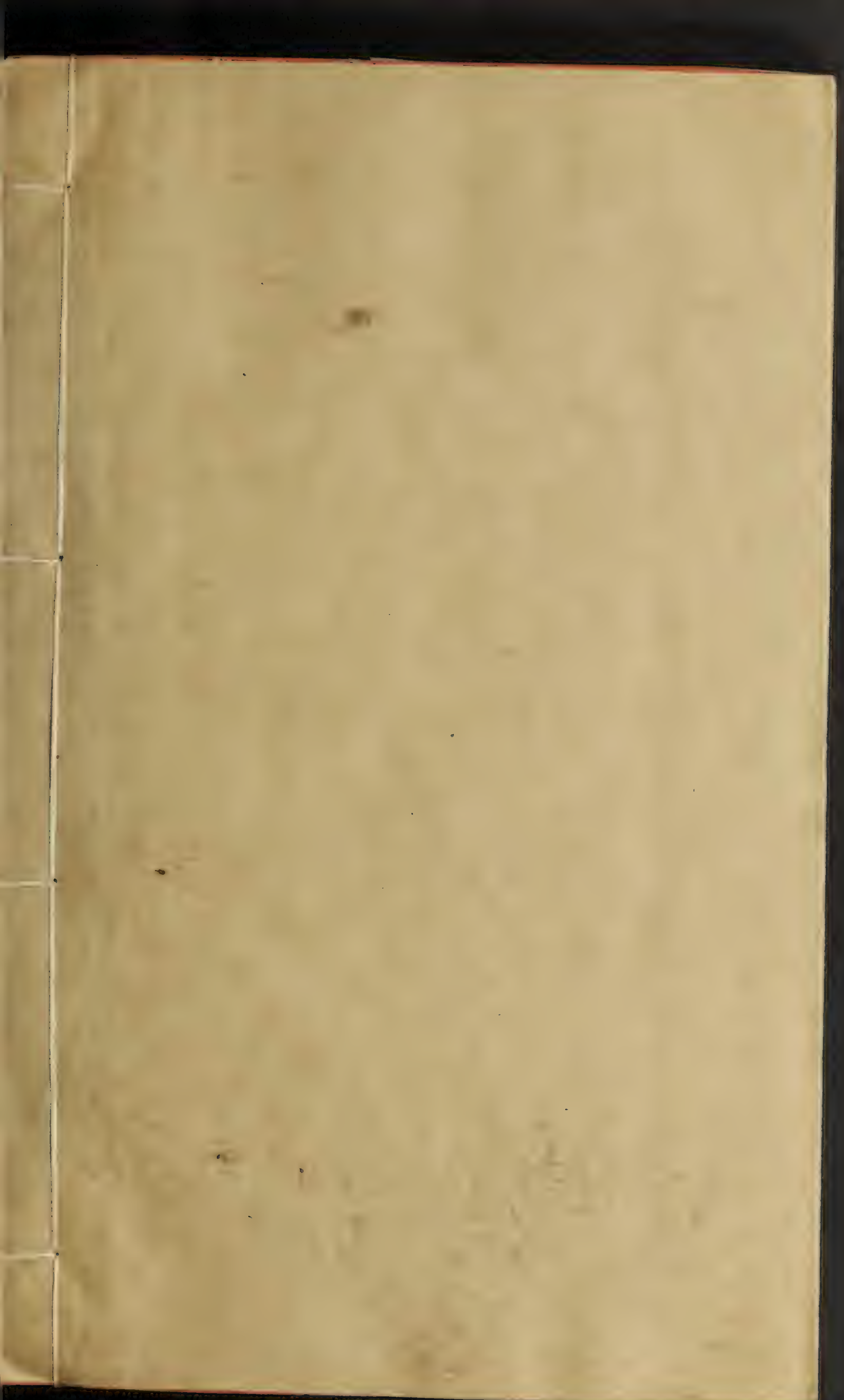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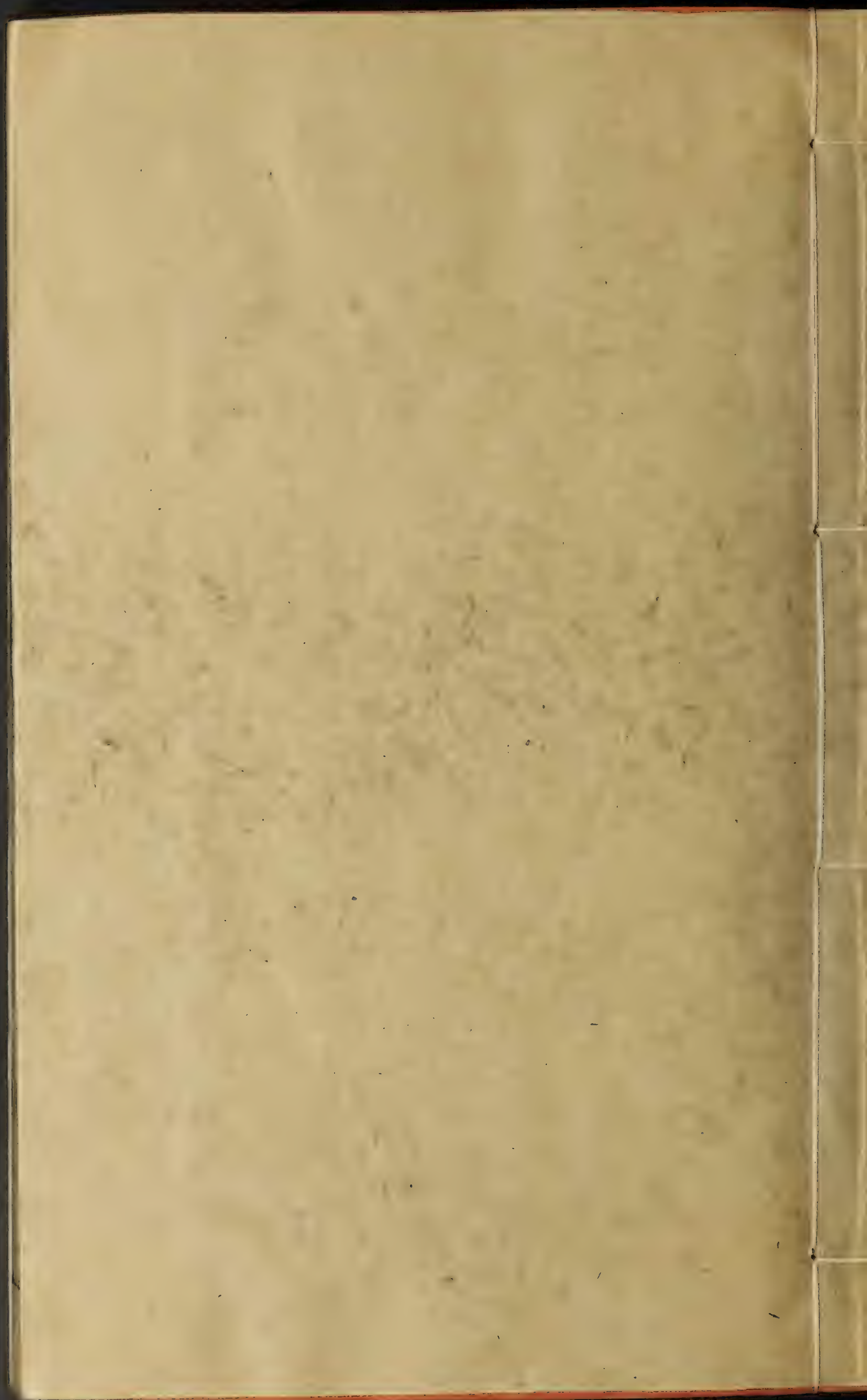
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

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

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周禮之制一

冠禮

儀禮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右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

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右戒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右宿賓】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右爲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

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右陳器服）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

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

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
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右加冠）
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
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
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
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
賓荅拜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
之休壽考不忘（右醴冠者）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
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冠者母不在
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右見母）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閒
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

醮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荅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荅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醮子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

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之（右冠字）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右禮賓）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右冠者見君及鄉大夫鄉先生）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右孤子冠）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右庶子冠）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

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郊特牲同　禮記男女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曲禮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檀弓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玉藻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雜記

大戴禮記公符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公玄端以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加四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醻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儗焉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饗賓也皆同○公符○注云四當爲三玄當爲衮字之誤

禮記 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

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昏禮

【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註）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摯不用死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

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右問名】【禮記】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曲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㊁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

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醴曰子爲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續]

納吉

用鴈如納采禮[記]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續]

納徵

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記]皮帛必可制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疏][續][禮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雜記

期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記]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疏]

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絺冪加勺皆

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匜用鮒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婦車亦如之有裧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
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
笄被纚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
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
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
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
乘其車先俟于門外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
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
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
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
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三酳用巹亦如之

皆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

皆答拜興（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儀禮）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儀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戶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記）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儀禮）

（禮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雜記　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曲禮

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

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
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
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婦見[illegible]）

饌于房 [illegible]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
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
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
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
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于是與始飯之錯（[illegible]）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
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婦酬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illegible]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

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與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儀禮士昏禮〕（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曾子問〕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儀禮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儀禮士昏禮〕〔禮記〕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曲禮

禮記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于冠本

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

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

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

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郊特牲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姉妹亦皆稱之○雜記

相見禮

儀禮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曰曏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贄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禮記問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少儀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曲禮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贄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贄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贄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擯者對曰某也命某某非

敢爲儀也敢以請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禮記】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玉藻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禮記】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曲禮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禮記】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曲禮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玉藻

凡燕見于君必辯

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禮記〕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玉藻

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禮記〕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少儀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曲禮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退坐取屨

屨碎而后履若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

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禮記]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玉藻

若先生與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禮記]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曲禮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

摈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摈也○玉藻　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記〕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曲禮

鄉飲酒禮

〔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戒賓介〕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記〕蒲筵緇布純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觶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以上儀禮鄉飲酒禮〕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

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
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
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
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
答拜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
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
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
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
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
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
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

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

記以爵拜者不徒作 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立主人實

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右主人獻介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北面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右介酢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

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記】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坐卒爵者拜既爵【右主人獻衆賓】

【獻衆賓】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降【右一人舉觶爲旅酬始】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

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樂作大夫不入者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之北西面〔鄉飲酒〕〔禮記〕祭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酬爵僎爵皆居右○少儀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記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右樂賓】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右立司正】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

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右旅酬】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

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註）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illegible]〕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illegible]〕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illegible]〕

[禮記] 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

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

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
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
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
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
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于席
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
也卒觶致實于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
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鄉飲酒之
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
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
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

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

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燕禮

儀禮 燕禮小臣戒與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射人告具（記燕朝服于寢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 石經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

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北面上爾大夫
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
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
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
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
羞于諸公卿者卿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儀禮燕禮射
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
亦升自西階賓又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
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
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
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

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北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

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
賓升立于序西東面（記唯公與賓有俎）（獻賓酢主人）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
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
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
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
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右獻公[illegible]）
（[illegible]東西面以聽命）（面[illegible]）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
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主人降
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
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

東上大夫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illegible]小臣自阼階下請
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
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
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
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
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
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
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
首送觶公答再拜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
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
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

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疏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illegible]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人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

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荅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 送觶公荅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就席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

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眾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禮樂】

[illegible]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司正洗角觶
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公
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
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
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升
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
宰徹公俎降自左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
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
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
敢不醉皆反坐記有內羞 立司正安賓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
受觶主人拜送觶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通）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

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
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illegible] 主人洗升
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
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illegible] 無算爵士也有執
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
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
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
反奠之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
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
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
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

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右無算爵以賓出）

【禮記】燕義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

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
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
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
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
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
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
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
所以明貴賤也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二

鄉射禮

【儀禮】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經）[illegible]

（經）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于洗東北西面（記）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觶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右啟[illegible]）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記）凡侯大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鄉侯上
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

舌右圖　張侯圖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
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
賓答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先入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
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
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布侯圖　[illegible]圖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
興辭降賓對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
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
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
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

北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 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反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

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illegible]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　于薦東反位主人揖降賓降東

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記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illegible]]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

眾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

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

爵授主人爵降復位眾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

薦諸其席眾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記以爵拜者不徒作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illegible]] 揖讓升賓厭眾賓升眾賓皆升就

席一人洗舉觶于賓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

答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

升實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

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illegible]]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位主人

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于尊東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祭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鄭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右獻大夫〕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大夫降立于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右大夫酢主人〕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

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東面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記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illegible]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以相拜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未旅〔記〕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鄉射司正〕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

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司射不獨弓矢遂以比三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說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

【右司射比耦】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

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執弓不挾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作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射者有過則撻之【右司射誘射】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

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而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搢扑反位司命負侯者由其位上射於右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

右三耦初射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

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記）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髤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右取矢）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諸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

射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圖〕衆賓將與射者不降

右大射比耦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旣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

而後反位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註）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音）拾取矢就位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

與執而俟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

記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大夫降立于西堂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 右再射釋獲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為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右取矢視筭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

乃降勝者之弟子洗[illegible]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

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

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

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

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

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

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

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

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

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

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
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
豐與觶〔記〕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人亦飲于西階上　右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
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
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
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
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
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
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記〕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東方謂之右个　右司馬獻獲者　司
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
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

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

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

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illegible] 司射適

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司射去扑倚于

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

命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眾賓

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

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

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

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

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記大夫說矢束坐說之[illegible]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

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附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圖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illegible]）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

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賓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以衆酬者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註〕旅者於旅也謂之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illegible]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

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illegible]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illegible]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

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記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經無[illegible]賓出）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鄉先生

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右息司正）

大射儀

儀禮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右戒百官）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右張侯）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

閣鼗倚於頌磬西紘[illegible]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酒在北尊士旅食于西鐏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于大侯之之東北兩壺獻酒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官饌[illegible]　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夫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

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注］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注］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即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

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

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序東面[illegible]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授贊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illegible]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illegible]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

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於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

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
小臣正辭賓升再拜　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
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
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于擯者請旅諸臣擯者告于
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
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
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受酬
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
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
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

坐絶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右主人獻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右公為卿舉旅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

脯醢無脅𤍃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右主人獻大夫）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右作樂）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

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圖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太史

侯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右誓射比耦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右司射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

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閒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

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illegible]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有敢天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

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illegible]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

以耦左還上射于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
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
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illegible]司射作射如初一
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
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
公公許反搢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
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横委其餘于
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公則釋獲
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
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

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
又取中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賓
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射則司馬
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反位隸僕人埽侯
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
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
弓皆以俟于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
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
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執
弓皆以從于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興贊設
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

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以笥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
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
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
告于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
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正
以笥受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
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公即席司
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
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
如三耦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
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

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記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既發則答君而俟若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于郊則閭中以旌獲于竟則虎中龍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大夫射則肉袒○記文原在鄉射篇今君

[卿大夫射]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

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

執弛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
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
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
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
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
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
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
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
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
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若飲君如燕則夾爵○鄉射記文 [illegible]）司宮尊侯

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如之尊洗于尊西北篚在
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
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庶子
設折俎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
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
面設薦俎立卒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
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
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 右司馬獻服不 司射適階西去扑
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
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
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

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右司射獻釋獲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為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

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illegible]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

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
退豐與觶如初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
適次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
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
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
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
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此君樂作而后射也○釋射記文

右以樂射爲節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
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

右以公爲大夫舉旅

司馬正升自
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
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

卿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右徹[illegible]安〕

〔圖〕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右主人獻士及祝史等〕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

觚升酌媵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反位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與以酬士大夫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右公爲士舉旅）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中三侯皆獲（右四卒射）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右獻庶子及拜獻終）

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

爵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右無算爵）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右禮畢出）

禮記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以為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

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射義 因

大戴禮記曾孫侯氏今日泰射于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大決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千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篹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者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三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

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　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貍首詩及祭侯辭也但篇首殘去篇之末殘缺未詳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

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〇射義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〇曲禮

投壺

【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

正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偕

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

爲射禮魯鼓○□○○□□○○半○□○○□○○○○□

○□○薛鼓○□○○○○□○□○□○○○□○□○○

□○半○□○□○○○○□○

聘禮

【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

宰書幣命宰夫官具（記久無事則聘焉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illegible]）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使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所受書以行（記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illegible]）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illegible]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

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旣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舍於郊斂旜（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凡執玉無藉者襲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右受命遂行節]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右過邦假道]

未入竟壹肄爲壝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

無執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
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
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
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
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
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
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
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illegible]　賓至于近
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
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於
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

受幣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儐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illegible]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宰夫朝服設飧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記）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不

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右致館設飧〕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記〕凡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右迎賓入廟〕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

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賓出當之坐攝之公側受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記）禮不拜至唯大聘有几筵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眾介北面蹌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者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不禮[illegible]（記）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明日君館之又拜送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

俟公壹拜送賓以几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進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記醴尊于東箱瓦大一有豐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右醴賓】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

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
當東楹北面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牽馬者自前
西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
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
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
皆奉玉錦束請覿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
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
衆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北
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皮先入門
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
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

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士三人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幣者序從之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註〕私覿愈恭焉既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右私覿及送賓〕

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註〕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摯賓之所及皆勞不釋服〔右即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饔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

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爲列醯在東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藪設于門東

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薪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而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上介食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二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

賓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無儐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為一秅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于大夫肦肉及廋車士無饔無饔者無儐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

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儐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

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皮二人贊入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其面如賓面于卿之禮大夫若不見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爲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注）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寡君延及二三老拜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幣既將公事

賓請歸 【右賓】 【卿問幣面卿】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於朝（注）夕夫人歸禮

【右夫人歸禮】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注）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右大夫餼賓】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為介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各以其爵朝服無饔者無饗禮既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獻比 右主君[illegible]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饗以侑幣 右[illegible]

經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大夫出賓送不拜 記賄在聘于賄無行則重賄反幣 右還玉

報享 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公退賓從請命于朝公辭賓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 記凡賓拜于朝訝聽之賓于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右[illegible]

公使卿贈如覿幣受于

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
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
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illegible]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
禳乃入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
陳他介皆否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
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
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
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
宰禮玉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
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

賓之禮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乃退揖使者拜其辱[illegible]　釋幣于門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上介至亦如之[illegible]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若有私

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illegible]〕〔[illegible]〕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爲介三介〔右小聘〕

〔禮記〕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〇曲禮

〔禮記〕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

讓而后入廟門三讓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于禮也盡之于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于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

之于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于禮義戰勝而用之于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公食大夫禮

【儀禮】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不夙戒戒不速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illegible]）即位具羹定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宰夫設筵加席几無尊飲酒漿飲

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注】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右陳器饌】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

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北面西上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注】卿擯由下上擯下大夫也【右迎賓拜至】

士舉鼎去冪于外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南順出自鼎西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

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右鼎入設俎）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腊腸胃亞之膚以為特旅人取匕賓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並東北上黍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南陳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

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豆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各郤于其西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贊者盥從俎升[illegible]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上豆之閒祭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祭飲酒于上豆之閒魚腊醬湇不祭[illegible]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湇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

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階不升堂授以蓋降出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即稻祭于醬湆間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兎鶉鴽記曰有蓋鼎凡炙無經[illegible]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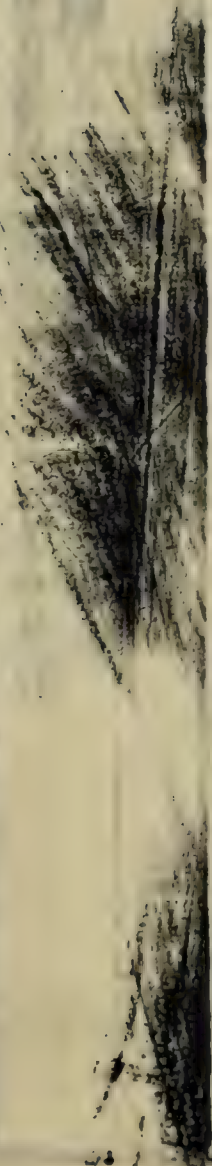
賓三飯以湆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捝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捝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記）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不賓飲[illegible]〕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

稽首訝聽之〔圖〕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圖[illegible]〕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擯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圖[illegible]〕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辭于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擯〔圖[illegible]〕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

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注）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辱焉有房中之樂【右公與客燕之禮】○此段原載燕禮篇內今以類移此



周禮之制 三

觀禮

儀禮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右郊勞）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右儐使者）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

〔右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右戒〕

侯氏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右受舍〕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疏〕偏駕不入王門几俟于東箱奠圭于繅上〔右行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四當為三〔右行三享禮〕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右[illegible]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右稱侯氏）

饗禮乃歸（右[illegible][illegible]）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右朝會諸侯之禮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儀禮覲禮

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曲禮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王制

大戴禮記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

諸侯之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

疏內外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于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脩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修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〇朝事〇篇內多錄周官之文今爲節省

【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

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明堂位

大戴禮記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

著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明堂

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量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王制

天子適四方先柴○鄭[illegible]

大戴禮記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旂

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聘事

喪禮自既夕以下士喪禮之下篇也

【儀禮】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內外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禮記）疾病外

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子未命則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喪大記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檀弓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曰兵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曲禮[儀禮經]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

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禮記]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喪大記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于其國如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于廟門外大夫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于館死則其復如于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于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于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雜記　君復于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檀弓[右復]

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燕几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記】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即

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　【禮記】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喪大記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illegible]

【經】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

【記】赴曰君之臣某死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禮記】凡訃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于士亦曰某不祿訃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于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于同國大夫曰某死訃于士亦曰某死訃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雜記

【經】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記】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　【禮記】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喪大記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檀弓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

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　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辭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喪大記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大夫不主士之喪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喪服小記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服問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奔喪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于夫之家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雜記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喪服小記　自天子達于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王制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雜記【右主喪】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

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記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　禮記君

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于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于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喪大記　親者襚不將命

以即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

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

如襚以適房記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　[illegible]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雜記　臣致襚于君則曰致廢衣于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臣爲君喪納貨貝于君則曰納甸于有司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少儀雜記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

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禮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喪服小記右爲銘

甸人坎于階閒少西爲垼于西牆下

東鄉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

領南上不縞明衣裳用布鬠笄用桑長四寸繯中布巾環幅不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瑱用白纊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決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冒緇質長與手齊䞓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用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于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于笄櫛用簞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而漏坎於階間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縓綼緆緇純　禮記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檀弓右陳具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

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記曰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　禮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喪大記　揃中翦也浴緊髺以組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續乃補本注

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記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䪼左䪼夏祝徹餘飯　禮記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雜記冠儀含　商祝掩瑱設幎目乃

屨綦結于跗連絇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冒櫜之幠用衾巾柶鬊蚤埋于坎〔記〕瑱塞耳以掩裹親屬繫絇中指結于掔前人祭於坎隸人涅厠〔禮記〕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喪大記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　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雜記　諸侯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喪大記〔[illegible]〕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禮記〕重既虞而埋之○雜記〔[illegible]〕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

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記所以葬奠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　禮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喪大記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紟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笫于兩楹之閒衽如初有枕禮記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喪大記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雜記　右小斂

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

說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髺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禮記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賓出徹帷○喪大記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喪服小記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而後拜之不改成踊　旅者不袒執玉不麻麻不加于采○雜記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問喪　右袒括髮免髽

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

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記不敬作則不出室[illegible]）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禮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喪大記[illegible]）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

升降自西階以東　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設饌帷堂〔儀禮〕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栢椁以端六尺○檀弓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

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喪大記 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檀弓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

記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 禮記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君撫

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為庶子士為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喪大記　君不撫僕妾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雜記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檀弓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喪大記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檀弓　生于來日死于往日○曲禮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燭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

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記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 禮記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檀弓 右大斂奠）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人

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注〕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禮記〕君於士有賜帟○雜記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雜記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喪大記〔右君視斂〕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注〕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履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禮記〕視沒不髦○玉藻　端衰喪車皆無等○雜記〔右成服〕

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

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
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
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
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
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禮記雜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喪服小記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雜記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
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
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
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
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
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

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禮記〕朔奠日出夕奠逮日〇檀弓　既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〇雜記〔右朝夕哭〕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衆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執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于室〔記〕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illegible]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不饋于下室〇〔禮記〕有薦新如朔奠〇檀弓〔右朔月奠〕

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

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記）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禮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雜記[illegible]葬者不筮宅○喪服小記[illegible]既井槨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槨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禮記）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喪大記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檀弓（右視槨及明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

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禮記】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雜記下(○)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

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記啓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啓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眾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　禮記小斂大斂啓皆辯拜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雜記　右啓殯朝祖

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赬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記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巾奠乃牆執披者旁四人　禮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喪大記　池視重霤○檀弓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

御柩以其○雜記【右飾柩車】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記】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皆瀹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禮記】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盈納之可也○喪服小記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雜記【右陳器】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祖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記】祖還車而易位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右祖奠】

公賵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

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illegible]音頭 賓賵者將命擯者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于方若九

若七若五書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爲燎于門內之右迫月朔啓無常庶記曾

人之諱也三玄二纁廣尺終長幅○雜記石經無考明位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

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

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器

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

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

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記凡糗不

薦車圖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

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

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

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

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禮記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雜記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檀弓[illegible]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記雜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禮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堩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雜記[illegible]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

拜鄉人卽位踊襲如初（記）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禮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喪大記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王制　易墓非古也○檀弓[illegible]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入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禮記）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喪服小記[illegible]

虞禮

（儀禮）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

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幂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首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illegible]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肫骼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陳之載猶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右虞牲器禮記虞而立尸有几筵〇檀弓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

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闕[illegible]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朼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

如初哭出復位（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同上[illegible]）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

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illegible]

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尸入匜從尸尸坐不說屨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右尸入九飯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賓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右主人初獻

主婦洗足爵于

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右主婦亞獻】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右賓長三獻】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謖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註）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右尸出】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徹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宗人送拜稽顙（註）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右陽厭】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閒祝升止哭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右無尸之禮】

三虞卒哭（註）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某

能饎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儀禮］ 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即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於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説絰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儀禮］ ［禮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雜記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喪服小記

明日以其班祔

［記］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翦用專膚為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 ［禮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于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于王父則配女子附于王母則不配公子附于公子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于王父也○雜記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士祔于大夫則易牲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

夫可以祔於士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喪服小記　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檀弓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雜記　右祔

儀禮〔記〕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禮記　百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薦而不食○雜記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喪服小記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雜記　祔而纁是月禫徙月樂○檀弓　爲父母妻長子禫○喪服小記　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雜記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雜記　既葬各以其服除○檀弓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喪服小記　右除喪

禮記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

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

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月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

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椫弓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

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

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問喪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檀弓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曲禮

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

死○雜記　五十不散送○玉藻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曲禮　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檀弓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祭義

謚諱 附

周書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口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在曰王立制及衆

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
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學勤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
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彊直理曰武威彊叡德曰武克定禍亂
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敬事供上曰恭尊賢貴義
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安民長悌
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門曰恭尊長讓善曰恭淵源流通
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靜民
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謀慮不威
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
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聞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
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

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輔輕供就曰齊溫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
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
曰穆敏以敬順曰頃昭德有勞曰昭聖文周達曰昭保民耆艾
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彊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
曰靜供己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清省曰平執事有制
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清白守節
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屈曰貞彊以剛果曰威猛以剛果
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服遠曰桓道德純一曰思不省兆民
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受課曰惠能思辯衆
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仁德曰元兵甲亟作
曰莊叡通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征□伐曰莊武而不遂

曰莊克殺秉正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義短折
曰懷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合善法典
曰敬述善不克曰丁述義不悌曰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
曰烈剛克爲伐曰翼思慮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
曰肅愛民好治曰戴典禮不塞曰戴死而志成曰靈亂而不損
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能曰靈好祭鬼神
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不顯尸國曰隱隱拂不成
曰隱年中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
曰刺愎佷遂過曰刺外內從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
曰愍使民折傷曰愍在國連憂曰愍禍亂方作曰愍蚤孤短折
曰哀恭人短折曰哀蚤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

曰幽克威捷行曰魏克威惠禮曰魏夫禮遠衆曰煬醜心動懼
曰甄咨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
曰□行見中外曰慤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
曰譽心能制義曰庶好和不爭曰安外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曰聲致鬷無鞏曰厲官人應實曰知凶年無穀曰糠名實不爽
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
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感危身奉上
曰忠思慮深遠曰□息政外交曰推蹤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
曰堅廢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敎敏不倦
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賜與曰愛逆天虐民曰煬好賑自克
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繆思厚不爽

曰愿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

視遠爲桓剛克爲廢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而內德曰獻治而生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

爲景失無□則以其明除□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

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

也就會也懊過也錫與也典常也肆施也謙虛也叡聖也惠愛

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斂疾

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禮記】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曲禮　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曾子問　夫鼎有銘銘

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

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

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于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祭統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檀弓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之君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曲禮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臨文不諱○玉藻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雜記

奔喪

禮記奔喪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朝市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右本篇奔之禮）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

位無變也（右齊衰以下奔喪）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右奔母之喪）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于堂上降而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喪服小記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右婦人奔喪）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雜記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

事畢爲母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右記奔父母喪）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右既奔齊衰以下喪）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右不得奔喪於聞處成服）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

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右除服後奔喪〕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右齊衰以下不得奔喪於[illegible]成服〕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雜記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右奔喪之哭〕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雜記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右所哭之異處〕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于門

赴告來者拜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檀弓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喪服小記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檀弓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右哭所識者】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後之墓○喪服小記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右小功以下除後聞喪】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雜記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檀弓 大夫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事由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雜記【右在殯與祭聞喪】

【奔喪之禮】【並附】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右奔喪者拜賓之節】○鄭氏曰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歸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

弔贈 附

【禮記】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

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

西階其舉亦西面　上介執賵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

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雜記

右列國遣使弔喪之禮

石梁王氏曰此段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喪大記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

比殯不舉樂○雜記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喪服小記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喪大記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檀弓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雜記　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喪大記　右國君　又夫人弔臣禮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卽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喪大記　右大夫弔其君禮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

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于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雜記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檀弓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雜記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少儀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臨祭不惰○曲禮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檀弓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四

喪服

[儀禮]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

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禮記〕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絰也者實也○檀弓　絰殺五分而去一　杖大如絰○喪服小記　喪冠不緌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檀弓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雜記　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檀弓

父傳曰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禮記〕庶子不以杖即位○喪服小記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雜記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禮記〕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世子不為天子服○服問

君傳曰君至尊也〔禮記〕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喪服小記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服問　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雜記

一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禮記】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雜記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禮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喪服小記　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爲父【禮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喪服小記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禮記】箭笄終喪三年○喪服小記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禮記】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喪服小記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父卒則為母禮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喪服小記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禮記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庶祖母可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喪服小記　母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禮記母為長子削杖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喪服小記　○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

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禮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雜記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　宗子母在爲妻禫○喪服小記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禮記〕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大傳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喪服小記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禮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喪服小記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

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喪服小記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禮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喪服小記 昆弟 爲衆子【禮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喪服小記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禮記】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檀弓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

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禮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喪服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二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言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吉婦終之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

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禮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喪服小記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禮記】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税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税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喪服小記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服問　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記）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禮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喪服小

〔禮記〕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〇雜記　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禮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〇喪服小記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

妾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寄公為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為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記）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禮記）仕而未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檀弓　庶人為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禮記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雜記）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禮記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喪服小記）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適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禮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喪服小記○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禮記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禮引從父昆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疏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illegible]　庶孫　適婦傳曰何以

大功也不降其適也【禮記】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喪服小記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禮記】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檀弓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大傳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禮記】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喪服小記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

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禮記】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〇檀弓繐衰裳牡麻絰旣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〇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禮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〇喪服小記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

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　禮記爲母之君母卒則不服○喪服小記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服問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記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于兄弟降一等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

則不服【禮記】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喪服小記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傳
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緦麻
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當室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庶孫之中殤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從祖父
從祖昆弟之長殤　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夫之叔父
之中殤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
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
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士
為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貴
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禮記】士妾有子而為之緦無子則已○喪服小記　乳母傳曰

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夫之諸祖父母報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禮記】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檀弓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記】改葬緦○【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朋友麻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

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
曰錫 禮記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
出則否○服問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喪服小記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亦
弁絰 凡弁絰其衰侈袂○雜記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
之爲之不以樂食○檀弓 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奔喪

禮記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
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
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檀弓 三年之喪何也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
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
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
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
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天地之

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
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
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
是之爲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
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
之達喪也○三年問○語本荀子二 年之喪自天子達○王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
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
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
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
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
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

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子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

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喪服四制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

此哀之發于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歛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于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于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有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

八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
緦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
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
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
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
哭遭衰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
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
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
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間傳　婦人不葛帶○檀弓　葛絰而麻帶○以儀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于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服問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雜記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

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
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問喪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
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
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
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
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
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
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
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喪大記 天子崩三日
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檀弓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喪服小記 君之喪子大夫公

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

放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喪大記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雜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

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昆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喪大記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雜記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喪服小記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服問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

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擧樂妻有服不擧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雜記

爾雅釋親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晜弟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

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妻爲庶母祖王父也昆兄也○宗族

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母之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母黨

妻之父

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妻黨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婦之黨爲婚兄

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婚姻

禮記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喪服小記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

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大傳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服問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喪服小記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

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大傳　傳曰辠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服問

郊社羣祀

禮記　郊之祭也迎長至之日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義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檀弓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王制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

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祭義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祭法

附推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磔　大戴禮記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　薄薄之土承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春秋繁露]請雨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博物志]止雨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生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絲繩縈而脅之請雨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羣生咸得其所[穀梁注]雩祭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春秋感精符]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祀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兄姊字奇甚[文心雕龍]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墉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

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郊特牲　爾雅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宵田爲獠火田爲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振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祭法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制　獨斷大夫成羣立社祝曰今某月日君爲某立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九穀用成萬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今日以來祈請雨正雖嚴是聽子孫眉壽萬神合饗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祭法　[illegible]

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奥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奥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月令注引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王制　爾雅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　說文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祡燒柴樊燎以祭天神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禋潔祀也精意以享為禋禓道上祭禱求事告福也禂禱牲馬祭也禷以事類祭天神禬會福祭也祓除惡祭也禡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禡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曲禮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王制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

之齊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祭法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郊特牲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祭義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

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郊特牲 附錄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按郊社山川五祀羣神蜡祭諸禮今無其文蓋曲禮三千所逸亡者多矣戴記略存其義而諸家各識所聞尤多誣犆不合鄭注所存中霤禮復簡略不備故具錄爲篇以俟考証者取裁焉

廟制

禮記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王制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

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祭法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曲禮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

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祝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〇雜記 大戴禮記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〇諸侯釁廟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君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某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

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摘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

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箱西面祝就西箱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諸侯遷廟○諸侯釁廟遷廟二篇蓋亦曲禮之正經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雜記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曲禮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王制

凡祭宗廟之

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曲禮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王制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法

祭義

禮記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

必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祭義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郊特牲○鄭注云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又云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春礿夏禘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義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郊特牲 齊者不樂不弔○曲禮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

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祭義（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禮器）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illegible]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

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祭義　有虞氏

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郊特牲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禮器

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

二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
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
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
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
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
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
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
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郊特牲　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卿大夫序從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祭義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
醓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

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
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
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
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
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
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
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
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
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
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
明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

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郊特牲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禮器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

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義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

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以觀其順也喪以觀其哀也祭以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

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

入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祭統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器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

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内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

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

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

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

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〇祭統

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禘大祭也

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禮記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〇王制〇注疏云蓋夏殷制也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

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祭統

未嘗不食新○少儀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喪服小記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大凡生
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
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祭法

繹史卷二十四

周禮之制五

特牲饋食禮 諸侯之士祭其祖禰之禮

儀禮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子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

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右宿尸】【禮記】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于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曲禮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喪服小記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

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視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潔請期曰羹飪告事畢主人拜送（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右視濯視牲）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房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實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

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東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詳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右陳設即位禮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雜記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

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

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

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

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郤于敦南出立于西南

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記棘心匕刻食許諾[illegible]　凡祝呼佐[illegible]

日以槲朼以梧朼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雜記　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

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

主人從尸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

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illegible]　祝命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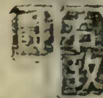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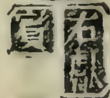
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

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

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湇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右正祭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㨍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

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
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
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筵祝南面主
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
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
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
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
反于篚升入復位（右主人初獻）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
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
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
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

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右主婦亞獻）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右賓三獻）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酌

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捝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

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右酬賓】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尊兩壺于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右獻兄弟內兄弟私臣】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右加爵】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記）嗣舉奠佐食設豆鹽【右嗣舉奠】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乃羞【右弟子舉觶】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

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于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
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
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
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爲加爵者作
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
者實觶于篚（記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於西[illegible]）賓弟子及兄弟弟子
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
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奠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
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
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石經無算爵）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
儀降實散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尸謖祝

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於西序下記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右尸出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兩餕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內西面[illegible]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

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特牲饋〕

〔禮記〕凡祭於公必自徹其俎○曲禮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個少牢則以羊左肩七個犆豕則以豕左肩五個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少儀

少牢饋食禮 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之禮自有司徹以下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既祭儐尸于堂若下大夫祭畢禮尸于室中無別行儐尸事

〔儀禮〕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巳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筮日〕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爲筮日之儀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筮尸 [illegible]〕　既宿

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右請祭期）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右視殺 視濯）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

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脊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脅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皆有鼏甒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右實鼎饌器〕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三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

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
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
人皆盥于洗長朼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
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
載于肵横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
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
脡脊一横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
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
脊脅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
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腊
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亦横載革順（右[illegible]也 載俎）卒脀

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

嘉薦普淖用薦歳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有圖 欵] 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户内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有圖 入] 祝反南面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同受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

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上佐食尸牢肺正脊加于肵右正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

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尸
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
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
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
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
酒不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
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
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
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

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脅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右已上在牲少下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中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

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右主婦獻）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已上右主）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

入尸謖主人南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
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
下阼階南[畫尸]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
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生
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司士乃辯舉餕
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
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湇于
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
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
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
一拜餕者三人興出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戶內西

面坐奠爵拜上嘏答拜坐祭酒啐酒上嘏親嘏曰主人受祭之
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嘏
答拜上嘏興出主人送乃退〔右嘏〕○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
尸俎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
如初〔右燅尸俎〕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
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
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主人先升自
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
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右迎尸侑〕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
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

司事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閒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

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𪎭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𪎭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乃升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

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
一俎豕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
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杝魚亦
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膴祭
于其上（右載俎）卒升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
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
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
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
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
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
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

授賓賓亦覆手以授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
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司馬羞羊肉湆
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
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
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
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爵尸降筵北面
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
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右爲獻于尸）主人酌獻侑
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
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𥫗蕡以授主婦主婦不
興受之奠𥫗于醢南蕡在𥫗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

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右獻侑）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麷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

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爵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爵於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

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籩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面西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籩南脩在籩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右主婦亞獻受爵酌以致

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共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其受豕脀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右主婦致爵主人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籩贊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籩于菹西贊在籩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

祭于豆閒又取醴贊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右尸酢主婦】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右賓長獻】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

主人主婦皆左之（右主人酬尸　尸[illegible]）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脅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脅體儀也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

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右主人獻賓拜受酢）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右主人酬長賓）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

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主人就筵【[illegible]】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illegible]】【[illegible]致主人】

二人執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

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卒飲者實爵于篚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右旅酬】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

爵者東面答拜爵止【右[illegible]】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右賓獻尸及交錯無算爵】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右尸[illegible]】○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横脊短脅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

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illegible]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抨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荅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荅拜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荅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illegible]

祝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爵止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抨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內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

宮設席東面主婦燕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醓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菹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於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右賓長[illegible]祝 右食[illegible]）主人降拜眾賓洗獻眾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賓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賓禮其位其薦脀皆如賓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右主人獻賓[illegible]）

賓長獻于尸尸酢獻祝致醋賓以爵降于篚〔右次賓長獻尸祝〕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illegible]〕利洗爵獻于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右佐食獻尸祝〕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成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右尸出〕乃餕如儐卒餕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降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成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及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右陽厭〕

禮通論

禮記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檀弓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

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
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
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
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
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
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
寶以圭爲瑞家不藏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爲
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
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
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

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

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蓋言稱也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

禮匹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

脩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

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一獻質三獻文

五獻祭七獻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禮器○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

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

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郊特牲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

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大傳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祭義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竝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

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
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
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
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
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
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
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
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
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
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
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經解

大戴禮記 盛德 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災諸侯無兵而正小民無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亂得失可坐廟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則修法德不盛則飾政法正而德不衰故曰王也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凡民之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量也無度量則小者偷墮大者侈靡而不知足故有度量則民足民足則無為姦邪竊盜歷法妄行者故有姦邪竊盜歷法妄行之獄則飾度量也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

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是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凡弑上生於義不明義者所以等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序民尊上敬長矣民尊上敬長而弑之者寡也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故有弑上之獄則飾朝聘之禮也凡鬬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鄉飲酒禮者所以序長幼而教以敬讓也故有鬬辨之獄則飾鄉飲酒之禮也凡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昏禮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有淫亂之獄則飾昏禮也故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欲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

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惡以愼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而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理功能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大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飾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

三王依然若存者其法誠德其德誠厚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譬猶御馬棄轡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罰御民民必走國必亡無德法民必無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為亂無道苟以為亂無道刑罰必不克成其無道上下俱無道故今之稱惡者必比之於夏桀殷紂何也曰法誠不德其德誠薄夫民惡之必朝夕祝之升聞於皇天上帝不歆故水旱並興災害生焉故曰德法御民之本也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執六官均五政齊五法

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義則國成以之禮則國定此御政之體也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失道風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不中暴亂姦邪不勝曰不成不成則飭司寇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貧則飭司空故曰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

巽也

繹史卷二十四





商建國圖 王制

商有天下地方三千里三州建百里之國三十[illegible]三等之國二百一十[illegible]
三而千里者九也一千里地方七十里之國六十[illegible]存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
爲王畿八千里爲八州[illegible]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
之[illegible]餘以爲附庸閒田

州

州

每州地方千里分爲百方每方百里

王畿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

三等共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加十五十里之國一百三十[illegible]

州

州

州

州

州

每州建大小之國二百一十凡八州建國一千六百八十

合王畿內外九州建國一千七百七十三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illegible]

王制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註云此殷制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中國耳萬國諸侯有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地減國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 愚按王制所稱九州建國之數既膠滯不通其爲殷制亦無確據鄭氏輒謂湯承夏衰九圍狹小何所見而云然邪

周建國圖

職方氏

周制九州天畀方七千里
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
十九也其一爲畿内餘八
州各方千里者六設法一
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
四職方氏封公以方五百
里則四公

此方千里封四公公之
地二十五同爲大國四
公百同

設法一州封地方四百里
者不過六職方氏方四百
里則六侯

此方千里封六侯侯之
地十六同爲次國六侯
九十六同餘四同

設法一州封地方三百里
者不過十二職方氏方三
百里則十一伯

此方千里封十一伯伯
之地九同爲次國十一
伯九十九同餘一同

餘四
同
餘

設法一州封地方二百里
者不過二十五職方氏方
二百里則二十五子

此方千里封二十五子
子之地四同爲小國二
十五子百同

設法一州封地方百里者
百職方氏方百里則百男

此方千里封百男男之
地一同爲小國百男百
同

以上五等之國共一百
四十六封地四百九十
五同計一州六千里之
内餘地一百五同

此方千里封男五十九
國加侯伯餘地五同封
男五國共六十四國以
盈一州二百一十國之
數尚餘地四十一同爲
附庸

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
九同則如公伯附庸
七同則如侯子附庸五
同則如伯男附庸三同
則如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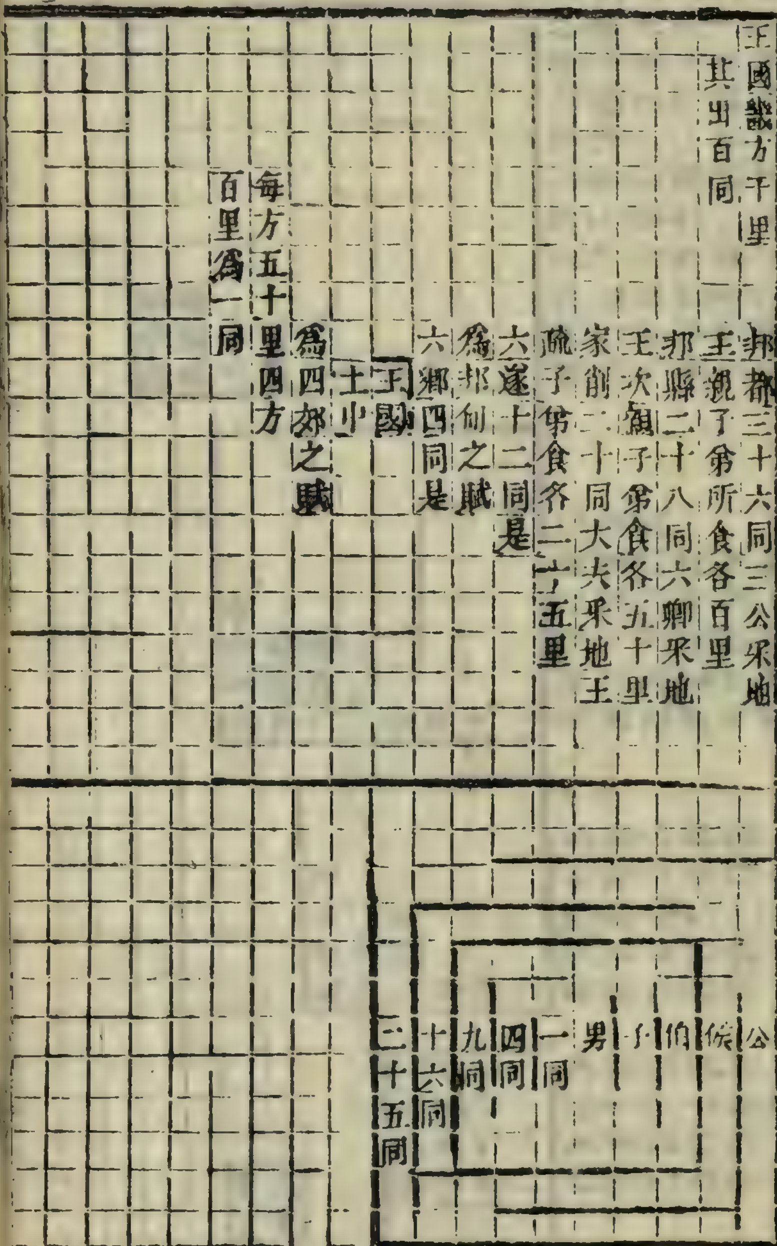
此圖爲一
州六千里
之地每方
百里爲一
同因鄭註
也

附庸言同
者謂積衆
附庸而滿
同非一附
庸居一同
也諸侯爲
牧師及有
德者乃有
附庸

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註云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周公設法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數焉　愚按固哉鄭氏之言邦國也職方氏所載周之九州不外於禹貢五千之域無所謂方七千里也必令畿內千里而八州各六千里然後設法每州封四公六侯之等而又以男備二百一十國之數是八州之地當有三十二公四十八侯八十八伯二百子一千三百一十二男周之建國無是也分州畫界因山川人衆以為廣袤故兗豫之地不及幽揚之半何嘗有州各六千里哉盡周之制法大凡邦國千里若封公則可四侯則可六以至男則可百然五等之國往往碁布於千里之中約以是積其里數而已此職方氏計邦國以知道里非計道里以分九州也若王制每州二百一十國自是殷法於周何涉哉

司徒建國制域圖

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乃建王國焉制域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王國必求地中若諸侯之國但正其四方而已



孟初[illegible]五成亦食以制大
[illegible]周因田地賜其分之其此
[illegible]三[illegible]十制侯而三之觀
書維猶七之誠五有謂其
[illegible]土[illegible]里封赤則[illegible]等而[illegible]
[illegible]土百十周土者五差小

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後鄭謂小國貢輕字之也又云子男之地以三易

諸子食四之一
之地封疆方二百里

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先鄭謂子自食四之一後鄭謂地貢四分用一

諸伯之食參之
地封疆方三百里

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參分之一後鄭云侯伯之地以再易

諸侯之食參之一
地封疆方四百里

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先鄭謂侯自食三分之一後鄭謂其地貢三分用

諸公之地其食者半
封疆方五百里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先鄭謂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四之一亦然後鄭謂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必足其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又云公之地以一易

五等諸侯之食先鄭云諸侯所自食其於經文似順若然則大國貢輕小國貢重非字小之義故後鄭不從

甸縣都圖

每方為一井

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 丘一十六井

四丘為甸 甸十六邑 六十四井

四甸為縣 縣十六丘 六十四邑 二百五十六井

四縣為都 一都之地 十有六甸 六十有四丘 二百五十有六邑 一千二十有四井

四丘為甸

四邑為丘
四井為邑

小司徒經土地九夫為井以畝百為夫計之故曰九夫地有上中下大約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實則四家四井為邑十六家論語十室之邑是也四邑為丘六十四家丘聚也舜所居二年成聚是也司馬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二百五十六家司馬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五人又重車一乘將之者二十五人二車共百人甸出車可以軍旅田役故以為名畢賦之法期於甸而魯成公作丘甲春秋所以譏重賦也四甸為縣一千二十四家出兵車四乘四縣為都四千九十六家出兵車十六乘　凡丘甸縣都皆據井邑居民而立名所謂以室數制之其出車當捉零就整非可以道里計也姑為方圖以著其名數而已鄭註謂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以治洫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以治澮以合司馬法通成終同百里萬井之數夫有田即有溝洫豈田在一處洫又在一處夫所以治田出稅豈出田稅者有夫治洫澮者又別有夫哉其說誠不可通矣

鄭氏甸都旁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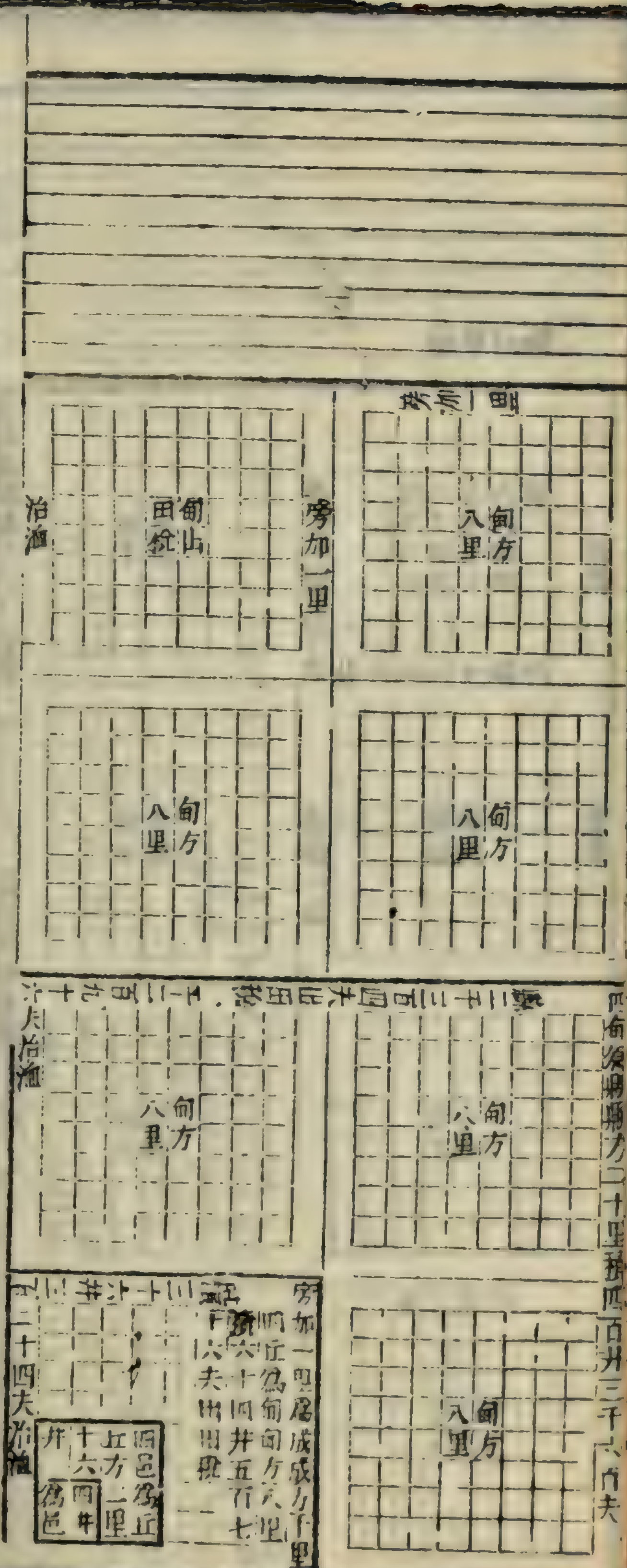
小司徒註

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同同方百里積萬井九萬夫內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十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

一同之地凡四都一十六縣六十四甸并旁加之爲萬井此圖止舉一隅而三隅可以類推

旁加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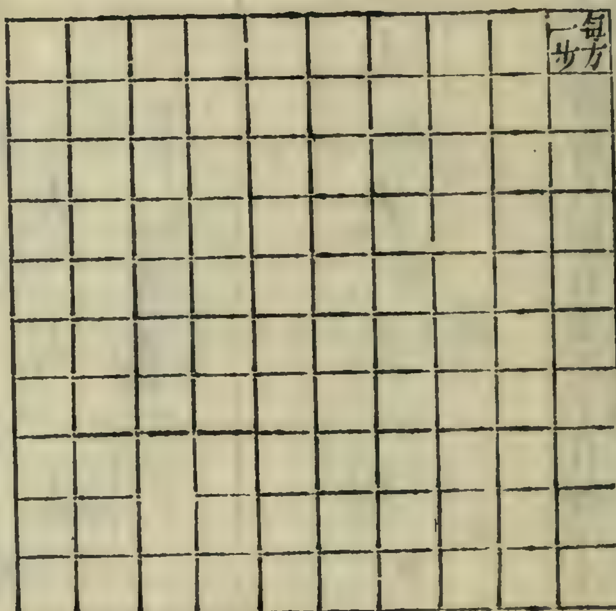
四縣爲都都方四十里積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內九千二百十六夫出田稅五千一百八十四夫治洫



據鄭氏此說甸六十四井旁加三十六井以治洫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三千六百井以治澮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此牽合百里萬井之數而不覺其辭之迂也經言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夫耕田出稅利通溝洫水不相離故溝洫即在田中非旁加也且既曰旁加以治洫治澮矣何得復謂之井計萬井而出稅者不過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井則是實耕出賦之地少而水渠之費田反多也因其說而爲圖用著其非

制田井牧圖

百步爲畝



半步曰武一足所履二武曰步兩足所張六尺爲一步此人身自然之度量也用之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此圖每方一步縱横各十步積爲百步是爲一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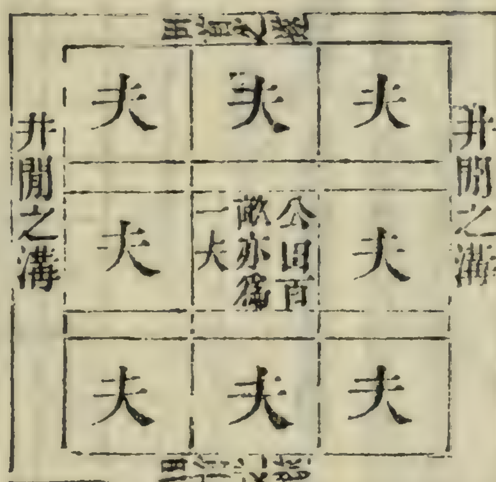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註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發也甽古畎字

一畝三畎



漢書曰后稷始畎田畎長終畝一畝三畎而播種於畎中苗生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壟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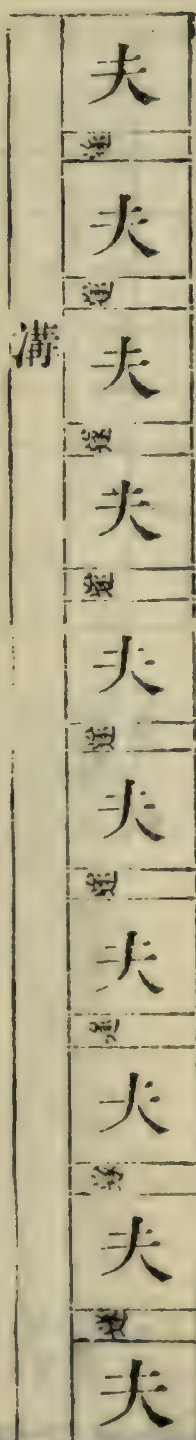
井田之法



詩公劉曰徹田爲糧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司馬法曰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考工記廣尺深尺爲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牧田之法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注云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徑容牛馬畛容大車　左傳牧隰皐井衍沃蓋寬平之地爲井窄狹高下之田但可爲牧井限於九夫牧則多不過十夫其間遂溝之制無不同也經文互舉之耳舊以九夫爲都鄙用助法十夫爲鄉遂用貢法殆不然也

溝洫澮川圖

一同之中共川九共入大川以達於畿

溝				成					
溝	每方一井			十	一	橫十里縱百里			
溝				爲	千				
溝				終	井				
溝									
溝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洫

川 洫入澮 澮

溝		一							
溝	井							每方一井	
溝	十								
溝	爲	縱十	橫里	各					
溝	通	一	成	百	井				
溝	橫縱	通	十	爲	成				
溝入洫	一一								
溝於	里里								
溝十									
溝	洫十	洫入洫	洫一於	洫澮	洫	洫	洫	洫	洫

川 於入澮 澮

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溝廣四尺深四尺畛廣四尺高四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洫廣八尺深八尺涂廣八尺高八尺與溝之廣深盡處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澮廣二尋深二仞道廣二尋高如澮萬夫有川川上有路川廣四尋深四仞路廣高如川

萬井一同以開方計之縱橫各百井限於方幅不能盡載圖此以例其餘遂人所稱十夫萬夫之屬以受田百畝爲一夫也井數限於九夫限於八今合爲一圖者其溝洫之法可以互見耳餘夫受田不過二十五畝則每井常有十餘夫故舉成數言之

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每方一井

一同縱橫百里方萬井

十終爲同

溝　洫　澮　川　遂

凡耕者皆為橫畎以入於遂一步三畎立苗二尺此樹
法井牧皆然也夫間之遂入於溝此利通水道之法亦世
所同也故考工記田首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謂之溝是
田之溝遂也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是牧田之溝遂也周
禮小司徒舊法司馬法述之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
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馬
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
田甸為縣兵車四乘四縣為都兵車十六乘此不計道里專
以都鄙之數用為兵賦之法耳司馬法又曰畝百為夫夫三
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通十為成成百
井三百家革車一乘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終
十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均之為司馬法也甸
六十四井成百井皆出車一乘甸以室數之實計之成以道
里兼山川道涂之虛數也故一同之地提封萬井除山川沈
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定由賦不過六千四百井又以上中
下三等之地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每井止四家一同共二
萬五千餘家出車百乘若以一成計之除山川等三分之一
定出賦六十四井正合甸之田數一耕二夫之地為二百
五十餘家出車一乘亦與甸之車數符今云一同萬井三
萬家者此一直算法不必除其虛地與三等受地之差而俱
約以下地紀數也故三夫為屋屋即家也積至萬井為三萬
家而云出車百乘矣　按考工記匠人溝洫之法自九夫為

井以至百里爲同司馬法自三屋爲井以至十終爲同皆據井田言之小司徒之丘甸縣都言井而牧可類推遂人之溝洫澮川言牧而井亦同其法夫井田之地必方如棋局平如砥石其水道必磬折如勾股自非衍沃寬平之壤豈能爲之牧田者隨地可施多不過十夫少則不足一夫亦可補而授焉此無公田每夫自供什一之賦先王制法相合而成所以盡善也謂都鄙鄉遂之異制豈都鄙盡衍沃而鄉遂悉隰皋哉

受田圖

三等受田法

上地	中地	下地
田百畝	田百畝	田百畝
萊五十畝	萊百畝	萊百畝
		萊二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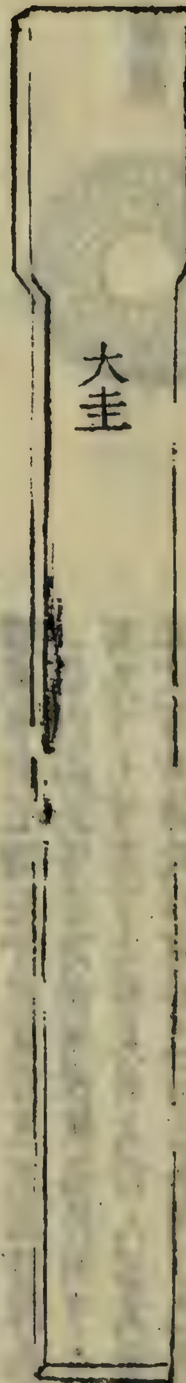
一廛百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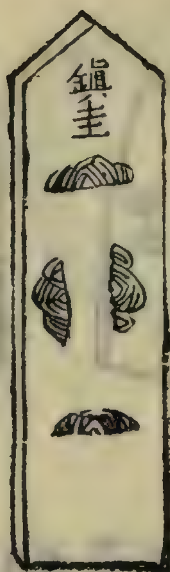
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然考周初闢土分田有不盡然者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三等之地經中四見皆分土以任民上地不易又益以萊五十畝三分而食其一每夫田五十畝是一井之中實不足六夫矣中地一易益以萊百畝二分而食其一每夫田二百畝是一井之中實四夫也下地再易益以萊三百畝三分而食其一每夫田三百畝是一井之中實不足三夫也井田之經界有定而夫之受田不齊如此必有休代之法則田之所收者均但不易則費人工少易則費人工多故

三地之入食與可任者人數不同正夫足其所食之人數而
又有可任者卽受餘夫之田餘夫滿七六五人之數者別受
正夫之田大約三等之地通融而論每井不過四家可用之
民十人而已若拘於一夫百畝則田有肥瘠口有衆寡似均
而實不均也故知古人八家同井特就地土肯腴生齒繁庶
者言之非一槩通行之法也
一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謂之家受田或不易或
一易再易故自七人至五人可任者三人至二人皆食於百
畝之內七六五人之外又有弟六尺以上可任男子征役之
事乃受餘夫田二十五畝如有數弟則各受餘夫之田以養
其妻子禮弟雖生子猶同居故兄弟之子爲猶子其相謂爲
同堂兄弟也夫與弟各生孫則已又爲父其家子爲夫夾子
爲餘夫其孫各爲其子以成家夫之家子受原田弟之家子
各受百畝之田遂人所謂夫一廛餘夫亦如之也世夾推降
其法皆然或疑朱子云壯而有室受百畝之田賈氏蘇云年
二十九已下受口田二十五畝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夫
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
畝且一歲之閒因有妻而遂加田七十五畝寧不至荒蕪乎
畝餘夫必俟門衆成家方可授以百畝若一夫一婦則猶參
二十五畝經所載未盡耳苟壯而有室卽受廛別居受田則
蕭蕭厭之亦並無父子兄弟之衆矣王政不幾厲民哉

瑞玉圖

圭璋璧琮琥璜是謂六瑞形制不同其用亦異舊有圖考不分尺度短長誤謬相沿殊失古人制器尚象之意茲依鄭註賈疏又三代遺器間有存者參增考證繪為新圖大抵古者取象渾樸所稱蒲穀龍首必不如舊圖之穿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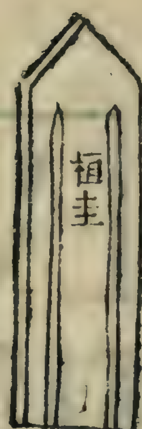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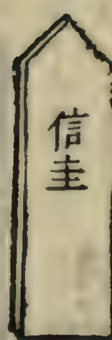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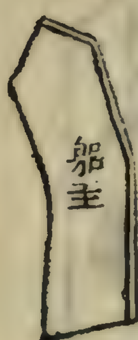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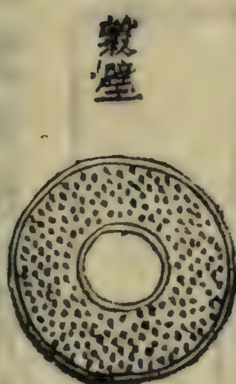
考工記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註云四寸者方疏云所以冒諸侯圭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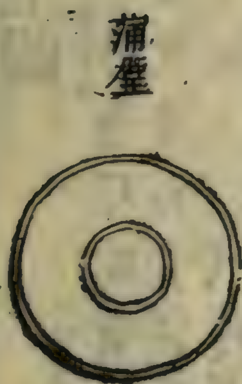
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註云大圭或謂之珽終葵椎也杼殺也疏云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謂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之使以上為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　大宗伯王執鎮圭　註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疏云以四鎮山為瑑飾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四鎮者會稽沂山醫無閭霍山是也











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大宗伯註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蓋亦以桓爲瑑飾疏云桓謂若屋之桓楹以桓爲瑑飾無正文　註云信當爲身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疏云皆以人形爲飾若不麤縟爲其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麤縟註云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玉蓋以爲瑑飾不執圭者未成國也

按虞書輯五瑞巡守覲東后五玉爲贄卽此三圭二璧以別五等之諸侯朝覲執焉居則守之者也其九寸七寸五寸之等見於大行人篇其瑑飾無正文可考鄭氏以意釋之而已余謂信之爲身說近於誣人形麤縟奚由別其身躬乎蓋信字古與申通用信躬二圭各七寸對言之其制一屈一申晉邑張氏藏一璧朱紺斑駁其質瑩白有光鏤然斗書圖穀蒲繪爲根株葉穗之形無備尤甚往見三百餘如粟粒此穀璧也蒲璧瑑未詳　白虎通璧方中圓外爾雅肉倍好爲璧不言方孔考古圖穀璧圓孔







四玉文飾無考姑倣古瑑圖之

考工記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疏云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此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

考工記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疏云諸侯相朝用致享者也諸侯朝于天子享用璧琮不降瑞若諸侯相享降瑞一等此據上公相享用璧琮八寸侯伯相享當六寸子男相享退用琥璜當四寸經不言瑑璧以享君文略可知也

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考工記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註云瑑有圻鄂瑑起疏云遣臣頫聘不得執君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瑑之而已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璋以聘后與夫人而琮享之八寸謂上公之臣執以頫聘侯伯之臣當六寸子男之臣當四寸

按瑞玉皆不言瑑惟於聘享言之蓋文飾興於諸瑞以結好交鄰固也諸侯朝覲天子各執其五等之玉享用璧琮亦如其度王朝所須弗敢降也至諸侯相朝則降瑞一等而用瑑遣使相聘亦如之非王朝所須也疏稱子男退用琥璜然則子男之臣亦用琥璜邪　說文琮似車釭白虎通琮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考工記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註云中央為璧圭著四面一玉俱成邸本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疏云天子以十二為節蓋四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蓋六寸總三尺與大圭又等或說有四角角即邸矣

按四圭有邸二說皆非據云璧居中而圭四出每圭尺二寸則太長合璧計之則圭太短意必以璧為趺而植四圭於其上也兩圭有邸與圭璧其制皆同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考工記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按此邸用琮方以象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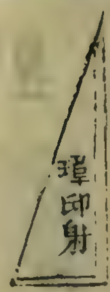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考工記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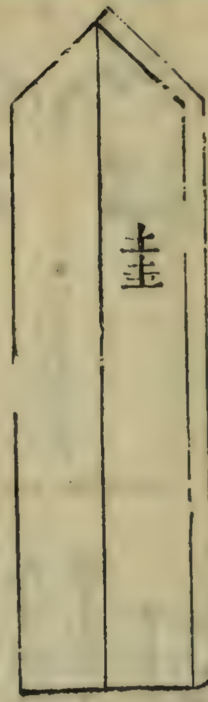
註云圭邸為璧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　考工記祼圭尺有一寸有瓚以祀廟

註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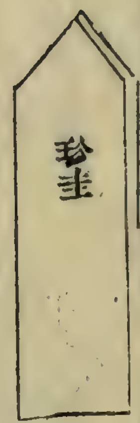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註云有邸而射　考工記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　註云邸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也疏云璋首斜却之今從下向上總斜却之爲剡而出　按二註意不同愚謂邸射者自邸而上射後說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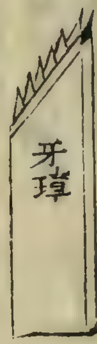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考工記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按土圭之法見大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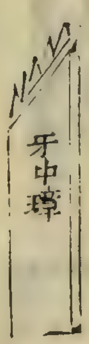


典瑞璧羨以起度　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疏云璧應圓九寸今減寸以益上下之袤一寸則上下一尺廣八寸



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註云珍圭王使之瑞節其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





典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考工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註云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疏云蓋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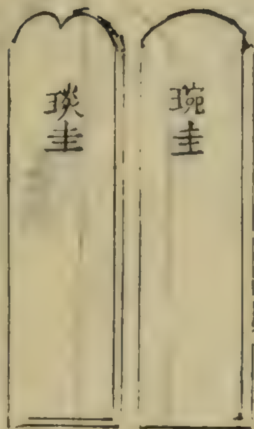


考工記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内鎮宗后守之　註云如王之鎮圭也





考工記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　註云駔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以爲權故有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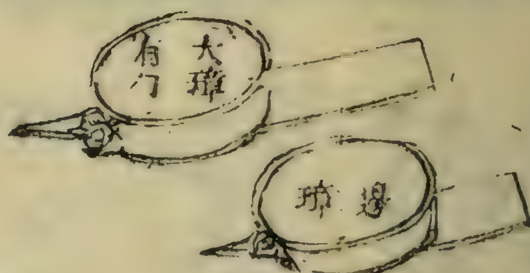


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註云琬圭無鋒芒琰圭有鋒芒　考工記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註云琬猶圓也凡圭琰上寸半琰圭琰半以上又半爲瑑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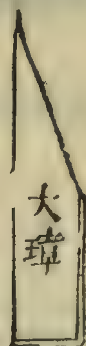
按鄭說琰圭未安琬圭者蓋規其首以爲圓琰圭判於琰之上判其首爲二規也

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　考工記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註云其飾若粟文納徵加於束帛

按穀圭之瑑亦當如穀璧鄭謂若粟文者是



考工記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註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衡勺柄也疏云圭瓚口徑八寸盤徑一尺此徑倍狹但形狀似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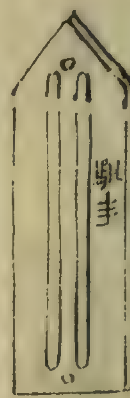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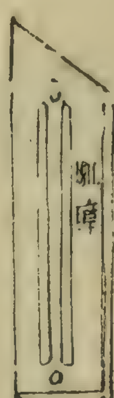
考工記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註云亦如邊璋七寸射四寸





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註云肉邊也好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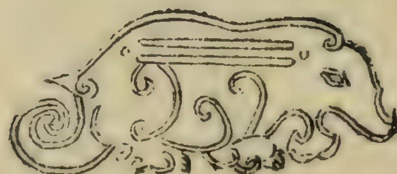








駔琥



見考古圖

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註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疏云此六玉兩頭皆有孔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故穿聯之以斂尸

此圖上有一葉形存外餘部內未截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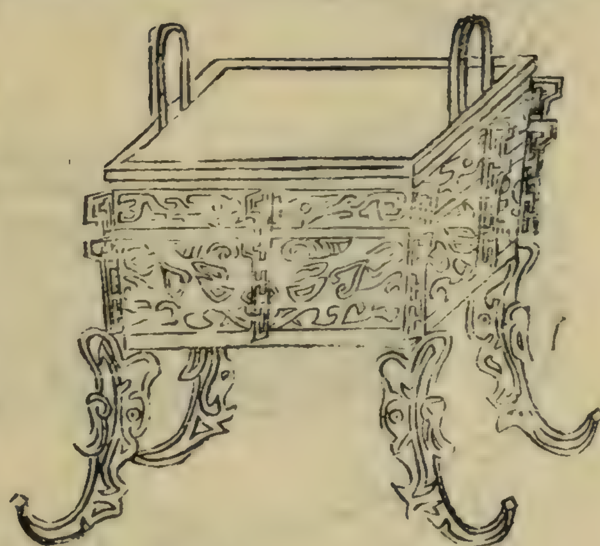
考古圖牛鼎深八寸六分徑八寸容一斛無銘按禮圖所載牛羊豕鼎各以其首飾其足此鼎之足以牛首爲飾蓋牛鼎也按此鼎絕大當爲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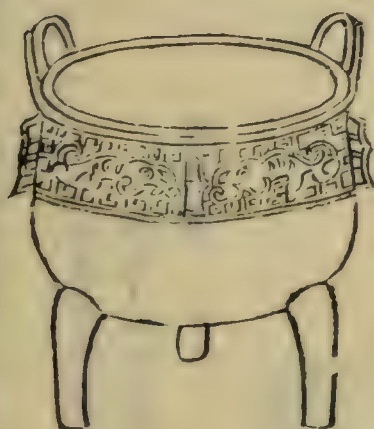
博古圖花足鼎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二合無銘



鬲似鼎空足博古圖慧季鬲高四寸三分口徑四寸二分銘曰慧季作[illegible]



博古圖文王鼎高八寸九分深三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銘曰魯公作文王尊彝按此周公祭文王之器其制足象蜼形爾雅蜼禺屬卬鼻長尾尾有兩岐遇雨以尾塞鼻蓋其有智周身隱起饕餮之象也



博古圖蟠虺鼎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一分容四升七合無銘按此器耳附外當爲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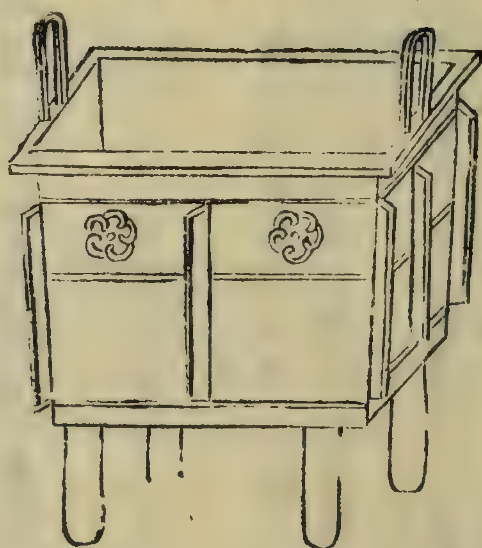
博古圖龍鼎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六寸三分容五升二合無銘鼎之烹飪[illegible]享上帝養聖賢其用大矣所以取象於龍蓋求配其類也



考古圖乙鼎高五寸八分深三寸七分徑五寸二分容二升銘二字曰乙下之字不可識得於鄴之亶甲城蓋商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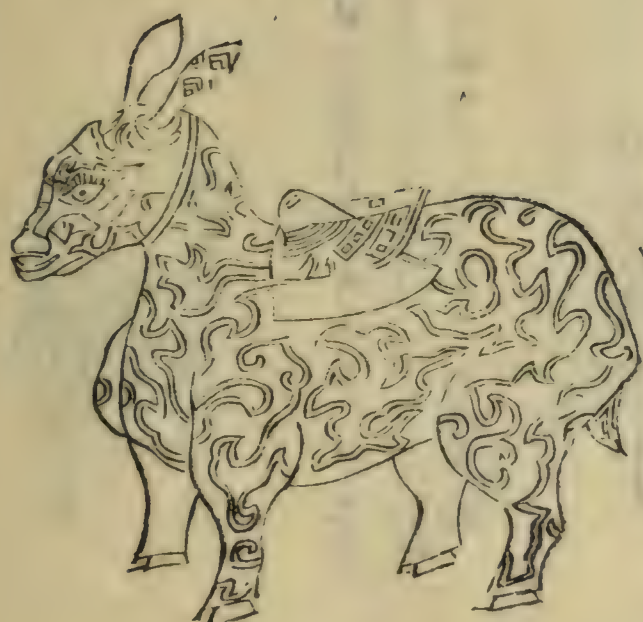
博古圖父乙鼎高七寸深四寸口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銘曰庚午王命寢廟辰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冊友史錫賴貝用作父乙尊冊䢅乙之號在商爲商器



博古圖南宮中鼎高八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容七升五合銘五十七字文見本卷

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
賓客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犧尊



鄭註獻尊獻讀爲犧飾以翡翠王肅註以爲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
博古圖犧尊通蓋高七寸七分深二寸四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五寸容四升以口爲流四足魏太和中得尊於青州其制正與此類王肅註禮其說蓋有自來也

象尊



鄭注云象尊以象鳳凰或曰象骨飾尊
阮氏云以畫象飾尊
博古圖象尊通蓋高九寸八分深四寸一
五分通長一尺二寸七分闊三寸八分
容三升二合四足有提梁全作象形而
開背爲尊



考古圖師𩛥象彝高六寸七分銘三
十二字　按此器尊屬也古者彝鼎
尊卣之器以彝銘者多矣



考古圖象尊高一尺一寸先儒解
象尊其說既不同此立象於蓋又
與先儒之解不同

壺尊



著尊



博古圖著尊高一尺四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明堂位曰著殷尊也著尊著地無足此器底著地誠所謂著尊也



考古圖此器有腹著地無足據有腹則可名壺尊著地則可名著尊

博古圖壺尊高一尺二寸八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三斗二升三合其形制類壺其爲壺尊乎

考古圖朝事中尊高一尺六寸徑五寸有半容二斗三升銘五十七字博古圖作高克尊銘五十八字按此器頸飾以山文意考其山尊乎然山尊用以再獻非朝事也銘文中中高克等字多殘缺辨識未眞耳

山尊



大尊



博古圖大尊高二尺三寸口徑一尺九寸八分底徑一尺二寸九分足徑一尺一寸二分容七斗四升半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古以陶瓦此器則用銅其周之變製乎

司尊彝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註謂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尊以裸神罍臣之所飲也尊有六則罍亦當有六以副之矣但三代遺器鮮能備存焉

犧罍



博古圖犧首罍高一尺四寸深一尺二寸三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一尺五寸容二斗八升六合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註云刻畫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以木為之今以金而飾以雷文知先儒之失考也此罍以犧首為耳鼻當是犧尊之副

象罍



博古圖象首尊高二尺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一尺六寸八分足徑一尺二寸五分容一石二斗七升

考古圖作三耳大壺按其制飾以雷文眞罍也耳用象首當爲象尊之副

司尊彝六彝彝者以爲雞斝虎盛明水鳥黃蜼盛鬱鬯彝皆有舟舟尊下臺若承槃焉殊不知彝之有舟乃相須之器猶尊之與壺禁之與罍也先儒之說然乎否邪

彝



博古圖父丁彝高五寸四分腹徑七寸容五升兩耳有珥銘曰古作父丁寶尊彝

虎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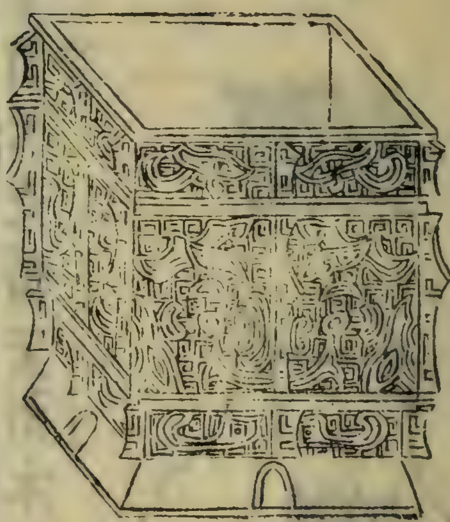
考古圖虎彝高四寸四分徑六寸容三升六合銘曰作寶彝此器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也

舟



博古圖垂花舟高三寸七分口徑八寸五分容五升七合以牛首爲耳其制近彝其飾花萼有相承相敵之義蓋漢人爲之亦足徵用之非若承槃矣

方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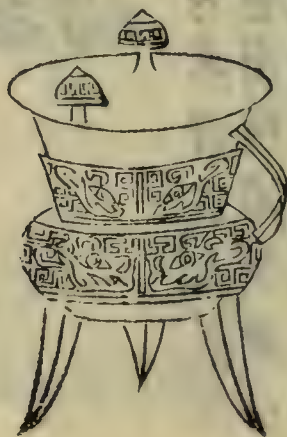
博古圖方彝高七寸九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五寸一分腹徑長六寸二分闊五寸二分容六升七合銘曰己酉戍命尊宜于召揚庚□九□□商貝朋方□用室圖宗彝在九月惟王一祀世曰五惟□□石銘缺六字此器銘宗彝周官六彝之類也其稱祀周初因商如洪範十有三祀者皆周器也四方無稜其制特與諸彝不同

斝



博古圖山斝高一尺口徑五寸五分容二升六合

司尊彝斝彝註云斝讀為稼畫禾稼也不知其何所本夫尊以象壺名壺尊安知彝不以象斝名斝彝乎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黃目是黃彝也



雷紋斝高七寸八分口徑五寸一分容一升

博古圖蜼尊通蓋高六寸二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一升一合銘曰周作父乙尊舊作蜼尊疑即蜼彝也宗彝之以虎蜼自唐虞然矣

蜼尊



蓋



禮烝嘗饋獻用兩壺尊於尊彝用於門內燕禮與大射卿大夫用方士旅食用圓聘禮粱在北面八壺南陳粱在西面六壺東陳詩稱韓侯取妻清酒百壺壺為酒器宗廟燕射聘昏無不用焉先儒云刻木繪漆其說出於臆見惟範金之器後世猶存

方壺





考古圖方壺按周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博古圖屬漢器高一尺二寸五分容一斗一升二合

敔姬壺



博古圖通蓋高一尺四寸六分容五升四合銘曰敔姬作寶彝

李氏錄云周王燕晉士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也周官烝嘗饋獻用兩壺尊用祀也公食大夫用兩圜壺坊記曰敬則用祭器故祀饗兼用之

名中丁壺



考古圖名中丁父壺高尺有四寸半徑七寸六分容二斗七升銘三十五字博古圖腹徑一尺一寸一分銘三十七字銘見本卷實三十七字子孫重文

爾雅卣中尊也夏商之世總謂之彝周則鬱鬯之尊獨謂之卣卣與尊彝皆盛酒之器用有所宜則名有不同賈氏疏云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

祖乙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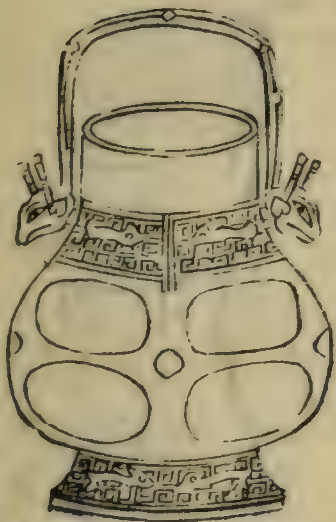


博古圖祖乙卣高一尺二寸四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八寸六分闊七寸二分容二升銘器與蓋皆七字曰孫作祖乙寶尊彝

蓋



父辛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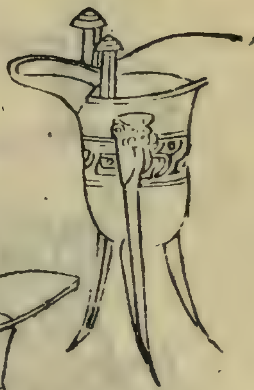
是器同得於青州高可九寸容可二升有餘銘作雙冊父辛其製最類博古圖所載執爵父丁卣但銘不同耳制作甚精自然無蓋然則卣固不盡有蓋博古圖以爲闕蓋殆非也

爵為器甚小而在禮實大祭祀賓客喪紀冠昏朝聘燕射靡[illegible]不用之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皆飲酒之器也博雅斝醆爵在夏爲琖在商爲斝在周爲爵是則實同而名異耳圖志所載其制復不同而大小亦不合於舊說俟稽古者辨之

爵



繶爵



足爵



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賓長洗繶爵三獻註云廢爵無足足爵有足繶者飾也繶爵口足閒有篆又彌飾也 考古圖鄉飲酒記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知獻必舉爵也禮圖所載爵於雀背負錢經傳所不見是器前若噣後若尾其全體有象於雀

觚



博古圖女乙觚高九寸口徑四寸九分容六合銘曰帚𡡞乙

虎斝



博古圖虎斝高一尺五寸六分口徑七寸三分容六升鋬端有虎首之狀三足若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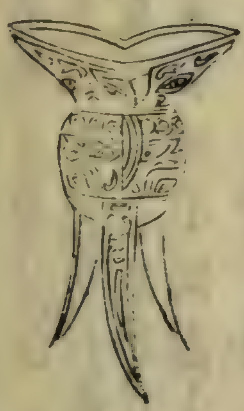
饕餮斝



饕餮斝高八寸五分口徑四寸七分容一升一合鏤文簡古不加精巧而後之冶工不能及

按酒器有斝所以戒其貪也斝已見前此二器形製復與

角



博古圖角高八寸三分容七合銘兩柱雙弓祖乙亞形中倒戈

素觶



博古圖素觶高寸九分容六合銘立戈形父辛二字

饕餮觶



饕餮觶高三寸五分容五合

敦上古以瓦中古以金或以玉爲飾或以木爲之設蓋者以會無耳足者謂之廢或粉珠槃或似簠簋其名則或以爲上爲或以爲玉齋其用則或以盛血尸盟執之或以盛黍稷內宰贊之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小宰職云主婦執　金敦黍敦爲器不同因時制作與代變本加麗故不可得而定其形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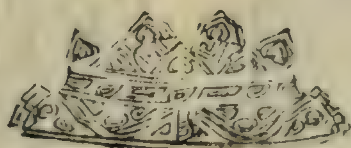
辛辟父敦



博古圖周辛辟父敦有三第一器通蓋高八寸三分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八寸五分容七升二合器與蓋各銘七十五字文見本卷第二器高七寸三分第三器高六寸一分形製銘文悉同考古圖云徑八寸四分銘七十四字

兕敦





博古圖兕敦有三第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深四寸四分腹徑八寸三分足方七寸六分高三寸九分器蓋各銘曰兕狀器高一尺一寸九分三器高八寸六分闕蓋皆銘兕字

己丁敦



博古圖己丁敦通蓋高七寸一分深四寸六分腹徑六寸六分蓋銘曰孫己丁器銘曰己孫丁共蓋足純緣間以夔龍兩耳通腹饕餮比之他敦尤異



考古圖伯百父敦集古錄作圖父敦耳圈足與諸敦不同銘見本卷

成康繼治

新書　周成王年六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與國之道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

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

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鬭鬩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餧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

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新書所載當在賈誼子書而今本無之蓋闕已矣賈傅去古猶近應及見全書也

說苑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尹逸卽史逸亦曰史佚

漢書目墨家尹佚二篇

詩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詩序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詩序思文后稷配天也○韋昭云納夏一名渠呂叔玉曰渠思文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噫嘻成王既昭假

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玆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

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詩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曰序誤此戒農官之詩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朱子曰序誤此亦戒農官之詩　豐年秋冬報也○朱子曰序誤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朱子曰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卽所謂豳頌者）

史記旣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周官見前卷）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正義曰言成王作頌悉文王戰戰恐懼推己戒勵爲治是善守善終也）

呂氏春秋成王立殷人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

詩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詩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

有成維周之禎〔詩序〕維清奏象舞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詩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
助祭也○朱子曰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詩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
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子曰
此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
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
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詩序〕執競祀武王也○朱子曰此昭王以後之詩 振鷺于飛

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詩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詩序】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詩序】雝禘大祖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詩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

韓詩外傳 班同

韓嬰並作[illegible]

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詩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朱子曰此亦祭而飲酒之詩序誤高子尤誤按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時周公所作故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皆曲爲之說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朱子論之詳矣

[史記]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書序]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其篇亡

[說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周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韓詩外傳]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illegible]

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 [琴操]越裳操周公所作也周公輔成王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周公乃援琴而歌之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也乃文王之德也遂受之獻於文王之廟 [新語]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

[古今注]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後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藏之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宋符瑞志]越裳周公時來獻白雉象牙

[論衡]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說文]鸞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

周成王時氐羌獻鸞鳥 [尚書中候]周公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

述異記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周書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奕陰羽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挺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爲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外爲比服方

千里之內爲要服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弈焉浴盆在其中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鳧旌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陳幣當外臺天玄獻宗馬十二王玄繚碧基十二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四方玄繚璧琰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弈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獻謂之母兒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西面者正北方稷愼大麈穢人前兒前兒若獮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在子□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靑丘狐九尾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麒皆有兩角東越海蛤歐人蟬

蛇蟬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口姑妹珍且甌文蜃若人玄貝海陽大蠏自深桂會稽以鼉皆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以隃冠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卜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矩以鱗鱗者獸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丘羌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皐雞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沙夷用闟采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者頭

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模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權扶三目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羊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揚之翟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至衆皆北嚮○西旅貢獒而太保進誡成周王會乃如此斥大哉逸周書[illegible]

拾遺記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當從[illegible]而行[illegible]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illegible]之正朔則序曆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於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

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沖飛而去　六年燃丘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鯨鯢泛沸海蛇洲蜂岑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燃丘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岑之玄木過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此等迂誕之甚

史記　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詩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韓詩序　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illegible]公文

王時詩闕其失兄弟相承之道此曲說也按國語周公所作左傳名穆公作韓詩作夫棣文與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詩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曰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

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詩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朱子說四詩皆燕樂諸侯賓客之詩蓼蕭菁莪序非【薛君章句】夫飲酒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

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

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詩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嘉成王也○朱子說行葦疑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既醉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鳧鷖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假樂疑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序皆失之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詩序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朱子曰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

書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

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慎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書序】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

郊成周作君陳。或言君陳周公子

【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成王在位三十七年

【書】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

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

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春秋命歷序成康之隆醴泉涌出詩說大武康王大禘報祀

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書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

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紀年】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韓詩薛君章句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漢書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曰此魯詩也韓詩序云關雎刺時也史記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楊子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按關雎正風之首篇韓詩以為刺時之作魯詩以為在康王之世自毛詩後出定為文王之詩而諸家之說始廢矣

史記康王卒子昭王瑕立○康王在位二十六年

成王之初立蓋以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史佚為少師賈誼書所記是也既而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書序所稱是也周公攝位恐王德之不正抗世子法於伯禽俾王觀而習焉遭流言之變猶陳王業述豳風又作文王大明緜諸詩述先王之德進無逸之書以警戒而召公亦有公劉卷阿之篇

故成王盛德由天資之善而大臣夾輔之功尤多也四國既平營洛定鼎制作明備禮樂興而頌聲作周公云沒遵成法而施之晏如也故史稱太平封禪周德之洽維成王及成王崩召公畢公皆四世耆老受顧命以輔新君觀末命弘濟之訓鞠子恤若之言父子同一心也成王有以正其終康王有以正其始大紀曰康王恭敬神人四夷賓服民尚禮義是時殷民胥化命畢公保釐東都猶兢兢安危之慮是以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於戲美哉

繹史卷二十五　　三代第十五

穆王命官訓刑　巡遊幷載

史記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紀年　昭王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昭王末年有星孛見光五色貫於紫微荊人卑辭致于王曰願獻白雉刂宮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遂南巡狩將抵于漢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時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辛餘靡皆溺　楚辭注　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于楚楚人沈之而遂不還此爲越裳氏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親往逢迎之乎

帝王世紀　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　呂氏春秋　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此以船解爲梁敗又辛餘靡以振王得侯是昭王不死矣所聞駮異　刀劍錄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鎭嶽尙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尚書中侯　昭王之時鼓鐘之詩

所爲作

[史記]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晉書云并穆王壽百歲也　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

[書]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

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冏命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

貨其吉若時痳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呂氏曰君牙冏命穆王初年之書也大紀係之三年若史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矣金仁山曰君牙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中年自克之書也呂刑晩年之書也

【史記】惡來弟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紀年】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述異記】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拾遺記】穆王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雲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生肉翅遞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遍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八駿之名與此傳異不知子年何據

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

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
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
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
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
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
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
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磒虛焉既寤所坐猶嚮
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
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

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閒可盡模哉王大說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蔔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濼主車則造父為御裔齒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前編曰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未有自海之辭姑存之

穆天子傳 飲天子蠲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天子乃奏廣樂載立不舍至于鈃山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鈃山之隊北循虖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庚寅北風雨雪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鄘人河宗之子孫鄘栢絮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癸酉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

子獵于滲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䣙邦之南滲澤之上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夭逆天子燕然之山勞用束帛加璧先白□天子使鄒父受之癸丑天子大朝于燕□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褘帗帶搢曶夾佩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五□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沈璧于河再拜稽首祝陳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當永致用旹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舂山之瑤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瑤賜語晦天子受命南

向再拜巳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珤器曰天子之珤玉果璿珠燭銀黃金之膏天子之珤萬金□珤百金士之珤五十金鹿人之珤十金天子之弓射人步劒牛馬犀□器千金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伯天曰征鳥使翼曰□鳥鳶鸛雞飛八百里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麋□二十里曰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遊居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用伸□八駿之乘以飲于枝洔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狗重工徹止雚猳□黃南□來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

耿翛芍及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富官人執事故天有眥民□氏響曰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乃再拜頓首博物志周穆王有犬名耗毛白□伯天曰□封膜晝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壽□之人而慮獻酒百□于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爰有鶤鳥之山天子三日舍于鶤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豐□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于

珠澤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爰有萑葦莞蒲茅萯
蒹葽乃獻白玉□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
□姑劓九□亓味中糜胃而滑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
□昆侖以守黄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天子乃□
之人□吾黄金之環三五珠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吾乃膜
拜而受天子又與之黄牛二六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
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
也孳木□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曰春山之澤清水
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天子於是
得玉策枝斯之英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
□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爰有赤豹白

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乃爲銘迹於舂山之上以詔後世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長季綽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爲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其墨乘四黃金四十鎰貝帶五千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爲嬖人曰赤烏氏美

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銀□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容□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雙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孟秋丁酉天子

北征□之人潛時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伯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三六朱三百裹潛時乃膜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溫歸乃膜拜而受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鄄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稷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已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用牛三百良犬七千牥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稷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

乃膜拜而受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

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芔隕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己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羣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之□收皮效物債車受載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勞用白驂二疋野馬野牛四十

守犬七十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䣛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䍇采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閼氏胡氏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㬦余之人命懷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之〔紀年〕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憩十

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　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憑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璠膏之燭徧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歷雕麟紫麏曳丹玉之輦數羽毳之席黃鳧之鷹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又進洞淵紅蘤嵰州甜雪崐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冰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蔆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𠶌瑤雕鐘員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籟皆聚西王母與穆王歡歆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拾遺記】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㴲重𨝌氏之西疇丁亥天子升于長㴲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𨝌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荅堇西膜之所謂木禾重𨝌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重𨝌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㻌瑤琅玕玲䃴禿瓚玗琪徽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孟秋癸巳天子命重𨝌氏共食天子之屬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𨝌之民鑄以成器

于黑水之上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
重䍃之人鄄鴍乃賜之黃金之罌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朱
七百裹筍箭桂薑百峎絲總雕官鄄鴍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
東征鄄鴍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隻天子使栢夭受之栢夭
曰重䍃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䢋銀采□乃膜拜而受
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巳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
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
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壬寅天子飲于
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乃獻良馬十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
牥牛二百以行流沙天子之豪馬豪牛尨狗豪羊以三十祭文
山又賜之黃金之罌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峎歸遺

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䮰騮而左綠耳右驂赤蘎而左白俄天子主車造父爲御𠫤𠫤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栢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人𠫤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湩以洗天子之足及二乘之人甲戌巨蒐之𠫤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膜稷三十車天子使栢夭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衘䋦㻬琈佩百隻琅玕四十䟣𨆐十篋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鈍采黃金之罌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峮𠫤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乃遂絕隃之谷已至于𢊍瑀河之水北阿爰有𢦘溲之□河伯之孫

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雙栢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栢夭送天子至于鄘人鄘伯絮觴天子于溹澤之上𠜳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曰天子五日休于溹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栢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栢夭再拜稽首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孟冬壬戌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

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乙酉天子□六師之

入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illegible]泜之隊以西北升于門九河之隥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于𩕄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紀年】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歸藏】昔穆王天子筮西征不吉曰龍降於天而道里修遠飛而沖天蒼其羽【詩傳】圻招□□□道穆王西征祭公謀民怨以諫作圻招○逸詩辭見左傳作祈招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顉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

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說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穆天子傳　竇處曰天子四日休于𤅊澤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陵翟致賂良馬百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陵子高胡□東牡見許男于洧上祭

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許男不敢辭還取束帛加
璧□毛公舉幣玉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
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宴飲毋有禮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
乃用宴樂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乃升平坐
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浮于大沼夏庚午
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之來天子北還釣
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東至于房西至于
□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煑□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
曰兎臺西虞曰櫟丘南虞曰□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
十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宮
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天子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人仲夏

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閟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𦩍乃紹宴樂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榮水乃奏廣樂季夏庚□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孟冬鳥至王臣□弋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萑得麋麕家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與井公博三日而決辛丑塞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于臺以聽天下之遠方□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扐乃載之神人□之能數也乃左右望之天子樂之命爲

□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于葭中天
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
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
歸之太牢奔戎再拜䭫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
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蠹書于羽林季秋□乃宿
于房畢人告戎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悆如畢討戎霍侯舊告
薨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
麗虎讀書于藙丘□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
化爲黃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爲鼓則神且
鳴則利于戎以爲琴則利□于黃澤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廢
□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

皇人受穀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以觀夏后啓之所居乃□于啓室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訟之繇藪澤蒼蒼其中□宜其正公戎事則從祭祀則憙畋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夢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家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我徂黃竹□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家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有皎者駱翩翩其飛嗟我公侯□勿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禮樂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

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過于蠹□井公博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寶軨乃次于溫水之陽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附文周書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躓於乘傷帝左股○文選注引

博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蛹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徐君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見狗壟偃王既有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閒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多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

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為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荀子】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尸子】偃王有筋而無骨故曰偃也　徐偃王好怪使人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多列於庭○山海經注引

【後漢書】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　○楚文王滅

【說苑】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

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說苑後漢書作楚文王淮南子又作楚莊王皆在春秋時去周穆王遠矣史記伐徐事不載於周本紀而見於秦趙之篇豈亦闕疑之義與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

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

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穆天子傳〕之虛皇帝之閣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已巳天子□征舍于菹臺辛未紐菹之獸於是白鹿一牾乘逸出走天子乘渠黃之乘□焉天子丘之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

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是曰甘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大奏廣樂是曰樂人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戊寅天子東狃于澤中逢寒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輸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子乃殯盛姬于轂丘之廟□壬寅天子命哭啓爲主祭父賓喪天子王女叔㛸爲主天子□賓之命終喪禮於是殤祀而哭內史執策官人□亓職曾祝敷筵席設几盛饋具肺鹽羹胾脯棗醓醢魚腊糗韭百物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

謁命祝祭食進肺鹽祭酒乃獻邑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
獻女主叔姓叔姓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乃哭即位畢哭乃
史□策而哭曾祝捧饋而哭御者□祈而哭抗者觴夕而哭佐
者承斗而哭佐者衣衾佩□而哭樂□人陳琴瑟□竽籥簫莞
而哭百□衆官人各□其職事以哭曰士女錯踊九□乃終邑
主伊扈哭出造舍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且徹饋及
壺鼎俎豆衆宮人各□其職皆哭而出井利□事後出而收祭
卯大哭殤祀而載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命
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亦不拜後于諸侯河濟之間共事
韋鼓黃城三邦之事輦喪七萃之士抗者即車曾祝先喪大匠
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鼓鐘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

建鐘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鐘旗□百物
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
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
即位周室父兄子孫倍之諸侯屬子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
之士倍之姬姓子弟倍之執職之人倍之百官衆人倍之哭者
七倍之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女主即位嬖人羣女倍之王臣
姬姓之女倍之宮官人倍之宮賢庶妾倍之哭者五倍踊者次
從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鐘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曾祝哭于喪
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曰喪三
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
圜喪車是曰囧車曰殤祀之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內史將

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邢侯曹侯乃哭太子太子哭
出廟門以迎邢侯再拜勞之侯不答拜邢侯謁哭于廟太子先
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
止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
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
天子還返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天子見之乃遣邢侯
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曰天子出憲以或襚
賵癸丑大哭而□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
日于大次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壬戌葬史錄繇鼓鐘
以赤下棺七萃之士□士女錯踊九□喪下昧爽天子使嬖人
贈用文錦明衣九領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女主叔㜪贈用茵組

曰嬖人官師畢贈井利乃藏報哭于大次祥祠□祝祗罷哭辭于遠人爲盛姬謚曰哀淑人天子丘人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㜫思哭是曰女㜫之丘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菹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祀畢哭終喪于囂氏己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於是禋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而降休于兩柏之下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葽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

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
子哀之乃又流涕是日輟已未乙酉天子西絕鉼隥乃遂西南
戊子至于盬已丑天子南登于薄山寘軨之隥乃宿于虞庚寅
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此篇一別名盛姬錄[汲冢師春]周穆王美后孕越姬變褵而育之幾以玄
鳥二七塗以釁血于發書而卜之兆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重靈降誅而
復其所王問諸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關親將留
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冊而藏之厥休將振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爾夷隷也
胡竊君之子不歸將寘爾大戮及王子于治[述異記]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
其雨遂止[抱朴子]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紀年]
穆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駕黿鼉以為梁遂伐越至于紆荊人來貢

[周書]周公云殁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
王若曰祖祭公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
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
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

在于天昭王之所昜宅天命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茂厥功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尙覺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

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啟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
疆土丕維周之□□□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
宗子丕維周之始幷嗚呼　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
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
之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二
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
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
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
弔哉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
沒我世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
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王拜手稽首黨

言　穆王思保位爲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

而久拘之諱而弗加諸卿謀變質汝以亡外內相閒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強大之閒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孌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減爵損祿

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伐不行重氏伐之郤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據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僞義弗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均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己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業刑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刑用國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

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筴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說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飢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用前編校本

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遵王政作職方○節周官

職方氏穆王錄以時省也文不復載

書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以敎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書呂刑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已下附共王滅密）

國語　恭王游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

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帝王世紀

共王能庇昭穆之闕故春秋稱之

周道微缺自昭王始膠人弑君而不能討王綱爲不振矣南征不復諱而不告荊楚爲患亦由此起穆王懲其禍敗閔文武之道缺求賢自輔命君牙爲大司徒伯冏爲大僕正史以爲初政也國既復寧海内晏安王其有侈心乎乃用造父爲御駕八駿以佚遊向所謂慎簡僕從無暱憸人者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顧世所傳穆王事多夸誕過實列子之寓言穆傳之附會固不足信史稱造父御王

巡狩見西王母徐偃王反日馳千里馬攻破之豈王之貳事遂足以制勝抑六師之衆咸有此捷足哉史不錄於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左氏述楚子革之言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欲者未然之謀也將者未然之事也抑或穆王西征犬戎祭公諫而不聽更欲遠遊聞祈招之詩而遂止故前編以冏命爲穆王中年改悔之書當在祭公進詩後也及其暮年作贖刑以詰四方雖因世變更法制而哀矜惻怛猶有三代遺風焉孔子於成康之後特存穆王之三書蓋有取乎穆王也其

始能因亂警惕其中能遷善改過其終能敬慎祥刑雖非全德抑亦有周之令主乎

繹史卷二十六　　三代第十六

宣王中興

史記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紀年懿王名堅元年天再旦于鄭○大紀云王室始衰徙都槐里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漢書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據此采薇爲懿王之詩矣○沈約曰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

史記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紀年孝王七年冬大雨雹江漢冰牛馬死是年厲王生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按禮記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六年王獵于杜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冬雨雹大如礪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帝王世紀夷王十六年崩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詩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

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
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
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
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
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文王

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

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
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爲謀爲毖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
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
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
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詩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譜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此四篇爲刺厲王之詩序說不然今仍從序

【周書】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允效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

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載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聵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惟禍發於人之攸忍於人之攸輕□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

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志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戒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顚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

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史記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史記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

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史記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史記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

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

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 呂氏春秋 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 紀年 共伯干王位沈約注云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於共山之首○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史記 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漢書 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〇引詩前二句見六月篇後二句見出車篇是出車亦宣王詩也然史記匈奴列傳又以二詩在襄王之時所未聞也 宋符瑞志 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詩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

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

蔥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詩序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薛君章句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韓詩傳 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

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

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

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
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
慰其心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
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
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
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詩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爲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爲衣采楟花以爲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曲終投河而死　伯奇放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射殺後妻○別本與前異　【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

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卽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乃逐伯奇○劉歆曰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 [論衡]伯奇放流首髮早白○孟子注云伯奇作小弁之詩曹植云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

[詩]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

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石鼓文】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駒君子員獵員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𨏈𨏈角弓弓茲以時我驅其時其來趩趩𧼛𧼛炱炱即御即時麀鹿趚趚其來大垐我驅其樸其來𧽜𧽜射其豜蜀○豜或作肆遬或作趚豜或作豣　汧也沔沔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澫有小魚其游𢭏𢭏白魚𤁷𤁷其𥳑氐鮮黃白其鯿又鯾有鮊其胡孔庶臠之𥬰𥬰洋洋𧽜𧽜其魚惟何惟鱮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漁或作瀫蔡氏作貫非誤　田車孔安鋚勒馯馯六師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宮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旆其戎奔奔大車出洛惡獸

白奧我執而勿射多庶趯趯君子乃樂 ○六[illegible]鄭作我衆奧或作兕或云古文滓日滓獸名薛氏作滓字鄭氏疑郎思字

帥彼鑾車忽速塡如秀弓孔碩彤矢孯 孯四馬其寫六轡

沃若徒驂孔庶鄜騎宣搏酋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趍趍

六馬射之簇簇有貙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 賢須禽奉雉我兔

允異 ○鄜或作廊鄭氏作鄠搏或作揃今按石象似作搏如徒之如或作戎

我來自東霝雨奔流迸洏盈盈

湈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也洎淒丞上[illegible]晉西歸舫舟自鄜

徒驂逴逴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极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𨓏

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霝雨上古文苑有淒淒二字洎淒二字古文苑俱有重文

宜猷作原作周

導遄我辭攸除帥彼阪田芥爲世里希微葴葴乃[illegible]漆栗柞棫

其拔擸楷庯庯鳴條亞箬其華何爲所存鬖鬖水盩導旨樹幽

○阪舊作脖芥薛氏作莽字棫薛氏作徽庯或作遴薆薛氏作憂鄭氏作薆

徒我嘽嘽然而師旅塡然會同

有繹以左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奔舉掌其徒驶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章氏云旅字下磨滅二字施氏云左下有驂字驶鄭氏音吁薛氏作肝非　彼走騎騎馬庶哲哲華華雉兎位多庶徽我師氏憲憲文武可其一之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迪菽夏康康駕彼四黃左驂驖驖右驂騋騋戢戢以奕汝不執德旛翰黎黎旗旂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曷不余及○雩潘氏作㽕菽章氏作敕驖驖下潘氏作驖　虞人憐亟朝夕儆惕戡西戴北勿掩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大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萬逢中國孔庶麀鹿原隰既坦疆理驕驕大田不拋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若或云鼎字蹯或作播鄭氏云朗暗字○右今文

釋文

避車既工避馬
既同避車既攷
避馬既駓君子
員邋員斿麀鹿
速君子之求絲
卣弓兹㠯寺避
歐其時其來趩=
遳𩡧=即避即時
麀鹿趚=其來大
次避歐其樸其
來趩=射其豣蜀

右一〇薛尚功作第八鄭樵作第三施宿作第一今從施讀法
音訓已見今文餘放此　文六十六重文十共七十六字一十九句　按元至元中潘迪音訓云鹵上闕孫字遺上闕來字今全闕者五字半闕者三字餘皆可辨識諸家孫作𢇍趩作𧻚此𧻚不同也

汧殹沔〓丞皮淖淵
鰋鯉處之君子漁之
澫〓又𩵋其斿趱〓
帛魚鱳〓其盜氐鮮
黃帛其鯾又鱄又
鮊其朒孔庶臠之
𩥞〓趣〓其魚隹可
隹鱮隹鯉可吕橐
之隹楊及柳

右二〇薛作第五鄭作第一施作第二　文六十一重文七共六十八字一十七句　按潘氏音訓云此下闕十字澫字無重文十鼓中惟此完好今全門者五字作闕者十二字猜見者字諸家澫有重文

田車孔安鋚勒馯〻
六轡既簡左驂旛〻
右驂騝〻避以隮于
邍避戎止陕宮車
其寫秀弓寺射麋
豕孔庶麀鹿雉兔
其邍有旃其戎𤍘〻
大車出各亞獸白
奥避執而勿射多
庶𨒪〻君子逌樂

右三〇群作第三鄭作第四施亦作第三　文六十九重文五共七十四字二十八句　按潘氏音訓云勒下偏旁從馬當有重文作馯馯六轡作遳衆避下闕戎字其下闕戎字𨖠下闕亟文大下闕車字亞下闕獸白字奥下闕避字今全闕者七字半闕者六字稍見者一字勒既半闕下頗不類馬旁世訓爲止亦未必然也

䢅旻鑾車奱敕真
如秀弓孔碩彤矢
翏四馬其寫六轡
沃若徒驂孔庶鄜
騎宣搏肖車𢧢衙
如徒如章邍濕陰
陽趍六馬叙虫㹤二
又䣣如虎獸鹿如
𥜶台邋多賢迪禽
□雉逆兔允異

右四〇𦶜作第四鄭作第五施亦作第四　文六十九重文三共七十二字一十八句　按潘氏音訓首闕師及二字奠下闕如秀二字矢下闕沃若二字鄜下闕騎字簡作掛如徒之如作戎㹤下闕又䣣二字如下闕𥜶台邋二字𥜶下闕雉雉逆兔四字今全闕者二十二字半闕者十五字稍見者四字

𨒪來自東霝雨
𣳚𣡕逝湧盈〻滦
邍君子既涉避
馬𣡕沂〻殹洎淒
𣎵士駱言鹵遹
方舟自廓徒駿
逪〻隹舟𠂤衔或
陰或陽极淡𠂤
户出于水一方
𤼵徒遑止其奔
避𠂤且其逌吏

右五〇辥作第九鄭作第八施作第五　文六十六重文三共六十九字一十六句　按潘氏音訓猶有𣡕渫自廓徒駿隹舟陰或陽于水其吏等字今全闕者四十六字半闕者二字稍見者七字古文苑霝雨上有[illegible]淒二字泭淒俱有重文諸家皆作騕古文苑作其奔其敔

䈜歆作邊作
周衜𨑯戎駉
攸除帥㞣阪
田蕃爲出里
希微䧘〻適圖
黍𥡚作柢其
拔艆𨝫鬲鳴
桀亞𩍲其孝
可爲所存𩔛〻
水盩衜導言𣪠
𢇇音

右六○獅作第七鄭作第二施作第六　文五十二重文三共五十五字　按潘氏音訓阪作時黃作莆䧘作微此鼓每行僅存四字而上皆闕二三字五代之亂散落民間充碓以爲臼故所存者皆斷續不成文今亞爲盩音字皆半闕



徒遊嚶〻麋〻而師
旅眞麋會同又
䌛呂左戎䡈弓
矢孔庶滔〻是戴
敓夫寫矢具隻
幷辈其徒㝛來
或羣或爻悉率
左右𣜩樂天子
來嗣王始㥯〻復
古我來攸止。

右七〇薛作第一鄭作第九施作第七　七十九重文三共六十二字一十五句　按潘氏音訓舊本有弓矢孔庶左驂不其寫矢具來子來嗣王始右我來學字後剝落僅存十四字今止有四字全好三字半闕一字稍見而已

及吞騎馬麃哲
夸雉彼大多麃
微我師氏憲文
武何其一业

右八○辭作第六鄭作第七施作第八　爻二十三重文四共二十七字　按潘氏音訓云施氏墨本有叔走騎騎馬犨哲若慭立其一之心十四字余家舊本止微字存諸家無心字今此鼓磨滅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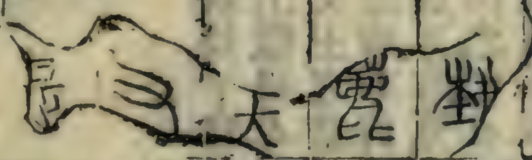
避水既瀞避
衛既夸避行
既止嘉敹㪟
里天子永宴
日隹丙申想
杲避其勞衛
桒馬既迪發
夏康駟皮四
黄左驂驗右
驂驗戚戟呂

汧女不執惪
拚籥霝雨庶斿
㜣〻公謂大來
余及如茲邑
周不余及

右九〇拚作第二鄭作第十施作第九　文七十四重文七共八十一字二十句　按潘氏音訓衛上有避字旁作用敨作救戩作識女作如大來作天子由其字剝落難辨定也今全闕者二十四字半闕者七字

〇石鼓詩十章周宣王獵碣也或云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詩或云成王大蒐于岐山之詩也詩於禮屬小雅相傳爲太史籀書〔漢書〕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吳人憐亟朝夕敬惕
載西載北勿寵勿代
嘼而出奇進獻用特
遙格執祖告于大祀
禘嘗要會致其方執
寓逢中闢孔庶麀鹿
遵邋既坦疆理驕二大
田不接君子可求又
謀又始用爰止于是

右十〇辭作第十鄭作第六施作第十 文七十二重文一共七十三字一十八句 按潘氏音訓尚存吳人憐亟載西載北二句成文并而用享執盆逢中闢孔鹿避其[illegible]六求又是等字今止一又字全大字小而少低疑非全文半闕者六字而已

詩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

旣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詩斯干宣王考室也無羊宣王考牧也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詩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韓詩傳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旱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旣大甚則不可沮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詩見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前編在六年大紀連年書旱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

適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前編引云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琴銘]周宣王有琴曰鳴風背銘云猶有耳伏寇在旋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宣王於是益兢兢不忘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詩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鶴鳴誨宣王也

國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

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乃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

財用不乏民用龢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龢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史記附十二年前編因之 紀年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三十二年有馬化為人三十七年有馬化為狐

詩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詩序 沔水規宣王也 後漢書 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 史記 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

國語 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既喪南

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前編料民在四十年

詩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一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

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
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
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
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
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
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秪以異

鬭序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數術記遺　周宣王將有人採薪於郊聞歌曰金虎入門呼長精吸玄泉時人莫能知其義老君曰太白入昴兵其亂

列子公儀伯以力聞於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

其力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
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
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
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
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
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
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
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

然也　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列子大張篇言耳

說苑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墨子　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

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
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
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
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周春秋】周杜國之伯名爲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奈何皇甫曰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于鄗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顏之推冤魂志所引頗詳

【史記】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

周自懿王之世王室遂衰孝王封非子爲附庸邑於秦秦之有國自此始夷王陵替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更相侵伐而楚

僭王號於江漢之間厲王之初立也諸侯畏之荆楚自去其王三十年閒天下無事周室尚可爲也乃專利恣虐所任者榮夷衛巫虢公長父之流羣小用事而召穆芮伯交諫不聽大雅規刺充耳罔聞卒致民不堪命聚而作難相與攻襲厲王王奔於彘此民變之始也彘在河汾之間詩人謂之汾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共和行政共和云者不知周召之共政與抑共伯之干位與是時天子曠絕內難不與外變不作海內寧謐謂非大臣秉國居中而善馭乎文武成康之德澤入人深乎垂法之可守封建之交相持乎宣王長而嗣位二相輔之勤身修政天下宗周時則北伐玁狁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蠻荆有壯猶之方叔名虎奏江漢之勳南仲佐淮浦之烈

詩人美大其功采芑六月諸篇所由作也爰命仲山甫錫韓侯褒申伯修内攘外復文武之竟土蒐田復古考牧築室又能遇災知懼側身修行是以王道燦然復舉成中興之烈爲周世宗焉從來國家之興必起於憂危其衰也常由於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於患難而懈怠恒積於晏安宣承厲王之亂恐懼克勵所以興也迨其後天下安寧深宮晏起宣王之志荒矣於是不籍千畝料民太原立魯侯不以適殺杜伯而非其罪所爲如此安得而不復衰幽王繼之不數年而君弒國亡周遂東遷一蹶不復起矣夫人君撥亂反正必百倍其功救弊振衰然後可以持久而宣王末政如是其何以長世蓋非有初之難而克終之難也傳曰夷厲宣幽而貪天禍豈

無謂哉

繹史卷二十七　　三代第十七

列國傳世

魯　姬姓侯爵周公子魯公伯禽封於曲阜傳至隱公元年爲春秋託始

史記　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帝王世紀　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漢書　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又言禽者諸說名字或不同也下倣此　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　漢書　考公即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及者兄弟相及也下倣此　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　世本　煬公徙魯　漢書　煬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　漢書　幽公即位十四年及微公茀立濆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　漢書　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擢立翟　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　漢書　厲公即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　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濞立　漢書　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愼公埶立嗥　帝王世紀　獻公三十六年　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

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爲武公[漢書]愼公即位三十年及武公敖立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史記]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漢書]武公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戲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爲君[漢書]懿公即位九年兄子伯御

立伯御卽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漢書稱御卽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列女傳孝公稱之保臧氏之寡也伯御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保遂抱稱以出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孝公之子彄是始爲臧氏此輒云臧氏之立盖誤也

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三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漢書孝公卽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年表惠公名弗生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漢書惠公卽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世本隱公名息姑

齊 姜姓侯爵太公望封於營丘傳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史記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 世本 癸公慈毋 古史考 癸公慈心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世本 哀公不臣

詩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國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國風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

莛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詩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詩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譜五詩俱屬哀公然著以下三篇序不言哀公恐未必然也

【史記】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紀年】周夷王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昴

【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檀弓

史記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世本成公名說）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世本莊公名贖）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史記凡僖字皆作釐）

燕（姬姓伯爵名公封於燕九世至惠侯春秋時國小僻遠至簡公始見經傳）

史記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二十四年頃

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二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

宋 子姓公爵微子啓封於商丘弟微仲嗣傳至穆公七年入春秋

史記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覵立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

衛 姬姓侯爵康叔封於朝歌傳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

史記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庳伯立庳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

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詩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而不遇小人在側

史記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

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詩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詩序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言共伯蚤死非立而和殺之也蘇子古史云武公必賢君無奪適之事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

史記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詩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

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詩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

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
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
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illegible]詩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序】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曰當從韓義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
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
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
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
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
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
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

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衛武公不與厲王同時矣朱子據國語左史倚相之言以爲序稱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說見本註

【史記】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

陳 嬀姓侯爵胡公滿封于陳傳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史記】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爲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

○胡公傳四世即及周厲王其說可知

慎公卒子幽公寧立

【詩】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

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詩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亂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史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詩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史記】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

立夷公二十三年卒弟平公變立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
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作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
三年魯隱公初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子蔡仲封傳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

史記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
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卒子夷侯立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
侯所事立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
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一本作考父） 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
初立

曹 姬姓伯爵叔振鐸封于曹傳至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

史記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

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杞　姒姓侯爵東樓公封傳至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

史記　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東樓公傳三世即及厲王尤誤　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世本共公生惠公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史脫惠一世又以成公為德公也

晉

姬姓侯爵叔虞封唐其子燮改號晉傳至昭侯而別封成師于曲沃晉分爲二入春秋再傳而曲沃并晉

史記 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詩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詩序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史記 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

並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楚芈姓子爵熊繹封於楚蠻傳至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史記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爲後熊楊生熊渠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不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大戴禮記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世本熊庸爲句袒王疵爲就章王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

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路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與史記不同宋均注樂緯云熊摯有疾不得爲後別居於夔後曰夔子也　熊延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爲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爲熊徇熊徇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爲若敖若敖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爲蚡冒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韓非子】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和氏篇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

夜涙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無楚厲王據此是蚡冒也琴操稱卞和得玉璞以獻懷王懷王死和又獻其子平王平王乃懷王遠祖也大誤

吳姬姓子爵太伯之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傳至壽夢始大魯成公七年見春秋

史記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

秦嬴姓伯爵周孝王始封非子爲附庸傳至襄公送平王東遷有功始爲諸侯子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

史記　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

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

詩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史記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

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秦襄公旣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皡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本紀云各三

詩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詩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

與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詩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詩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詩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史記】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文公夢黃

蚍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

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馬焉○本紀在十年二十三年初

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

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漢書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 列異傳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彼名爲媼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栢東南枝插其首則死矣媼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爲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媼而逐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文公文公發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間立爲祠名曰陳寶雄飛集南陽秦人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媼或作媦搜神記言穆公得之至文公時立祠文乃穆之遠祖其說非也又言其後光武起於南陽二十年

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搜神記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邪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坌以灰樹斷中有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水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

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竫公竫公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

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漢書】雍之諸祠自此興 二年初伏以狗禦蠱【漢書】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御蠱災 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四年作密畤【漢書】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漢書】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迺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自寧公以下春秋時事以經傳無文附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由共和以前不能譜其年也杞有世家言不列於表非以其小微不足稱述邪然杞神明之胄於周爲三恪年表削之非也通鑑目錄增之是也列國之事其在春秋甚詳而幽平以前略不多見顧世家能序其

世及而秦晉衛齊鄭陳之詩列於變風不可以闕遺也故頗
采輯著於篇

鄭取虢鄶

[詩]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一]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二]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三][詩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小國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

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鄭譜檜詩在夷厲之間檜即鄭也後滅于鄭故其詩附此

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史記齊太公事同　紀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史記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紀年晉文侯二年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　八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　世本桓公居棫林徙拾

國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

姦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
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
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
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
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閒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
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
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
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辠無不克矣若克二邑
鄔蔽補丹依㽥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
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
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

鑠季紃是立遂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心也又甚聰明龢協蓋其先王臣闘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龢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

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閒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

平它謂之龢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龢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龢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龢樂如一夫如是龢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龢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夫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爲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

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
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
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
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
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
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
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
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
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旣齓而遭之旣笄而孕當
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
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於王

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以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使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大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大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

幸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史記　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

韓非子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

盡與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說苑同　紀年晉文侯十四年鄭人滅虢　十六年鄭遷于溱洧

詩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詩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韓非子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厲王之少子友宣王封之食采於咸林是爲鄭桓公紀年謂王子多父者也幽王八年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寄孥賄虢鄶之閒驪山之敗桓公死之其子武公掘突從平王東遷遂滅虢鄶以爲己國史伯之謀驗矣夫史伯知周室之必弊虢石父褒姒之必亂周也又知滅周者必西戎與申繒而秦楚齊晉必且代興其於天道人事察之審矣有臣如此而幽王不用安得不亡顧其所以爲鄭謀虢鄶者始寄賄以誘之終構隙以取之以詐術得人國何愛於鄭而憎於二國哉然自是以後南北之形勢常視鄭而鄭在春秋遂無世無晉楚之爭矣史伯亦見及否邪

繹史卷二十九

三代第十九

周室東遷

【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〇史記在二年

【史記】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

毋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幷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罪

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幽王在位十一年國語之文可據也史記三年王嬖褒姒因終言廢申后易太子以至於亡而皆無年不知申后之廢果在何年也前編在五年綱目在九年皆無據今並不取　古文瑣語　幽王嘗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伏

詩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詩序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

爲之作是詩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旣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右小弁大夫刺幽王也

家子之傳作焉

【列女傳】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沈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後漢書】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

【詩】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

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詩正月大夫刺幽王也○毛傳褒姒威之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朱子曰或曰此東遷後詩未能必其然否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

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詩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詩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前編及綱目皆云幽王六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鄭詩〕小雅十月之交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鄭譜以十月爲厲王詩箋云幽王時司徒鄭桓公非番也然此詩在六年而鄭桓公爲司徒在八年鄭說非是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詩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朱子言序以爲幽王之詩其時世不足信姑闕焉可也○[路史]記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別食口數千嘗

邑飢荒羅鼎鑊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臨食失三十八入鑊中壓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毛詩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朱子曰序無義理此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韓詩篇首有雨無

其𠧪傷我家橋八字
鄭譜云當爲刺厲王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
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
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
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詩序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旻天疾威敷於下
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
卭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
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云亦當爲刺厲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詩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朱子云此大夫遭亂兄弟相戒免禍之詩鄭云亦當為刺厲王按鄭譜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為厲王時詩獨與小序異歐陽辨其誤詳見本義）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惟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詩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韓詩章句趯趯毚兔趯趯往來貌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

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詩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世本】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古史考】古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詩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詩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有菀

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尙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詩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詩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

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詩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詩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

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詩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詩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明明上天

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

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

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

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

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

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

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

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將大車維塵冥

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

兮詩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朱子云此詩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序誤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則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如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詩序鼓鍾刺幽王也○正義云昭王之時作依三家爲說也歐陽公云幽王無東巡之事無由淮上而作樂朱子云序但隨例以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毛詩疏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薛君章句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

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

穉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詩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子曰自楚茨至車舝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無厲刺之意疑[illegible]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又云或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即為豳雅未知是否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

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

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

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

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

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

黄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

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

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據朱子說此皆燕樂贈答之詩疑正雅脫簡在此序多失之誤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

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詩序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子曰此燕樂新昏之詩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曰此喜見君子之詩亦疑脫簡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詩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曰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作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按朱子此說良是但小雅楚茨以下序說者多以為傷今思古之詩則此篇謂其追思召伯亦無不可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

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詩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曰亂離之後不復見昔日都邑人物之盛而作此詩此序蓋用緇衣之誤按此亦傷今思古之詩也以其中有我不見之語故朱子不復疑之耳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詩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有所刺於上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

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詩序]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詩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苕華何草之篇[哀帝]促

節誠幽王末年之詩綱目載之刱年非是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

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　呂氏春秋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以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眞至幽王身之乃死於麗山之下爲天下笑　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幷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　衛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

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　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紀年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申虢公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按此與史記不同　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幷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前編曰史遷不考之于書故晉文侯仇之功不紀

書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

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書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述異記】關中有金魚神云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金魚躍出而雨降

【詩】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詩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詩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

嘆矣［詩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詩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女謁之亡人國也自古然矣傳曰夏亡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然周之所以亡復與夏殷異桀紂恃其才智暴虐聚斂殺戮諫臣其政皆足以亡國女寵特一端爾而又際湯武之聖至幽王則不然亦惟昏愚信讒嬖愛奪適構釁牀第之閒小醜乘而難作遂使赫赫宗周竟職滅於褒姒已且姒之爲禍其兆明矣龍漦之釁遠起於夏庭檿弧之謠近聞於宣世盡人而知之幽獨不知何也豈深山大澤之龍蛇[illegible]晉

匿不聞此亡國之言邪抑尤物移人王心蠱惑即亡亦所不恤邪夫笑亦人之常情裂繒非美聲也褒姒之好惡異人殊而幽王必欲說之不如是不足以絕諸侯之援致戎寇之入不如是不足以滅周也方幽王之廢申后黜太子太子出奔申母子離怨白華鸒斯之詩足以徵矣申名繒戎以伐周遂有驪山之禍於是諸侯共立太子奉之以東遷而周不復西矣是時與幽王之難者惟鄭定亂立平王者秦晉與衛也平遭宗社覆敗之禍切君父不共戴天之讎倘因諸侯之推戴奉辭伐罪志雪國恥東周之王業猶可以振乃苟以得位為幸罷師行賞錫命晉侯施施若盛世之典策焉此無他滅周者西戎而名戎者申侯也治戎固不能矣顧方以申侯之立

已爲德舍是不討安所用討若以春秋之法則直書曰太子宜曰弑其君可矣平亦安足望乎且在朝諸臣又非其人也自幽王棄親遠賢虢石父巧佞用事在位者憂讒畏罪無復遠圖播遷以來九族被棄賢士困於下僚中興之業誰與爲謀者是時從王之國不過秦晉鄭衛已爾秦與西戎世爲仇讎當其力戰盡不獨爲王室也平王以岐豐之地許之西戎方據其郊在平王不得不予在秦亦不得不自取然戎狄强盛秦伯父子力爭二十餘年而後得之固不暇東略矣況其僻處郊祀有無王之心乎晉啓河內表裏山河足以蕃屏王室然文侯雖賢前有殤叔之難後有曲沃之偪晉之內亂實自此始而平王錫命固諭以歸視寧邦矣其委任又可知也

王爲申出鄭武公娶于申當桓公敗亡之際其族散入南鄭僅收餘衆迎王於申立之東取虢鄶以爲國其願已足以申鄭昏姻之好平王以武公爲司徒世有其職而遣役戍申其事葢可推矣惟衞武之賢足以有爲而權任不在焉自四國之外諸侯未有至者且王既以罷兵息民示天下即有志懷忠憤繼起勤王者將何所用之況當時之列國咸思自樹更相侵伐又未必乃心王室哉平忘申侯之罪即欲號令天下恢復舊業抑又難矣東遷之事勢如此此王風所以降於列國陵遲而不復振也

繹史卷三十　三代第二十

